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空军飞行员

——圣埃克苏佩里小说选

Saint-Exupéry

PILOTE DE GUERRE

une oeuvre choisie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选收本世纪世界文坛上影响较大的优秀作品，暂定二百种。通过这些作品，读者可以了解二十世纪历史的变化、社会思想的演进以及各国文学本身的继承和发展。这套丛书的选题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共同研究制订，并分别负责编辑出版工作。

空军飞行员
——圣埃克苏佩里小说选

Kongjun Feixingyuan
——Shengaikesupeili Xiaoshuoxuan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三厂印刷

字数291,000 开本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13$\frac{3}{8}$ 插页6

1991年12月北京第1版 1991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2,647

ISBN 7-5016-0124-0/I·124 定价6.40元



作者像

圣埃克苏佩里的生平与作品

（一） 两次大战间文学

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一九一八年结束，英、法、德三大帝国，不论胜利和失败，都民穷财尽，元气大伤。曾经不可一世的殖民国家不得不承认帝国统治是暂时和有限的。经过二十年代，欧洲依然回天乏术，未能从战争衰竭中完全复元。跨入三十年代，世界性经济萧条接踵而来，导致法西斯势力抬头，最后造成第二次全球性冲突。混乱、动摇、彷徨、苦闷。

法国文艺界反映了这些现实，产生了“两次大战间文学”。这一时期作家众多，作品丰富，流派纷起，思想庞杂。马丁·杜加尔的长篇巨著《蒂波一家》开始问世，波澜壮阔，再现了大战前夕法国社会思想更迭、工人运动兴起。于勒·罗曼以卷帙浩繁的《善良的人们》，记录了战争震撼欧洲前后的四分之一世纪。乔治·杜哈曼通过《帕斯基埃家的轶事》，描绘一八九〇年到一九三〇年的法国社会各阶层。莫里亚克的杰作《蛇结》、《福隆特纳克的秘密》、《黑天使》，继续探索人的内心世界。贝尔纳诺这位虔诚的基督徒作家，在《乡村教士日记》中进行孤独圣洁的沉思。这类作品大都暴露人的弱点与绝望，怀疑主义、犬儒主义思想浓厚。

新一代的作家在英雄崇拜中追求新的人生价值、新的人道

主义原则。其中最有成就的是蒙泰朗(《独身者》、《无用的效劳》),马尔罗(《人的命运》、《希望》),还有圣埃克苏佩里。

(二) 圣埃克苏佩里的人与人

圣埃克苏佩里有两个生涯：飞行员生涯和作家生涯，这两个生涯对他是相辅相成的。从《南方邮件》(1928)到《小王子》(1943)这十六年间，出版了六部作品，都以飞机为工具，从宇宙的高度，观察世界，探索人生。这些作品篇幅不多，体裁新颖，主题是：人的伟大在于人的精神，精神的建立在于人的行动。人的不折不挠的意志可以促成自身的奋发有为。

根据圣埃克苏佩里的人生哲学，个人首先应该建立自己的本质。人的品质是以本人与他人的关系而确定的。这样做的同时，是向着人(即我们所说的大写的人)的方向前进，达到理想中的自我完成。人的观念不是固定不变的，随着人的上升日臻完善。因而，人的一生是人的成长过程。人生只是一条道路，一个途径，走向人的境界，而人又是在永恒中不断完美的形象。

圣埃克苏佩里有一个特点，不是其他作家所能比拟。他的作品字字句句可以说是他一生的思想写照与行动实录。他的书房是飞机座舱，他的座右铭是身体力行，他的作品是自己的生平。他参加了法国-非洲-南美洲航线的开拓工作；曾生活在撒哈拉敌对的阿拉伯部落中间；作为特派记者访问过内战时期的西班牙、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深入德国内地观察到纳粹党喧嚣一时的第三帝国；获得过十三项航空科技发明的专利权；经历过法国一九四〇年大崩溃；四十三岁时超龄八年，当上了世界

最年老的空军飞行员；最后一次侦察中，飞进地中海空域从此不见影踪。

他一生壮美惊险，作品也粗犷雄奇。尤其为国捐躯的忠烈结局又给他的身世添上几分传奇色彩，更使他的人与作品具有一种独特的魅力。他的荣名在五六十年代达到高峰。稍后，作品遭到少数评论家攻击，在法国文坛掀起一场大论争。原因错综复杂，其中有社会背景的不同，时代心理的变异，评论家的个人情绪。不管如何，他的艺术与价值是经住了考验，圣埃克苏佩里始终是法兰西民族的骄傲，近代文学史的重要作家，在世界各国拥有广大读者。

他的作品与飞机密不可分，以致一位记者问他："没有飞机您会不会成为作家？"他回答："这不是飞机使我写书，我若是个矿工，也会钻进地下探个究竟。"飞机只是他使用得比谁都好的一个激发思想的工具。工具人人都是有的。人生存在世界上，都有一个依附的环境，也总有一个应用的工具。但不是谁都能当上作家。主要是思想，有了思想，谁都能在自己的生活环境中程度不同地做到了解自己，了解人。

为了了解圣埃克苏佩里的作品，有必要先了解他的生平。

（三） 上天以前的岁月

安东尼·德·圣埃克苏佩里（1900—1940）生于法国里昂，父母俱是没落贵族出身。父亲在保险公司任职，母亲懂音乐，爱绘画，艺术修养很高。父亲四十岁时，患脑溢血遽然病逝。圣埃克苏佩里仅四岁，有两个姐姐，一个弟弟和一个未出世的妹妹，家庭经济拮据。母亲的姨祖母也是年轻守寡，常邀



请他们一家到她的庄园同住。庄园在里昂东北三十公里，是圣埃克苏佩里童年的天堂。

十四岁时，欧战爆发。母亲参加护理工作。他和小两岁的弟弟弗朗索瓦送到瑞士一所教会中学学习。他聪明好闹，写诗歌，弄机械，做事分心，爱遐想，功课平平。弗朗索瓦两年后死于风湿性心内膜炎，使他十分哀痛，大大动摇他的宗教信仰。

一九一七年得到业士文凭，回法国，先后在波舒埃中学、圣路易中学读数学科。两年后投考海军学校，名落孙山。到巴黎美术学院听建筑课，过着穷学生的生活，也不信自己有建筑天赋。一九二一年，他二十岁，四月份兵役令一下，倒使他摆脱困境，人生中出现转折。

世界航空史初期，法国人大胆发明，勇敢实验，对飞行作出重要贡献，占有光辉的一页。历年报刊不乏这方面轰动一时的新闻。尤其美国飞行先驱维勃·怀特一九〇八年九月在法国芒市表演，地上万头攒动，他在空中神奇地飞行了一小时三十一分。接连几年，飞行试验中屡屡出现新纪录，一直把法国闹得沸沸扬扬。这些事迹在圣埃克苏佩里少年心灵中留下深刻印象。一九一二年夏天，圣埃克苏佩里经常到附近一个机场，连续几小时呆望着机械师在飞机上忙碌不停。那年创世界速飞纪录的维特里纳见他痴心，抱他放进座舱，在空中飞了一圈。他激动得写了一首诗，给教师选登在暑期校刊上。

圣埃克苏佩里入伍后要求加入空军。获准送往斯特拉斯堡附近诺伊多夫空军基地当地勤人员，当时空军飞行员都在海外领地受训。但是他利用休息时间向一名空军教官私下学习飞行技术，得民航驾驶执照。接着又去法属摩洛哥培训六个月，一九二二年回国参加后备士官生考试。九个月的军队生活

艰苦紧张，为他今后的生涯打下坚实基础。

一九二三年，与路易丝·德·维摩林订婚。女方家庭要求他放弃危险的飞行职业。他离开空军，当上一家砖厂的职员。终因双方贫富悬殊，志趣迥异，维摩林在家庭怂恿下不辞而别，婚约解除。他又进入一家汽车公司做推销员。

这时他结识了让·普莱沃斯特。由他荐引出入文艺沙龙，并在他主编的《银船》杂志发表《航空员》一文。这是圣埃克苏佩里年轻时的习作，充满热情，思想与技巧还不成熟，其中重要章节后来溶入他的《南方邮件》。因此，一般不把《航空员》单独列为一部作品。

他为汽车公司工作一年多，只推销了一辆卡车，自然不能指望延长聘请。正当他走投无路，波舒埃中学副校长舒松神父介绍他进拉泰科艾尔航空公司。公司总部设在图卢兹。圣埃克苏佩里站在卧室窗前，凝视熟悉的巴黎街头与行人默默告别时，感到自己生活中新的行程开始了。

（四） 蓝天与黄沙之间

拉泰科艾尔航空公司由法国企业家比埃尔·拉泰科艾尔创办。一次大战期间，生产战斗机。战后公司业务改为邮政航空。一九二七年，经济困难，易主后改名为法国邮政航空公司。飞机时速低，航空图不全，气象资料欠缺，无线电未普遍使用，这些都没迫使这两家公司放弃雄心勃勃的开发计划。招募志愿飞行员，横越浩瀚沙漠、苍茫海水，驾驶升限仅五千二百米的飞机，迂回而过七千米高的从山峻岭，前后化了十一年，在非洲设立十二个中途站，在南美洲建成二十七个机场，

接通了长达一万四千公里的图卢兹-达喀尔-布宜诺斯艾利斯航线，也为法国培育了第一、二代优秀的民航飞行员。一九三三年，法国邮政航空公司又遇财政危机，与其他几家航空公司合并，成立今天的法国航空公司。

圣埃克苏佩里进入拉泰科艾尔时，开发部经理叫迪迪埃·多拉。多拉在一次大战初期当陆军。负伤休养期间，结交不少空军飞行员，十分向往航空生活。后来转为空军，进行侦察摄影。第二次马恩战役（1918）中，他发现德军大炮阵地，奉命轰炸栈桥码头。经过四天激烈空战，六十四位法国飞行员仅剩他一个幸存者！一颗机枪子弹穿过他右手三根指头，另一颗擦伤他的脑门，他右手高举在座舱外，减少流血速度，左手驾驶方向盘，勉力飞回基地。他一九一九年进航空公司，一年后主持开发部工作，制订一套严格、讲究实效的规章制度。那时飞行员在群众眼中，犹如今天的影坛明星，到处引人注目。多拉则把飞行员看作驾驶飞机、负有重大责任的工作者。正式录用前要求他们到车间跟机械师、普通工一起维修装配，对自己的责任有个完整的认识。对于妨碍工作的人，即便至亲好友，也无意聘任。第一流飞行员梅尔莫兹已有六百小时飞行历史，进公司后仍从车间工作做起。第一次试飞考核，难免技痒，在上司面前存心卖弄，不必要地做了一连串盘旋、俯冲、倒飞筋斗等高难度动作。下机后，只听到多拉对他说："我们这里不要杂技演员，您想玩马戏，请到别处看看。"后来按规定重新飞一遍。生活上屡遭挫折、工作上也缺乏经验的圣埃克苏佩里，就是在这位铁腕人物手下慢慢成长，走上了他的光辉历程。

最初往返于图卢兹-卡萨布兰加之间，后来又飞至达喀尔，一路遇到的是沙暴、风暴、酷阳、岩石和荒漠。非洲北部

已建立殖民统治，撒哈拉沙漠西部有三种势力：法国、西班牙和阿拉伯抵抗部落。三方面关系有时相当紧张。飞机迫降在沙碛上，飞行员常有渴死、遭虐杀、被扣作人质的危险。那时飞机发动机性能差，三次飞行中有一次要出故障。

一九二七年春天，圣埃克苏佩里调至摩洛哥塔尔法亚附近的朱比角，当中途站站长。也就是在靠西班牙要塞的一间木屋内，做过路飞机的联络工作。他的任务是与西班牙人、摩尔人搞好关系。他一无自卫手段，二无人身保障，在沙漠与天空、摩尔人与西班牙人中间，度过了十八个月。遇到阿拉伯抢劫队骚扰，一夜数惊，骑驼逃命。凭其诚意、机智和胆略，多次樽俎折冲，转危为安，赢得摩尔人的信任，争取到西班牙人的合作，给十四个处境困危的机组提供有效的帮助。身居荒凉的沙漠，接触猜疑的异族，分享同志的水、面包和“最后”时刻，使他发现和体验到人的情意与交流是人生的根本。也是在朱比角这间简陋的木屋内，两只汽油桶上搁一块木板，写出他的第一部小说。图卢兹机场偶然看到一只运往达喀尔的邮包，上面印着:“南方邮件”,这四个字也成了那本书的书名。

«南方邮件» 描写飞行员贝尼斯徘徊于感情与行动的矛盾心灵，也是影射他与维摩林这段失败的罗曼史。从文学角度看，这是一部功亏一篑的杰作。书名叫人看了不得要领，爱情与历险交织的故事已有成千上百;语言运用虽新奇,但是有时晦涩，超现实主义痕迹不浅。不过背景选在天空，给人开拓了一个新的视野，这在当时是很现代化的，把个人幸福和行动所代表的两个世界的冲突也表现得更为明显。

（五） 钻进夜空中摸索道路

一九二九年，圣埃克苏佩里随同梅尔莫兹、吉约梅等民航优秀人物，到南美洲开辟新航线。他负责最后一段航程：里瓦达维亚到彭塔阿雷纳斯。这是在飞沙走石的巴塔戈尼亚境内。这些飞行员又以钢铁意志、大无畏精神弥补了物质条件的不足。象在西班牙和非洲上空，合格的商业飞机还未生产，他们开创了商业航空；在这里，适用的夜航仪表制成以前，他们实现了夜航飞行。感于这些动人事迹，圣埃克苏佩里问：人的生命是无价的，但是什么使他们在行动时总觉得还有东西比人的生命更可贵？最后他提出：幸福是对某一个责任的承担。他写下《夜航》，把书奉献给创办夜航的核心人物迪迪埃·多拉。

《夜航》写三架班机，黑暗中同时从三个方向朝布宜诺斯艾利斯进发，其中一架卷进暴风雨中坠毁的过程。故事在貌若平行分离，实则息息相关的两条线上展开。一个人挣扎在电闪雷鸣的夜空，一个人忐忑在灯火通明的办公室；一动一静，一暗一明，大反差的光与影的画面交替出现，紧凑而有节奏，惊心动魄，无论内容与技巧，都属中篇小说的杰作。描写与歌颂为"飞行机器"工作、奋斗、甚至牺牲的勇士，《夜航》不是第一部书，但是确实在读《夜航》时，仿佛驮在天马背上，经历了雪虐风饕的高峰、汹涌澎湃的涡流、瞬息万变的云空，明白这些在夜空中迷失道路的人，在亿万颗星中千方百计找寻那颗只因有了人而温暖的星时，怀着什么样的苦心与热望。

小说在一九三一年出版，当即获得法国费米娜奖。美国不久拍成电影，由后来演《乱世佳人》而举世闻名的克拉克·

盖博主演。据熟悉航空的人说，这部小说的缺点是书中的利维埃不及现实中的多拉杰出，笔下的飞行不及生活中的夜航凶险。这本书颂扬了多拉，同时意料不到地得罪了不少航空界人士，使他后来进入法国航空公司遇到许多麻烦。

（六） 人蚁世界——那粒温暖的灰尘

一九三一年回到法国，与在南美相遇的康素罗·桑星结婚。桑星出生在萨尔瓦多，有西班牙血统，热情、任性、浪漫，擅长雕塑，结交大批超现实主义艺术家。第一位丈夫是名记者卡里略·高曼，一九二七年死时，她在他脸上拓了一张塑像，放在一个支座上，装饰她的客厅。嫁给圣埃克苏佩里后，在花园给他竖了一座铜像，以便随时跟终年在天空飞翔的丈夫见面。后来，还是给圣埃克苏佩里造成不少痛苦。

法国航空公司成立初期，圣埃克苏佩里好不容易在宣传处谋得一个职位，月薪只及南美飞行时七分之一。日子过得非常窘迫。最令他失望的是，在办公室里感不到机组人员平时“君子交有义，不必常相从”、危急时相濡以沫的亲密情谊。法国航空事业这时开始因循守旧，缺乏进取心，走上了下坡路，在欧洲大陆的优势地位逐步由德国取代。

法西斯力量在意大利、德国日益得势，并向邻国迅速蔓延。圣埃克苏佩里逐渐关心政治、社会问题。«巴黎晚报»鉴于他没有党派色彩，有文名，对航空是内行，派他前往莫斯科参加五一节军事检阅。后来他又作为«巴黎晚报»、«不妥协者报»的特派记者，两度前往内战时期的西班牙，进行战地采访。在这中间，一九三五年，写出一部电影脚本«安娜·玛丽»，在法国拍

成电影。

文坛的盛名没有使圣埃克苏佩里忘记飞行。一九三
国空军部颁发两笔奖金，一笔五十万法郎，给最快
马达加斯加航程的飞行员；一笔十五万法郎，给打
贡五天四小时飞行纪录的飞行员。圣埃克苏佩里出
因，参加第二笔奖金的角逐，因为这条航线他熟悉。准备
仓促，飞行十五小时后跌落在利比亚沙漠，险遭不测。一九
八年，仍与机械师普雷沃合作，赴美企图进行纽约-火地
恩角的远程飞行，不幸在危地马拉又出严重事故，昏迷中送入医院。后来差点给他截去右手。在纽约长期疗养中写完《人的大地》。

法国文学家纪德一直欣赏圣埃克苏佩里，曾为《夜航》写过一篇出色的序言。有一次对他说："您为什么不写点东西，不要是一个完整的故事，而是一种……一束花，一堆锦缎，不受时空的限制，一个个篇章写出飞行员的感受、激情、思想，象英国康拉德写海员的《海的镜子》。"圣埃克苏佩里得到启发，《人的大地》写成后交给纪德，纪德阅后惊呼："喔！大大超过我的祝愿、我的期待、我的希望。"

《人的大地》是散文体小说，全书共八章，每章独立成篇，漫谈航线、飞机、星球、绿洲、沙漠，没有连贯的情节，然而形散神不散，有一个主题相通，那是：人及其生活的大地。法国哲学家卢梭在《社会公约》中开宗明义地说："人生来是自由的，但是处处受到束缚。"圣埃克苏佩里在《人的大地》中要说的是：人生来还不是人，只是孩子。存在是肯定的，但是要成为人，还要靠一步步成长，与自然、与社会、与自己奋斗。地球上不存在现成的生存条件，因而人生不是上帝赐予的一件

而是人面临的一个问题。人的真正价值不是与生俱来，而是后天获得的。看人不是看他现在是什么，而是看他将成为什么。衡量人，也即是衡量他的创造性。圣埃克苏佩里的人道主义哲学某些方面与战后红极一时的存在主义有相通，使得萨特称赞《人的大地》是存在主义小说的滥觞。

二者更有不同的一面，萨特说："地狱，是他人。"圣埃克苏佩里则说："人的存在是为了与人联系。""只有用以交换，生命才有意义。"《人的大地》虽则体裁不尽符合小说的标准，但其文笔优美，哲理深刻，感情炽热，还是获得了一九三九年法兰西学院文学大奖。

（七） 亡国之痛

一九三九年九月三日，同盟国和轴心国正式宣战。圣埃克苏佩里是空军后备役军官，立即接到动员令，军衔是上尉。他不愿到政府情报处工作，申请转入战备役。实际他已三十九岁，受过重伤，右肩局部麻木，不可能驾驶歼击机。经他再三要求，编入空军侦察部门第三十三联队第二大队。接受单位有点为难，因为中队长年轻得多，军衔不及他高，又慑于他的名气，怕不好相处。那天，圣埃克苏佩里到机场报到，下车时中队长迎上去自我介绍："洛中尉，中队队长。"圣埃克苏佩里语调平静地说："圣埃克苏佩里，飞行员。"这种平易近人的态度立刻赢得空军人士的好感。后来在舍死忘生的战斗生活中，他与大队结下深厚的感情。

圣埃克苏佩里在空军驻地度过了"奇怪的战争"时期。后来德国发动闪电战，绕道比利时插进法国，势如破竹，马奇诺

防线全面崩溃，前方大撤退，后方一片混乱。法国空军侦察机
员在德军炮火中伤亡惨重，圣埃克苏佩里所属的大队二十三
机组三星期内损失了十七个。一九四〇年五、六月份，法
军节节败退，空军不断变换驻地，他们费尽千辛万苦，辗转
最后撤至阿尔及利亚。圣埃克苏佩里连续几天几夜目不交睫
工作，到了旅馆与朋友没有说上几句话，支持不住睡着了，第
二天六月二十三日醒来，听到贝当政府签订了屈辱性的停战
协定。

圣埃克苏佩里不久也退役，回到失败主义气氛弥漫的法国，彷徨苦闷。这时，纽约出版商希区柯克等邀他去美国，《人的大地》在美国获一九三九年全国书奖。他跟好友莱翁·韦特商量，国难时期去美国这个世外桃源是不是逃避责任的行为。

莱翁·韦特是法籍犹太人，比圣埃克苏佩里年长二十四岁，可说是忘年交。中学毕业后，全国会考中得哲学第一名。他是社会叛逆，不满足学院生活，从里昂迁到巴黎。一次大战时志愿入伍，写过《士兵克拉威尔》，是一部可与巴比塞的《火线》、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媲美的反战小说。后与罗曼·罗兰一起搞过杂志编辑工作。在谈话中，韦特鼓励他赴美：当前局势下，任何爱国者在法国境内无事可做。在美国则可向美国人说明反对希特勒的战争，不是国家间的战争，而是国际性战争。这对他的国家贡献更大。圣埃克苏佩里从另一位朋友那里听到同样的论据，犹豫了一段时间，终于下决心收拾行装。

西班牙领事告诉他，因为内战期间他在文章中表现反佛朗哥感情，西班牙政府可能拒绝给他过境签证。他绕道阿尔及利亚，进入摩洛哥丹吉尔，过海去葡萄牙里斯本，再换船往纽约。在非洲法国军队内部已逐渐分裂成维希派和戴高乐派。葡



门乐境内气氛截然不同，贵人们满身珠光宝气，在夜总会醉生梦死，进赌场一掷千金——虽然这些以票据纸币表示的财富在欧洲内陆恐怕早在炮火中荡然无存。他后来在《给一个人质的信》（1943）写道："我有时去看他们玩轮盘赌和巴加拉，不感到气愤，也不想嘲笑，只是有种模糊的忧虑，象进了动物园站在一种灭绝动物的最后幸存者面前。"他担心在遥远的大西洋彼岸也是一番歌舞升平景象。上船前几天，又听到吉约梅在地中海上空失事。昔日卡萨布兰卡-达喀尔航线上同甘共苦的飞行员都先后离去，只剩他一人还在世上。

（八） 流亡中的《空军飞行员》

一九四〇年最后一天，他抵达纽约港，开始了流亡生活。纽约是法国流亡者的大本营，分成两大派别，一以法国驻美大使为首的维希派，一以"永久法国"组织进行活动的戴高乐派。圣埃克苏佩里目睹法国的崩溃、法军的惨败、百姓的逃亡。贝当政府要求停战，也是获得一个喘息机会，圣埃克苏佩里不愿在国外谴责它，重要的是伺机反攻。贝当要求停战的行动是对民族的背叛，抑或是历史造成的悲剧，为法国争取到什么，使法国失去了什么，贝当要负什么责任，即使在四十年后的今天，法国史学界对这些事仍意见分歧，评价不一。圣埃克苏佩里不论行动和感情上都是抗战派，但是戴高乐派中一些头面人物在法国危急时抢先逃到美国，现在隔岸空喊抗战，特别对曾作出牺牲、而今在非洲忍辱负重、不知所从的法国军队频频攻击，使他非常厌恶。此外，戴高乐对待法国其他抗战力量的用心与做法也叫他十分怀疑。因而他在美国期间始终游离

于两派政治势力之外，又发表了两篇调和性文章：《我们以什么名义相互憎恨?》,《给世界各地法国人的一封公开信》,强调捐弃前嫌，“法国高于一切!”更招致戴高乐派的指责，感到十分痛苦和孤独。

美国出版商邀请他的另一目的，是要他写一部关于这次欧战的书，他一直无意动笔。一九四一年六月，苏联向德国宣战。圣埃克苏佩里对法国编辑比埃尔·拉扎莱夫说："这是开始的结束。"苏联在德军进攻下后退，放弃大片土地，他觉得让公众了解法国当初失败的意义是有益的，开始振笔疾书《空军飞行员》。十二月七日星期日，圣埃克苏佩里请拉扎莱夫在家吃中饭，打开收音机听到日军偷袭珍珠港消息，长时间一动不动，接着眼泪夺眶而出，抓住拉扎莱夫的手臂："这是结束的开始，美国不得不应战。我们要赢了。"

一九四二年一月，《空军飞行员》在法国和美国同时出版。书中写他在法国本土飞往北部城市阿拉斯的一次侦察任务。文章夹叙夹议，亦庄亦谐，笔锋老练尖刻，字里行间有一种深沉的力量。作者从具体到抽象，从个别到普遍，追溯纳粹兴起、法国沦亡的深远原因。根本问题是西方近代文明无法应付时代的挑战。法国一时失败了，只要敢于牺牲，恢复人先于人的文明传统，他们心中埋藏的胜利种子总有一天会发芽抽枝。巴黎陷落后，西方知识界，尤其美国知识界，都等待法国作家挺身而出表明自己的看法，但是无论纪德、阿拉贡、艾吕雅、马尔罗、杜加都保持沉默。现在，圣埃克苏佩里第一个公开表示反对纳粹主义，并以亲身经历说明受屈辱的法国人的内心活动与精神面貌。不能以失败判断法国人，要以肯于牺牲判断法国人。美国一家杂志评论说："这本书与邱吉尔的演说，是民主国

家迄今对希特勒《我的奋斗》作出最好的回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本书在美国出版引起强烈反响，大大改变美国人对法国的看法，重新估价它的意志与力量。在法国境内，一位德国宣传官员删去“希特勒是个精神病者”这句话后，同意印二千一百册，出版后却遭法国合作派记者撰文责难，引起当局注意，立即遭到查禁。在戴高乐派占统治地位的北非也把它视为禁书，不予出版，使圣埃克苏佩里很长时期不能消释心头的郁结。

（九） 一个小孩向大人说故事

几年来，圣埃克苏佩里喜欢在纸片和菜单上任意涂抹一个“孤独的小人儿”，有时他戴一顶皇冠坐在云端，有时站在山巅上，有时欣赏蝴蝶在花间飞舞。一天，在纽约一家酒馆，希区柯克对他画的小人儿瞧了又瞧，说：“给这小家伙写本书，怎样？”一本儿童读物！当然，《小王子》能够问世，不光是听了这句话。

圣埃克苏佩里属于这一类艺术家，提起自己的童年悠然神往。他认为，童年是盼望奇迹、追求温情、充满梦想的时代，对比之下，大人死气沉沉，权欲心重，虚荣肤浅。大人应该以孩子为榜样。象英国诗人华兹华斯妙语双关的说：“小孩是大人的父亲。”

圣埃克苏佩里写《小王子》时，请一位画家画插图，但是送来的画稿都不能使他满意，画中缺乏他要求的拙朴稚气与迷幻梦境。最后决定自己画。《小王子》在一九四三年美国出版，不象《空军飞行员》引起轰动。评论界和读者对这本书感到意

外。一直写飞机的圣埃克苏佩里这次写了一篇童话！但是童话是大人讲给孩子听的故事，而《小王子》是把故事讲给大人听。那几句不无幽默的献词是不是理解这本书的钥匙？况且，全世界烽火连天，血肉横飞，虚无缥缈中的小人儿在找寻什么，谁去理会呢。随着岁月的推移，《小王子》的寓意在严酷的现实中愈来愈明显。茫茫宇宙中，目前知道只有一个星球住着人，也只有一个人类文明，人的感情也全部倾注在这个星球上。在这个孤单、桀骜不驯的地球上，人既坚强而又脆弱，文明既可长存又易毁灭，这要取决于人是否好自为之。这部充满诗情画意的小作品又象预言似的提出，物质丰富弥补不了精神匮乏，人不能忘记精神实体。到了今天，《小王子》成为圣埃克苏佩里最著名的一部作品。

（十）"喷向天空的水柱，再不见下落。"

这时，斯大林格勒战役已经结束。同盟国在欧非两洲转入反攻阶段。圣埃克苏佩里操心如何为国家的复兴效力。以他的声望与年龄来说，没有人会苛求他驾驶飞机上前线冒险吃苦。但是他不这样想，他要尽人的责任，他认为身体力行的人才有发言的权利，说话才有人听。一位来美国购置军火的法国将军出力，帮他重新入伍，随同盟国军队乘船去非洲。他到非洲第一件事，借了一架军用飞机去找驻在阿尔及利亚南方的第三十三联队第二大队。并得到允许留在该队，与美国空军混合编组，晋升为少校。毕竟年龄太大，老伤遍布全身，每次穿层层迭迭的飞行服时象上苦刑，关节格格会响，又加上新型飞机仪表复杂，一次着陆时失去控制，飞机滚进了机场附近的葡萄园，幸

好人员安全无恙。但是他被调回阿尔及尔。从此向战争告别？永远做个局外人？阿尔及尔城内法军抗战力量内部戴高乐派与基罗派明争暗斗日趋激烈，眼看达到火并程度，圣埃克苏佩里感到窒息。他心情颓丧地过了八个月“既不参战，也无具体工作，既不健康也没病，既不被了解也没被枪毙，既不幸福也不不幸，但是绝望的”生活。

他并没放弃回军队的希望。皇天不负苦心人，终于又通过美国朋友的帮助，一九四四年三月到了意大利那不勒斯附近卡富塔，同盟国地中海空军司令部驻在那里。负责该地区空中作战的美国艾拉·埃克将军，批准他回到迁至撒丁岛的第三十三联队第二大队，进行五次侦察飞行。七月，大队移到科西嘉岛东北的博尔戈。他的飞行任务已超过三次。

七月三十一日，他要进行他的第九次侦察任务，目的地是里昂东面空域——里昂，他童年的故乡。那天风和日丽，上午八时四十五分，圣埃克苏佩里跨入座舱，向帮助他上机的两位空军人员挥挥手，起飞了。到了中午，雷达站应该收到返航飞机的踪迹，但是荧光屏上没有出现黑点子。在机场上踱来踱去，焦急不安等着他的是加瓦勒上尉。四年前，《空军飞行员》写到的那个时期，就是他对圣埃克苏佩里说：“我的上尉，您总不见得妄想战后还活着吧！”十三时，屏幕和天空还是令人心寒的一片空白。直到十四时三十分——油量耗尽的极限时间——还是没盼到圣埃克苏佩里的飞机回来。那天，离开巴黎解放的日子不到一个月。

事情过去已经四十年，虽经多方努力调查，圣埃克苏佩里遇难的时刻、地点和原因始终是个不解的谜。他的尸体与飞机残骸也是连痕迹也没有留下。不过，他的朋友有个共同的看

法：他找到了自己愿意的那种死。他的死与他的生是一致的。正如蒙泰涅应该死在床上，莫里哀应该死在舞台上，拜仑应该死在希腊战场上，他——圣埃克苏佩里——应该死在空中。俱是死得其所。

（十一） 修不成的《要塞》

他身后遗留一大堆零落杂乱的文稿、笔记、录音带，这是《要塞》一书的原始稿。他从一九三六年开始陆续写下，长期带在身边。据他自己说："这本书将在我身后出版，我的其他著作与它相比只是练习而已。"根据录音带和草稿整理出九百十五页打字稿，参照他的笔记本、补充稿，一九四八年出过一版，后又经长年校勘，在一九七八年出版定本。这是一部随感录的作品，使用象征寓意的手法，摹仿基督经文的口吻，表达了圣埃克苏佩里对文明中许多领域的哲学思想。

这本书出版后引起争论，褒者认为可与尼采的《瑣罗亚斯德如是说》、纪德的《人间的粮食》并列为西方近代三部重要小说体哲学著作。贬者认为芜杂冗长，晦涩难懂，矫揉造作的大杂烩。也有一种意见说，无法把《要塞》作为圣埃克苏佩里的作品来评论。因为《要塞》算不上是部遗著，只是根据遗稿整理的著作，毕竟作者本人声称还要化上十年功夫才能完成，也就是说以后要化的时间比已化的时间要长。至于成稿部份，我们明白了圣埃克苏佩里的工作方法，也可对它有个估价。

圣埃克苏佩里的工作方法与众不尽相同，他先写下大量材料、叙述、感想，这是他的作品的"脉石"，然后慢慢地经过一道道提炼，取出其中一点点矿物。《夜航》初稿共有四百頁，他

字斟句酌，千锤百炼，定稿时只剩一百八十一页。有时为了表达一个意思，“平行地”写上许多不同的句子，然后选择其中一句。《人的大地》中《星球》一章第一句话重写了三十遍。有时整页原稿经过修改只留下一句或几个字。面对类似《要塞》那样原始稿，除了作者谁也无权决定保留什么、删去什么。如果圣埃克苏佩里定稿，《要塞》肯定面目大大不同。

他的作品还有《青年时代信札（1923—1931）》、《笔记》、《给母亲的信（1910—1944）》和《生命的意义》。这些都是圣埃克苏佩里死后搜集的，从中可以看出他的思想成长过程。

马振骋

一九八八年十月



目　次



夜　航



（一）

金色夕照中，飞机下的丘陵犁出了一道阴影的航迹。平原变得亮铮铮的，亮铮铮的持久不散。在这个国家，平原上是放不尽的一片金光，而入冬以后，又是放不尽的一片雪光。

飞行员法比安从美洲南端巴塔戈尼亚，驾驶邮政航机飞往布宜诺斯艾利斯；傍晚的云彩与港湾的水纹同样表示种种征兆，他看到这种宁静，看到无声的云层中隐约透露的这些丝光淡影，认出星夜临近了。他正在驶入一块辽阔幸福的锚地。

他尽可以认为自己在宁静中慢慢行走，象一个牧羊人。巴塔戈尼亚的牧羊人从容不迫，从一群羊走向另一群羊，他则从一座城市走向另一座城市，放牧的是小城镇。每隔两小时他遇上这类城镇，有的在河边饮水，有的在原野吃草。

有时候，越过百公里比大海还荒凉的草原后，看见一家孤独的农庄，仿佛在草海上满载着人的生命迎面驶来，他摆动机翼向这艘船致敬。

“圣胡利安进入视线；十分钟后降落。”

航空报务员把这条消息发往航线上各个指挥台。

从麦哲伦海峡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全程二千五百公里，一路上都设有这一类中途站；但是过了这一个，进入的是黑夜的疆界，如在非洲，过了最后一个归顺法国的村庄，进入的是神秘的疆界。

报务员递给飞行员一张纸条：

"雷雨太大，耳机内都是放电声。你在不在圣胡利安过夜？"

法比安笑了，天空宁静得象个养鱼池，前面的中途站个个都向他们报告："晴空，无风。"

他回答：

"继续赶路。"

但是报务员想，某地已经刮起风暴，象果子里长了小虫；黑夜是美的，但是要变天；他很不乐意钻进这团随时会腐烂的黑影。

向圣胡利安慢速降落时，法比安感到疲乏。一切使人生甜蜜的东西：他们的房屋、他们的小咖啡馆、他们的沿街树木，都迎着他渐渐大了。他象个征服者，在攻克的晚上，俯视帝国的大地，发现了人们的朴实的幸福。法比安需要休整，需要体验全身的沉重与酸痛——不幸也是人的一种财富——需要在这里做个普通人，望着窗外从此不会移动的景色。他不会嫌弃这个小村子；人经过选择，会满意和喜欢生命的机缘。生命的机缘象爱情将你团团围住。法比安盼望在这里长住，与这块地方共同长生不息。这些他仅生活过一小时的小城镇，和这些他凌空飞越古墙环绕的小花园，在他看来都在身外永恒地存在着。村子向着飞机迎来，敞开胸怀。法比安想起了朋友、温柔的少女、亲切的白桌布。想起了受人慢慢驯化已成为永恒的一切。村子漂浮到了与机翼相齐的位置，墙门深锁也护不住花园的秘密让人一览无遗。但是，法比安着陆后，明白自己除了石块之间几个慢慢走动的人外，并不看见什么。村子岿然不动，保护着自己种种情欲秘密。这村子不会让温情外泄的；

欲获得它的温情，你不能匆匆而过。

十分钟的停留时间一过，法比安又得走了。

他转身望着圣胡利安，它仅成了一团灯火，接着成了一点星光，最后，成了一粒尘土，而这颗令他久久不忍离去的尘土也很快无影无踪了。

“仪表盘已经看不清，我开灯了。”

他接通开关，但是在黄昏的蓝光中，座舱的红灯光很淡，照在指针上显不出颜色。他把手指伸到灯前，手指上只沾一点点色彩。

“还早。”

可是黑夜正在往上升，如一股浓烟，填满了丘壑，再也分不清山谷与平原。村子已纷纷亮了，它们的星座彼此呼应。他用手指闪动航行灯，向村子答话。大地布满灯光的召唤，家家户户对着广垠的夜空，点燃了自己的星光，好似对着大海开亮了灯塔。凡隐伏着人的生命的地方，都有亮光闪闪烁烁。法比安很高兴，这次进入黑夜象进入锚地，又缓慢又美丽。

他把头伸进座舱。指针上的荧光开始发亮，飞行员检查一个个数值，感到满意。他发现自己稳稳坐在高空。他用手指抚摸钢翼梁，感觉金属中流动着生命；金属不见震动，但是有生命。五百匹马力发动机产生一股非常平静的电流，通过物体，使冰冷的钢铁变成丝绒般的血肉之躯。又一次，飞行员在飞行中感觉到的不是昏眩，不是沉醉，而是一个生命体的神秘的功能。

现在他给自己创造了一个天地，用胳膊肘东推西撑，以便坐得舒服些。

他轻敲配电盘，挨个儿摸开关，移动身子，背靠实，找个最佳姿势领略托在浮动夜空中五吨金属的摆动。接着他摸索，把救急灯推到位置上，放开，又抓，灯没滑，他放心了，又放开手，碰每根手柄，要一伸手就够着，训练手指熟悉一个盲人世界。等手指熟悉了这个世界，他才肯点上一盏灯，让精确的仪表点缀他的座舱，就凭这表盘，监视自己象潜入海底似的潜入黑夜。接着，物体不晃动、不颤动、不抖动了，陀螺仪、高度表、发动机转速都稳定不变了，他稍稍伸个懒腰，后颈靠在皮椅上，开始了这种飞行中的沉思，从中体味一种不可言传的期望。

现在，深更半夜，他象个守夜人，发现黑夜可以暴露人：这些召唤、这些火光、这种忧虑。黑暗中这颗普通的星：一幢孤立的房子。另一颗星灭了：一幢房子遮住了自己的爱。

或者自己的烦恼。这一幢房子不再向外界打信号。这些两臂撑在桌上、坐在灯前的农民，不知道自己在希望什么；不知道自己的欲望在广袤的黑夜笼罩下会传得那么远。但是，这点叫法比安发现了，当他来自千里以外，感觉那架会呼吸的飞机在涌浪中载沉载浮的时候，当他不下十次穿过忽而雷雨大作——象置身在连天烽火中——忽而月光皎洁的天空的时候，当他怀着征服者的心情，飞临一个又一个灯光的时候。这些人以为自己的灯光只照亮那张简陋的桌子，不知在八十公里以外，有人看到这团火光的召唤会深受感动，象看到他们在一座荒岛上，对着大海绝望地摇晃一盏灯。

（二）

三架邮政航机，就是这样，南自巴塔戈尼亚，西从智利，北由巴拉圭，一齐飞向布宜诺斯艾利斯。那里正等着机上的邮包，到半夜让欧洲航班带走。

三位飞行员，都落进星夜深处，在驳船那样沉重的发动机机罩后面，沉思自己的飞行；有的从雨天，有的从晴空，将朝着这座大城市徐徐下降，象奇异的农民下山来了。

里维埃，全航线的负责人，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停机坪上来回踱步。他一声不出，三架飞机抵达前，这一天总令他提心吊胆。一分钟复一分钟，随着电讯不断传来，里维埃意识到在跟命运进行争夺，使事情逐渐水落石出，把他的机组从夜海中拉到岸边。

一名工人走近里维埃，捎给他电讯站的一封电报：

“智利班机报告看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灯光。”

“好的。”

不久，里维埃就可听到这架飞机的声音：黑夜送回了一架。这如同潮起潮落、神秘莫测的大海，把海面飘浮多时的宝物送上了海滩。再过一会儿，还会收到其他两架。

那时，这一天才算了结。那时，疲倦的一批人去睡了，换上精神饱满的一批人。但是，里维埃还得不到休息：这一回，令他心神不宁的是欧洲班机，事情永远是这样周而复始。永远。生平第一次，这位老斗士对自己感觉劳累暗暗吃惊。飞机抵达，决不是那种结束战争、开创幸福和平新纪元的胜利。对他

来说，实际是千里之行的第一步。里维埃觉得自己把一副重担挺举了很久：一种没有休息、没有希望的努力。“我老了……”他会老的，要是不在行动中得到自己的养料。他惊讶自己思考起以前从不提及的一些问题。可是随着一阵忧郁的嗫嚅声，袭上他心头的是他一直回避的温情柔意：那是一片埋在地下的海洋。他发觉自己渐渐把一切使人生甜蜜的东西都推到晚年，推到“以后有时间”的时候去做。仿佛人到了某一天真会有时间似的，仿佛人在生命尽头会得到想象中的幸福的和平。但是，和平是不存在的。胜利，可能也是不存在的。所有的班机也不会有什么最终的到达。

里维埃走到勒鲁面前停下，他是一位还在工作的老监工。他已工作了四十年，工作占据了他的全部精力。勒鲁晚上十点或半夜回家，迎着他的不是另一个世界，不是一种逃避。里维埃向这个人笑笑，他抬起滞重的脸，指着一根发青的钢轴：“拧得太紧，可还是给我取下来了。”里维埃俯身看那只轴。他又干上了这行当。“应该关照各车间，这些机件上得松一点。”他手指抚摸滑丝，然后又细瞧勒鲁。对着这一脸深刻的皱纹，一个奇怪的问题到了他嘴边，他觉得好笑：

“您一生中谈情说爱多不多，勒鲁？”

“哦！爱情，您知道，经理先生……”

“您跟我一样，没时间。”

“确实不多……”

里维埃辨别声调，要了解这声回答是否辛酸：它不辛酸。这个人对以往的生活感到恬静的满足，象细木工刚把一块木板打磨光滑：“好嘞，就这个样啦。”

“好嘞，”里维埃想，“我的一生也就这个样啦。”

因疲劳而生的种种悲观思想，他统统抛开，朝机库走去，因为智利班机的吼声近了。

（三）

远处这台发动机声音愈响愈浑厚，渐趋成熟。灯全点亮了。导航灯的红光勾划出一座机库、几根天线杆、一块方形机坪。人们在准备节庆。

“在那里！”

飞机已经在火束集交中盘旋。机身通明，象崭新的一样。但是，当飞机终于停在机库前，机械师和工人匆匆卸邮包时，飞行员贝勒兰没有动静。

“怎么？你不下来，还等什么？”

飞行员正忙于一件神秘的事，不屑回答。可能，他正倾听自己体内流转的飞行声。他慢慢点头，身子往前冲，不知在拨弄什么。终于，他向班长和同事转过身，盯住他们就象看自己的财物一样。他仿佛在清点数目，丈量高矮，掂量轻重，他想他真的把他们赢来了，还有这座张灯结彩的机库，这堆坚固的水泥建筑，远处的这座城市，以及城内的生机、女人和温暖。他把这些人抓在大手掌中，当作是他的臣民，既然他可以碰他们，听他们，骂他们。他首先想到骂他们几句——他们在那里消消停停，毫无性命之虞，欣赏着月亮。但是他还是和和气气地说：

“……你们得请我喝一杯！”

他走下飞机。

他想谈一谈一路的经历：

"嘿！要是你们知道……"

他显然觉得这么说已够了，就走开去，脱他的皮衣。

当汽车把他随同一脸死气的督察员、一言不发的里维埃驶往布宜诺斯艾利斯时，他变得悲哀了。摆脱了险境，脚踏上实地，劲头十足地骂了几声，还不太称心。多么强烈的欢乐！但事后想起当时的情景，却产生了莫名的疑虑。

在狂风中搏斗，至少是桩实实在在、明明白白的事。但是事物的面目，事物自认为无人窥见时的这副面目，则不是这样，他想：

"这完全跟发怒一样：脸色带点苍白，但神情变得多么不同！"

他努力回忆。

他太太平平地越过安第斯山脉。冬天的积雪重重压在它上面，毫无纷扰。冬天的雪使这片山脉，如同漫长的世纪使荒废的古堡，呈现一派和平气象。绵延二百公里的雪原上，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丝生命气息，没有一种力。有的是高耸六千米的悬崖峭壁，直落沟底的地幔，令人发瘆的宁静。

这是在图彭加托火山山峰附近……

他想一想。没错。是那里，他亲眼目睹了一场奇观。

起先，他什么也没看见，只是感到别扭，象有的人以为身边没有旁人，其实不是，正给人家盯着看。他感到——太晚了，也不太明白怎么回事——受到怒火的包围。是啊。怒火从哪儿来的呢？

岩石里渗出来的，雪堆里渗出来的，他凭什么这样猜，

并没有东西象向他袭来，也没有昏天黑地刮风暴。但是在原有的地球上又长出个形状酷似的地球。贝勒兰的心揪紧了，不知所以，呆望着这些若无其事的山峰、山脊、雪谷，它们只是灰了一点，可是开始活了—— 象一群生命。

他还没有搏斗，手却牢牢握住了操纵杆。酝酿什么事他不明白。他全身肌肉绷紧，象一头要跳跃的野兽，但是他看见的一切无不平静得很。是的，平静，但内中蕴藏着一种奇异的力量。

接着一切都冒尖了。这些山脊、这些峰顶都变得尖尖的，就象艄柱插入劲风中间。接着，它们仿佛在周围旋转漂移，象巨船调整方向准备海战。接着，风中又掺杂一种尘土，象一层网纱，沿着雪山向上缓缓飘荡。那时，为了必要时找到退路，他旋转身，发抖了：整个安第斯山脉在身后发酵膨胀。

“我这下完了。”

一座山峰，在前面，往外喷雪：一座雪的火山。接着另一座山峰，靠右边，也喷雪。所有的山峰都这样，一座接一座，放出火花，仿佛给一位看不见的火炬手连续点燃了。这时，随着第一阵涡流，高山在飞行员周围摇晃起来。

激烈的行动没留下多少痕迹：吹得他翻滚旋转的大涡流，回忆不起来了。仅仅记得陷在这堆灰色火焰中发狂的挣扎。

他想了一想。

“飓风，没什么。人会救自己。可是在这以前！可是碰上了！”

这个千变万化的面目他以为认出来了，然而早忘得干干净净。

（四）

里维埃望着贝勒兰。这个人二十分钟后下车，他将疲惫困顿，与周围的人群毫无两样。他会想：“我累坏了……干上这一行！”他对妻子会说这样的话：“这里可比安第斯山上空舒服。”可不是，人那么珍惜的一切几乎离开他而去了：他不久前就经历了这种不幸。他不久前在眼前景色的另一面度过了几个小时，不知道能否重睹这座灯光灿烂的城市。能否再体验人间的甜酸苦辣——这些与童年俱来的可厌又可亲的朋友。“不论哪群人中，”里维埃想，“总有些人不引人注目，却是出色的信使。他们自己并不知道。除非……”里维埃怕某些崇拜者。他们不懂冒险的神圣性，他们的赞扬歪曲冒险的意义，贬低人。贝勒兰只是比别人更了解，在某种角度下看到的世界有什么价值，把庸俗的谀辞老实不客气地顶回去，他完整地保持了自己的伟大气质。所以，里维埃祝贺他说：“您怎么成功的？”他喜欢他不说废话，谈到自己的飞行，象铁匠谈到自己的铁砧板。

贝勒兰首先说明他的退路断了。几乎在表示歉意：“因而我没有选择余地。”接着，他什么也看不见；雪封住他的视线。但是强烈的气流救了他，把他吹上七千米高空。“飞行全程中，我大约与山脊保持一般高度。”他也谈到陀螺仪，进气口方向以后必须改变，雪把它堵了。“上冻了，您知道。”过后，其他气流又吹得贝勒兰往下翻滚，接近三千米时，他不明白怎么会没撞上东西。这是因为他已经在平原上空了。“我被冲到晴空中突然发

现的。”他最后解释说，这时候他的感觉是从地洞中钻了出来。

“门多萨也有风暴吗？”

“没有。我降落时是好天，也没风。但是风暴紧紧跟在我后面。”

他作了一番描述，因为——他说——“这实在怪极了。”风暴顶部高高遮在雪一般的云堆里，但是尾部象黑色岩浆在平原上翻滚。城市一座接着一座埋在里面。“我从来没见过……”接着他不作声了，有个回忆触动了他。

里维埃向督察员转过身。

“这是太平洋飓风，他们通知我们太迟了。这类飓风从来不经过安第斯山的。

“没想到这回跟着追到东部来了。”

督察员对此一无所知，然而点点头。

督察员显得犹豫，朝贝勒兰转过身，喉结动了动。但没说话。他考虑后，眼睛望着前面，又恢复了忧郁的尊严。

这种忧郁的神色，还有一件行李，到处跟着他。里维埃召他来办些杂务，上一天才到达阿根廷。他的一双大手没处放，督察员的尊严也丢不下。他没有权利赞赏别出心裁、生动活泼。从本职出发，他只赞赏照章办事。他没有权利跟大伙喝一杯，与同事称兄道弟，大胆说句俏皮话，除非巧上加巧，在同一个中途站遇上了另一位督察员。

“当法官，”他想，“要不讲情面。”

说实在的，他并不作出判决，只是摇头。他对一切不认账，遇到什么事，只是慢条斯理地摇头。

心亏的人见了他惴惴不安，装备确也得到良好保养。他不

大得人心，因为督察员生来不是讨人喜欢的，而是打报告的。自从里维埃写了这样的话："请罗比诺督察员向我们提供报告而不是诗。罗比诺督察员促进职工的热忱，才是充分发挥他的职能。"他再也不提新建议和技术方法。从此以后，他象不错过每日的粮食一样，不放过人的缺点过失。不放过贪杯的机械师，不放过通宵不眠的机场场长，不放过着陆弹跳的飞行员。

里维埃对他的评价："他不很聪明，正是这一点才成绩斐然。"里维埃订出一套规章制度，就里维埃来说，是出于对人的了解；但是，对罗比诺来说，只剩下对规章制度的了解。

"罗比诺，哪个起飞误点，"有一天里维埃对他说，"您该扣他的准点奖。"

"遇上不可抗力也扣？遇上雾也扣？"

"遇上雾也扣。"

罗比诺有这么一个大刀阔斧、不怕做事不公正的上司，感到一种自豪。罗比诺本人在这种不惜得罪人的权力中得到威严。

"你们到六点十五分才发信号起飞，"他后来对各位机场场长照样说，"我们不能付给你们奖金。"

"但是，罗比诺先生，五点三十分时，十米外就看不见了。"

"这是规章制度。"

"但是，罗比诺先生，我们没法把大雾赶走！"

罗比诺不理不睬，叫人高深莫测。他属于领导阶层。在这些主见不多的人中间，只有他懂得怎样靠罚人提高准点率。

"他不出主意，"里维埃提到他说，"也就不会出馊主意。"

如果一名飞行员损坏飞机，这位飞行员得不到机器保

奔奖。

“要是飞机在树林上空出故障呢？”罗比诺问过这件事。

“在树林上空也不行。”

罗比诺就把这句话当作依据。

“我很抱歉，”他后来对飞行员说，神情亢奋，“我万分抱歉，但是应该上别的地方出故障。”

“不过，罗比诺先生，这事由不得人的呀！”

“这是规章制度。”

“规章制度，”里维埃想，“象宗教仪式，表面上荒诞不经，不过可以造就人。”显得公正或不公正，里维埃并不在意。这些词甚至可能对他毫无意义。小城镇的布尔乔亚到了晚上，围着乐池转，里维埃想：“对他们公正或不公正，这没有意义：他们是不存在的。”对他来说，人是一团尚未成形的蜡，需要塑造。需要给这块材料培育一个灵魂，创造一个意志。他这样严格，不是要他们受奴役，而是使他们升华。每次误点要罚，他办事有欠公正，可是他鼓动每个中途站保持起飞的意志；他在创造这种意志。他不让大家看到天气阴霾，象得到放假休息那样高兴，这使他们常备不懈，甚至最不出色的工人也在等待中暗暗叫屈。这样，天空一出现云隙，决不漏过：“北面有豁口，飞吧！”全赖里维埃，一万五千公里航线上，对邮政班机的崇拜高于一切。

里维埃有时说：

“这些人是幸福的，因为他们爱自己的工作；他们爱自己的工作，因为我不讲情面。”

他可能叫人苦恼，但也给他们巨大的欢乐。

“应该敦促他们，”他想，“过一种奋发有为的生活，有苦

恼，有欢乐，这样的生活才是生活。"

汽车进了城，里维埃要司机开到公司办公室去。罗比诺剩下一个人，跟贝勒兰呆在一起，张嘴要说话。

（五）

可是，罗比诺今晚提不起精神。他刚才面对凯旋归来的贝勒兰，发现自己的生活灰溜溜的。尤其是他刚才发现，他，罗比诺，尽管有督察员的头衔和权威，但比不上这位疲劳不堪、缩在车厢角落闭目养神、两手油腻污黑的人。罗比诺第一次产生了钦佩之情。他想说，尤其想得到友情。旅途的奔波、白天的挫折使他提不起精神，或许还感到自己挺可笑。傍晚，盘点汽油库存时，他算糊涂了，还是那位他想找岔子的职工发善心帮他把账平了。此外，他还批评B_6型油泵的安装，但竟把它跟B_4型油泵弄混了。那些爱捉弄的机械师由着他对"这种不可饶恕的无知"——他自己的无知——揶揄了二十分钟。

他也怕自己的旅馆房间。从图卢兹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下班后一成不变地要走进这种房间。他关在门内，心头沉沉压着秘密，从公事包里取出一叠纸，慢慢写"报告"，随便写了几行，又都撕了。他一直巴望把公司救出一场大风险。公司并没遇到风险。直到今天，他只救出一只长锈的螺旋桨毂。他的手指在这块锈斑上来回移动，脸色沉郁，动作缓慢，站在一位机场场长面前，但是场长却回答说："请去问前一站机场，那架飞机刚到没多久。"罗比诺怀疑自己扮演的角色。

为了接近贝勒兰，他又试探了一句：

“您愿意跟我一起吃饭吗？我想谈谈，我的工作有时不能讲情面。……”

他怕架子放下太快，又改口说：

“我的责任重大呀！”

他的下属不爱跟罗比诺有私交。每个人都想：

“要是他找不到材料写报告，饥不择食时，会把我一口吞掉的。”

但是，今晚，罗比诺想到的只是自己的辛酸：身上长了讨厌的湿疹——他唯一真正的秘密，他要一吐为快，博取人家同情，既然在傲岸中得不到安慰，就到谦恭中去找寻。他在法国有一位情妇，回国期间的夜里，为了炫耀和得到感情，也向她谈自己的稽查工作，但是她一听就烦；他现在想谈谈她。

“那么，您跟我一起吃晚饭啰？”

贝勒兰客客气气答应了。

（六）

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办公楼里，秘书们正在打瞌睡，这时里维埃进来了。他依然穿一件大衣，戴一顶帽子，总象个走不到终点的旅客，也几乎引不起注意，这是因为他的五短身材摆动不了多少空气，他的灰白头发和缺乏特色的衣着在任何环境中都不惹眼的原故。可是人心鼓动起来了。秘书们埋头工作，办公室主任急忙查阅最后几份文件，打字机嘀嘀嗒嗒响。

电话接线员把插头插进交换机，在一本厚册子上登记

电报。

里维埃坐下，看文件。

读了在智利发生的那场灾难之后，他又重读报告平安的一天纪事：一桩桩顺顺当当，飞机越过的中途站先后发来的电讯都是简明扼要的捷报。巴塔戈尼亚航机也进展很快，可望提前到达，因为风推着大气流顺方向从南往北吹来。

“给我气象报告。”

每个机场都夸耀自己那儿天气晴朗，天空透明，风力小。美洲大地披上了金色黄昏。里维埃因一切尽如人意而高兴，眼下这架航机还在风云不测的黑夜某处奋斗，但是机会好得不能再好了。

里维埃推开本子。

“好哇。”

他走到外面对各科室扫了一眼，这位守夜人，守的是半个世界。

在一扇敞开的窗户前，他停下来，他理解什么是黑夜了。黑夜笼罩着布宜诺斯艾利斯，也象一座宽阔的殿堂笼罩着美洲大陆。这种宏大的感觉他并不惊奇：智利圣地亚哥的天空是异国的天空，但是一旦航机向智利圣地亚哥飞去，整条航线的人都生活在同一个高远的苍穹下。那一架航机，此刻大家正在无线电耳机中监听它的声音，巴塔戈尼亚的渔民看见它的航行灯正在闪光。一架飞机在飞，压在里维埃心上的不安感，随着隆隆的马达声，也压在各国首都和省市身上。

为这个不见云雾的夜晚感到幸运的同时，他也回忆起风雨交加的夜晚，飞机仿佛埋在云堆里，岌岌可危，无法抢救。从布

宜诺斯艾利斯的电讯站，大家紧紧追随它的夹杂了风声雨声的呜咽声。低沉嘈杂，内中则藏着美妙动听的仙乐。对着黑夜的重重障碍盲目直冲的飞机，发出若断若续的幽咽中，有多少凄凉！

里维埃想起，守候班机的夜晚，督察员应该呆在办公室里。

"给我把罗比诺找来。"

罗比诺就要跟飞行员交上朋友了。他在旅馆里当着飞行员的面打开皮箱，倒出一些小物件：几件俗气的衬衣、一只梳妆盒、一个瘦女人的照片；从这些东西来看，督察员与其他人相差不多。督察员把照片钉在墙上。他向贝勒兰谦逊地吐露了自己的欲望、爱情和遗憾。他用悲观的口吻把心曲说了出来，把不幸陈列在飞行员面前。这是精神上的湿疹。他在人家面前展示自己的牢笼。

但是，对罗比诺如同对所有人一样，都存在着一团小小的火光。他从箱底取出一只珍藏的小包时，感到极大的温暖。他轻轻地抚摸了好一会儿，没有说话，后来终于松开手：

"这是我从撒哈拉带回来的……"

督察员因自己敢于说出这么一件隐私，不禁感到不好意思。就是这些向神秘世界打开一道门的黑石子，使他得到安慰，不去计较挫折、家庭不和与生活的阴暗面。

他脸红得更厉害了：

"这样的石子巴西也有……"

这是个低头在看海底世界的督察员，贝勒兰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

贝勒兰不好意思地问他：

"您喜欢地质学。"

"这是我的热情。"

生活中对他有过情意的只是这些石头。

罗比诺接电话时露出愁容，但是很快又变得不苟言笑了。

"我要离开您了，里维埃先生有些重要决定要跟我商量。"

罗比诺走进办公室时，里维埃已把他忘了。他站在一张挂图前沉思，图上红线标志着公司的航空网。督察员等待他的命令。足足过了几分钟，里维埃才头也不回地问他：

"罗比诺，您看这张图怎么样？"

他沉思后，有时会提些莫名其妙的问题。

"这张图，经理先生……"

说真的，罗比诺对这张图没有想法，但他还是神情严肃地盯着图看，把欧美两洲大致审视了一遍。里维埃并不对他明说，而在继续自己的默想："这个航空网的面貌很美，也很凶。它夺去了我们不少人——不少年轻人的生命。横在这里，俨然生了根似的，它给我们带来多少问题啊！"可是，对里维埃来说，目的高于一切。

罗比诺站在他身旁，始终盯着面前的地图，慢慢直起身子。他不指望里维埃会动恻隐之心。

他试过一次，向他诉说自己的生活被可笑的小毛病害苦了，里维埃回答他一句俏皮话：

"它使您睡觉不沉，可也使您手脚利落。"

这句也不尽然是俏皮话。里维埃经常说："倘若失眠使音乐家创造出美丽的乐曲，这就是美丽的失眠。"有一次他指着勒鲁说："您瞧，这多美，这张吓跑爱情的丑脸……"勒鲁身上的优秀品质，可能都要归功于没人爱，使他在生活中除了工作不思

共他。

“您跟贝勒兰很有交情吧？”

“唔！……”

“我不是在怪您。”

里维埃回转身，挽着罗比诺低着头小步走。他嘴上露出苦笑，罗比诺不明白怎么回事。

“不过……不过您是上司。”

“是的，”罗比诺说。

里维埃想到每天夜里空中发生的事，象在戏剧中一样，有伏笔有高潮，各种意志稍有衰退便会导致失败，从此刻到天亮，也许还有一番苦斗。

“您应该继续扮演您的角色。”

里维埃说话字斟句酌：

“明天晚上您可能要命令这位飞行员去冒险飞行，他应该服从。”

“是的……”

“这些人，这些比您更有价值的人的生命，几乎由您支配……”

他显出犹豫。

“这个，很重大。”

里维埃始终小步走着，几秒钟没有开口。

“要是他们讲交情才服从您，您是在欺骗他们。您本人没有权利要人家作出牺牲。”

“当然……没有。”

“还有，要是他们跟您有了交情，以为某些苦活可以不干，您也是在欺骗他们，因为他们还是应该服从。请这

里坐。”

里维埃慢慢用手把罗比诺朝他的办公桌推。

“我请您坐上自己的位子，罗比诺。您若累了，也不该由这些人来扶您。您是上司。您软弱要招人笑话。写吧。”

“我……”

“您写：‘罗比诺督察员因某种理由，给贝勒兰飞行员某种处分……’您随便找个理由吧。”

“经理先生！”

“我的意思您只当明白了，做吧，罗比诺。要爱您手下办事的人，但是要爱在心里。”

罗比诺又精神十足，指挥人家揩螺旋桨毂了。

一个迫降场打来电传：“看见飞机。飞机发信号：转速下降，要求着陆。”

无疑又要耽误半个小时。当特别快车停在半道中，一分分的时间再也越不过一寸寸的土地时，人会等得烦躁；里维埃感到的就是这种心情。时钟大针现在描划的是一种死的空间；在圆规的这段跨度中原来可以包容多少件大事。里维埃等急了，出去散心，在他眼里，黑夜空得象座没有演员的剧院。“这么一个夜晚要浪费了！”他透过窗户，恨恨地望着这片繁星点点的明朗夜空，这排神圣的航标，还有这个月亮——这么一个夜晚如同黄金一般糟蹋了。

但是，飞机一离地，这个夜晚在里维埃看来还是美丽动人的。黑夜的腹内怀着生命。里维埃对它很关心：

“你们遇到什么天气？”他传话问机组。

十分钟过去：

"大晴天。"

然后又传来飞越的城镇的名字，对里维埃，这些也是这次战役中攻陷的城市。

（七）

巴塔戈尼亚班机的航空报务员一小时后，突然感到象有个肩膀轻轻抬他。他环顾四周，浓云遮住了群星。他俯身看地面，找寻村庄的灯光——象躲在草丛中发光的昆虫，但是这堆黑草从中没有东西闪亮。

他不大高兴，预感到这一夜不会好过：前进，后退，占领的土地又要撤离了。他不理解飞行员的策略；他觉得闯入黑夜愈深，愈象撞在一堵墙上。

现在，他窥见正前方向地平线上，有一团闪光若有若无，宛如打铁铺的炉火。报务员碰了一下法比安的肩膀，但是后者没有反应。

远方暴风雨的头几阵涡流在袭击飞机。金属机身慢慢上举，即使报务员的身体也感到金属的分量，接着又象飘落了，溶化了；黑夜中，有好几秒钟，他单独浮在空中。这时他两手紧紧攥住钢翼梁。

世界的一切他都看不到，除了座舱那盏红灯。他打了一个寒颤，感到自己直往黑夜中心坠落，毫无救星，唯一的护身物是盏小矿灯。他不敢惊动飞行员，问他的打算，只是两手抓住钢翼梁，身子向他倾斜，呆呆望着这个发暗的后颈。

微弱的光线中，只冒出一动不动的一颗头颅和两个肩膀。这个身躯只是一团黑影，微向左靠，脸正对着雷雨，显然掠过一道道闪电。但是脸上表情，报务员一点看不到。脸上露出的迎战风暴的神情：那张抿紧的嘴，那股意志、那阵怒火，还有那张苍白的脸与窗外那些倏忽的电光一问一答的主要内容，在他也是无法窥透的。

然而，他骤摸到这团岿然不动的阴影中积聚的力量。他爱这力量。这力量显然支撑着他，同时也保护他迎战风暴。显然这双抓住操纵杆的手已经狠狠揪住暴风雨，象揪住猛兽的后颈；充满力量的肩膀仍旧岿然不动，令人感觉内中深厚的潜力。

报务员想，负责的总是飞行员。此刻，他坐在骑士身后，风驰电掣朝着火奔去，体味到身前这团黑影表现的质与力，这团黑影表现的坚韧。

左边，又亮起了一团火，弱得象闪光灯塔。

报务员正要举手碰飞行员的肩膀，告诉他，但是看到飞行员慢慢旋转头，脸朝这个新敌人凝视了几秒钟，然后又慢慢恢复原来姿势。这副肩膀始终岿然不动，这个后颈压在皮椅背上。

（八）

里维埃出去走走，排遣又袭上心头的烦闷，他完全是为行动、为充满戏剧性行动而生活的人，却奇怪地感到戏剧在转移位置，变成了个人的戏剧。他想，小城镇的小布尔乔亚，表面非常平静，有时也充满形形色色的戏剧，疾病、爱情、死亡，

也可能……他自己遭遇的痛苦也教他明白了许多事情："这打开了某些窗户，"他想。

将近晚上十一点，他舒畅了一些，朝办公楼方向走去。电影院门口聚集着人群，他用肩膀慢慢挤进去。他举目望望星空，星星在这段狭窄的街道上空闪烁，在明亮的霓虹灯映照下几乎看不真切。他想："今晚，我有两架飞机在飞行，我就要负责整个天空。这颗星在人群中找的是我，还把我认了出来，它是一种迹象：说明我有点与众不同，有点孤独。"

他耳际响起一个乐句，那是昨天与几位朋友共听的一首奏鸣曲中的几个音符。他的朋友听不懂："这种艺术我们听了没趣，您听了也没趣，只是您不承认罢了。"

"也许是这样……"他回答说。

他那时象今晚一样，感到孤独，但是很快发现这种孤独的可贵。这个乐曲在这些庸人中，只对他一人包含一个信息，温情地向他诉说一桩秘密。星星也表示这样迹象。越过这么多肩膀，用他一人才懂的语言在跟他说话。

人行道上，他被人推推搡搡，他又想："我不生气。我象个父亲，有个生病的孩子，一小步一小步地走在人群中，心中惦念那无声的家。"

他举目看人群。要认一认他们中哪几个人怀着发明和爱情在漫步。他想起灯塔看守人的伶仃孤独。

办公楼的安静很合他的心意。他慢慢穿过一间间办公室，只有他的脚步发出声响。打字机在罩子下睡觉。大柜子把卷宗整整齐齐关在里面。十年的经验与工作。他想到这是在参观银行的保险库。里面压着沉甸甸的财宝。他想每本册子里积累的

东西比金子还贵重：这是一种活的力量。活的力量，但是睡了，象银行的金子。

在某处，他会遇到单独的值班秘书。有一人在某处工作，可使生命不致中断，可把意志——就这样的——从一个中途站贯彻到另一个中途站，可保这条从图卢兹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长链不缺一个环节。

“这个人不明白自己的伟大。”

航机在某处奋斗。夜航的过程象生病的过程，必须有人陪夜。必须帮助这些人，他们用手，顶膝盖，挺胸膛迎着黑暗搏斗，他们再也认不清，再也认不清别的，除了一些流动无形的东西，然而又要他们用不长眼睛的双臂努力去拨，就象拨开海水浮上来一样。有的话听来叫人吃惊：“就是自己的手要灯光照着才看得见。”在暗室红灯下露出的只是皮肤细洁的双手。这是世上还留下、并需要拯救的一切。

里维埃推开营业部办公室的门。只一盏灯亮着，在角落里开出一片光明的海滩。只一架打字机响着，并没驱散寂静，反给寂静更增一层新的含义。有时电话铃发出颤声；这时值班秘书站起身，朝着这声反复、执拗、凄凉的呼唤走去。秘书拿起话筒，在暗角落里细声细气说话，无形的忧虑平静了。接着，外表沉着的秘书回到办公桌前，因孤独和困意使脸孔铁板，内心也叫人捉摸不定。当两架飞机在空中飞，从室外黑夜传来一声呼唤，包含什么样的威胁？里维埃想到那些在夜灯下叫飞行员家属读了伤心的电报，想到在那无穷无尽的几秒钟中使父亲的脸孔深奥莫测的灾难。声波起初是无力的，因为离呼唤的地点那么远，又那么静。可是，每次，他在这种讳莫如深的铃声中听到自己微弱的回声。每次，这个人因孤独而动作慢悠悠的，

象钻入深水的游泳者；从暗影中走回灯光处，又象浮上水面的潜水员；他的动作，在里维埃看来，满载着秘密。

“坐着。我去接。”

里维埃拿起话筒，耳边响起尘世的呜噜声。

“我是里维埃。”

一阵低微的杂音，然后一个人声：

“我给您接报务员。”

又是一阵杂音，这是塞绳插入闸口的声音，然后又是一个人声：

“我是报务员。向您汇报几份电报。”

里维埃记录，点点头：

“好……好……”

没有大事。例行的公事电文。里约热内卢打听一件事。蒙得维的亚谈天气，门多萨谈器材。这是一家人熟悉的声音。

“班机呢？”

“暴风雨天气。听不到飞机声。”

“好。”

里维埃想，这里夜色清朗，星光灿烂，但是报务员发现其中有远方暴风雨的气息。

“等会儿再联系。”

里维埃站起身，秘书走来：

“几份通知，请签字，先生……”

“好。”

里维埃对这人充满真挚的友情，他也承担着黑夜的重负。“一位战友，”里维埃想。“他可能不会知道，这样的值夜使我们团结多么紧密。”

（九）

里维埃双手拿了一叠通知，走进专用办公室，感到胸右侧一阵剧痛，几星期来，这种剧痛一直折磨着他。

“不行了……”

他在墙上靠了一秒钟：

“真不象话。”

然后他走到椅子前。

又一次觉得自己是一头四肢受缚的老狮子，不由大为悲哀。

“真是积劳成疾了！我五十岁；五十年来，我充实自己的生活，培育自己的才能，奋斗，改变了某些事的进程，现在却由它占据我，充实我，比世界还重要……这不象话。”

过了会儿，他抹了一下汗，这阵剧痛消除以后，他开始工作。

他慢慢审阅通知。

“我们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拆卸301型发动机时看到……拟给予该事负责者严厉处分。”

他签字。

“弗卢里亚诺普利斯中途站没有遵照指示……”

他签字。

“为了整肃纪律，我们拟把机场场长理查调走，他……”

他签字。

接着，胸痛虽然麻木了，但在心里还是抹不去，象给生命

带来一个新内容，逼着他想到自己，他几乎为此悲哀了。

“我公正还是不公正？我不知道。我若有过必罚，故障就减少。该负责的不是人，而是一股隐秘的力量；如果不触动每个人，也永远触动不了这股力量。我若事事讲公正，夜航一次就会是一次送命的机会。”

开拓这条道路如此艰辛，使他也感到一定程度的疲乏。他想，怜悯还是一件好事。他浮想联翩，始终在翻阅通知。

“……至于罗布雷，从今天开始，不再是本公司人员。”

他想起这位老人，想起傍晚的对话：

“对大家是个鉴戒，哪能没有鉴戒呢。”

“但是先生……但是先生。这一回，就这一回，请您考虑！我在这里工作了一辈子！”

“应该是个鉴戒。”

“但是先生！……您瞧，先生！”

这时掏出这只旧皮夹、这页旧报纸，报上有年轻的罗布雷站在一架飞机旁的留影。

里维埃看到这双年老的手伸在这份天真的荣誉状上颤抖。

“一九一〇年照的，先生……阿根廷的第一架飞机是我在这里装配的！从一九一〇年就参加航空工作……先生，前后二十年了！您怎么还能说……那些年轻人，先生，会在机修厂笑话的！……啊！他们会笑话我的！”

“这个我管不着。”

“还有我的孩子，先生，我有孩子！”

“我对您说过，我给您留个普通工的位子。”

“我的面子，先生，我的面子！喔，先生，在航空中干了二十年，象我这么的老工人……”

"普通工。"

"我不干，先生，我不干！"

那双老手抖了，里维埃旋转眼睛不去看这张布满皱纹、厚实、美丽的皮肤。

"普通工。"

"不，先生，不……我还要跟您谈的……"

"您可以请了。"

里维埃想到的是："我这样粗暴辞退的不是他，是错误，这错误可能他也负责不了，但是通过他发生的。"

"事情因为有了人指挥，"里维埃常想，"才顺从人意，人进行创造。人是可怜的东西，自身也需要予以创造。然而错误通过他们发生时，就要把这样的人请走。"

"我还要跟您谈的……"这位可怜的老人，他还要谈什么？谈人家剥夺了他多年的乐趣？谈他喜欢听工具敲在飞机钢壳上的叮鸣声，谈人家害得他生活失去了诗意，还谈……他需要生活？

"我很累了，"里维埃想，体温上升了，给他一种轻抚的感觉。他轻轻拍这张纸，想："我很爱这位老伙伴的脸……"里维埃又看到这双手。他想起这双手轻微合拢的动作。只要说一句："行了，行了，留下吧。"里维埃也向往看到喜悦之情象泉水似的流淌到这双年老的手上。不是表达在脸上，而是表达在长期干活的手上的这种喜悦之情，在他看来是世界上最美的东西。"这份通知我撕了？"他仿佛看到老人晚上回家，在家人面前这份貌若谦虚的自豪感：

"那么，他们把你留下啦？"

"还用问！不信？阿根廷第一架飞机就是我装配的！"

年轻人不再笑话了，老前辈挽回了声誉……

"我撕了？"

电话铃响，里维埃拿起话筒。

过了好长一会儿，接着是风与空间带给人声的 这 种共鸣、这种深沉感。终于，对方说话了。

"这里是机场。贵姓？"

"里维埃。"

"经理先生，605航次停在跑道上。"

"好。"

"一切准备妥当，但是最后时刻我们不得不整修线路，接头有毛病。"

"好，线路是谁接的？"

"我们去查实。您同意的话，我们就处分一些人：航行灯出故障，后果会很严重！"

"当然。"

里维埃想："不论哪儿出错，遇到了不清除，灯就 会 不亮。一旦错误选中了执行人，你还放过它，这是罪；罗布雷必须走人。"

秘书什么也没看见，一直在打字。

"这是？"

"半月报表。"

"怎么还没准备好？"

"我……"

"以后再谈吧。"

"奇怪，事故占了上风，象一股巨大的隐秘力量暴露出真面目了，同是这种力量会把原始森林掀倒，会在大工程的四周茁

长，强攻，往外冒。”里维埃想到那些给小小爬藤绊倒的大庙殿。

“一项大工程……”

为了使自己心安理得，他还想：“所有这些人我都爱，我打击的不是他们。而是通过他们发生的……”

他的心急速跳动，使他难受。

“我不知道自己做的事对还是不对。我不知道人生、公正、焦虑的确切价值。我也不确切知道怎样衡量一个人的欢乐。也不知一只颤抖的手。不知怜悯与温情……”

他沉思：

“生活充满矛盾，人要尽可能在生活中应付自如……可是要延续下去，创造下去，以易于腐朽的躯体去换取……”

里维埃思索，接着打铃。

“给欧洲班机的飞行员挂个电话，要他出发前来我这里。”

他想：

“不能让这班航机中途无缘无故返回来。我不对手下人鼓鼓气，黑夜总叫他们心寒。”

（十）

飞行员的妻子被铃声吵醒，她朝丈夫看了一眼，心想：

“让他再睡会儿。”

她欣赏着这个赤裸裸的、线条美丽的胸脯，联想到这是一艘漂亮的巨轮。

他安歇在这张平静的床上，象船停泊在港湾；为了不惊扰

他睡眠，她用手指抹去这条褶纹、这团窝影、这片起伏，把这张床铺平，就象仙女用手一指，海面上就变得风止浪静一样。

她站起身，打开窗，脸上吹到风。这房间俯视布宜诺斯艾利斯。隔壁房间里，有人在跳舞，随风传来歌声：这是寻欢作乐和休息的时刻。这座城市把人紧紧关在它的十万座碉堡内，一切宁静安全；但是对这个女人来说，好象马上有人要喊："拿起武器！"挺身而出的只有一个人——他的丈夫。他还在安歇，但是他的安歇是后备军冲锋陷阵前可怕的安歇。这座沉睡的城市保护不了他；这位年轻的神腾云驾雾而去时，城内的灯光对他也象是虚无的。她望着这两条结实的胳膊，一小时后，将接过欧洲班机的命运，负责类似一个城市的命运那样重大的事。她感到心慌。几百万人中，独有他一人准备去接受这种奇异的牺牲。她因此难过。她的温情也抓不住他。她侍候他，照顾他，爱抚他，一切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这么一个催他出发的夜晚。是为了她毫不知情的奋斗、焦虑和胜利。这双柔软的手是双驯顺的手，它们真正的工作是说不清的。她熟悉这个人的笑容、情人般的体贴，但是不熟悉他在暴风雨中的神圣怒火。她给他套上种种温柔的羁绊：音乐、爱情、花朵；但是，每次出发时刻来了，这些羁绊——他却象没事儿似的——都断了。

他睁开眼睛。

"几点啦？"

"半夜十二点。"

"天气怎么样？"

"我不知道……"

他起床，一边伸懒腰一边慢慢走向窗子。

“我冷不着。什么风向？”

“你要我怎么知道……”

他弯下身：

“南风。很好。至少到巴西以前不会变风向。”

他发现了月亮，感到走运。然后俯望城市。

他不认为城市温柔、光明与暖和。他已经看到这些灯光象虚无的流沙流走了。

“你想什么？”

他想阿雷格里港那边可能有雾。

“我有办法。我知道从哪儿绕。”

他始终探着身子。深深吸气，仿佛赤身裸体要往海水里跳。

“你一点不难过……要去多少天？”

八天，十天。他不知道。难过，不；为什么难过？这一片片原野，这一个个城市，这一座座山岭……他不是听了谁的话才去征服它们的。他还想，一小时内他将占领布宜诺斯艾利斯，接着又把它抛在后面。

他笑了：

“这个城市……很快就会离我远远的。夜间出发很美。手按在气门杆上，脸朝南，十秒钟后，把田野翻个个儿，脸朝北。城市看来象一片海底。”

她想到的则是为了征服而必须抛弃的一切。

“你不爱自己的家吗？”

“我爱自己的家……”

但是他的妻子已经感到他在途中。这副宽阔的肩膀已经牢牢顶住天空。

她把天空指给他看。

“你遇上了晴天，一路上铺满星星。”

他笑了：

“是的。”

她手放在这张肩膀上，摸到肩上的热气动了感情：这身子真的受到威胁吗？……

“你真棒，但是要小心！”

“小心，那当然……”

他还在笑。

他穿衣服。为了这个节日，他选最硬的衣料、最沉的皮衣，穿着象个农民。他变得越笨重，她越欣赏他。她自己给他扣腰带，提靴子。

“这双靴子穿着紧。”

“给你另一双。”

“找根绳给我，系我的救急灯。”

她望着他。亲手把他这身铠甲的最后一道缝隙盖好，一切舒舒齐齐。

“你很美。”

她见他正在细心梳头。

“给星星看？”

“是不让自己感到老。”

“我嫉妒……”

他还在笑，亲亲她，紧紧把她搂在怀里，压着自己笨重的装束。然后两臂把她高高举起，象举一个女孩子，始终笑吟吟的，然后把她放在床上：

“睡吧！”

他把门在身后关上，走到路上，在不可辨认的夜行人中间，跨出走向胜利的第一步。

她还留在那里。她满脸愁容，望着这些花、这些书、这份温情——对他来说，都已是一片海底了。

（十一）

里维埃正接见他：

“最后一趟飞行中，您给我开了个玩笑。天气很好，您却给我飞了回来，您可以飞过去的。您害怕啦？”

飞行员没料到谈这件事，一声不出。他慢慢搓动双手。然后抬起头，正面对着里维埃：

“是的。”

里维埃衷心同情这个年轻人，他那么勇敢居然也害怕。飞行员企图申辩。

“我什么都看不见。当然，远一点地方……可能……报务员说……但是我座舱的灯暗了。连自己的手也看不见。我要点翼灯，至少可以看到机翼；我什么也看不见。我好象落在一个大洞底，爬不上来。那时我的发动机又开始发颤。”

“不会。”

“不会？”

“不会。我们后来检查过。发动机一点没毛病。害怕时总以为发动机发颤。”

“到那个时候谁不害怕啊！山在我上面。我要上升时，遇到了强涡流。您知道，眼前什么也看不见时……涡流……不但

没爬上，反而跌下一百米。我连陀螺仪、气压表也看不见了。好象觉得发动机转速也下降了，发烫，油压也不足……这一切都是在黑暗中发生的，象得了病一样。我看到光明的城市真是太高兴了。”

“您想象真是丰富。去吧。”

飞行员走了。

里维埃往椅背一靠，用手捺了一下灰白的头发。

“他是我的最勇敢的飞行员。他那天晚上做成的事很了不起，但是我帮他摆脱了恐惧心理……”

接着，又狠不下心：

“讨人爱，只要会同情就行。我不大会同情，也可以说我把同情埋在了心里。我也喜欢周围的人对我友好多情。医生行医时，谁都对他友好多情。但是我服务的对象是事。使人能为事服务，我就得锤炼他们。每晚在办公室里，面对航行守则深深感到这条隐秘的规律。要是我不严于律己，要是我由着一板一眼的事放任自流，希奇古怪的事故都会发生。仿佛只要我意志坚定，飞机就可不在飞行中坠毁，暴风雨不能耽误飞行的班机。有时我也惊奇自己的力量。”

他还在思索：

“可能也很容易明白。园丁在草坪上无休止的奋斗。单靠他手的重量，可使根苗不绝的土地长不出野草。”

他想到飞行员：

“我帮他摆脱恐惧心理。我打击的不是他，而是那种使人在陌生事物前瘫痪瓦解的阻力。要是我信他的话，同情他，把他的历险当真，他就以为自己真是从一个神秘的国度回来的，

而大家怕的就是这种神秘。应该让人下到这口黝黑的井里，再让他们上来，并让他们说什么也没遇见。这个人应该落到昏天黑地的中心钻个透，甚至连那盏小矿灯也不带；那盏灯虽只是照亮双手或者一只机翼，但是可把陌生事物推到肩膀外的地方去。”

在这种奋斗中，里维埃和他的飞行员心底，自有一种默契的感情联系。他们都是志同道合的人，怀有同样追求胜利的欲望。但是里维埃也回忆起他为了征服黑夜而进行的其他次战斗。

官方人士害怕这个黑暗王国，犹如未经勘察的热带丛林。派一个机组，以二百公里时速，朝隐伏在黑夜中的暴风雨、浓雾、有形障碍冲去，由空军执行这类冒险事还情有可原：在明月之夜起飞，扔下几枚炸弹，返回原地。但是开辟定期的夜航线必然垮台。“对我们来说，”里维埃反驳说，“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因为我们白天对铁路和轮船取得的优势，都在夜里丧失了。”

里维埃不胜其烦地听他们谈论算表、保险、尤其舆论：“舆论……”他针锋相对地说，“是由人掌握的！”他想：“浪费了多少时间！有些东西……有些东西比什么都重要。有生命力的东西要排除一切而活下去，为了活下去又创造了自身特有的规律。这是不可抗拒的。”里维埃不知道什么时候，又如何开展商业航空的夜航工作，但是这事势在必行，应该有所准备。

他回忆起他在绿呢桌前，拳头撑着下巴，听到纷纷纭纭的反对意见，感觉一种奇异的力量。他觉得这些意见不经一驳，早给生活否定。他感到自己的力量积聚在体内，象一种重压，

"我的理由是有力的，我会战胜，"里维埃想，"这是事物的必由之路。"有人要求他提出十全十美、万无一失的办法，他回答："规律是从经验而来的，在经验以前，决不可能认识规律。"

经过长达一年的奋斗，里维埃获胜了。有的人说："这是靠他的信仰。"有的人说："靠他的顽强，靠他迈动的熊一般的力量。"但是据他自己说，简单得多，因为他努力的方向对头。

但是开创初期多么小心谨慎！飞机只在日出前一小时起飞，日落后一小时降落。里维埃对自己的经验有了把握，这时才敢把航机推向黑夜的深渊。追随者不多，还几乎遭到否定，他现在单枪匹马奋斗。

里维埃打铃，要了解航行中飞机的最新消息。

（十二）

可是这时，巴塔戈尼亚的航机遇上了雷雨，法比安又不打算绕道走。他估计雷雨区太大，因为电闪插入这个国家内陆，照见层层叠叠的堡垒状积云。他试图从云下钻过，要是事情不妙，就决定返航。

他看高度：一千七百米。他把掌心压在操纵杆上，开始下降。发动机震颤很厉害，飞机发抖了。法比安根据判断，调整下降角度，然后看地图核实丘陵高度：五百米。为了保持旋转余地，他往七百米高度飞。

他牺牲高度，是在孤注一掷。

一阵涡流把飞机往下压，飞机抖得更凶。法比安受到无形的山崩地裂的威胁。他妄想拨转机头可以见到繁星点点，但是

他却一度航向也旋转不了。

法比安计算他的机会：这非常可能是一场局部暴雨，因为下一个中途站特雷利乌报告说，四分之三天空有云。也就是说他在这堆黑水泥中要钻上二十分钟左右。可是，飞行员忧心忡忡，他顶着狂风向左俯身，企图看清这些混乱的火光是什么，它们在黑夜浓影里倒处旋转。其实这不是火光，只是浓影密度差异或眼睛疲劳发花。

他打开报务员给他的一张纸条：

“我们在哪儿了？”

法比安何尝不想知道，化什么代价他也愿意。他回答：“我不清楚。我们靠着指南针在闯雷雨。”

他又俯身看。排气管喷出火焰，挂在发动机上，象一束火的花朵，淡得似乎月光也可盖过它，然而在这茫茫太虚中，整个看得见的世界都集中在这点上了；他感到局促。眼睛盯着火焰，风吹得它直往上窜，象一支火炬。

每隔三十秒钟，为了查看陀螺仪和罗盘，法比安就把头伸进座舱。他再也不敢点亮微弱的红灯，这些红灯光叫他好长时间眼花缭乱；但是所有荧光数字指示仪表都发出淡白的星光。身处指针、数字之间，飞行员感到一种虚妄的安全感；惊涛骇浪中的轮船也会产生这种幻觉。黑夜挟着它的岩石、山岭、漂流物，一齐向飞机撞来，同样惊心动魄，万劫不复。

“我们在哪儿？”报务员又问了一句。

法比安又探出身，靠左再作一次可怕的巡视。他再也不明白要多少时间，作多少努力才能挣脱黑暗的束缚。他几乎怀疑永远无法挣脱了，因为他已把自己的生命都押在这张又脏又皱的小纸片上，为了保持这一线希望，他打开纸片阅读了上千

遍："特雷利乌：四分之三天空有云，风向西，风力小。"特雷利乌天空果真四分之三有云，他就可以在云隙间窥见这座城市的灯光。除非……

远处，充满希望的这团白光引着他前进；可是，他将信将疑，给报务员涂了几个字："我不知道是否闯得过去。给我打听后面的天气是不是还晴。"

回电使他泄气：

"科摩多罗报告：不可能返回。暴风雨。"

他开始猜到一场异常的风暴正从安第斯山脉直扑大海。一路上的城市在他抵达以前，旋风已抢先把它们横扫了。

"问圣安东尼奥天气。"

"圣安东尼奥回答：'风向西，西部有暴风雨。天空四分之三有云。'圣安东尼奥有噪声，听话很不清楚。我也听不清楚。由于放电，我看应该立刻抽回天线。您往回飞吗？您打算怎样？"

"别跟我噜苏。问布兰卡港天气……"

"布兰卡港回答：预计二十分钟内有强大雷雨从西部袭击布兰卡港。"

"问特雷利乌天气。"

"特雷利乌回答：西部有飓风，每秒三十米，并有阵雨。"

"向布宜诺斯艾利斯发电：四面受困，一千公里路上都有暴风雨，什么都看不清。怎么办？"

对飞行员来说，这是个没有边际的黑夜，它通不到港口；每个港口都远不可及；也迎不来黎明；汽油将在一小时四十分后耗尽。飞机迟早被迫在沉沉黑夜中盲目下滑。

倘若能够赢得天亮………

法比安想到黎明，象想到金色的沙滩，容许他经过一夜艰辛的航行后停靠一阵。在摇摇欲坠的飞机下，会出现连接原野的海岸。静静的大地怀着它的沉睡的农庄、牛羊群和丘陵。黑影中浮沉翻腾的漂流物都不足为害了。要是行，他真想朝着白昼游过去！

他想起自己陷进了重围。结局好也罢，坏也罢，都要在这片黑暗中见分晓了。

这是真的。他有过几回，太阳升起时，相信自己是在死而复苏。

但是，又何必死死盯住东方——那个太阳生活的地方；他们之间横隔一个黑夜，这么深阔，哪里过得去。

（十三）

"亚松森班机旅途顺利。两点左右到。可是巴塔戈尼亚班机误点很久，好象遇上了困难。"

"是的，里维埃先生。"

"可能我们不等它到就让欧洲班机起飞。亚松森的飞机一到，您就来听我们指示。作好一切准备。"

里维埃此刻又重阅北部中途站拍来的航行调度通报。每份报告都向欧洲班机打开一条明月的道路："晴空、明夜、无风。"

巴西的群山映在月色皎洁的夜空中，把黑森林的浓发直飘到银涛翻滚的海面。这些森林尽管月光不懈地洒在上面，但不掉一点颜色。还有黑色象漂流物似的，那是海上的岛屿。而这个月亮在整个航程上，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一口光明的井。

如果里维埃命令起飞，欧洲班机机组进入一个稳定的世界，通夜熠熠生辉。没有东西威胁到这个世界上光与影的平衡。即使最微弱的清风也钻不进去——这些清风吹得猛些，整个天空会在几小时内变色。

但是，里维埃面对这片光明，象勘探者面对一座禁止开采的金矿，犹豫不前。在南方，事情发展对里维埃不利，他是夜航的唯一支持者。巴塔戈尼亚发生灾祸，他的对手取得强有力的道义地位，甚至使里维埃的信念从此无能为力；里维埃的信念不会动摇；工作出现裂缝会导致悲剧，但是悲剧也暴露了裂缝，这才是悲剧要说明的问题。"可能有必要在西部再建几个观察站……这以后再说。"他还想，"我也有同样充分的理由坚持下去；事故的原因既然找到了，今后就少了一个可能导致事故的原因。"失败使强者更强。可惜，跟众人玩的游戏中，事物的真正意义是很少算分的。大家从表面现象评定输赢，计上那些可怜的分数。人往往受到表面失败的束缚。

里维埃打铃。

"布兰卡港的电讯一直没来？"

"没来。"

"给我挂电话接中途站。"

五分钟后，他问：

"为什么没报告？"

"我们听不到航机。"

“它没发信号？”

“我们不知道。暴风雨太大。就是发我们也听不到。”

“特雷利乌那里听得到吗？”

“我们听不到特雷利乌。”

“挂电话过去。”

“我们试过，线断了。”

“你们那里什么天气？”

“说不行就不行。西部和南部有闪电。气压很低。”

“风呢？”

“还不大，但是十分钟后难说。闪电来得很快。”

一阵沉默。

“布兰卡港呢？您在监听吗？好。十分钟后再来电话。”

里维埃翻阅南方中途站的电报。都说收不到这架飞机的电讯。有的中途站不再回答布宜诺斯艾利斯，地图上不出声的省区象油迹似的扩大，那里小城镇已遭到旋风的肆虐，家家门户深闭，无灯的街上每幢房子象一艘船与世隔绝，落在黑暗中。只有黎明才会使它们重见天日。

可是，里维埃伏在地图上，还希望发现一块可供避难的晴空，他曾拍电报到三十多个省城警察局询问天空情况，回音开始来到他这里。二千公里航线上，电讯站接到命令，谁截到飞机的呼号，三十秒钟内报告布宜诺斯艾利斯，布宜诺斯艾利斯马上通知它避难地点，并转告法比安。

凌晨一点，秘书接到召集通知，回各人办公室。他们在那里不知如何听说可能要中止夜航，欧洲班机今后只在白天起飞。他们低声议论法比安、旋风，尤其议论里维埃。他们猜想他在附近，遭到了自然界的否定，一点点压垮了。

但是喊喊喳喳声音一下子停了：里维埃刚刚出现在自己办公室门口，大衣紧裹，帽子总压在眼睛上，象个永远走不到终点的旅客。他朝办公室主任走去，步子从容：

“现在一点十分，欧洲班机的航行图表备齐了吗？”

“我……我以为……”

“您不用以为，但是要执行。”

他慢慢朝一扇洞开的窗户转过身，手又在背后。

秘书走近他：

“经理先生，我们收到的回音不多。他们报告内地许多电线杆已经摧毁………”

“好。”

里维埃一动不动，凝望天空。

这样，每份电报都在威胁航机。每座城市，在电线杆摧毁前能作出回答的，都报告说旋风逼近，象一支侵略军。“从内地，从安第斯山来的。朝着海洋一路扫去……”

里维埃看出星辰太亮了，空气太潮湿了。多么奇怪的夜！它突然一片片变质，象发光的水果的肉。布宜诺斯艾利斯上空还是一颗星辰不少，但是这仅是一块绿洲，并且维持不了多久。算得上是个港口，船员们却鞭长莫及。夜充满威胁，邪风一吹，立刻腐烂。不易征服的夜啊。

一架飞机，在某处，陷在黑夜中飘若游丝，地上的人，再激动也束手无策。

（十四）

法比安的妻子打来电话。

每逢他返航那天夜里，她计算巴塔戈尼亚航机的进程："他从特雷利乌起飞了……"接着又睡着了。再过一会儿："他应该飞近圣安东尼奥了，他应该看到城市灯光了……"这时她站起身，撩开窗帘，观测天气："这么多云，他不好飞……"有时，月亮在徘徊，象个牧羊人。这时这位少妇又躺下，丈夫身边有这个月亮和这些星星，有这么多东西作伴，她放心了。将近一点钟，她感到他来近了："他应该不会太远，他应该看见布宜诺斯艾利斯了……"这时她又起床，给他准备一顿饭和一壶热咖啡："那上面多冷……"她每次见他，总把他看作从冰山雪峰上来的："你不冷？""不冷！""还是来暖一暖……"将近一点一刻，一切准备就绪。她总在那个时候打电话。

这夜，象其他的夜一样，她问：

"法比安着陆了吗？"

秘书听到这话，心有点发慌：

"您是哪位？"

"西蒙娜·法比安。"

"啊！请等一会儿……"

秘书不敢说什么，把话筒递给办公室主任。

"谁？"

"西蒙娜·法比安。"

"啊！……您要什么，太太？"

“我丈夫着陆了吗？”

出现一阵看来没法解释的沉默，接着一声简单的回答：

“没有。”

“误点了？”

“是的……”

又出现一阵沉默。

“是的……误点了。”

“啊！……”

这是表示切肤之痛的一声“啊”。误点，不希罕，不希罕……但是老误下去……

“啊！……那么他几点能到这里？”

“他几点能到这里？我们……我们不知道。”

她现在是对着一堵墙在说话。听到的只是她自己问题的回声。

“我请您回答我的问题！他现在在哪儿？”

“他现在在哪儿？请等等……”

这种吞吞吐吐的说话叫她痛苦。这堵墙后面在商量什么。对方拿定了主意：

“十九点三十分他在科摩多罗起飞的。”

“后来呢？”

“后来呢？……耽误很久……天气不好耽误很久……”

“啊！天气不好……”

多么不公正，多么狡猾，这个月亮高悬在这里上空，游手好闲，照着布宜诺斯艾利斯！这位少妇猛然记起，从科摩多罗到特雷利乌要不了两小时。

“他朝特雷利乌飞了六个小时了！那么他总有电讯给你们

的吧！他说了些什么？……”

“他说了些什么？当然，这么个天气……您知道……他的电讯听不清楚。”

“这么个天气！”

“那这样吧，太太，我们一有消息就给您挂电话。”

“啊！你们什么也不知道……”

“再见，太太……”

“不！不！我要跟经理讲话！”

“经理先生非常忙，太太，他在开会……”

“啊！我不管！我决不管！我要跟他讲话！”

办公室主任擦了一把汗：

“请等一会儿……”

他推开里维埃的门：

“法比安太太要跟您讲话。”

“来了，”里维埃想，“我害怕的事来了。”悲剧中动感情的场面开始了。他首先想到删去这些场面；就象母亲和妻子不准进入手术室。船只遇险也不许感情冲动。感情冲动救不了人。他还是同意了接见：

“把电话接到我的办公室。”

他听到这个遥远、发颤的小声音，立即明白自己没法跟她交待。两人对峙也是绝对的徒劳。

“太太，我请您冷静！干我们这行，消息等了好久才来是太平常了。”

他到达的这个疆域，涉及的不是小小的个人悲痛问题，而是行动本身问题。迎着里维埃挺身而出的不是法比安的妻子，而是生活的另一种意义。对这个小声音，对这个那么悲哀、然

而抱有敌意的诉说，里维埃只能听，只能同情。因为行动与个人幸福不能并存，而且势同水火。这个女人也是以一个绝对的世界，并以这个世界的义务和权利的名义说话的。这是桌前夜灯明照的世界，这是渴求他人的人的世界，这是充满希望、温情和回忆的世界。她要求的是属于自己的一份财富，她是对的。他，里维埃，也是对的，但是他提不出什么来反对这个女人的真理。他在一盏朴素的家庭灯光下，照见自己的真理难以言喻，不合人情。

"太太……"

她不再听。他觉得她娇弱的拳头对墙壁擂了一阵，倒在地上了。

有一天，在一座施工的桥梁附近，他们俯身看一位伤号时，一位工程师对里维埃说："值不值得为座桥把脸磕扁？"使用这条道路的农民，谁也不会为走这座桥少绕个弯，而同意把这张脸砸个稀巴烂。可是，桥还是到处造。工程师还说："大众利益由各种个人利益组成的，因而它要维护的也不外乎这些。"——"可是，"里维埃后来回答他说，"如果说人的生命是无价的，可是我们在行动时总觉得还有东西比人的生命更可贵……但这是什么呢？"

里维埃想到飞机上的人，心也揪紧了。行动，即使建一座桥梁，也会破坏幸福；里维埃不能不问自己："以什么名义？"

"这些人，"他想，"可能就要消逝，否则可能过上幸福的日子。"他看到那些脸孔俯在夜灯照耀的金殿里。"我以什么名义把他们拉出去？"他以什么名义剥夺了他们的个人幸福？法律头一条不就是保障这样的幸福吗？但是他把它们毁了。也总有一

天，天命难违，这些金殿会象海市蜃楼无迹可寻。衰老和死亡会比他更加无情地摧毁它们。可能，有什么东西需要拯救，而又更持久；可能，里维埃的工作就是在拯救人的这一部分吧？不然，行动就无以自辩了。

“爱，仅仅是爱，这是行不通的！”里维埃隐约感到有一种责任比爱的责任更崇高。或者说，这也是一种温情，但是跟其他温情大不相同。他想起一句话：“要使他们成为不朽……”他在哪儿读到这句话的？“你们自身追求的东西是要消逝的。”他眼前又出现秘鲁古代印加人建立的太阳神庙。这些高矗在山顶上的石块。没有这些石块，这个强有力的文明还留下什么？这个文明用石头的重量压在现代人的心上，象一桩千古恨事。“古代人的领袖以何种无情的名义，或以何种奇怪的爱的名义，驱使他的老百姓在山顶上盖这座庙，强迫他们竖立自己的不朽之碑？”里维埃又看见小城镇的人群，到了晚上在乐池四周徘徊，“这种幸福，这副枷锁……”他想。古代人的领袖对人的痛苦可能毫不顾惜，对人的死亡却无限怜悯。不是怜悯个人的夭亡，而是怜悯人类被沙海吞没。于是他领导人民，要石块凌虚屹立，使沙漠无法掩埋。

（十五）

这张折成四叠的纸条是来救他的吧，法比安咬咬牙打开。

“无法跟布宜诺斯艾利斯通话。发报机不能使用，手指碰

上就起火星。”

法比安一看火了，要回答他，但是当他的手放开操纵杆要写字时，强烈的气浪吹透他的全身；涡流把他连同五吨钢铁往上举起，左右摇晃。他只得不写。

他的双手重新揪住气浪，往下压。

法比安深深吸口气。报务员要是怕风暴而把天线抽回去的话，法比安一下飞机会砸烂他的脸。要不计代价地跟布宜诺斯艾利斯联络，仿佛一千五百多公里外也可向这个深渊抛来绳索似的。既然一点颤抖的亮光也没有，一盏旅舍的灯火也不见——有也没用，不过可以象灯塔那样表示这里是陆地——他就有必要听到一个声音，哪怕一声也好，从一个已经不存在的世界传过来。飞行员在红光中举拳摇晃，要后面那个人理解这个可悲的真理，但是那个人在俯望风雨蹂躏、城市湮没、灯光死灭的空间，认不得这个真理。

法比安什么话都肯听，只要有人对他喊出来。他想："有人对我说盘旋，我就盘旋，对我说往正南飞……”总在什么地方存在的吧，这些在巨大月影下的和平乐土。这些同事在下面，都知道乐土在哪儿，他们伏在地图上，在美如花朵的灯光前，象学者那样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他自己除了涡流和黑夜以外，不知其他；黑夜挟着黑色激流，排山倒海向他冲过来。他们不会把在龙卷风和烈焰中挣扎的两个人抛在云端不管。他们不会。他们会命令法比安："航向二百四……”他就把航向定在二百四。但是他是一个人。

他觉得就是飞机也在反抗。每次下降时，发动机震动那么厉害，整个机身象在生气发抖。法比安竭尽全力去控制飞机，头扎在座舱里，面对陀螺仪展示的视野，因为他跌在开天辟地

前的一片混沌中，辨不清机外的天与地。但是，方位指示仪指针愈摆动愈快，他根本没法跟着修正。飞行员误信了指针，驾驶不当，高度下降，渐渐落入这团黑影不能自拔。他看到高度：“五百米。”这是丘陵的高度。他感到丘陵上令人昏眩的气浪向他滚滚而来。他也明白所有的泥石山丘——即使最小的也可使他粉身碎骨——都象拔地而起，散了骨架，开始醉醺醺地在他周围乱转。开始在他周围跳起一种直蹦直颠的舞蹈，愈逼愈近。

他下了决心。就是撞上地面也要降落，哪儿都行。至少要避开山岭，他放出唯一的照明弹。照明弹着了，转了一圈，照亮一块平原，跌在上面熄了火，这是海。

他很快想到：“完了。我修正四十度，还是漂移。这是旋风。哪儿是陆地？”他朝正西方向盘旋。他想：“现在没了照明弹，我在送命。”这总有一天会来的。他的伙伴，在后面……“他肯定把天线收了。”但是飞行员不再怪他。他现在一松手，他们的生命也会立刻往下落，象一粒虚无的灰尘。他手中掌握的是他伙伴跳动的心，他自己跳动的心。突然自己的手叫他害怕。

涡流象撞锤，撞得方向盘剧烈震动，他早已竭力抓住方向盘，减少冲击力量，否则操纵杆会被撞折的。他始终抓住不放。双手用力过久，已经麻木不仁。他不知道手指听不听话，转动试试。双臂的末梢不象自己身上的。这是没有知觉、没有弹性的橡皮囊。他想：“我应该死死想到自己要抓紧……”他不知道思想能不能传至这双手上。他感到肩膀痛才明白方向盘在震动：“它会滑跑的。我的两手会松开的……”但是，自己竟然说出这样的话，吓坏了，因为他以为感觉到两只手这一次服从了形象的神秘力量，在黑暗中徐徐松开，把他交出去了。

他本来还是能够奋斗的，试试机会，因为外界的宿命论是没有的，但是确实有一种内心的宿命论：那是在人发现自己有隙可乘的那一分钟发生的；这时你就晕头转向，被错误吸引过去。

就是在这一分钟，在他头上，在暴风雨的缝隙中间，亮起了几颗星光，象捕鱼篓底放的吞了要死的钓饵。

他明知这是一口陷阱：曾有人看见一个窟窿中有三颗星，朝它们高飞，后来再也没下来——在那里咬上了星星就挣不脱了……

但是，他那么渴望光明，还是往上飞。

（十六）

他往上飞，靠星光的标志，修正方向，避开涡流。星光象苍白的磁铁吸引着他。对光明苦苦追寻了那么久，即使最朦胧的也决不放弃。如今，蓦然添了一团旅舍的灯光，他愿意绕着这个渴慕以求的信号一直到死。现在他朝着这片光明往上飞。

在这口先开启、后又在机后封合的井里，他慢慢盘旋上升。随着他愈飞愈高，乌云失去了黑黢黢的土色，推着愈来愈清澈洁白的波涛向他涌来。法比安钻出来了。

他惊异极了：一切亮得他眼睛发花。他不得不闭上几秒钟。他从来不相信云在夜里会叫人眼睛发花。但是一轮明月和全部星座，却使云变成了晶莹明亮的波涛。

在他钻出的那一秒钟，飞机一下子进入一个好象意外宁静的境界。再也不受浪涛的摇晃。象一艘船越过防波堤，正驶入

水库。他驶入的是一块不为世人所知的隐蔽的天空，象幸福的岛屿的港湾。暴风雨在他脚下组成另一个世界，厚达三千米，狂风大作，水柱高喷，电光闪闪摇摇，但对星空却摆出一副冰霜的脸孔。

法比安以为到了奇异的太虚幻境，因为一切变得亮晶晶的：他的手、他的衣服、他的翅翼。因为光不是从上往下照的，而是从他身下，从他四周，从这些雪白的积云中释放出来。

这些云在他身下，把从月亮中吸收的雪光都往外反射。左右两边的云，高耸如塔，也是这样。到处流转一种乳白色的光辉，机组的人沐浴其中。法比安转过身，看见报务员在笑。

“这下可好啦！”他喊。

但是喊声消失在飞行声中，唯有笑容交流着心声。“我完全疯了，”法比安想，“还笑呢，我们可是没救了。”

可不是，黑影里千百条手臂把他撒开了。他仿佛一个囚徒被松了绑，准许独自在花径上散一会儿步。

“太美了，”法比安想。他遨游在密密匝匝珠宝堆似的群星中间，在这个除了他法比安和同伴以外绝无生命的世界上。如同神话中的城市小偷，闯进了珍宝室再也走不出来。他们在珠光宝气中遨游，说不尽的风光，可也别想有指望。

（十七）

在巴塔戈尼亚的科摩多罗·里瓦达维亚中途站，其中一位电讯员急速一动，所有守在岗位上束手无策的人一拥而上，围

住他俯下身去。

他们俯在一张照得煞白的白纸上。电讯员的手还犹豫不决，铅笔在摆动。电讯员的手迟迟不肯写出字母，手指已经发颤了。

“雷雨？”

电讯员点头表示“是”。雷雨的呜嘟声使他听不明白。

接着他记下几个没法辨认的符号。而后是几个字。接着可以拼凑成文了：

“困在暴风雨上空三千八百米。漂移到海面上空，现朝正西方向往内陆飞。下面全被乌云堵住。不知是否还在海面上空。告诉我们暴风雨是否扩至内陆。”

由于雷雨，这份电讯拍发给布宜诺斯艾利斯，要一站接一站传达。这份电讯在黑夜中递送，象瞭望楼上相继点燃的烽火。

布宜诺斯艾利斯要人传达：

“暴风雨遍及内陆。还剩多少汽油？”

“半小时的。”

这句话又由守夜的人接力传到布宜诺斯艾利斯。

过不了三十分钟，机组注定要卷入旋风，旋风吹得它飘飘荡荡，摔在地上。

（十八）

里维埃在沉思。他已不抱希望，机组将会沉没在黑夜中某个地方。

里维埃记起童年时给他留下的一个深刻印象，人们汲干池塘发现一具死尸。这片黑暗从大地上消失以前，这些黄沙、原野、麦地重现在阳光下以前，什么也不会找见的。以后可能有几位农民遇见两个孩子，曲臂盖在脸上，睡熟了似的，躺在青草和金光之中，四周一片和平气象。但是，他们已给黑夜淹死了。

里维埃想到深沉的黑夜象神奇的海洋，埋下了多少金银财宝。……黑夜里，这些苹果树带着满枝繁花——还未被人观赏的花——等待着天明。黑夜是富裕的，充满芳香、沉睡的羔羊、尚无颜色的花朵。

慢慢地，朝着太阳升起肥沃的犁沟、滋润的树林、新鲜的苜蓿。但是，在这些——现在不伤生害命的——山岭、草原和羔羊之间，在吉祥的世界上，将有两个孩子象在睡觉。有的东西已从眼前的世界悄然飘至另一个世界。

里维埃理解法比安的妻子，她不安，温柔。这份爱情借给她才不久，象借给穷孩子的玩具。

里维埃想到法比安的手，这只抓住操纵杆还可把他的命运掌握几分钟的手。这只手曾经爱抚过。这只手放在一个胸脯上，象神的手会引起内心的骚乱。这只手放在一张脸上，使这张脸改变表情。这只手是神奇的手。

夜里，法比安在气象万千的云海中遨游，但是底下——是永恒。他迷失在唯有他一人居住的星座之间。他用手掌握这个世界，用胸膛稳住这个世界。他把人间的全部财富紧紧拴在方向盘上，把他最后总要归还的无用的珍宝，不胜绝望地从一颗星拖到另一颗星……

里维埃想到有一个电讯站还在监听。唯一还把法比安与世

界相连的是一道乐波，一支哀曲。这不是一声叹息。不是一声尖叫。却是最纯正的绝望之音。

（十九）

罗比诺惊破了他的孤寂。

“经理先生，我想……或许可以试试……”

他没有建议要提，但是表示了他的好意。他乐于找到一个解决办法，却象猜谜似的去猜。他总是找到办法，而里维埃又从来不愿听：“罗比诺，您要知道生活中不存在解决办法。存在的是各种进取力量。必须创造这些力量，办法随之会来的。”所以罗比诺就把自己的任务限于在机械师中间创造一种进取力量。一种微薄的进取力量，它保持螺旋桨毂不长锈。

但是，这天夜里发生的事使罗比诺没撤了。他的督察员头衔对雷雨无能为力，对一个幽灵般的机组也无能为力；说实在的，机组此刻还在挣扎，不是为了准点奖，只是想逃过唯一使罗比诺的惩罚再也无效的惩罚——这就是死。

罗比诺现在挂了一个空衔，在办公室踱来踱去，没有事做。

法比安的妻子上门求见。她着急而来，在秘书室等候里维埃接待。秘书们偷偷抬头看她的脸。她感到一种难为情，四下张望：这里一切都不欢迎她。这些人，继续自己的工作，脚下仿佛踩着一具尸体走路；这些卷宗，人的生命、人的痛苦在里面只剩下一堆冷冰冰的数字残渣。她在找寻迹象，能向她谈论

法比安。在家里，一切都表明他不在：半铺的床、煮好的咖啡、一束鲜花……她找不到迹象。这里一切都与怜悯、友谊、回忆相对立。她听到的唯一一句话——没人在她面前高声说话——是一位职员要对方提供清单时说的粗话。“……发电机清单，见鬼！我们发给桑托斯的那张。”她举目朝这人看看，表情无限惊奇。然后面朝挂图的墙壁。她的嘴唇有点颤抖，几乎难以觉察。

她难堪地猜到，她在这里代表一种敌对的真理，几乎后悔自己来了，恨不得躲开，只是害怕引人注目，才忍住了咳嗽和眼泪。她感到自己象没穿衣服似的别扭、失体面。但是她代表的真理这样强烈，引得偷窥的目光在暗中不厌其烦地要在她的脸上看。这位妇女非常美。她向男人显示了神圣的幸福世界。显示了人们行动时无意中损害的是怎样严峻的生活内容。她受不了那么多的注视，闭上眼睛。她显示了无意中能够破坏的是什么样的和平。

里维埃接待了她。

她怯生生地来为她的鲜花、煮好的咖啡、年轻的身体进行诉讼。再一次，在这间更冷的办公室里，她的嘴唇微微发颤。她也发现，她的真理在这不同的世界里难以表达。涌上她心头的这种热烈近乎野性的爱，还有一片忠诚，到了这里也象是换上了一副自私可厌的面目。她真愿意逃开。

“我打扰您了……”

“太太，”他对她说，“您没有打扰我。不幸的是，太太，您与我除了等待没有其他良策。”

她微微耸肩，里维埃理解其中的意思：“我回去看到这盏灯、这份桌上的晚餐、这些花，有什么意义呢……”一位年轻

的母亲有一天向他吐露："我的孩子死了，我还明白不过来。令人难受的是那些小东西，我翻出他穿过的衣服，还有我半夜醒来依然涌上心里来的那份柔情，从此象我的奶水一样用不上了……"对这位妇女也是，法比安的死要到明天才算开始，通过每个从此失去意义的动作，通过每件东西，法比安渐渐离开她的家。里维埃把深切的同情压在心里。

"太太……"

少妇退出去，带着一种几乎谦恭的微笑，不知道自己的力量与坚强。

里维埃坐下，有点沉重。

"但是她帮我发现了我一直在找寻的东西……"

他漠然地轻轻拍拍北方中途站传来的航行调度通报。他想：

"我们要求的不是长生不老，而是不看到行动和事物一下子失去它们的意义。那时我们周围的空虚就要暴露……"

他的目光落在通报上。

"死神就是从这里钻进我们中间的：这些再也没有意义的信息……"

他看一下罗比诺。这个平庸的小伙子，现在无用了，也不再有意义。里维埃几乎严厉地对他说：

"您的工作还要我来派吗？"

接着里维埃推开通往秘书室的门，一眼认定法比安不在了；这些迹象法比安太太是不懂得看的。法比安驾驶的RB903飞机的卡片，已经插在航行标图"不可动用物资"一栏。准备欧洲班机航行图的几位秘书知道起飞推迟，工作不带劲。机场打电话来，询问对还在漫无目的值班的工作人员有什么指

示。生活的功能慢了。“死，这才叫死！”里维埃想。他的事业象一艘帆船，没有风，在海面上停滞不前。

他听到罗比诺的声音：

“经理先生……他们结婚六个星期……。”

“去工作吧。”

里维埃始终望着秘书，越过秘书望着工人、机械师、飞行员，所有这些怀着建设者的信念曾在他的事业中帮助过他的人。他想到古代的小城镇，只因为听说有什么“岛”，着手给自己造一艘船。为了让船运载他们的希望。为了大家看到自己的希望扬帆航行在海上。由于一艘船，所有这些人茁壮成长，有所施展，获得解放。“目的可能不说明什么，行动则可救人于死亡。这些人通过自己的船而延续。”

里维埃也是在跟死亡奋斗，当他让电报重新具有完整的意义，让值班人员重新紧张不安起来，让飞行员重新飞往不平坦的目的地的时候。当生活又推动这项事业，象风推动帆船在海上行驶的时候。

（二十）

科摩多罗·里瓦达维亚什么也听不见了，但是在一千公里以外，二十分钟后，布兰卡港截到第二份电讯：

“我们下降。进入云层……”

然后，在特雷利乌电讯站，出现意义不清的这几个字：

“……什么也看不见……”

短波往往这样。那里收着了，这里依然没有声息。接着，无缘无故地，一切变了。这个位置不明的机组，对生者来说，已经超越空间和时间之外，在电讯站白纸上写字的，也已是些幽灵了。

汽油耗尽了吗？要不，飞行员在故障发生时尝试最后的机会，落在地上而没有坠毁？

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声音命令特雷利乌：

"问他这个。"

无线电监听站象一所实验室：镍、铜和压力计、导管线路。值班人员穿白大褂，一声不出，弯着身象在观察一项普通的实验。

他们用手指轻轻触动仪器，探索磁性的天空，象找水人寻觅泉眼。

"没有回答？"

"没有回答。"

他们或许会捉住这个意味生命的音符。假使飞机带着它的航行灯回到群星中间，他们或许会听见这颗星唱歌……

时间一秒秒流走了。真正象血似的流走了。还在飞吗？每秒钟带走一次机会。而今，这些流走的时间象在摧毁。如同它两千年间在侵蚀一座庙堂，钻进岩石内部，啃得殿堂纷纷倒坍。而今，几世纪的磨蚀力凝聚在每一秒中，千钧万钧，要向一个机组袭击。

每秒钟带走一点东西。

法比安的这个声音，法比安的这声笑，这声微笑。沉默在占上风。愈来愈重的沉默，如同海洋，沉沉压在这个机组

身上。

这时有人提醒：

"一小时四十分。油耗量的极限时间，他不可能还在飞了。"

和平来了。

嘴里出现苦而淡的一股味道，好象旅程到了终点。某件事完成了，没有人知道是什么，有点令人恶心。在这些镍、铜管之间，大家感到凄凉，象站在工厂的废墟上。这些设备都显得重了，没用了，虚设了：象一堆枯木。

现在只有等待天明。

再过几小时，阿根廷全境将迎着阳光浮起，这些人待在这里，象待在海滩上，脸朝着鱼网，往上拉，慢慢往上拉，不知道里面网的是什么。

里维埃在自己办公室里，神经松了下来；人经过大灾大难，不再为厄运牵肠挂肚时才会这样。他已让人向全省警察局报警。他不再能做什么，应该等待。

但是，即使有丧事的人家做事也应有条不紊。里维埃向罗比诺打个手势：

"向北方中途站拍电：预见巴塔戈尼亚班机误点很久。不使欧洲班机过于往后推，把巴塔戈尼亚邮件并交下一班欧洲班机运走。"

他身子向前微弯。但是他一振作，想起一件什么事，很重要。啊！是的。别忘了：

"罗比诺。"

"里维埃先生？"

“您起草一份通知。禁止飞行员把转速超过一千九百转，他们在给我糟蹋发动机。”

“好的，里维埃先生。”

里维埃身子更弯了。他最需要静静一个人。

“去吧，罗比诺。去吧，老弟……”

在死亡阴影前的这种平等关系，叫罗比诺听了骇怕。

（二十一）

现在，罗比诺在各个办公室忧伤地晃来晃去。公司的生命已经停顿了，既然原定两点出发的航班将会取消，等到白天再出发。脸孔呆板的职员还在值班，但是这种值班没有用了。北方各中途站还源源不断发出航行调度通报，但是那里的“晴空”、“明夜”、“无风”，令人想起的是一块不毛之地。一片月光与石头的沙漠。当罗比诺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翻阅办公室主任正在工作的一份卷宗，他看到后者站在对面，神情傲慢且又有礼貌，等着他交还卷宗，样子在说：“您爱管就可管，是吗？这可是我的……”一位下属抱这种态度，督察员十分不快，但也想不出话回答，愤愤交出卷宗。办公室主任大模大样回去坐下。“我早该让他走，”罗比诺想。他怕失去常态，一边想那个悲剧，一边走。悲剧可能会导致一项政策破产，罗比诺为这双重丧事伤心。

接着，他又想起里维埃关在自己办公室的样子，还对他说：“老弟……”这人从来没有这样失去支撑。罗比诺为他感到莫大的怜悯。他在寻思几句隐约表示同情或安慰的话。心中激荡

一种他认为很高尚的感情。于是他轻轻敲门。没人回答。这么静，他不敢重敲，推开门。里维埃在里面。罗比诺走进里维埃的房间，生平第一次感到几乎与他平起平坐，有点象朋友，在他的思想中也有点象一位中士，冒枪林弹雨去找负伤的将军，在撤退中不离左右，在流放中又成了他的兄弟。"不管发生什么，我和您在一起，"罗比诺好象真要这么说了。

里维埃没有开口，低头在看自己的双手。罗比诺站在他面前，不敢再说话。这头雄狮即使伤了元气，也令他生畏。罗比诺准备的话也愈加表示自己耿耿忠心，但是他每次抬起眼睛，都见到这个低垂的头、这堆灰白的头发、这两片紧抿的嘴唇，流露着巨大的痛苦！终于他下了决心：

"经理先生……"

里维埃抬起头，瞧着他。里维埃大梦初醒，也许根本没注意到罗比诺在场。没有人知道他做的什么梦，有的什么感觉，心中戴的什么孝。里维埃望着罗比诺，久久地，好象他是什么事情的活见证。罗比诺感到困窘。里维埃愈望着罗比诺，嘴唇上愈露出一种不可理解的揶揄表情。里维埃愈望着罗比诺，罗比诺愈脸红。在里维埃看来，罗比诺象是抱着动人、可惜是自发的好意，来这里证明人的愚蠢。

罗比诺惶惶不安。什么中士、将军、枪林弹雨，都想不起来了。接着发生的事叫人难以解释。里维埃始终望着他。这时，罗比诺不由自主地改变了一下姿势，从左口袋伸出手。里维埃始终望着他。这时，罗比诺自己也弄不清怎么会福至心灵地说：

"我是来听您指示的。"

里维埃掏出表，很自然地：

“两点。亚松森班机两点十分着陆。叫欧洲班机两点一刻起飞。”

罗比诺向外宣传这条惊人的消息：夜航不会取消。罗比诺对办公室主任说：

“您把那份卷宗带来让我审阅。”

当办公室主任走到他面前，他说：

“您等着。”

办公室主任就等着。

(二十二)

亚松森班机报告即将着陆。

里维埃即使在最艰难时刻，根据一份份电讯，注视着这架班机的顺利航程。在这场惶恐不安中，这是他信念的报酬，是证据。这次飞行顺利，从一路的电讯来看，预示其他千万次飞行也可以顺利。“旋风不是每夜都有的。”里维埃还想：“路一旦打通，不会没人走。”

飞机从巴拉圭，象从一座满是鲜花、矮屋、静流的乐园出发，经过一个个中途站，沿着旋风的边缘往下溜滑，旋风连一颗星也没遮住。九位旅客卷在旅行毯中，额头紧贴玻璃窗，象望着挂满首饰的橱窗；阿根廷的小城镇到了夜里金玉满堂，反使璀璨的星空显得苍白。飞行员在前座，两手捧着一飞机宝贵的生命，圆睁着月光荡漾的眼睛，象个放羊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地平线已经布满红光，不久城内每块石头都将放出异彩，如神话里的宝藏。报务员手指按出最后几份电讯，象在天上高

高兴兴弹完了里维埃能领会的奏鸣曲的最后几个音符。接着他收回天线，伸伸懒腰，打个哈欠，笑了：大家都到了。

飞行员着了陆，遇到欧洲班机的飞行员，他背靠在自己那架飞机上，双手插在口袋里。

“接班的是你？”

“是的。”

“巴塔戈尼亚的在吗？”

“不等啦，还没影儿呢。天气好吗？”

“好极了。法比安还没影儿？”

这种事，他们谈得很少。他们情谊深厚，不需要话多。

亚松森的邮包卸到欧洲班机，飞行员始终一动不动，头抬起，后脑勺顶着座舱，仰望星空。他感觉身上产生一种巨大的力量，心中有一种强烈的欢乐。

“装完了吗？”一个声音说，“启动吧。”

飞行员没有动。有人发动机器。飞行员肩靠飞机，肩膀快要感到这架飞机要活了。飞行员在听到这么多“要飞”、“不飞”的传闻后，终于得到确讯：“要飞！”他的嘴微微张开，牙齿在月光下闪亮，象小野兽的牙齿。

“夜里，要小心，嗯！”

他没有听见伙伴的劝告。双手插在口袋里，头抬起，面对云、山、河流、海洋，这时他无声地 笑 了。接着笑声幽幽的，在他心中掠过，象清风吹过树梢，使他全身都颤了。笑声幽幽的，却比这些云、这些山、这些河流、这些海洋更有威力。

“你怎么啦？”

“里维埃这个蠢人，他对我……他以为我怕了呢！”

（二十三）

一分钟后，他将越过布宜诺斯艾利斯，里维埃又继续自己的奋斗，愿意听一听飞机声音。听到它出生，它吼叫，它消失，象一支军队踏着威武的步伐，向星星挺进。

里维埃两臂交叉，穿过秘书中间。在一扇窗前，他停下，听，想。

倘若他让飞行中断一次，夜航事业就会告吹。弱者明天会诋毁他，但是里维埃抢在他们前面，当夜又抛出一个机组。

胜利……失败……这些词没有什么意义。生活还处在这些形象下，已在塑造新的形象。一场胜利会使一个民族削弱，一场失败又会使另一个民族觉醒。里维埃遭遇的失败可能是一场交锋，会带来真正的胜利。唯一重要的是进行中的事。

五分钟后，电讯站将通知各个中途站。一万五千公里的航线上，生活的震颤将解决所有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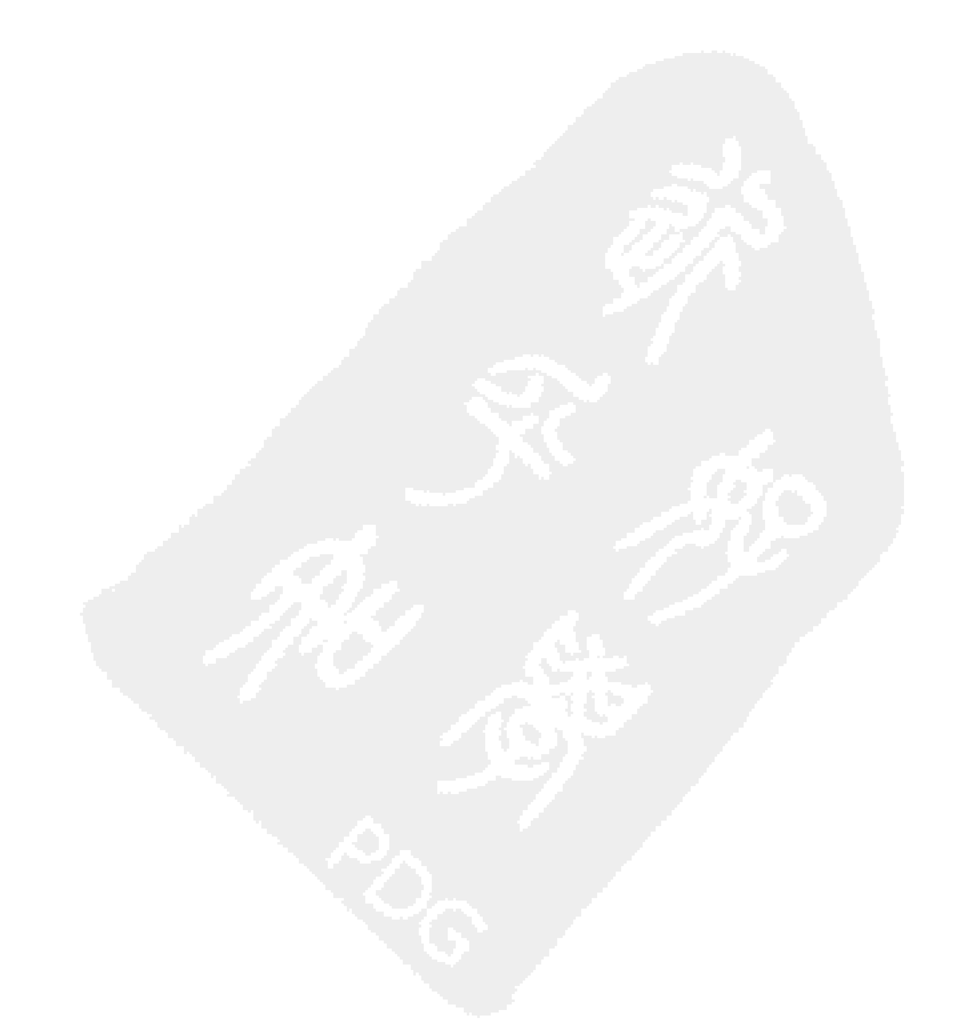
管风琴的乐声已经响了，那是飞机。

里维埃步履从容，从秘书们中间穿过，他要回去工作。秘书们一见他严厉的目光都低下头。伟大的里维埃，凯旋的里维埃，他肩负着自己沉重的胜利。

（完）



人的大地





亨利·吉约梅，我的同志，
我把这本书献给你。





我们对自身的了解，来自大地，更多于来自全部的书本。因为大地桀骜不驯。人在跟障碍较量时，才发现自己的价值。但是，为了克服障碍，人需要一个工具。需要一个木刨，或是一把铁犁。农民在劳动中，逐渐窥探到自然界的一些奥秘，他挖掘到的真理却是无处不在的。同样的，飞机这一个航空运输的工具，也使人接触到所有这些古老的问题。

在我眼前，总是呈现着我在阿根廷初航之夜的景象。这是一个昏暗的晚上，原野上看不到别的，只有象星星似的闪耀着三三两两寥落的火光。

在茫茫夜海上，每颗火光都显示了一个心灵的奇迹。在这户人家，有人在阅读，有人在思索，有人在娓娓谈心。在另一户人家，可能有人在探索宇宙，有人殚精竭虑在计算仙女座的星云。那里，有人在恋爱。原野上绵延不断的闪烁着这些暗澹欲灭的火光。还有最隐秘的，那是诗人的火光，教师的火光，木工师傅的火光。但是，介于这些有生命的火光之间，又有多少扇关闭的窗户，多少颗熄灭的灯火，多少个沉睡的人……

应该努力返回去。应该设法跟其中几颗火光进行联系——这些火光，绵延远方，星星点点，散落在原野上。

（一） 航　　线

这是在一九二六年。我刚作为青年飞行员进入拉泰科艾尔公司；这家公司在法国航空公司和邮政航空公司以前，飞图卢兹与达喀尔之间的航线。我在那里学习了这门职业。这回轮到我象其他同志一样度过见习期，这是新手在有幸驾驶航机以前都要经历的。驾驶教练机，在图卢兹与佩皮尼昂之间来来回回，在寒气透骨的机库角落里听沉闷的气象课。我们在生活中，对我们还陌生的西班牙山岭感到畏惧，对老飞行员怀着敬意。

这些老飞行员，我们在饭厅里见到的，脸带愠色，神情有点淡漠，倨傲地给我们提出忠告。当其中一位从阿利坎特或卡萨布兰卡返航归来，皮外套浸透雨水，迟迟才回到我们中间时，我们中间有人怯生生地问他旅航情况，他的回答三言两语，在那些暴风雨的日子里，给我们开拓了一个神异的世界，到处是陷阱和埋伏，突如其来的峭壁，以及会把松树连根拔起的涡流。乌龙挡住峡谷口，山顶上电光四射。老飞行员凭其精湛的技术使我们的敬意保持不衰。然而，时而再三地，敬意变成了敬挽，他们中间的一个再也没有回来。

我还记得比里的一次归来，他后来是在科尔比埃尔山罹难的。这位前辈飞行员刚来我们中间坐下，沉闷地吃着东西，一句话不说，两肩还受到风力的摧压。在这么一个气候恶劣的日

子，到了晚间，整条航线的上空一片混沌；在飞行员眼中，所有的大山仿佛在泥泞中滚动，象崩断了缆绳的大炮，在古代大帆船的甲板上前滚后翻。我朝比里瞅了一眼，咽下一口口水，终于壮着胆量问他这次飞行是不是艰苦。比里双眉紧锁，俯在盘子上，没有听见。逢上阴风晦雨的天气，坐在舱盖敞开的飞机里，身子要伸出风挡外面才看得清楚，锐利的寒风长时间在耳边呼啸。终于比里抬起头，好象听到了我的话，凝神想了一想，突然洪亮地笑了起来。这声笑把我迷住了，因为比里平时很少言笑，这声短促的笑焕发了他的倦容。他对他的凯旋归来一句别的话也没说，又低下头不声不响地咀嚼起来。但是在灰暗朦胧的饭厅里，在劳劳碌碌忙了一整天此刻在这里消除疲劳的小公务员中间，这位肩膀宽厚的同志在我眼中显得出奇的高贵。在他坚实的躯壳下，隐隐显出这是一个曾经降龙伏魔的天神。

终于这一个晚上来临了。轮到我被召进经理的办公室。他简单地对我说，

“明天你上飞机。”

我依然站立不动，等着他把我辞走。但是，静默片刻后，他又说：

“那些规章你知道吧？”

在那个时期，飞机发动机的性能不象今天那样可靠。经常一点预兆也没有，机器象打碎了坛坛罐罐似的哗啦啦一阵响，一下子抛下我们不顾了。我们朝着山石嶙峋，几乎找不到备降场的西班牙滑下去。我们经常说：“这时候，发动机出了毛病，飞机，也不会长久啦！”但是一架飞机是可以替换的。头等重要

的是不要盲目地靠近岩石。所以，公司禁止我们在山区上空的云海中飞行，违者要受到最严厉的处分。遇上故障的飞行员陷入白色的乱云，会看不见峰巅而猛撞上去。

因而，那一天晚上，一个缓慢的声音又把那条规章最后重申一遍：

"在西班牙云海上空，凭着指南针飞行确是挺美的事，也很优游自在，但是……"

声音更缓慢了：

"……但是你切切记住：在云海底下……这是千古。"

这时，从云层中钻出来，发现这个那么平坦、那么单纯的宁静世界，一刹那间对我具有一种还不认识的价值。这种平静，竟成为一个陷阱。我想象展延在我脚下的白色大陷阱。在这下界，就象人们会深信不疑的，不存在人间的骚乱，不存在动荡，不存在城市的熙熙攘攘，有的只是一片更为绝对的静谧，一种更为确定的和平。这大片乳白色的云絮对我来说，成为真实与虚幻、已知与不知之间的疆界。我也认识到，任何景物不通过一种文化、一种文明、一种职业来观察是毫无意义的。山区的人当然也见过云海，可是他们却发现不了这块神奇的屏障。

当我从办公室走出来，象孩子似的洋洋得意。天一破晓，轮到我来负责一机的乘客，负责非洲的航空邮件。但是我也感到莫大的惶恐不安，觉得自己准备不足。在西班牙备降场很少；我怕遇上故障的威胁，不知道到哪儿去找一个栖身之地。我俯身审视过那些空空荡荡的航空图，没能发现我所需要的情况。因而，带着又胆怯又骄傲的复杂心理，我去找我的同志吉约梅，在他家里度过我初上疆场的前夕。吉约梅在我之前飞过

这条航线。他熟悉这些诀窍，可以提供我打开西班牙的钥匙。我应该由吉约梅开导一番。

当我走进他的房间，他微微一笑：

“我已听说了。你满意吗？”

他走到壁柜前找出波尔图酒和杯子，回到我的身边，始终脸带笑容：

“让我们干一杯。你看着吧，一切都会顺利的。”

灯散布光明，他灌输信心；这位同志后来创造了横越安第斯山脉和南大西洋邮政航空的飞行纪录。几年前的这个晚上，他身穿衬衣，在灯光下两臂交叉，笑容可掬，跟我简单地说：“风暴、浓雾、大雪，这些东西有时会给你带来困难。那时你要想到那些在你以前碰上这些东西的人，你只要对自己说：其他人能够做到的事情，我总也能够做到的。”可是我还是摊开地图，要求他带着我一起温习这个航程。于是，伏在灯光前，扶着老飞行员的肩膀，我又找到了大学时代的宁静。

但是，我听到的是多么奇怪的地理课！吉约梅不给我谈西班牙是什么样的，而把西班牙作为一个朋友介绍给我。他不跟我谈水文学，不谈居民，也不谈当地的动物。他不跟我谈瓜迪什，而谈瓜迪什附近一块农田旁边的三棵桔子树：“要提防它们，把它们标在你的地图上……”从此，这三棵桔子树在我的地图上要比内华达山脉占据更多的位置。他不跟我谈洛尔卡，而谈洛尔卡附近的一个普通农庄，一个生气勃勃的农庄。谈农庄主人。谈农庄主妇。这对夫妇，远在天外，跟我们相隔一千五百公里，顿时变得无比重要。他们安栖在他们那座山的山坡上，象导航塔的看守人，在星光照耀下，随时准备给人们救死扶伤。

这些不为世界上任何地理学家知道的细枝末节，又被我们从遗忘中，从不可思议的远方召回来了。因为只有哺育那些大城市的埃布罗河，才是地理学家津津乐道的。但是这条在莫特里尔西部、隐伏在乱草丛下的小溪，这位只是三十来朵花的养育者，则引不起人们的兴趣。"提防那条小溪，它把场地都破坏了，……也把它标在你的地图上。"啊！我怎么能忘了莫特里尔的蛇呢！这种蛇外表若无其事，似乎只会发出轻微的嗞嗞声来迷惑几只青蛙；但是它睡觉时也是眯缝着眼睛。这种蛇在天堂似的紧急降落场上，挺着身子躲在草丛里，隔着两千公里窥伺着我。只要遇上机会，张口可以把我变成一束火花……

我也毫无惧色地等待着那三十头气势汹汹的绵羊，它们在山坡上排开阵势，随时准备冲锋。"你以为那块草地上空无一物，突然哗啦一声，你那三十头羊就势卷到你的轮子底下……"我对这么一个出其不意的袭击，不由发出惊讶的微笑。

我这张地图上的西班牙，在灯光下逐渐幻变成一个迷人的仙境。我把那些备降场和陷阱划上一个个十字标记。我把这位农庄主人、这三十头绵羊、这条小溪也划上标记。我把地理学家不加注意的这位牧羊女，也标在她准确的位置上。

我辞别吉约梅出来，感到需要在这个寒冽的夜晚散散步。我翻起大衣领子，逞着年青人血气方刚，在这些一无所知的路人中间走着。心中藏着我的秘密，与这些陌生人交臂而过时，我不免感到骄傲。这些野蛮人哪里知道我的心事，但是他们的忧虑，他们的激情都已经托付给我，由我第二天拂晓随着邮包一起带走。也可能在我手里，他们要抛却心头的希望。就是这样，我裹在大衣里，在他们中间象保护者似的高视阔步；但是

他们对我的操心木然不知。

我从黑夜那里得到的信息，他们同样也感觉不到。因为这场可能已在酝酿，并会给我初航带来困难的暴风雪，跟我是息息相关的。星星先后一颗颗隐灭了，这些路人又怎么会明白呢？只有我才知道这个秘密。战斗前夕，有人把敌人的阵势泄露给我了……

可是，这些激励我去战斗的庄重号召，我是在明亮的橱窗旁边得到的，那里面陈列着璀璨夺目的圣诞礼物。在夜色中，似乎世上所有的财宝都展示在那里了，而我为自己的克己献身感到自傲和陶醉。我是一个身历险境的战士；这些用于节日之夜、光可鉴人的水晶器皿，这些灯罩，这些书籍，已对我无关紧要。我已经在满天云雾中浮沉，我已经作为民航飞行员尝到了夜航的苦果。

我被人唤醒时，是凌晨三点钟。我"咔"的一声把百叶窗打开，看到天空淅淅沥沥在下雨，我神情严肃地穿上衣服。

半小时后，轮到我坐在小旅行包上，在雨水下晶晶闪光的人行道旁，等待着公司的班车把我接走。在这个授予圣职的日子，有多少同志在我之前，也曾有点忧心忡忡地作过同样的等待。终于，这辆老式的车子，一路上叮呤啮啷的在路角出现了；轮到我象其他同志一样，有权坐到长板椅上，挤在一位睡意朦胧的海关职员和几位公务人员之间。这辆车散发出霉臭，是灰扑扑的机关和陈旧的办公室的气味；人的生命一旦陷入这样的办公室，就难以自拔。车子每次开五百米停下，让另一位秘书，另一位海关职员，一位督察员上车。那些已经堕入睡乡的人含糊不清地嘟囔一声，算是回答刚上车的人的招呼；后

者尽量往车里挤，立刻也睡着了。在图卢兹崎岖不平的石子路上，这是一辆阴郁的大车；飞行员与公务人员混在一起，起初难以区别……然而，随着路灯杆一根根后移，随着机场逐渐接近，随着这辆颠簸的旧班车变成了一只灰色的蛋子，人从中蜕化而出，却另有一番新的模样。

每一位同志都曾这样，在一个相似的早晨，从一个地位不稳，还受督察员申斥的低级工作人员，一下子成了西班牙和非洲航线班机的机长；他再过三个小时，就要在闪电中迎战奥斯皮塔莱特的巨龙……他再过四个小时，降伏了巨龙以后，有至高的权力，任意决定绕行海道或是直取阿尔科伊的崇山峻岭，他将与之周旋的是风暴、高山和海洋。

每一位同志都曾这样，在图卢兹冬日暗澹的天空下，混在默默无闻的人群中，然后在一个相似的早晨，觉得自己成长为一个主宰，过了五个小时，把北方的雨雪抛在身后，驱散了冬寒，减低机速，在仲夏灿烂的阳光下降落在阿利坎特。

这辆破旧的班车已经消失了，但是它的坚硬和不舒服感依然历历留在我的记忆中。这辆车象征了我们这个又艰辛又欢乐的职业所必需的准备工作。这个职业的一切都是干脆利落，一丝不苟。我至今记得三年后有一天，还没有说上十句话，便听到飞行员勒克里万的死讯。他是航线上几百个同志中的一个，他们在一个雾濛濛的白天或黑夜，永远退出了我们的队伍。

那也是在凌晨三点钟，四周笼罩着同样的沉默，忽然我们听到隐在黑暗中的经理，提高嗓子向督察员说：

"勒克里万昨夜没有在卡萨布兰卡降落。"

"啊！——啊？"督察员回答说。

这时他在睡梦中受到了惊动，竭力醒一醒，为了表示他的热忱，他补充一句说：

"啊！是吗？他没有闯过去？他往回飞了吗？"

在车厢深处，只传出一声简略的回答："没有。"我们等着下文，但是一句话也没有接上来。随着秒针滴滴答答过去，愈来愈清楚，这声"没有"是不会有其他的话接上来了，这声"没有"是终审判决，勒克里万不但没有降落在卡萨布兰卡，也不会再在任何地方降落了。

因而，这个早晨，在我初航的黎明，轮到我俯首领受神圣的就职典礼；我透过班车的玻璃窗，望着发亮的碎石路映着灯杆的倒影，感到愈来愈缺乏信心。可以看到一阵阵蒲叶大风掠过一滩滩水潭。我不由想："我初次飞航……说实在的……我运气不好。"我抬头看着督察员说："这天气不好吧？"督察员朝玻璃窗投以迟钝的目光，最后喃喃地说："还说不准。"我思忖如何才算是天气坏的标志呢。前一天晚上，吉约梅仅仅一笑，把老飞行员重压在我们身上的一切不吉利的谶言一扫而光；此刻这些谶言又涌上我的心头："哪个人对航程中的一草一木不了解得清清楚楚，要是遇上一场暴风雪，我为他惋惜……啊！不错！我为他惋惜……"他们当然应该维护自己的威望，他们摇摇头，两眼打量我们，带着令人难堪的怜悯，仿佛在惋惜我们居然还是这么天真和幼稚。

事实也是，这辆车曾为我们中间多少人作过最后的藏身处？六十个？八十个？也是在一个细雨霏霏的早晨，由同一个沉默寡言的司机驾驶着。我环顾身旁，黑暗中香烟的点点火光，表示人们在沉思默想。这是垂老的职员在考虑微末的琐

事；这些伙伴又给我们中间多少人当过最后一批殡客？

我无意中也听到低声交换的内心话。谈到疾病、金钱、家庭的烦恼。这些话暴露了禁锢着这些人的暗牢的围墙。蓦然在我眼前揭开了命运的真面目。

老公务员——在座的我的同志——从来没有人来搭救过你，你对此也无能为力。象白蚁所做的一样，你封死了所有透进光明的缝隙，才创造了内心的和平。布尔乔亚的安分守己，刻板的工作，外省生活中令人窒息的繁文缛节，你都不以为意；你筑起一道谦卑的高墙，挡风挡雨又挡星星；你不愿为重大的问题忧虑焦急，你一片苦心是为了忘却你作为人的地位。你已经不是一颗行星上的居民，你也不徒然提出得不到解答的问题，你是图卢兹的一个小布尔乔亚。在还不太晚的时候，没有人来召你回头。现在，你的躯壳象粘土一样又干又硬，已没有什么可以把那位沉睡的音乐家，或是原来秉赋在你身上的那位诗人或天文学家唤醒了。

对着这场凄风苦雨，我也不再抱怨。这个职业的魔力给我开辟了另一个世界；在那里，我将在两小时内迎战乌龙，飞越笼罩在蓝色雷光闪电中的峰巅；在那里，夜色来临，突出重围后，我将在星斗之间找寻自己的道路。

经过这一番职业的洗礼，我们开始了航行。大多数时候，这些航行是平安无事的。我们象专业的潜水员，安然无恙地潜入到我们工作领域的深处。今天人们对这个领域已作了详尽的勘测。飞行员、机械师、报务员不再是在探奇涉险，而是深锁在一间实验室内。他们听从指针的旋转，而不用注视田野的移动。窗外的群山隐没在黑影中，但已称不上是山了。这是一些无形的力量，但是必须计算它们逼近的距离。报务员在灯光下

顺从地记录这些数据，机械师在航空图上作标志，飞行员改正他的路线，如果这些山漂移了，如果这些他想从左边越过的山峰，象军事袭击似的悄悄地扑到他的面前的话。

至于地面控制站的报务员，也顺从地在同一秒钟，把他们同志的话记录在他们的工作本上："零时四十分。航向二百三十度。机上一切平安。"

今天的机组就是这样航行的。他们一点感觉不到自己在行动。如同海上夜航一样，他们远离一切航标。然而，这间明亮的小舱充满了发动机的震颤声，这种震颤声改变了它的实质。然而星移斗转。在这些仪表盘，这些无线电灯，这些指针的背后，正在进行着一整套肉眼看不见的炼金术。随着时间一秒钟一秒钟过去，这些神秘的手势，这些低沉的语声，这样的凝神集注在创造着奇迹。当预定时间来临时，飞行员把脸凑到玻璃窗前，必然会在茫空中发现金色颗粒，这是中途站的导航灯在熠熠闪光。

可是，我们大家也都经历过这样的航行，离中途站还有两小时路程，突然从某一个特定的角度来看，我们感觉自己飘逸而去，即使在印度也感觉不到这么遥远，我们再也不存重返大地的希望了。

当梅尔莫兹初次驾驶水上飞机横越南大西洋，在薄暮时分抵达波托努瓦尔区域①时，遇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他迎面看到几条龙卷尾，一分钟比一分钟逼近，仿佛四周筑起了一道围墙，后来黑夜降临了，把这些酝酿的风暴遮得丝毫不露。一小

① 波托努瓦尔，南大西洋赤道附近，该区多暴雨。

时后，他钻到云层底下，豁然进入一个神奇的王国。

水龙卷窜立而起，水滴密集，表面上文风不动，犹如庙堂里的黑色大柱子。水龙卷顶端突兀，支撑着暴风雨组成的暗湾低沉的拱顶，但是从拱顶的豁口，垂落下一道道的光流。一轮圆月在大柱之间，把光芒投射在冰冷的石板似的海水上。梅尔莫兹在这片阒无一人的废墟上，继续走他的道路；从一道光流斜飞至另一道光流，绕着这些巨柱盘旋穿插，巨柱中间无疑震荡着海水翻腾的澎湃声；他沿着月亮的光流飞行了四个小时，找寻庙堂的出口。这种情景如此凶险，以致梅尔莫兹闯出波托努瓦尔后，才发现他竟然顾不上害怕。

我也忘不了越过现实世界边缘的这么一个时刻；整个晚上，从撒哈拉中途站发来的无线电定向数据都是不准确的，使报务员内里和我受害不浅。当我看到海水在浓雾的缝隙下闪闪发亮，马上掉转机头往海岸方向飞去；也不知道朝着外海方向扎进去已有多长时间了。

我们也没有飞抵海岸的把握，因为汽油可能不够。而且，即使到了海岸，我们也还要搜寻中途站。这时已是月落时刻。再不掌握角度数据，我们这些已经聋了的人，又会慢慢变成瞎子。在雪原似的一长溜浓雾中，月亮终于隐熄了，象一块苍白的炭结。我们头顶上的天空乌云密布。从那以后，我们夹在这堆乌云与这团浓雾之间，在这个漆黑一团、空无一物的世界上飞翔。

原来向我们拍发信号的中途站，已放弃向我们提供情况：“方位不明……方位不明……”因为我们的声音从四面八方传到他们那里，反而哪一声也听不见。

我们已经灰心丧气的时候，突然在左前方的地平线上，冒

出一点亮光。我内心又感到一阵骚乱的喜悦，内里也向我俯身过来，我还听到他在哼歌呢！这只能是中途站，这只能是中途站的导航灯，因为撒哈拉到了夜晚，漆黑无光，成为一片死亡的土地。亮光还闪耀了一下，然后又熄灭了。我们已经转身朝着一颗星星飞去，这颗星消失在地平线前是可以看到的，但是也仅仅几分钟，当它夹在浓雾和乌云之间的时候。

可是，我们又看到其他亮光也闪耀起来。我们暗中抱着希望，轮流朝着每一颗星光飞去。当星光历久不衰时，我们冀求着生的机会。内里向锡兹内罗斯的中途站发出命令："前面的火光，熄灭你的导航灯，然后再亮三下。"锡兹内罗斯把导航灯熄灭了，又亮了起来，我们目不转睛地盯着，但是这颗狠心的火光没有再眨一下——公正不阿的星星呵！

尽管汽油逐渐耗尽，我们还是每次要去咬那只金色的钓饵；每次它都是导航塔上真正的信号灯，每次它都是中途站和绝处逢生，然而每次，我们不得不转向另一颗星光。

从那时开始，我们感到自己迷失在太空中，在成百颗远不可及的星球中间，搜寻着那颗真正的星球，我们的那一颗，唯有这一颗星上有我们熟悉的田野，我们亲切的房舍，我们的温情。

唯有这一颗星上有……我将向你们叙述那时出现在我眼前、可能在你看来是幼稚可笑的景象。但是身处险境，人还是有人的烦恼，我感到口渴，我感到腹饥。如果我们找到了锡兹内罗斯，加油以后，立即可以继续我们的航程，在清晨凉爽的空气中降落在卡萨布兰卡。工作完啦！内里和我可以走到城里，在黎明时，找一家已经开门营业的小饭店……内里和我将坐在餐桌旁，前面摆着热的羊角面包和牛奶咖啡，万无一失，

笑谈前一夜的经历。内里和我将接受生命赐予的清晨礼物。年老的农妇也是通过一幅图象，一枚朴实的圣章，一串念珠才接触到她的上帝。要我们了解，也应该讲一种简单的语言。因而，生的喜悦对我说来，就集中在这一口芬芳、热气腾腾的牛奶、咖啡和小麦的混合物里，从而接触到宁静的牧场、异国植物和庄稼，从而接触到整个大地。在这些纷纭众多的星球中，唯有一颗能在黎明时，做成一碗香喷喷的早点，献到我们面前。

但是在我们的航机和这个有生命的地球之间，横亘着不可逾越的距离。世界上所有的宝藏都积聚在迷失于群星之间的这一粒灰尘中。星相学家内里为了辨认出这粒灰尘，总是不停地在祈求星星。

突然，他一拳把我的肩膀打得一晃。顺手递给我一张纸，上面写着："一切平安。我收到了一条了不起的电讯……"我等待着，心怦怦的在跳，他终于给我带来了可把我们救出险地的五六个字。终于，我收到了这份天赐的礼物。

这份电报是在前天傍晚，从我们离开的卡萨布兰卡发出的。转发时耽误了，突然当我们飞出两千公里以外，夹在乌云与浓雾之间，迷失在海洋上空的时候，这份电报找上了我们。这份电报是国家的代表在卡萨布兰卡机场拍来的。我看到："圣埃克苏佩里先生，我有责任向巴黎提出给你处分，从卡萨布兰卡起飞，你盘旋转弯时离机库太近。"我盘旋转弯时离机库太近，这是事实。这个人生气完全出于克尽职守，这也是事实。如果在机场办公室内，我挨这顿训斥一定会负疚抱惭。但是，如今它在不该找到我们的地方找到了我们。在这几颗稀落的

星星，这一片浓雾，这凶险逼人的大海之间迸了出来。我们肩负着自己的命运，邮件的命运，我们航机的命运。我们费尽心力进行操纵才活了下来，这个人却对着我们发泄他小小的怨气。但是内里和我，不但没有恼怒，反而感到极大的欢悦。在这里我们才是主人，还是亏了他的提醒我们才发现这一点。这个二等兵难道没有朝我们的袖章看一眼，我们已经是上尉啦！我们从大熊座庄重地踱步走向人马座时，唯一值得我们操心的是月亮的变幻无常，这时他居然来打断我们的沉思……

在出现这个人的地球上，唯一刻不容缓的义务是向我们提供确切的数据，好让我们在星辰之间计算位置。现在数据都是错的。至于其他一切，目前来说，这个星球还是免开尊口。内里给我写道："与其在这些蠢事上闹着玩，他们还不如把我们领到一个地方……"对他来说，"他们"是指地球上所有的人类，以及他们的议会，他们的参议院，他们的海军，他们的军队和他们的皇帝。这个不明事理的人还要跟我们纠缠不清，我们一边读着他的电报，一边朝着水星侧飞而去。

是一件最离奇的巧事把我们救了。终于到了这么一个时刻，我们已经放弃一切抵达锡兹内罗斯的希望，朝着海岸方向斜插过去，决定保持这个方向不变，直到汽油耗尽为止。这样我还可能碰上运气，不至于沉落在海里。不幸的是，我的那些扑朔迷离的导航灯，早把我们引导到只有上帝才知道的地方；还有不幸的是，茫茫黑夜迫使我们闯入了弥天大雾，要想着陆而不机毁身亡，这样的希望是非常渺茫的。但是，我们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

当时的情境十分明显，所以当内里塞给我一条早到一小时

或许可救我们出险的信息，我只是凄然地耸耸肩膀，信息说：“锡兹内罗斯决定向我们提供方位。锡兹内罗斯指出：疑为二百一十六度……”锡兹内罗斯不再埋在云雾中，锡兹内罗斯在那里，在我们的左方，不是虚无缥缈的。不错，但是多少距离呢？内里和我简略地交换了几句。太晚了。我们两人意见一致。若往锡兹内罗斯飞去，更增加我们失去海岸的危险。内里的回答是：“由于油只够用一小时，继续九十三度航向。”

然而，中途站一个接着一个苏醒了。我们对话中也夹杂了从阿加迪尔、卡萨布兰卡、达喀尔传来的声音。每个城市的无线电站向各个机场告警，机场场长又向各个飞行员告警。慢慢地他们聚集在我们周围，象聚集在病人的床边。这份热情无济于事，但终是一份热情。毫无作用的指点，但是那么亲切！

霎时间，图卢兹出现了，图卢兹这个远在四千公里外的起点站。图卢兹一下子闯入我们中间，开门见山地说：“你驾驶的飞机不就是F……”(我已忘了编号)。

“是的。”

“那你们还有两小时的油量。这架飞机的油箱不是标准油箱。往锡兹内罗斯飞。”

• • •

就是这样，随着一个职业而来的种种需要，可以改变世界的面貌，丰富世界的内容。并不一定总要有这么一个夜晚，才使民航飞行员发现这些司空见惯的景象还有一层新的含义。单调的田野令旅客生厌，但在飞行员眼中却不一样。这片浮云，挡住了视线，对他来说，决不是一种景致而已，它牵动他的肌肉，它向他摆出问题。他已经在思索对策，周密审度，一种真

正的语言把他们俩联结在一起。这里一座山峰，还在远处，然而它将会露出什么样的面目？逢上月明之夜，这是一个容易辨认的标志。但是飞行员要是盲目驾驶，抑不住飞机的漂移，又怀疑它的位置，山峰顿时会变成一堆炸药，整个夜空充满了杀机，犹如在水面下的一颗炸弹，随波逐流，使整个海洋令人望而生畏。

大海也是这样变幻莫测。对于普通旅客，风浪是看不见的。从这样的高处俯视，波涛显不出起伏，一簇簇浪花也似乎凝聚不动，唯有巨大的白色海涛向前展伸，浪沫水纹也象封在冰层之中。但是根据机组人员的判断，这个海面无论如何是不能降落的。这些波涛对他们说来，好比巨大的毒花。

即使这次航行是一次幸运的航行，飞行员在他的某一段航程上驾驶，阅历到的也不是一种单纯的景色。绚丽多彩的土地和天空，风吹粼粼的海面，金黄色的晚霞晨曦，他们一点也欣赏不到，而只会引起他们的深思。就象农民到田头巡视，从蛛丝马迹预见到春光的流转，霜冻的威胁，雨水的来临。职业飞行员也是这样，要辨认雪的迹象，雾的迹象，幸福之夜的迹象。这架飞机初看似乎是把他们拉开，实际是更为严格地要他们顺从这些重大的自然现象。孤悬在满天乱云为他组成的广大无垠的法庭中间，这位飞行员为了维护他的飞机，要与三个原始神道进行角逐，那是高山、海洋和风暴。

（二）同　志

一

包括梅尔莫兹在内的几位同志，开辟了从卡萨布兰卡到达喀尔，横越不屈的撒哈拉①的法国航线。那个时期的发动机不经久耐用，一次故障使梅尔莫兹落入摩尔人手里。要不要把他杀了，摩尔人犹豫不决，囚禁了两星期以后，把他卖了出来。梅尔莫兹重新驾起他的航机，翱翔在同一块土地上。

开辟美洲航线时，遇事始终一马当先的梅尔莫兹，负责研究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到圣地亚哥这一段航程。他在撒哈拉上空架设桥梁后，又要在安第斯山上架设另一座桥梁。公司交给他一架升限为五千两百米的飞机。科迪耶拉山系的顶峰高耸七千米。梅尔莫兹腾空去找寻突破口。梅尔莫兹继沙漠之后，又跟高山搏斗了：峰顶上雪虐风饕、冰珠直喷，暴风雨时万物苍茫，以及夹在两旁峭壁之间把飞行员逼得如钻刀丛的汹涌涡

① 十九世纪中叶，法国侵入非洲建立殖民地。本世纪初，企图从塞内加尔的陆路向西北非洲行进，打通毛里塔尼亚、摩洛哥、阿尔及利亚这一条道路。在所谓“和平进驻”失败后，实行“军事平定”。一九〇五年到一九一〇年，迫使生活在非洲这些地区的大部分部落承认法国的宗主权。不屈降服的部落退向山区和绿洲，不受法国管辖。这些继续抵抗的部落在法国称为 tribus dissidents，本书内译作抵抗部落，他们占据的地区称为抵抗地区。这里不屈的撒哈拉即是指此。一九三四年，撒哈拉才完全被法国征服。

流。梅尔莫兹投入这场战斗，既不了解一丝一毫的敌情，也不知道经过这番短兵相接是否还有生还的希望。梅尔莫兹在为他人“试验”。

终于有一天，经过多次“试验”,他发现自己作了安第斯山的俘虏。

机械师和他跌落在海拔四千米的高原上，四周皆是悬崖绝壁，他们两天来都在找寻脱身之路。他们被困住了。于是，他们试一试最后的机会，把飞机往虚空推出去，飞机在坎坷不平的地面上蹦跳，顺着倾斜的岩崖骨碌碌向前滚。飞机经过一阵滚动，达到一定速度，又服从人的驾驭了。突然梅尔莫兹只见迎面奔来一座山峰，赶快拉起机头，擦峰而过；飞行七分钟后，飞机又发生故障，隔夜冻裂的所有的水管接头都开始往外喷水，这时他们发现底下是智利的平原，不啻是看到了天国。

第二天，他们又起飞了。

当安第斯山勘探完毕，航行技术一经确定，梅尔莫兹把这一段航程交给他的同志吉约梅，又动身去勘探黑夜了。

我们有几个中途站的照明设备还没有安装，在漆黑的夜里，我们在降落的场地上，迎着梅尔莫兹，按一条直线用汽油点燃三团微弱的火光。

他沉着应付，开辟了道路。

黑夜被驯服后，梅尔莫兹又去探索海洋。一九三一年初，首创纪录在四天时间内，把航邮从图卢兹递送到布宜诺斯艾利斯。返航途中，梅尔莫兹汽油用尽，跌落在南大西洋中心波涛汹涌的海面上。一艘轮船把他、他的航邮以及他的机组人员捞了上来。

就是这样，梅尔莫兹开垦了沙漠、高山、黑夜和大海。他

不止一次地跌落在沙漠、高山、黑夜和大海中。他所以归来，总是为了重上征途。

终于，在十二年的工作后，当他又一次飞越在南大西洋途中，他发出一封简短的电讯，说他把右后部的发动机关了。接着沉寂无声。

表面看来，这不象是一条令人不安的消息，可是，十分钟的沉寂无声后，从巴黎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航线上所有发报员，都开始焦急地守候在无线电旁边。如果说在日常生活中，等待十分钟这件事不足为奇，在航空事业上却含有重大的意义。在这死一般的时间中心，包含了一个尚不为人所知的大事。幸与不幸，已没有挽回的余地。命运已经作出了它的判决，对这样的判决是不予上诉的；一张铁掌把整个机组，或是无关紧要地迫降在海面上，或是引向了毁灭。但是，这份判决书并不向等待着的人们宣读。

我们中间谁不曾怀有这种愈来愈渺茫的希望，谁不曾经历过这种沉默，象致死的痼疾，一分钟比一分钟恶化？我们期待着，然而时光消逝而去，渐渐地终于太晚了。我们终久不得不领悟，我们的同志再也不会回来了，他们已经安息在曾多次在其上空耕耘过的南大西洋。梅尔莫兹肯定是功成身退了，犹如收割的农民，把庄稼捆扎后，躺倒在田野上。

当一位同志这样消逝了，他的死在我们这个职业中似乎也是份内的事；最初，可能也不象其他一般的死那样令人伤心。不错，在最后一次航线调动后，他早已不跟我们在一起了。我们盼念他并不象盼念面包那么殷切。

我们确实也养成了长期等待重逢的习惯。这些航线上的同志，都是四海飘零，从巴黎到智利的圣地亚哥，各守一方，如同互不通话的岗哨。只是旅途上的机缘，才使航空大家庭内浪迹天涯的兄弟，偶然在某地重聚。在卡萨布兰卡，在达喀尔，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某一个晚上，大家团团坐在一张桌子旁边，经过多年音尘隔绝后，又继续上次没有讲完的话，又重叙往事的回忆。然后，又珍重道别。大地就是这样，既空旷又富饶。富饶的是这些秘密的、隐蔽的、曲径幽深的花园，但是也总有这么一天，工作会让我们故地重游。这些同志，生活可能把我们相互隔离，教我们无法经常思念他们，但是他们总是在某个地方，也难说到底在哪儿，杳无音信，也无人提及，但却是那么忠诚！如果我们途中不期而遇，他们欢喜若狂，猛力摇晃我们的肩膀！不错，我们已经养成等待的习惯……

但是渐渐地，我们发觉，某个人的清朗的笑声我们再也听不到了，我们发觉，这一座花园我们永远也进不去了，这时才开始我们真正的悼念，虽不痛彻肺腑，却颇为凄恻。

确实，从来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代替失去的同伴。交往多年的同志是无法创造于一时的。这么多的共同回忆，这么多并肩度过的患难时刻，这么多次的龃龉、重修旧好、心声交流，有什么比得上这样的宝藏呢？也无法重建这一类的友谊。种了一株橡树，期望立刻得到它的荫庇，那是实现不了的。

人生如此。我们最初充实自己，若干年间种树植林，然而在最终几年，岁月摧残下，生命凋敝了。同志们一个接着一个舍我们而去。阵阵悼念声中，也暗暗夹杂着年华逝去的叹息。

这就是梅尔莫兹和其他人给我们的教诲。一个职业的伟大

之处，可能首先在于团结人们；只有一个真正的奢望，那就是人与人的交往。

单纯为了物质利益工作，我们会自身陷入囹圄。这些过眼烟云的财富，并不能提供任何值得为之生活的东西，只会令我们遗世孤立。

要我在记忆中搜集一些萦怀心头的往事，要我列举一生中的重要时刻，我提出的时刻和往事决不是任何财富所能促成的。金钱买不到象梅尔莫兹这样一个人的友谊，也买不到曾经共过患难而永远与我们联结一起的同伴的友谊。

这个飞行之夜和夜空中千万颗星星，这片清朗，这几小时的至高权力，也不是金钱所能买到的。

经过艰难历程后见到的这个地球的新貌，这些树木，这些花朵，这些女人，这些黎明时庆幸生命到来的新鲜艳丽的微笑，这些令我们感到欣慰的种种小事，也不是金钱所能买到的。

还有我此刻回想起来的在阿拉伯抵抗区度过的那个夜晚。

我们是邮政航空公司的三个机组人员，黄昏时刻降落在里奥德奥罗①的海岸上。我的同志里居艾尔在连杆折断以后，首先在这里降落。另一位同志布尔加为了接应他的机组人员也在此着陆，但是一个小故障也把他钉在地上。最后，是我从天而降，但是当我抵达时，天色暗了下来。我们决定先抢救布尔加的飞机，为了修理顺利，等到天亮进行。

一年以前，我们的同志古尔和埃拉勃尔正是因故障而落在

① 即今非洲西撒哈拉的一部分。

这里，被抵抗部落杀害了。我们知道，今天恰巧也有一群拥有三百支枪的阿拉伯抢劫队驻扎在博哈多尔角附近。我们先后的三次降落，从远处看来一目了然，可能已经惊动了他们。我们开始通宵不眠，可能这也是最后一次了。

我们已经作好过夜的安排。从行李舱内取出五六个箱子，倒空里面的货物，围成一圈，我们各人躲在一个箱子底下，象在哨亭的斜檐下，点上了一支可怜的蜡烛，遮不住风的吹袭。这样，身处茫茫沙碛，在裸露的地壳上，象在上古年代那样零落孑遗，我们建立了人住的一个村子。

在我们村子这块广大天地里，在凭着我们箱子里摇曳不定的烛光照亮的那块弹丸大的沙地上，我们围在一起，通宵达旦地等着，我们等来的可能是救我们出险的黎明，也可能是摩尔人。我不知道是什么竟使这个夜晚有一种圣诞节的气氛。我们叙说往事，我们互开玩笑，我们唱歌。

我们带着轻松兴奋的心情，象在欢度一个精心布置的晚会。可是，我们却是无比的贫困。风、沙、星星。无异于练心会教士[1]的苦修。然而，在这片昏暗的大地上，六七个人除了他们的回忆以外，身无长物，却分享着种种无形的财富。

我们终于见面了。我们多年来朝夕相处，却深锁在各自的沉默中，再不然只是泛泛交换几句空洞的话。但是，现在到了危急时刻。于是大家同舟共济。大家发现原来属于同一个家庭。开诚相见换来了推心置腹。大家相视大笑。好比那个恢复自由的囚犯，面对着大海的无涯，不由心驰神往。

---

① 天主教的一个教派，成立于十七世纪。以前曾有译作练心会，以苦修著称。

二

吉约梅，我要为你说几句话。但是，我不会对你的勇气或你的专业才干唠唠叨叨而教你难受。在提到你平生最了不起的业绩时，我要描述的是另外一些事。

有一种品质，还找不到适当的名字。或许也可称为“严肃”，但是这个字不能令人满意。因为这样的品质表现时，也可以伴随着最欢悦的心情。这也是木工师傅的品质，他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他手中的木条，抚摩端详，决不掉以轻心，而是依其纹理质地，度材施用。

以前，吉约梅，我看过一篇赞扬你的冒险事迹的故事，我早就要清算这个虚妄的形象。在这篇文章内，只看到你象巴黎顽童似的口吐怨言，好象身陷绝境，面临死亡时，勇气就表现在糟蹋自己说几句心浮气躁的挖苦话。人们并不理解你，吉约梅。你并不需要在跟敌人交锋以前，先把他们丑化一番。在险恶的狂风暴雨前，你判断说：“这是一场险恶的狂风暴雨。”你迎上去，跟它较量。

吉约梅，我在此以我的回忆来为你作证。

那是冬天，在一次横越安第斯山的途中，你失踪已经有五十个小时了。我从巴塔戈尼亚的腹地回来，到门多萨跟飞行员德莱会合。我和他两个人，整整五天驾驶着飞机搜索这片连绵不断的层峦叠嶂，但是一无所获。只靠我们两架飞机是不够的。在我们看来，一百个中队，飞行一百年，也不见得能把这

些峰高七千米，渺无际涯的群山搜寻一遍。我们失去了一切希望。即使是走私贩子——那些进入山区后敢于为了五法郎而作案的土匪——也回绝我们，不敢冒险把救护的马队沿着支脉带进山里去，他们对我们说："我们会把命送掉的。""在冬天，人进入安第斯山，从来没有回来的。"当德莱和我在圣地亚哥着陆时，智利官员也劝我们中断搜寻工作。"这是冬天。你的朋友即使没有摔死，也过不了夜晚。在山上，夜风吹在身上，人便冻成冰块。"当我再次在安第斯山的峭壁和峰柱之间穿来钻去，我觉得我不是在找你，而是在一座玉砌银妆的教堂里，一片静默中守着你的遗体。

最后，在第七天，我趁两次飞行之间在门多萨的一家餐厅吃饭，一个人推开门，大声高叫——唷！这不是什么大新闻——：

"吉约梅……还活着！"

所有在那里的陌生人都拥抱起来。

十分钟后，我又起飞了，机上带了两个机械师勒费弗尔和阿布里。四十分钟后，我沿着一条公路降落，我也不知凭什么认出了从圣拉斐尔驶来，要把你带往不知何方的那辆汽车。这是一次激动人心的见面，我们大家都哭了，我们紧紧地把你抱在怀里，活的，死而复苏，自身奇迹的创造者。这时你开口说了第一句口齿清楚的话，表达了人的可贵的自豪感："我干过的事，我向你发誓，是任何牲畜都不会干的。"

后来，你把那件事故告诉了我们。

一场风暴刮了四十八小时，在安第斯山智利境内的山坡上堆起了五米厚的积雪，把整个空间都封住了，泛美航空公司的

美国人已经半途折回。你还是起飞，要在天空找出一条云隙。在稍往南的方向，你发现了那一个陷阱，这时，乌云最高升到六千米，只有几座高峰刺破云天，你爬升至六千五百米，凌云朝着阿根廷飞去。

下降气流有时引起飞行员一阵奇异的不舒适的感觉。发动机转动平稳，但是飞机就是往下沉。为了保持一定高度，飞机向上爬，失去了速度，变得飘飘荡荡，飞机还是始终往下沉。现在又怕爬升过高而放松了操纵杆，听任飞机随风漂移，忽左忽右，借助背后的山峰作为跳板，接受风的推动，但是飞机依然往下沉。好象整个天穹在压下来。那时感到自己卷入了一场宇宙间的变故。哪里还有什么躲身之处。中途折回也是徒劳的，身后再也找不到那种区域，气流象一根石柱似的平稳充实，可以托住飞机。再也没有什么石柱了。一切都在分崩离析。在这一场天翻地覆的毁灭中，你朝着乌云滑去，乌云悠悠上升，直到你的飞机跟前，把你整个吞没。

你对我说："我几乎被逼入绝境，但是我还是没有认输。在一些看来象稳定的云层上面，还会遇到下降气流，原因很简单，就是在同一个纬度上，这些气流不断地聚而复散。高山上的一切都是那么奇怪……"

多怪的云哪！

"一卷进云内，我放掉了操纵杆，紧紧抱住座位，为了不致被抛出机外。震动十分激烈，以致背带勒得我肩膀发痛，差不多要绷断了。还有仪表盘上一层霜花，遮得连指针也看不出来，我象顶帽子似的，从六千米翻滚至三千米。

"滚至三千五百米时，我瞥见一长条横的黑影，使我可以确定飞机的方位。我认出这是一个水塘：迪阿曼特湖。我知道

这条湖静卧在漏斗式的峭壁深渊，峭壁的一边是曼普火山，海拔六千九百米。虽然我钻出了云端，迷乱纷飞的暴雪仍教我两眼看不清周围，要不是认定了我的湖泊，就会在峭壁上撞得粉身碎骨。我于是在湖泊上空三十米高度盘旋，直至汽油耗尽为止。经过两小时的跌扑翻腾，我降落在地面上，晃动不已。当我跨出飞机，风暴把我掀翻在地上。我站了起来，风暴又把我掀翻在地上。我最后没法，只得爬至座舱底下，在雪地上扒了一个坑。我缩在邮包堆里，等待了四十八个小时。

"在这以后，风暴停了，我开始走路。我走了五天四夜。"

但是你还剩下什么呢，吉约梅？我们确实又见到你了，但是皮肤灼伤，但是全身僵硬，但是象老妇人似的枯瘦！当天晚上，我用飞机把你送到门多萨，你的身子裹在白色的床单里，象涂上了一层油膏。但是这些床单并不能治愈你的创伤。这个疲劳不堪的躯体教你无法摆脱，你在床上辗转反侧，始终没能入睡。你的躯体未能忘掉岩石和风雪。你身上处处留着它们的痕迹。我望着你那黝黑浮肿的脸孔，象一个磕碰得斑斑斓斓的熟果子。你丑极了，可怜巴巴，你赖以工作的灵巧的工具已失去了功能，你的双手拘挛一团；有时为了喘口气，你坐在床沿，冻伤的双足悬着象两只沉重的铁锤。你还没有走完你的历程，你还胸闷气憋，当你翻身伏在枕头上为了寻求安宁，可是一连串你没法遏制的图象，一连串在门外走廊里等得不耐烦的图象立刻争先恐后钻入你的脑海。它们列队前进。你进行了二十次的战斗，要击退这些死灰复燃的敌人。

我给你灌满了药水：

"喝吧，老弟！"

"最使我惊奇的……你知道……"

你是凯旋归来的拳击家，但是遍体鳞伤，你把那奇异的历险又重温了一遍。你是点点滴滴吐露的。在你夜间叙述那些往事时，我仿佛看到你向前走着，没有爬山杖，没有保险带，没有粮食，在零下四十度的严寒，不是扒着四千五百米的高峰攀登，便是沿着绝壁峻岩踽踽行进，手脚膝盖上沾满血迹。热血逐渐流干了，气力逐渐耗尽了，理智逐渐丧失了，你象蚂蚁似的顽强地走着，遇到障碍回转头绕过去，摔在地上爬起来再走，或是匍匐在一直滑到深渊的山坡上，不容许自己有片刻的停顿，因为你躺上雪床就再也不可能起来了。

事实也是如此，你滑倒在地，应该马上蹲立起来，才不致变成石头。寒冷使你的身子一秒钟比一秒钟僵硬，跌倒以后，由于贪图一分钟的休息，就你要运动那僵死的肌肉才站得起来。

你抵制了种种诱惑。你对我说："在雪地中，人失去一切求生的本能。经过两天、三天、四天的走路后，只盼念一件事，那就是睡觉。我也盼念睡觉。但是我对自己说：我的妻子，如果她相信我活着，就相信我会走下去。我的同志也相信我会走下去。他们都很信任我。假使我不走下去，我便是一个混蛋。"

你就走下去了，每过一天，你总是用小刀把你的靴子口割得更大些，为了能容纳下你那双冻僵浮肿的脚。

你对我说了那么一些奇怪的知心话：

"你看，从第二天起，我最大的努力是防止我思想。我太痛苦了，我的处境毫无希望。为了有勇气走下去，我不应该考虑我的处境。不幸的是我控制不了自己的脑子，它象涡轮机似的转动。但是我还能把我的思想集中在某些景象上。我去想一部影片，我去想一本书。这部影片和这本书的情节，在我脑海

中联翩而过。然后思想还是落到我当时的处境上。丝毫不爽。于是我又想到另一些往事……”

可是有一次，你滑倒了，直挺挺地伏卧在雪地上，再也不想站起来了。你象一个拳击家，一下子丧失了所有热情，只听到奇妙的太空中秒针滴滴答答的在响，数到第十秒钟那就毫无救星了。

“我已尽力而为，我也没有任何希望，何苦再受这样的折磨呢？”你只要两眼一闭，就可结束此生的痛苦。再也看不见眼前的岩石、冰层和雪堆。只要合上这两片神奇的眼皮，什么鞭打、跌扑、灼痛的皮开肉绽也都消失了，也不用象牛马似的，再拖着已变得比大车更为沉重的生命重担。你已经尝到这种有毒性的寒冷，它仿佛吗啡使你全身感到晕晕乎乎的好受。你的生命躲至心房四周。在你的中枢还藏有温柔美妙的东西。知觉已渐渐达不到远离心脏的部位。躯体一直是饱尝痛苦的一团肉，已变得大理石似的麻木不仁。

甚至你的顾虑也消失了。我们的呼唤传不到你的耳边，或者说得更确切一点，在你听来乃是来自梦中的呼唤。你欣然作答，跨着梦游者的步子，三步两脚，轻轻盈盈地踏进了灵天福地。你多么悠然自若地飘入了对你说来是那么甜蜜的世界！吉约梅，你多吝啬，忍心教我们空盼着你归来。

在你的心灵深处引起了自责。梦幻中突然闪现了一些明确的琐事。“我想到我的妻子。我的保险金可以使她免于贫困。是的，但是保险金……”

人失踪后，要过四年，法律才承认为死亡。这件小事在你眼前一亮，把其余的景象都抹去了。这时你伏在陡直的雪坡上。夏天来了，你的尸体随着泥块滚入安第斯山的千沟万壑。

这个你知道。但是你也知道有一块岩石兀立在你前面五十米的地方。“我想到，如果我站起来，我或许能走到那块岩石旁边。如果我把身子贴在那块石头上，到了夏天，他们会找到我的。”

一站起来，你走了两天两夜。

但是你并没想走得远；

“我从许多迹象知道我的末日来临了。下面就是其中一个迹象。我到了这个地步，每隔两个小时左右便要停下来把鞋子的裂缝割得更大一些，用雪摩擦那浮肿的双脚，或是仅仅让我的心脏得到休息。但是在最后几天，我丧失了记忆。我已经走了好长一段时间，突然心中一亮，我每次总要丢失一点东西。第一次是一只手套，在这样的严寒这是件大事！我拿它放在前面，走时忘了捡起来。然后是我的手表。然后是我的小刀。然后是我的指南针。我停一次，穷一点。

“走上一步，就有救了。再走上一步。总是走不完的这一步……”

“我干过的事，我向你发誓，是任何牲畜都不会干的。”这句话时常出现在我的脑海中，是我听到过的最高尚的话，这句话显出人的本色，为人增光，表达了真正的尊卑贵贱。你终于睡熟了，你的理智隐匿了，但是苏醒时，在这个皮开肉绽、焦头烂额的肉体中理智又将恢复，并将重新控制这个肉体。然而肉体只是一个好工具，肉体只是供你使唤的。好工具的骄傲，吉约梅，你也知道如何来表示：

“你想一想，一口粮食不吃的走到第三天……我的心脏挺不住了……是啊！我正沿着一条笔直的山坡前进，身子挂在半空，挖几个小洞容我的拳头抓住，突然我的心脏发生了故障。

它停顿一下，又跳了起来。它乱蹦乱跳。我觉得它如果再停顿一秒钟，我就松手了。我一动不动，倾听着我的心房。就是在飞机上，我也从来没有——从来没有，你懂吗？——把我的生命依附于我的发动机，象在那几分钟里如此紧紧地依附于我的心脏。我对心脏说：'来吧，用劲！努力再跳一下……'但这是一颗坚强的心啊！它停顿一下，后来总是又跳了起来……你知道我是多么为我的心脏感到骄傲！"

在门多萨的房间里，我陪着你，你终于喘着粗气睡熟了。我想：如果跟他谈到他的勇气，吉约梅会不以为然。但是颂扬他的谦虚，同样不能忠实地表达他的内心。他超越这种平凡的品质。如果他不以为然，倒是出于明智。他明白，人一旦遇上事变，不会惊慌失措。只是前途茫茫才使人害怕。但是对任何敢于面对事变的人，已经不存在前途茫茫的问题。尤其当我们神志清晰、严肃观察的时候。吉约梅的勇气首先在于他的正直。

他的真正品质不仅于此。他的伟大，在于他有责任感。对他自己、对航邮、对期待着的同志负责。在他的手中掌握着他们的痛苦，掌握着他们的喜悦。对他作为其中一份子的人类社会的创造事业负责。在其本身工作范围内，也可说是对人类的命运负责。

他属于那种高耸挺拔的树木，以其茂密的枝叶，干云蔽日。作为人就是要有责任感。看到好象与己无关的惨事要感到羞耻。对同志获得的胜利要感到骄傲。添砖盖瓦时感到是在为建设世界出力。

有人愿意把这样的人跟斗牛士或者拳击家混为一谈。人们

颂扬他们对死亡的蔑视。但是我却要嘲笑对死亡的蔑视。如果对死亡的蔑视不是植根于公认的责任感，这只是意志消沉或血气过旺的一种表现。我认识一个自杀的青年，我不知道哪一桩恋爱上的伤心事，使他经过周密思考后对着自己的胸脯打了一枪。我也不知道他受到什么样的文学作品的诱惑，两手还戴了白手套，但是我记得看到这种装模作样的悲剧，留给我的不是高贵的而是卑下的印象。在这张可爱的脸庞后面，在这个人的头颅里，实在是空洞无物。除了一个傻里傻气、平淡无奇的女孩子的肖像而已。

面对着这种贫乏的人生，我记起一个真正的人的死。这是一个园丁的死，他跟我说，"你知道……翻土的时候有几次我要出汗。关节炎使我的腿脚不灵，我咒骂这样的奴役。可是今天，我乐意在地上翻呀翻的。我觉得翻土真是一桩美事！翻土时感到多么自在！以后，又是谁来修剪我的树呢？"他留下一块有待耕作的土地。他留下一个有待耕作的星球。他对所有的土地，以及土地上所有的树木都寄予深情。他才是一位慷慨的人，一位施主，一位显贵！他和吉约梅一样，以创造的名义与死亡进行斗争时，才算得是一位勇士。

（三） 飞　机

吉约梅，你毫不计较你工作的日日夜夜，消磨在监督气压表的升降，保持陀螺仪的平衡，诊断发动机的气息，肩负十五吨金属的重担上。你所遇到的问题，归根结蒂，也是人的问题，你一下子毫无困难地感染了山里人的高贵气质。你如同一

位诗人，懂得欣赏黎明的来临。你在磨难重重的黑夜深渊，曾经多少次祈望这束苍白的花朵，这团光明自东方茫茫的土地上冉冉升起。还有那神奇的泉水，有几次在你以为末日已近的时候，慢慢地溶化，把你救了过来。

你并不因为经常使用科学仪器，而变成一个索然无味的技术人员。我觉得那些过分害怕我们时代技术发展的人，混淆了目的与手段。一心钻营物质利益而辛辛苦苦的人，最终得不到任何值得为之生活的东西。但是机器不是一个目的。飞机不是一个目的，这是一个工具。象铁犁一样的工具。

假使我们认为机器会毁灭人类，这可能是我们经历的变革过于迅速，还不能对其效果从容地作出判断。跟二十万年的人类史相比，才一百年的机器史算得了什么呢？我们还刚开始在矿山、电站的景色中间安家落户。我们还刚开始迁入这幢新盖还没有来得及竣工的房子。我们周围的一切，人的关系、工作条件、生活习惯发生那么迅猛的变化。我们的心理在最深的根基上受到了冲击。要是说生离、死别、两地、归来这些字眼还依然存在的话，也不包含同样的现实。我们是在使用昨日世界创造的语言来理解今日世界。过去的生活在我们看来更适合我们的天性，唯一的原因是它适合我们的语言。

每一个进步使我们更远离一点我们刚养成的习惯。我们说实在的，只是一些还没有建立家园的移民。

我们都是些未开化的年轻人，看到自己新创的玩具还是惊讶不已。我们飞机的航行并没有其他意义，只是飞得更高，跑得更快而已。我们忘了为什么要它航行。航行一时胜过了目的。但是事情永远是这样。对于要建立帝国的殖民者来说，生活的意义在于征服。军人看不起拓荒者。但是这次征服的目的

不就是让拓荒者定居吗？因而在我们进步的热潮中，我们召人铺设铁路，建立工厂，钻探油井。我们总是有点忘记，我们进行这些建设是使之服务于人类。我们在进行征服时的道德准则，是军人的道德准则。但是现在需要我们拓荒垦地。要把这幢尚无面貌的新房子布置得生意盎然。真理，对一个人来说，是盖房子，对另一个人来说，是在里面居住。

我们这幢房子，不用说是愈来愈有人情味了。机器也是，结构愈精巧，作用愈显得突出。看来，人在工业上化的心血，他的所有计算，他所有用于投影设计的不眠之夜，从表面的迹象来看，只是为了达到单纯这一点，就象经过一代代铢积寸累的经验，才逐步画出了一根圆柱，一副龙骨，或一个飞机的骨架，直至使它们的线条具有乳房或肩头一样的浑圆和质朴。看来，设计室的工程师、绘图员和计算员的工作，在表面上只是刮垢磨光，减轻这个接头的分量，维持那个翼身的平衡，直至见精忘粗，直至看不出是一个插在机身上的翅翼，而是一块自脉石中脱胎而出的晶莹宝石，形离势合，浑然一体，具有诗一般的美质。看来，达到完美的境地，并不在于无物可增，而是在于无物可减。演变的终极，使机器销声匿迹。

创造的极致意味着创造的无为。就象在仪器中，一切肉眼可见的机理作用逐渐消失，我们接受的物体也象被海水磨得光溜的鹅卵石一样是从自然中来的，同样值得赞美的是在使用时也逐渐被人遗忘这原是一架机器。

我们从前接触到的是一座复杂的工厂。但是今天我们忘了有一个发动机在转动着。它总是会达到它的转动的功能，就象心房的跳动一样，然而又有谁再去把注意力放在心房上呢。我

们不再在工具上费这份心思了。而是越过工具，借助工具，去寻求那个古来已有的本性，那是园丁、航海家或诗人的本性。

飞行员起飞后，接触到的是水，是空气。当发动机旋转后，当飞机已经在海面上滑行，激浪打在机壳上，发出訇訇的响声，飞行员扭动身腰，依然继续他的工作。随着这架水上飞机速度增加，飞行员一秒钟甚于一秒钟，感觉到这架飞机愈来愈有力量。他感觉到这十五吨金属的物体渐趋成熟，终于可以展翅高飞了。飞行员双手抓住操纵杆，渐渐地他的掌心受到一种象天赐的力量。随着他接受了这种天赐的力量，操纵杆的金属器官就成了他的力量的使者。力量成熟时，飞行员微微一挥，比探手摘果子还轻巧，使飞机掠水而起，飞腾在天空。

（四）飞机与星球

一

飞机毫无疑问是一架机器，又是多么了不起的仪器！这台仪器让我们发现了地球的真面目。说实在的，几世纪以来，我们总是受道路的哄骗。我们就象这样一位女王，她希望访问她的臣民，了解在她的治下人们生活是否幸福。大臣们为了瞒她，在銮驾经过的路上，造几座美丽的建筑物，雇人在沿途跳舞。除了这根细细的导线以外，这位女王看不到她的王国内的一事一物，毫不知道在广大的乡野，人们饿得奄奄待毙，怨声载道。

我们也是走在一些弯弯曲曲的道路上。这些道路避开不毛之地、岩石、沙漠，遵从人的需要，从水井走向水井。这些道路把庄稼人从粮仓引向麦地，在牛棚门口迎接尚未睡醒的牲畜，黎明时把它们送入苜蓿地里。因为隔村成亲的习惯，这些道路又从一个村子通往另一个村子。遇上其中一条居然要越过沙漠，也总是前绕后弯，沿着绿洲迤逦而行。

经过这番迂回曲折，就象听到婉转的谎言信以为真，旅途上又是满目灌溉良好的田野、葡萄园、草原，我们长期来把自己的监狱想象得非常美丽。这个星球我们一直认为是既富庶又可爱。

但是我们的视力变得敏锐了，我们取得的进步是残酷的。驾着飞机，我们学会了直线前进。我们刚脱离地面，就把这些引往饮泉和马厩，或在城市之间蜿蜒而行的道路抛在身后。从此摆脱了心爱的奴役，解除了对水井的依赖，朝着我们遥远的目的地飞去。只是在那时候，我们从高处俯视而下，才发现了主要的根基——山、沙和盐碱组成的底座，生命在这里，只是象瓦砾堆上的青苔，稀稀落落的在夹缝中滋生。

这时我们变成了物理学家、生物学家，观察着这些文明；这些文明点缀着河谷，有时在气候适宜的地方，奇迹似的象花园一样繁荣昌盛。这时候我们站在宇宙的高度来衡量人类，通过我们的舷窗象通过科学仪器似的来观察人类。这时我们重温了自己的历史。

二

朝着麦哲伦海峡飞行的时候，在里奥加列戈斯稍往南的地

方，飞行员要飞越一层从前的火山熔岩。这堆废物重压在平原上，厚达二十米。然后，又盖上第二层，第三层，以后每一个土包，每一个二百米高的隆丘，在山腰间都有一个火山口。这不是骄傲的维苏威火山，只是与平原一样齐的朝天的炮口而已。

但是今天这里又恢复了宁静。在这片荒凉的原野上，昔日有千百座火山喷射火焰，地下轰声隆隆，此起彼伏，而今遇到这样的宁静大为惊异。人们飞越在一块从那以后悄无声息，黑色冰川杂陈其间的土地上。

但是在更远的地方，更古老的火山已经披上了金黄色的衰草。间或有一棵树在沟壑里生长，仿佛种在古盆里的花卉。斜阳西照下，浅草茸茸的平原显出了文明的气息，居然象花园似的绚丽，仅在巨大的火山口四周还稍稍有些拱起。兔奔鸟飞，生命又占领了一个新的星球，在天体上又沉积了一抔新的沃土。

再过去，不到阿雷纳斯角的地方，最后几个火山口填平了。沿着火山的起伏长出一片整齐的草地，火山也充满了情意。每一条裂口就靠这根柔软的麻线缝织在一起。地面平坦了，山坡不陡了，人们忘了原来的面目。山腰上萧索的痕迹也被这块草地抹掉了。

在原始熔岩和南极冰川之间，鬼使神差的多出一堆土，建立了这个地球上最靠南的城市。离黑色熔岩那么接近，简直教人感到这是人类的奇迹！真是一场巧遇！人们不知道这位旅客如何，也不知道为什么光临这些花园，经过清扫布置，居住那么短暂的日子，即使是一个地质时期，也只是时间长河中得到赐福的一天而已。

我在暮色苍茫中降落。阿雷纳斯角啊！我靠在一口井旁，望着那些姑娘。离她们的倩影才两步，我更能感觉人类的神秘。在这一个生命与生命为邻，花与花在风中相迎，天鹅认识所有天鹅的世界上，唯有人类却自甘寂寞。

在他们的心灵之间隔了多少重关山！少女的遐想使我无从捉摸，如何去接近她呢？那位少女慢慢地往家里走去，两眼低垂，笑容悠悠，已是满腹巧妙的遁辞和假话，又如何去理解她呢？她已以其情人的思想、声音和静默建立了一个王国，从此除了他以外，其余的人都是化外之民。我觉得她深锁在她的秘密、她的习惯、她的往事的清亮回声中，要比住在另一颗星球上还显得遥远。昨天刚从火山、草被或盐海中出生，现在已变成超尘拔俗的人物了。

阿雷纳斯角啊！我靠在一口井旁。一些老妇人走来汲水；除了看出这是些女仆在干活以外，我对她们的生活沧桑则一无所知。有一个孩子，头靠在墙上饮声啜泣。他在我的记忆中，永远是一个没法安慰的漂亮的孩子。我是一个异乡人。我什么也不知道。我闯不进他们的王国。

充斥于人间的怨恨、友爱和喜悦，竟在这么一个狭窄的布景前展开的！在一堆尚有余温，但已感到未来沙漠和冰雪的威胁的熔岩上，人们朝不保夕，却不知从哪儿感染了长生的欲望？他们的文明只是夕阳余辉，一次火山爆发，一次海陆变迁，一场风沙都可使那些文明毁灭无遗。

这座城市好象建立在扎实的土壤上，人们以为象博斯①的

① 博斯，法国西北部的博斯平原。

土地那样深厚。人们忘了：这里的生命象在其他地方的生命一样，是一种奢华之物；人们忘了：脚下踩的土地没有一块是深厚的。而我知道，离阿雷纳斯角十公里的地方，有一个湖塘，可以给我们证明这一点。这个湖塘四周是细弱的树木和低矮的房屋，象农庄场院中的一个水潭那样不为人注意，却不可思议的受到海潮的影响。在那么宁静的环境中，在芦苇和游戏的孩童之间，长年屏息敛气，但服从着另一些规律。在水平如镜的湖面下，在停滞凝结的冰块下，在唯一的破船底下，月亮的能量在发挥作用。海洋的涡流激荡着这个黑色水塘的深处。在这块草浅花疏的地层下，进行着一些离奇的消化，蔓延四周，一直渗流至麦哲伦海峡。这里的人们在人的大地上定居以后，以为找到了自己的家，殊不知城门口的一个水潭，宽不过一百米，却跟大海脉息相连。

三

我们住在一颗行星上。幸而有了飞机，这颗星球时而再三地向我们说出了它的根源，一个与月亮有关的水潭也泄露了它们隐蔽的亲属关系——但是我还了解到其他一些征兆。

在朱比角和锡兹内罗斯之间的撒哈拉海岸线上，飞机愈飞愈远，越过一些圆锥体的高原，小的宽仅几百步，大的长达三十公里。它们的纬度整齐划一，都在三百米。而且除了高度相同以外，颜色相同，土壤颗粒相同，悬崖形状也相同。犹如露在沙面上的庙堂的圆柱表示它是陷落的台基的遗迹，这些横空兀立的石柱也证明从前这里是一片广垠的高原。

卡萨布兰卡—达喀尔航线开辟后的最初几年，那时候飞机

的设备很易损坏，故障、搜寻和营救工作迫使我们经常在抵抗区降落。而沙是不可信赖的，以为这是一块硬地，但是落在上面便飞不起来。至于那些从前的盐碱地，看起来象沥青一样坚固，在脚跟下也橐橐作响，轮子一压有时就陷了下去。白色的盐层一破，便冒出黑色沼泽地的臭味。所以，环境允许时，我们宁可选择这些表面光滑的高原，它们不设埋伏。

所以有这样的保证，在于它掺有坚实、颗粒粗的沙子，这是一大堆细小的螺蚌壳。随着飞机沿着山峦下降，可以发现这些从未触动过的螺蚌壳，在高原表面不断地分聚离合。高原底下最古老的沉积层，已变成纯石灰岩。

在雷纳和塞尔这两位同志被抵抗部落俘虏期间，有一次，为了送回一位摩尔信使，降落在这样一个备降场上；在离开他以前，我和他共同找寻是否有一条道路可以让他下去。但是我们这个土岗不论往哪个方向，都走到一个波形折皱、直坠深渊的悬崖前。不可能找到任何出路。

但是起飞到其他地方找寻另一个场地之前，我在这里不忍离去。在这块人兽绝迹的土地上留下我的脚印，感到一种可能是孩子气的喜悦。任何摩尔人都不可能进攻过这个坚固的堡垒，也没有一个欧洲人曾经勘探过这块领土。我在这块无比纯洁的沙地上踯躅。我是第一个把这些螺蚌壳粉，象贵重的金沙似的，从一只手簌簌播落到另一只手的人。我是第一个打破了这里的宁静的人。在这个类似极地的冰层上，开天辟地以来没有长出过一根草，而今我象随风吹落的种子，做了生命的第一个见证。

一颗星已经在闪耀了，我仰望着它。我想，这块白色的土地千百年来，都只是呈献在星星之前，这是铺在碧空下洁白无

瑕的一块布。当我发现离我十五或二十米的布上，有一块黑色的石头，就象踏上了秘藏室的门槛，心头感到一震。我站在三百米厚的螺蚌壳上。庞大的基座完整无缺。本身象是一个不容置疑的明证，拒绝任何石块的出现。由于地球内肠的蠕动，可能有燧石隐藏在地心深处，但是，什么样的奇迹使其中一块冒出在这个形成不久的地表上呢？我心怦怦的跳着，把我觅得的宝物捡了起来，这是一块坚硬的黑色砾石，大若拳头，坚若金属，象眼泪那样浑圆。

铺在苹果树下的布得到的只能是苹果，铺在群星下的布得到的也只能是星球的灰尘。从来没有一颗陨石如此明白无误地说出自己的根源。

翘首仰望时，我自然而然地想到，这棵长在天上的苹果树也可能落下其他果子。既然千百年来没有受到过骚扰，我可能就在它们坠落的地方找到它们。还因为它们也不会跟其他物质混淆不清。于是我立刻进行搜索，以期证实我的假说。

果然得到了证实。我把我的宝物搜集起来，一公顷地上可以找到一块。都有风化熔岩的外观。都有黑金刚石的硬度。就是这样，我站在计算星雨的雨量计上居高临下，近在咫尺的地方，目睹了这场悠悠飘落的流星雨。

四

最奇妙的莫过于在这个星球的拱背上，在这块有磁性的布和星星之间，站着一个有灵性的人，这场星雨可以象反映在镜子里一样反映在他的内心。在一座矿石的地基上，梦也是一个奇迹。而我回忆起了一个梦……

有一次我降落在莽莽的沙地上，等待着黎明。金色丘陵有一边的山坡迎着月光，另一边的山坡隐在黑暗中，黑白分明。在这块荒芜的光与影的工地上，一派停工后的和平景象，也是一片凶险莫测的静默，我在这样的环境中睡着了。

当我醒来时，只看到夜空如水，因为我躺在一座山峰上，胸前两臂交叉，脸对着一池星星。上无屋宇，旁无扶靠的树根，在深谷和我之间也没有一根遮挡的树枝，我也不知道峡谷的深度，感到一阵头晕目眩——我已无拘无束，象一个潜水员一样，准备投入深渊。

但是我没有跌下去。从我的后颈直到脚跟，紧紧地贴在地上。我懒洋洋躺在大地身上，感到一种满足。地球引力在我看来象爱情似的至高无上。

我觉得大地托住我的腰，不使我倾斜，把我举了起来，在夜空中移动。我紧贴在星球上，受到一种向心力，就象拐弯时使你紧贴在车上的那种向心力，我体味着这种奇妙的依托，这种牢靠，这种安全；我于是感到在我身子底下我这艘船的弯曲的甲板。

我这样清楚地意识到我的身子在漂动，以致即使听到地心深处传上来机械沉重啮合的呻吟，归帆返航的呜咽，逆风而行的驳船的吱叫，也不会表示惊讶。但是大地深处始终一片寂静。压在我肩头的这种引力显得和谐，稳重，永世保持不变。我安居在这个故乡，仿佛苦工船上的劳役犯，死后摆脱了镣铐，静躺在海洋深处。

我在默想自己的处境：落在沙漠中岌岌可危，孑立在黄沙和群星之间，孤寂地远离我的生活天地。因为我知道我要几天、几星期、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回到他们身边，要是飞机找不

到我，要是明天摩尔人不来杀我的话。在这里，我已一无所有。我只是一个迷失在黄沙和群星之间的凡人，唯一的乐趣是意识到自己还在呼吸……

可是我依然充满遐想。

那些遐想进入我的脑海，好象地下水泉似的悄然无声。最初，我不理解渗入到我身上的那种乐趣。听不出声音，瞧不见图形，但是感觉到心中闪过人影，一个非常亲近、心意相通的朋友。然后，我懂了，闭上双目，沉浸在迷人的回忆中。

在某地，有一座花园，里面种满了黑松和菩提树，还有我喜爱的一幢老屋子。在这里，屋子只起一种幻想的作用，远也好，近也好，不能使我的肉体温暖，不能给我遮风躲雨，这都无关紧要，只要它存在，能以它的形象充实我的黑夜就够了。我不再是漂落在海滩上的一具尸体，我认出了方向，我是这座房子的孩子，完全记得它散发的气息，前庭的清新，以及使满屋子充满生气的人声。甚至水塘里的蛙声也传到这里我的耳边。我需要这些成千上百的标志来认识我的处境，来发现到底缺了什么才使沙漠这般凄凉，来给这个万籁俱寂，连青蛙也不叫一声的无声世界找到一种意义。

不，我不再栖身在黄沙与群星之间。我从苍天那里得到的仅是一个冷冰冰的信息。我原以为长生的欲望来自上苍，此刻才发现它的根源。我似乎又看到房子里庄严的大柜子，柜门开启时，看到里面一叠叠雪白的被褥。柜门开启时，看到里面冰凉的布帛。年老的女仆象耗子似的，从一个柜子碎步跑向另一个柜子，不停地查看、铺开、折叠、清点那堆堆白布，看到任何磨损威胁到房屋的长存，就大声叫道："啊！我的上帝，糟了。"立刻跑去眼睛紧紧凑在灯火前，织补这些祭台上的台

布，缝补这些三桅船的帆篷，侍候我也不知道的比她更伟大的东西——一位上帝或是一艘船。

啊！我应该给你写上一页。我最初几次飞航归来，姑娘，我看到你手里拿着针线，双膝掩没在白色的长裙下，每年添上几条皱纹，几根白发，长年累月用你的双手，为我们的安睡准备这些上浆的床单，为我们的用餐准备这些平整的桌布，以及这些灯火辉煌的节日。我到你的洗衣坊来看望你，坐在你的对面，叙述我九死一生的经历，为了打动你，为了要你放眼看看外部世界，卷入世俗的生活。你说：我没有多大改变。还是在孩童时代，我穿破了一件件衬衣——啊！糟了！——我还擦伤了膝盖；后来我回到房里敷药绷带，象今夜一样。但是，不，不，姑娘！我不是从花园的墙角，而是从天涯海外归来的，我身上还带着孤寂的苦味，沙漠的旋风，热带耀眼的月光！你对我说，当然，男孩子四海奔波，伤筋劳骨，自以为强壮非凡。但是，不，不，姑娘，我阅历到的东西远不止这座花园！要是你知道这些树荫多么微不足道！落在沙漠、山岳、原始森林、沼泽地里，这些树木哪里还有什么影踪。你还知道吗，世界上有的地方，那里的人遇上了你会立刻端起他们的马枪瞄准？你还知道吗，在沙漠中，人们没有屋顶，没有床铺，没有被单，就睡在寒夜……

啊！你这个野蛮人，你这样说。

在信仰上我动摇不了她，就象我动摇不了一个教堂的婢女。我惋惜她的谦卑的命运，使她又瞎又聋……

但是，这天夜里，在撒哈拉，孑立在黄沙与群星之间，我觉得她也有她的道理。

我不知道心里产生了什么。这个引力把我和土地连接一起，而那么多的星星又受到磁极的吸引。另一个引力又把我引向自己。我觉得我的重量把我推向那么多的东西！我的遐想要比这些沙丘，这个月亮，这些身旁之物更为真实。啊！一座房子的迷人之处，并不在于它给你栖身或使你温暖，也不是说这四堵墙壁是属于你的财产。而在于它慢慢地在你的心中积累起这些温柔的感情。在于它在你的心灵深处，垒成这些苍苍群山，从而象生成淙淙流泉似的，引起你绵绵幽思……

我的撒哈拉，我的撒哈拉，浩浩平沙也感到一个毛纺女的魅力！

（五） 绿 洲

关于沙漠我已经给你们讲了不少啦，在继续讲下去以前，容我给你们描述一个绿洲。此刻浮上我心头的，不是迷失在撒哈拉中心的绿洲。飞机带来的另一个奇迹，是它能把你直接投入到神秘的中心。你是这样一位生物学家，坐在舷窗前研究着这个人蚁世界。你无动于衷地观察这些座落在平原上的城市，处在四通八达的道路中心，这些道路仿佛血管，用乡野的汁液哺育着这些城市。但是压力表上的指针颤动一下，飞机底下这堆草丛变成了你的天地。你落在一座沉睡的花园的草地上无法动弹。

远近不能以距离来测定。我们国内的一座花园可能要比中

国的长城暗藏着更多的秘密，一个少女的灵魂要比隔着沙海浩瀚的撒哈拉绿洲，更为隐秘地笼罩在静默中。

我将谈到在世界某地一次短暂的停留。这是在阿根廷境内康科迪亚附近；但是神秘如此普遍，可能到处都有这样的事。

我降落在一个田野上，想不到将会遇到一个童话般的生活。我驾驶的那辆破旧的福特牌汽车毫无独特之处，款待我的那对温良的夫妇也很平凡。

“你就留在这里过夜吧……”

但是在路角拐弯处，月光下映现出一丛树林，在树林背后是这幢房子。多么奇怪的房子！低矮，坚实，简直是座堡垒。这是一座传奇中的城堡，越过门廊，迎面是一个小室，清静，安谧，深闭固守，不亚于一座修道院。

这时出现两个少女。她们严肃地打量我，仿佛两个守卫在禁宫门前的执法官；年幼的那个撅一撅嘴，用一根绿色木棍轻轻捣地，后来介绍完毕，她们向我伸出手来，一言不发，脸带好奇挑战的神气走开了。

我感到又好玩又迷惑。这一切都是那么简单，安静，诡谲，仿佛一件秘密吐露了第一个字。

“嗨，嗨，她们怕见生人。”做父亲的淡淡地说。

我们走了进去。

我喜欢巴拉圭那种具有讽刺意味的野草，经常把鼻尖伸到首都的石子路上，从肉眼看不见然而到处都是的原始森林那里，跑来刺探城里是否还由人占领着，打听把所有这些石块盖没的时刻是否来临。我喜欢这种颓垣残壁的景象，这确实表示一种蓬勃的生机。因而这里把我迷住了。

这里一切东斜西歪，却妙不可言，好比一棵盖满青苔、年

久枯裂的老树，好比十个世代以来情侣坐过的木凳。磨薄的板壁，虫蛀的门闩，跛腿的椅子。要说这里从不修葺，但是却热心打扫，一切干干净净，乌光明亮。

客厅的面貌庄严肃穆，象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妇人。剥落龟裂的天花板，一切都教我欣赏不已，尤其这里的地板，前塌后摇，不亚于船上的吊桥，但总是纤尘不染，晶光莹莹。奇怪的屋子，看不到一点疏忽、无人收拾的迹象，而是受到特殊的尊重。年复一年，无疑使它的魅力更添一分，它的面貌更趋丰富，它的友好气氛更加洋溢，当然也使从客厅到餐厅这段必由的旅程显得更为险峻。

“小心！”

这是一个窟窿。他们要我注意，跌在这么一个窟窿里很容易把腿折断。这个窟窿也不是谁的过错，而是时间的杰作。遇事绝对不找任何借口，在这里也是堂堂正正的。他们不对我说：“我们可以把这些窟窿都填满，我们有钱，但……”他们也不对我说——这也是实话——：“这是我们向城里租来的房子，住三十年。应该由他们来修。大家相持不下……”他们不屑作任何解释，这种豁达洒脱的态度也教我迷住了。他们最多跟我说一声：

“嘿！嘿！这房子有点年久失修了……”

说话的口气如此轻描淡写，以致我怀疑我的朋友是否真正为此发愁。你没有看到吗？那一帮水泥瓦匠、木工细作，对着这么一个古迹，抡起肆无忌惮的工具，在一星期内把一幢房子彻底翻造，叫你认也认不出来，还以为走进了别人的家。一座没有神秘，没有暗角，脚下没有翻板，没有密室的房子，不就是市政厅的一间会客室吗？

很自然的，这两位少女已消失在这所到处可以隐身匿迹的房子里。客厅里已经罗列了阁楼的财富，那阁楼更不知如何丰富多采了！不用说也知道，稍稍打开任何一个壁柜，马上滚出一束束焦黄的信封，曾祖父的清单，一串串钥匙，这些钥匙要比房子里的锁还多，当然又是一把都插不进锁孔的。这些妙而无用的钥匙，迷乱人的理智，让人对地窟、埋在地下的箱子、金路易想入非非。

“上座吧，怎么样？”

我们入席坐定。我从一个房间走入另一个房间时，嗅到空气中香烟缭绕似的有一种古老图书馆的气息，这比世界上所有的香料还珍贵。我尤其喜欢油灯的搬移。这些真正的笨重的油灯，象在我孩提时代，用车子从一个房间推至另一个房间，在墙上晃动着奇妙的影子。灯里升起火焰，冒出黑烟。然后，灯一经摆在位置上，火焰一动不动，周围是一片深沉的黑夜，只闻得柴禾声劈劈啪啪地响个不停。

这两位少女又出现了，就象她们消失时一样神秘，一样无声无息。她们神色庄重地坐在桌旁。刚才一定去喂过她们的狗，她们的鸟，在明月前把窗子打开，迎着晚风呼吸草木的芬芳。现在，打开餐巾时，她们悄悄地用眼角瞅我，在思量是否要把我归在她们熟悉的动物这一类。因为她们饲养了一只蜥蜴，一只蛇獴，一只狐狸，一只猢狲和一些蜜蜂。这些动物杂居共处，意气相投，组成一个新的人间天堂。她们统率着这些与世俱来的动物，用纤手抚爱它们，给它们喂食饮水，向它们叙述故事，不论蛇獴还是蜜蜂，都在侧耳倾听。

我当然预料到，这两位如此活泼的少女会运用她们全部批判精神、聪明才智，向坐在对面的男性作出迅速、秘密和正式

的评判。在我的童年，我的姐姐也对初次光临入席的客人评头品足。当谈话稍一停顿，突然在一片静默中听到一声响亮的：

“十一分！”①

这句话除了姐姐和我以外，没有人能够欣赏其妙处。我玩这种游戏的经验，使我感到紧张。尤其知道我的法官如此精明更是局促不安。这些法官擅于辨别狡猾的动物和天真的动物，从狐狸的足迹看得出它是否可以接近，对各种内心活动也有同样深刻的了解。

我喜欢这些如此敏锐的眼光，这些那么正直年轻的灵魂，但是我多么愿意她们换一种游戏。为了讨好，也出于对“十一分”的畏惧，我递盐瓶给她们，给她们斟酒，但是我抬起眼睛总是看到这些执法官端庄严肃，铁面无私。

即使奉承也是徒劳的，她们不懂虚荣。尽管不懂虚荣，但是非常自尊，不用我夸奖，她们也自视甚高，胜过我敢于说出口的。我甚至没有想到炫耀我的职业，因为一口气爬上梧桐树的树顶，只是为了看一眼窝里小鸟的羽毛是否丰满，跟朋友们打个招呼，这是另一种的勇敢。

我的两位安静的仙女始终监视着我在桌上的一举一动，我屡次碰到她们偷觑的目光，于是我住口不说了。这时一阵静默，在静默中地板上有样东西发出轻微的吱叫，桌子底下嗖的一声，然后不响了。我抬起好奇的目光。于是无疑是满足了她的观察所得，但是依然不忘进行最后的试探，那位妹妹用她年轻野性的牙齿咬着面包，轻描淡写地跟我解释说：

“这是蝮蛇。”

---

① 法国学校考试批分成绩为二十分制。最高分为二十分，十二分及格，十分、十一分可以补考。

说话时满不在乎，显然希望以此使未见过世面的人目瞪口呆，如果我是这么一个人的话。

说了以后心满意足的样子，好似谁只要不是太蠢的话，这句话已够说明事情了。她姐姐明亮的眼光向我扫了一下，判断我的初步反应，然后两个人低头朝向盘子，满脸天真无邪的样子。

“啊！……是蝮蛇……”

当然这句话是脱口而出的。从我大腿之间钻过去，在我腿肚子上擦过的，是些蝮蛇……

幸而我这时笑了，还毫不在意，她们或许感觉到的。我笑了，因为我兴高采烈，因为这座房子说实在的，一分钟比一分钟叫我喜欢；还因为我渴望对蝮蛇有更多的了解。姐姐来给我消释疑团了：

“蝮蛇的窝就在桌子底下的小洞里。”

妹妹又添了一句：

“晚上十点左右蝮蛇进洞，白天它们出外捕食。”

轮到我偷觑这两姐妹。平静的脸容背后隐藏着狡黠和无声的微笑。我欣赏她们身上这种雍容大方……

今天，我浮想联翩。这一切已成往事。这两位仙女又变得怎么样了呢？她们无疑已经嫁了人。但是她们是不是改了以前的脾气？从少女到少妇这是个重大的转变。她们到了新的家庭又做些什么？跟野草蝮蛇还保持什么样的交往？以前她们跟某些无处不有的东西溶合一起。但是终于有一天，少女情窦初开，向往着把心意抛给一个十九岁的青年。十九岁压在心头沉甸甸的。于是来了一个傻小子。生平第一次，如此敏锐的眼光看不清了，被花言巧语迷惑了。那个傻小子如果会念些诗句，就以

为他是诗人，以为他理解有窟窿的地板，以为他会喜欢蛇猿，以为对桌子下游移于大腿之间的蝮蛇的信任也会叫他洋洋得意．把一颗野花蔓草似的心奉献给了一个只喜欢庭园景致的人。那位傻小子把公主带走了，去过奴隶的生活。

（六）在沙漠中

一

有时，几星期，几个月，几年，我们这些撒哈拉航线上的飞行员，羁旅沙漠，从一个要塞飞往另一个要塞，而无从归来的时候，连这样的温情对我们也是无缘的。这里的沙漠找不出类似的绿洲、花园和少女，哪里有这样的传奇！当然，在远方，我们工作一经结束即可去生活的那个地方，千百个少女等着我们。当然，在那里，在她们的蛇猿和书本之间，日久天长她们也成为一些迷人的灵魂。当然，她们也出落得更美了……

但是我经历过孤独。三年荒漠生活教我深深体会孤独的滋味。青春消磨在深山旷野并不可怕，但是远处的整个世界显得在衰老。树上结了果实，地上长了麦子，女人也已风韵多姿。但是春去秋来，应该赶快收拾行装……但是春去秋来，还是滞留在远方……大地的财富象沙丘上的细沙，从指缝中悄悄流失。

岁月荏苒在平时不易为人们所察觉。他们过着一时的和平生活。但是一旦抵达中途站，终日不断的贸易风压在我们心

头，那时我们就感到时光的流转。我们好比乘在快车中的旅客，满耳是黑夜里隆隆作响的路轨声，从车窗后猛然发亮的一束束火光，猜知这是田野上的小河流水，还有乡间的村子，美丽的庄园，但是这一切他都无法留恋，因为他在旅途上。我们也是这样，精神亢奋，耳边还响着飞行的呼啸声。我们自己也觉得，随着心的跳动，听任风的飘逸，落向不可知的未来。

抵抗区更增添了沙漠的风光。朱比角的夜晚，每一刻钟都被一个时钟的当当声打断，岗哨与岗哨依次警戒，从远处传来一声声洪亮的口令。朱比角的西班牙要塞①，陷在抵抗区重围中，就是这样提防着四处隐伏的威胁。我们这些乘在这艘不明海情的航船上的旅客，倾听着嘲哨声自远及近，由低而高，象海鸟似的在我们头上盘旋。

然而，我们还是爱上了沙漠。

如果说沙漠中空旷冷寂，那是因为沙漠决不轻易委身于萍水相逢的情人。我们家乡的小村子也是躲躲闪闪的。如果我们不为它而牺牲世界的其余部分，如果我们不进入它的传统，它的习惯，它的冲突，我们就丝毫不理解某些人把它看作故乡的原因，更不理解仅离我们几步路幽居在他的小室内，依照我们不知道的准则生活着的那个人。那个人真正出神入化，象西藏人那样孤寂，与我们遥遥相隔，是任何飞机也没法带我们去那儿的。我们又何必去拜访他的小室呢！那是空的。人的王国存在于他的内心。因此，沙漠也决不是黄沙组成的，也不是图阿雷格人②，甚至也不是荷枪的摩尔人组成的。

① 朱比角在当时里奥德奥罗境内，为西班牙殖民地。

② 图阿雷格人，撒哈拉地区的游牧民族，分布在西北非洲。

今天我们才感到了口渴。一向熟悉的那口水井，只是在今天我们才发现它在沙地上闪闪发光。一个女人的身影可使满室生辉。一口水井也象爱情一样引人深思。

沙地上原来一片荒凉，然而有一天，我们害怕抢劫队的袭击，我们观察他们穿的大氅印在沙地上的褶痕。抢劫队也使沙漠换了一副面目。

我们接受了游戏的规则，游戏则以它的面貌来改造 我 们。撒哈拉，呈现在我们的内心。涉足绿洲并不算接触 到了 沙漠，而是要把一口水井看作宗教一样神圣。

二

我第一次飞航后，便领略了沙漠的风光。我们——里居艾尔、吉约梅和我——降落在努瓦克肖特的要塞附近。那 时 候，这个毛里塔尼亚的小驿站，象淹没在大海中的孤岛似的与世隔绝。一位年老的中士，带了十五个塞内加尔人，困守在 这 里。他接待我们，不亚于接待天上的使者：

“啊！能跟你们谈谈我真感到了不起……啊！我真感到了不起！”

他感到太了不起了，他哭了起来。

“六个月来你们是第一批客人。他们每隔六个月给我补给一次。有时是中尉来。有时是上尉。最近一次是上尉……”

我们还是感到目瞪口呆。离达喀尔仅两个小时，那里午饭也在准备了，这时连杆一跳，人便换了一个命运。在一个热泪纵横的老中士面前，我们成了显灵的天使。

“啊！喝吧，能向你们敬酒真叫我高兴！你们想想！上次

上尉来的时候，我竟拿不出酒来招待上尉。”

我在一本书内讲过这个故事，但是这不是虚构的。他跟我们说：

“最后一次，我连碰杯也没法碰……我感到惭愧极了，我甚至提出了调防。”

碰杯！跟那个从骆驼背上滚下来，汗流浃背的人好好碰一杯！六个月来，他就是为了这一分钟而活着的。一个月前已经把枪杆擦得铮亮，把哨所从弹药库到粮仓打扫得焕然一新。已经有好几天了，感到这个神圣的日子即将来临，登上高岗，不知疲劳地监视着地平线，为了眺望阿塔尔骆驼巡逻队出现时扬起的飞尘……

但是滴酒不剩，他没法庆祝这个节日。大家不能碰杯。真是羞惭得无地自容……

“我急切盼着他再来。我等着他……”

“他在哪里，中士？”

于是中士指着沙漠：

“我不知道，上尉他哪儿都去！”

从星星来说，在要塞的平台上度过的那个夜晚，也是一个真正的夜晚。夜空中没有其他物体可以观察的。星星点缀在天空，一览无遗，象在飞机上看到的一样，但是固定不移。

在飞机上，当夜色太美时，我们便放任自流，不怎么操纵方向盘，飞机渐渐向左方倾斜。正以为飞机还是四平八稳的时候，突然发现右翼底下有一个村庄。沙漠里是没有村庄的。那么就是一队出海的渔舟。但是在浩瀚的撒哈拉，哪里有什么渔舟。那么？于是对自己的错误感到好笑。慢慢地再把飞机拉起。村庄又恢复到原来的位置。我们又把抛在身后的星座，犹

如珍宝似的在墙上挂成一串。村庄？不错。是星星居住的村庄。但是，从要塞高处俯视，只看到一片好象冰封的沙漠，停滞不动的沙涛。还有那挂在墙上的星座。中士对我们谈论星座：

“唔！我对自己的方向了解得一清二楚……对准这颗星，就直达突尼斯！”

“你从突尼斯来的吗？”

“不。我的表妹。”

一阵长时间的沉默。但是中士没能向我们隐瞒真情：

“总有一天我要去突尼斯。”

当然不是对准这颗星，而是走另一条道路。除非跋涉途中，一口干涸的水井使得他如痴若狂。那时，星星、表妹和突尼斯就难分难辨了。那时，开始了受到上天默示的长征，这在凡夫俗子看来是痛苦的。

“有一次，为了看表妹，我向上尉请假要求去突尼斯。他回答我说……”

“他回答你啦？”

“他回答我说：‘世界上到处有表妹。’他派我去达喀尔，因为这更近些。”

“你的表妹漂亮吗？”

“突尼斯的那个？当然罗，她是个金发女郎。”

“不，达喀尔的那个？”

中士，由于你那有点悲哀和伤感的回答，我们真想拥抱你：

“她是个黑人……”

中士，对你说来，撒哈拉是什么？这是不停朝着你迈步

走来的一位上帝。这也是在五千公里沙漠外的金发表妹的温情。

沙漠对我们来说呢？这是我们内心的憧憬。我们对自身的了解。我们也是，在那个夜晚，对表妹和上尉滋生了爱慕之心……

三

艾蒂安港[1]位于不屈的领土的边缘，谈不上是座城市。城里有一支要塞，一个仓库和一间木头平房，这就是法国全部驻防设施。前后左右是一片绝对的沙漠，尽管兵寡枪少，艾蒂安港几乎是攻克不了的。要攻占它，必须越过一条沙与火的环形地带，以致抢劫队只有走得精疲力尽，把随身带的水喝得一滴不剩才能到达这里。可是，据人们回忆，在北方某个地方，总有一支抢劫队在向艾蒂安港行进。每次那位上校总督到我们这里来喝茶时，在地图上指给我们看抢劫队的行进的路线，仿佛在叙述一位美丽的公主的传奇。但是这支抢劫队永远不会到达这里，就象河水遇到了沙漠被吸收得无影无踪，我们称他们为幽灵抢劫队。到了晚上，政府发给我们的手榴弹和弹药，依然沉睡在床脚旁边的木箱内。特别由于受到贫困的保护，我们除了寂静以外，没有其他敌人需要与之斗争的。机场场长吕卡从早到晚，开动着那台留声机；离开生活那么远，乐声听在耳里一知半解，倒引起莫名的忧郁，这种感觉奇怪地有点类似口渴。

① 即今西撒哈拉的努瓦迪布。

那天晚上，我们在要塞吃过晚饭，上校总督给我们欣赏他的花园。确实，从法国迢迢四千公里外，给他运来了满满三箱子货真价实的泥土。泥土里长出三片绿叶，我们用手指抚摸，象抚摸珠宝似的。上校谈到它时，总说："这是我的花园。"当刮起使万物枯萎的风沙时，他把花园搬进了地窖。

我们住在离要塞一公里的地方，饭后踏着月光回去。在月色下，沙子呈玫瑰的颜色。我们感到自己一无所有，但是沙子是玫瑰色的。但是哨兵的一声唿哨又教我们看到世界的凄怆。整个撒哈拉害怕我们的身影，询问我们的口令，因为有一支抢劫队在行进。

哨兵一声长啸，沙漠中万声回荡。沙漠不再是一幢空屋，一群摩尔人的骆驼队吸引着黑夜。

我们以为安然无恙。可是啊！疾病、事故、抢劫队，有多少威胁准备着乘隙而入！人在世上乃是暗枪冷箭的靶子。但是塞内加尔的哨兵，却象先知，在这一点上提醒了我们。

我们回答说："法国人！"在黑天使面前走过，我们松了一口气。是什么样的气概竟使我们认为这个威胁……喔！还是这般遥远，不是那么紧迫，也被重重沙漠挫去了大半锐气；但是世界却不同了。这个沙漠，它又变得十分壮丽。抢劫队在某地行进，又永远到不了这里，使沙漠显得凛凛然不可侵犯。

现在是晚上十一点钟。吕卡从无线电站回来，对我说半夜有一架从达喀尔来的飞机。机上一切平安。零时十分，将把邮包转装完毕，由我驾机飞往北方。在一块破镜前面，我认真地

刮着胡子。我毛巾围在脖子上，好几次走到门前，望一望寸草不长的沙漠，天空晴朗，但是风落了。我又回到镜子前。我思索起来。几个月来，风一直吹个不断，一旦停歇，有时会搅乱整个云空。现在，我在乔装打扮，腰间挂了我的救急灯，我的经度仪，我的铅笔。我走去找内里，今夜他是我同机的报务员。他也在刮胡子。我对他说："行吗？"目前还行。这一类起飞前的准备是飞行过程中最容易对付的工作。但是我听到劈啪一声，是一只蜻蜓撞在我的灯上。我也说不出理由，感到一阵心揪。

我又走了出去，环顾四周，清朗一片。旷野边上一块悬崖兀出空中，象白昼一样分明。沙漠中阒然无声，好似布置井然的屋子。但是现在有一只青蛾，两只蜻蜓向我的灯光扑来。我又产生一种郁郁的情绪，也象是喜，也象是忧，它是从心底滋长的，方兴未艾，还模糊不清。有人从远处在跟我说话。这是本能吗？我又走了出去，风完全停息了。天气始终凉爽。但是我感到一个预兆。我猜了一下，我相信猜中了我会遇到的事情；我猜对了吗？既不是天空，也不是黄沙，向我作任何暗示，而是两只蜻蜓，还有一只青蛾在跟我说话。

我走上一座沙丘，朝着东方坐下。如果我猜中了，"那事情"不久就会出现的。这些蜻蜓离内地的绿洲几百公里，到这里来找寻什么呢？

断桩残木漂流到岸边，意味着海面上狂风怒号。同样，这些昆虫在向我指出，一场沙暴正在逼近。东方吹来的沙暴，而且已经蹂躏了青蛾在远方的棕榈园。浪花已经溅到我的身上。东风吹起来了，不可藐视，既然它是一个明证；不可藐视，既然它包含着一个严重的威胁；不可藐视，既然它酝酿着一场风暴。它的微弱的叹息才传到我的耳边。我是浪涛波及的最远的

一块石碑。在我身后二十米，有布条也不会飘动一下。以前有一次，仅有的一次，沙暴的热气罩住我的全身，象死神的爱抚。但是我很明白，几秒钟内撒哈拉换过一口气后，即将吐出第二声叹息。用不了三分钟，仓库的通气管将会晃动。用不了十分钟，风沙遮天。不一会儿，我将在火中，在沙漠窜起的火焰中展翅高飞。

但是，使我激动的不是这场沙暴，而是对这种秘密的语言能够心领神会，而是象一个凭细微的声息能窥知全部未来的原始人，侦察到了一个踪迹，而是从蜻蜓翅翼的颤动中预测到了沙漠的震怒，这使我内心充满了一种野性的喜悦。

四

我们在那里接触了不屈的摩尔人。他们从森严的禁区走了出来，这些禁区我们都是坐在飞机中越过的；他们冒险进入朱比角或锡兹内罗斯的要塞，来买糖块或茶砖，然后又隐失在他们神秘的内陆。我们试图在他们经过时跟其中几个人进行笼络工作。

如果来的是有势力的领袖人物，我们在取得航空公司的批准后，有时请他们坐上飞机看一看世界。这是要消除他们的傲气，因为往往是出于轻蔑，而不是出于憎恨，他们杀害我们的俘虏。如果他们在要塞附近遇见我们，甚至不会骂我们一声。他们转过身去，朝地上啐唾沫。这种傲气是因为他们耽溺于自己的力量。他们中间有许多人，由于组成了一支拥有三百支枪的队伍，反复地对我说："要走一百天才到得了法国，总算是你们的运气……"

我们带了他们观光，其中有三个人还游览了这个陌生的法兰西。他们是属于这一类人，有一次随我到了塞内加尔，看见树木而呜呜哭了起来。

当我到他们的帐篷里去找他们时，他们盛赞有裸体女人在花丛中跳舞的游艺场。这些人从来没有看到过一棵树，一泓泉水，一朵玫瑰花，他们只有从古兰经中才知道花园的存在，园中流水潺潺，因为这就是他们心目中的天堂。含辛茹苦三十年，挨了异教徒的一颗子弹，在沙漠中痛苦地结束一生后，才能进入这个天堂和见到天堂里的美丽的女奴。但是上帝欺蒙了他们，既然他把所有这些财富赐给了法国人，也不向他们索取口渴的代价，死亡的代价。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年老的领袖在沉思默想。这就是为什么想到帐外的撒哈拉，触目所及一片荒凉，一生于此抑郁寡欢，他们也不由说出了知心话。

“你知道……法国人的上帝……他对待法国人，比摩尔人的上帝对待摩尔人要宽厚得多！”

几星期以前，有人带了他们去萨瓦。他们的向导领他们走到一条形若垂帘、水声隆隆的大瀑布前。

“你们尝尝。”向导对他们说。

这是甜水。水！在这里要走上多少天才抵达最近的一口水井；就是找到了，又要化多少钟点去掏尽塞满井口的淤沙，才能挖到带有骆驼尿臭的泥浆！水！在朱比角，在锡兹内罗斯，在艾蒂安港，摩尔小孩不乞讨金钱，而是捧了一只罐头盒，乞讨清水。

“请给点水吧，请给点……”

“你要是乖的话。”

水跟黄金一样贵重，只要小小一滴就可使沙上闪耀出嫩草

的绿光。如果一个地方下了雨，就会引起撒哈拉的大迁徙。各部落朝着将在三百公里外生长的青草蜂拥而去……这水，如此吝啬，六年以来在艾蒂安港未曾落过一滴，而今在这里汹涌澎湃，好象天下的水都从这个撑破的水桶里汩汩往外流。

“走吧，”向导跟他们说。

但是他们木然不动。

“让我们再……”

他们一言不发，静穆庄重地瞻仰圣灵在此大显神通。从高山的腹部奔流而下的，是人的生命，是人的鲜血。一秒钟的流量简直可以使整整几个骆驼队起死回生；他们渴得发疯，永远陷没在无穷的盐湖和海市蜃楼里了。上帝在这里显灵了，他们没法舍之而去。上帝打开了他的闸门，显示了他的力量；三个摩尔人始终一动不动。

“还有什么可看的呢？走吧……”

“应该等等。”

“等什么？”

“等它流完。”

他们要等待上帝对自己的疯狂感到厌倦。他很快就会后悔的，他是吝啬的。

“但是这水流了两千年啦！”

所以那一晚，他们才没有坚持要留在瀑布旁边。对某些奇迹还是不提的好，甚至不要想得太多，否则会莫名其妙。否则会怀疑上帝……

“你看，法国人的上帝……”

但是，那些生长蛮荒的朋友，我对他们是了解的。他们在

那里，信仰发生了动摇，仓皇失措，此后差不多要归顺了。他们幻想由法国军需处提供大麦，由我们撒哈拉部队保障安全。事实也是如此，一旦归顺后，他们可以获得物质上的利益。

但是他们三个都是特拉扎地区酋长马蒙的后裔（我相信我把他们的名字弄错了）。

当马蒙做我们的藩属时，我认识他。因功晋封官衔，获得政府的重赏，备受部落的尊敬，表面看来，他荣华富贵应有尽有。但是有一个晚上，事先不露一点声色，屠杀了他陪同前来沙漠里的官员，抢了几匹骆驼、枪支，投奔不屈的部落。

一位领袖人物奋身反抗，既英勇又悲壮的逃亡，从此在沙漠中过放逐的生活，遇上阿塔尔巡逻队的狙击，这种昙花一现的荣耀立刻象古代火箭似的熄灭；我们对这种反抗、逃亡和荣耀斥之为背叛。我们对这一类疯狂行为感到吃惊。

但是，马蒙的历史也是许多其他阿拉伯人的历史。他年老了。人到了暮年，爱沉思默想。以致有一天晚上，他发现自己背叛了伊斯兰教的上帝，跟基督教徒携手结盟使他丧失一切，还玷污了自己的双手。

事实也是，大麦与和平对他又有什么意义呢？失节的战士变成了牧羊人，蓦然记起他曾经在撒哈拉生活过：沙地上每一道褶裥都充满了暗藏的威胁，在黑夜中前导的小队把巡夜的人派至前哨；敌情的传闻激动着围在篝火旁的人们的心。他记起了碧海扬帆的乐趣，这种乐趣一旦被人体会，终生也不会遗忘。

今天，他在一块绥靖的、毫无威望的土地上，无声无息地游荡。只有今天，撒哈拉才算得是一片沙漠。

他要杀害的军官可能还是他所敬重的人。但是，对真主的爱超过一切。

“晚安，马蒙。”

“上帝保佑你！”

军官钻进被窝里，直挺挺地躺在沙地上，象躺在一条木筏上，仰望着星空。这时满天星斗徐徐流转，整个夜空标志着时辰。这时月亮向沙漠倾斜，由智慧之神引入了太虚。基督徒立刻堕入睡乡。又过了几分钟，只有星星在熠熠发光。为了衰退的部落重振昔日的声威，为了再过追逐的生活，使沙漠光彩夺目，只需要这些基督徒一声轻微的喊叫，让他们沉溺在原来的睡眠中不醒……又过了几秒钟，万劫不复中又产生了一个世界……

他把睡梦中的这些英俊的中尉杀害了。

五

今天，在朱比角，凯马尔和他的兄弟穆伊阿纳邀请我去，我在他们的帐篷里饮茶。穆伊阿纳用蓝色面纱遮住下半脸，对我虎视眈眈，默无一言。只有凯马尔一个人跟我说话，尽地主之谊：

“我的帐篷，我的骆驼，我的女人，我的奴隶都可以供你使唤。”

穆伊阿纳眼睛始终盯住我，俯身朝他哥哥说了几句话，又默不作声。

“他说什么？”

“他说：‘博纳富偷了尔该巴一千头骆驼。’”

那个博纳富上尉，是阿塔尔要塞的骆驼巡逻队的军官，我不认识他。但是我从摩尔人那里听到他惊人的传奇事迹。他们谈到他时恨恨不已，但是却象谈到上帝似的。他在那里出现，沙漠便要付出代价。就在今天，他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在一群往南方去的抢劫队背后，偷了他们几百头骆驼，逼得他们为了拯救原来以为安全可靠的财富，群起向他进攻。这次奇袭，给阿塔尔解了围，现在营帐扎在一座石灰碱的平台上，他挺身昂立，仿佛是一个誓在必得的战利品；他的声威如此远扬，以致部落纷纷而来，要与他决一死战。

穆伊阿纳更严厉地望着我，嘴里依然说个不停。

“他说什么？”

“他说：‘我们明天去袭击博纳富。三百支枪。’”

事情我早已猜知一二。三天来牵至井前饮水的这些骆驼，这些冗长的商谈，这种热情。好象在给一艘无形的桅船备帆挂索。将把船只带走的风，已经在海面上刮起来了。由于博纳富的原因，向南方移动的每一步都充满了光荣。我简直不能区别，进行这样的出征，更多地出于仇恨还是出于热情。

在世界上有这么一个显赫的敌手供其杀害，实在是件快事。不论他在哪里出现，附近的部落就收拾他们的帐篷，集合他们的骆驼，逃之夭夭，生怕与他劈面撞见；但是最偏远的部落却象坠入爱河似的神不守舍。抛却帐篷的宁静，挣脱妻子的拥抱，从沉睡中一跃而起；发现两个月来向南方艰苦跋涉，忍受火燎的干渴，蹲在风沙下长夜等待，就盼的是到了天明，出人意料地遇上阿塔尔巡逻队，若上帝允许的话，当场把博纳富上尉杀死。

“博纳富是位强者。”凯马尔向我承认说。

现在我知道了他们的秘密。就象对女人抱着欲念的男人，做梦也想到她漫不经心的步态，为之彻夜辗转难眠；在幻想中追随着她的漫不经心的步态，感到心火难按和伤心；博纳富的遥远的步声也使他们痛苦。这个基督徒化妆成摩尔人，避开抢劫队的追踪，率领他的两百个摩尔海盗，潜入抵抗区，到了那里，摆脱了法国的羁绊，即使他手下最没出息的人，也可能从他的奴役中幡然觉悟，而不会受到惩罚的把他放在石堆上奉献给他的上帝；到了那里只是他的威望使他们有所顾忌，就是他的弱点也威慑着他们。这天夜里，在他们的鼾睡声中，他无动于衷地踱来踱去，而他的脚步声响彻沙漠中心。

穆伊阿纳沉思不语，在帐篷的角落里一直木然不动，象一块青石浮雕。只有他的两眼炯炯发光，而他的镶银匕首也不是一件仅供观赏的玩物。自从他组成一支抢劫队以来，完全变了一个人！他从来没有感到自己这么高贵，对我根本不屑一顾；因为他要袭击的是博纳富，因为天一亮他就要出发，仇恨驱使着他，而这种仇恨又处处流露出爱情的迹象。

他又一次俯身凑向他的哥哥低声说话，然后又望着我。

"他说什么？"

"他说如果在远离要塞的地方碰见你，就对你开枪。"

"为什么？"

"他说：'你有飞机和无线电，你有博纳富，但是你没有真理。'"

穆伊阿纳穿着蓝袍，象石雕似的褶裥分明，木然不动，对我进行着审判：

"他说：'你象山羊似的吃生菜，象猪似的吃猪肉。你们的女人没有廉耻心，把脸孔露在外面。'他看到过的。他说：'你从

来不激祷告。'他说：'假使你没有真理，你的飞机，你的无线电，你的博纳富对你又有什么用呢？'"

我钦佩这位摩尔人，他不保卫他的自由，因为在沙漠中人人都是自由的；他不保卫身外的财富，因为沙漠中一无所有，但是他保卫一个秘密的王国。在悄然无声的沙涛中，博纳富象一个老海盗率领着他的巡逻队；有了他，朱比角的帐篷营地不再是游手好闲的牧羊人的中心。博纳富风暴威胁着它的要害；有了他，晚上帐篷都挤在一起。在南方，沉默也教人提心吊胆，这是博纳富的沉默；穆伊阿纳是个经验丰富的猎人，倾听着他在风中彳亍的步声。

当博纳富后来回到法国，他的敌人不但不感到高兴，而是潸潸流下了眼泪，仿佛他的离去使他们的沙漠失去了一根磁极，使他们的生存失去了一点威望；他们对我说：

"你的那个博纳富，他为什么走啦？"

"我不知道……"

他跟他们进行生死的搏斗，这样有好几年。他以他们的规则作为自己的规则。他睡觉时头枕在他们的石头上。在无穷无尽的追逐中，他学得跟他们一样，会观测《圣经》上所载的星与风组成的黑夜。现在他走了，显得他不是在进行一场必要的赌博。他离开了赌桌扬长而去。被他撂在后面而独自赌下去的摩尔人，从某种意义来说，对生活失去了信心，因为生活不再使他们惊心动魄。他们还是愿意相信他：

"你的博纳富，他会回来的。"

"我不知道。"

他会回来的，摩尔人这样想。欧洲的游戏再也不会令他满

足，兵营里的桥牌、晋级、女人也不会令他满足，在这里，每一步路都令人心惊胆颤，象走向爱情似的。他原来可能以为生活在这里只是逢场作戏，在那里才是生活的主体。但是他不久意味索然地发现，唯有在这里，在沙漠中才能获得仅有的真正的财富：黑夜里沙的这种威严，这种沉默，这个风与星星的故乡。假使博纳富有一天回来了，这条消息当夜就会传遍抵抗区。摩尔人知道，在撒哈拉某地，他沉睡在两百个海盗中间。于是大家悄悄地把骆驼牵至井边，准备秣草，检查枪统，由于受到了这种恨或这种爱的驱使。

六

"把我藏在一架飞机里，带到马拉喀什去……"

每天晚上，在朱比角，这个摩尔人的奴隶向我念一遍他的简短的祈祷。这几句话说过以后，对生活尽了努力，他就盘膝而坐给我煮茶。在向他认为唯一能治愈他的医生说出病情以后，向唯一能拯救他的上帝祈祷以后，从此可以安静一天。从此弯身朝着水壶，琢磨他生活中单调的情景，马拉喀什的乌黑的土地，赭红的房屋，以及他那被剥夺的基本生活资料。他对我的沉默，对我迟迟没有给他新的生命，并不耿耿于怀；在他看来，我不是一个跟他一般的人物，而是一个促进的力量，类似一种吉利的风，终有一天会推动他的命运。

但是，一个普通的飞行员，当几个月的朱比角航空站站长，全部财富就是挨着西班牙要塞而盖的一间木屋，还有这间木屋子里的一只水盆，一只盛海水的水壶，一张不够身长的床，我对自己的能力不抱那么多的幻想：

“老巴克，以后再看吧……”

所有的奴隶都叫巴克；所以他也叫巴克。尽管当了四年俘虏，他还是不能俯首帖耳，他记得以前当过国王。

“你以前在马拉喀什做什么的，巴克？”

在马拉喀什，他以前从事过一个高尚的职业，他的妻子和三个孩子肯定也还活着：

“我以前是牛羊群的放牧人，我那时叫穆罕默德！”

那里的卡伊德① 把他召来：

“我有些牛要卖掉，穆罕默德。你去山里把它们找来。”

或者：

“我在原野上有一千头羊，你把它们赶到北面的牧地上去放。”

巴克拿了根橄榄树枝做的节杖，率领他的羊群迁徙。一个人负责着一大群羊，为了照顾将要出世的羊羔，要最灵活的放慢脚步，同时又不忘催一下懒惰的母羊，他一路走来，无不对他信任，无不对他唯命是从。唯有他知道它们该走向哪几块乐土，唯有他懂得凭着星斗去找寻道路，唯有他具有丰富的、那些羊群无法企望的知识；他一个人以其聪明睿智，决定休息的辰光，饮水的时刻。晚上，羊群睡了，他两腿插在没膝的羊毛丛中，对这些无知的弱者无比怜爱；巴克身兼医生、先知和国王，在为他的臣民祈告上苍。

有一天，几个阿拉伯人找上了他：

“跟我们往南方找牲畜去吧。”

他们叫他长途跋涉，三天以后，他被带进抵抗区边缘地带

---

① 卡伊德，北非伊斯兰教的官员，主管执法、治理、收税等职。

的一条山沟里，他们只是把手往他肩上一搭，叫他巴克，就把他卖了。

我还认识其他一些奴隶。我每天到帐篷里去喝茶。光着脚，躺在地毯上，重温白天的航程。地毯都是长纤维羊毛编织的，这是游牧部落的奢侈品，在这上面他们建立他们的住所，逗留几个小时。在沙漠中，人们感觉到日月如梭子般的转动。在阳光的灼射下，人们朝着夜晚前进，朝着去汗生凉的清风前进。在阳光的灼射下，牲畜和人都朝着这个巨大的饮水池前进，象朝着死亡前进一样千真万确。因而，闲荡也不是无益的。每个白天都显得美丽，好比通向大海的道路。

这些奴隶我都认识。当主人从百宝箱里取出炉子、水桶和玻璃杯，他们走进帐篷来了。这种笨重的箱子里无奇不有，没有钥匙的挂锁，没有花的花盆，值三个小钱的镜子，老式的武器，这些东西散落在沙漠中，教人想起沉船后的漂流物。

这时，奴隶一声不出，在炉内装了干枯的小树枝，用嘴吹火，把水壶装满，运动足以拔树的肌肉，去做那些女孩子足以应付的事。他温顺善良。过着机械的生活：焙茶，看管骆驼，吃饭。在阳光的灼射下，朝着黑夜前进，在冰凉裸露的星光下，又盼望阳光的灼射。北方国家是幸运的，四季更替，夏天叫人憧憬白雪，冬天叫人向往煦阳。不幸的热带，长年烈日炎炎，毫无变化；但是在这个撒哈拉也是幸运的，日以继夜，摆弄人从一个希望到另一个希望。

有时黑奴在门前打盹，享受着晚风的吹拂。在这个囚犯粗实的躯体内，回忆永远不会浮上来。他所记得的只是绑架的时刻，这些拳打脚踢，这些喊叫声，以及这些在那难忘的一夜把

他掀翻在地的人的胳膊。从这个时刻起，他陷入一种奇怪的睡眠，象瞎子一样望不见塞内加尔的悠悠流水，南摩洛哥的白色房屋，象聋子一样听不到亲切的声音。他不痛苦，这个黑人，他是受了创伤。一朝落入游牧部落的生活轨道，免不了一起颠沛，随着他们在沙漠里的萍踪终生飘泊；从此以后，他的过去，他的家庭，他的虽生犹死的妻儿，还能跟他有什么共同之处呢？

长期在圣洁的爱情中生活，然后又失去了这种爱情的人，有时也会对自己高贵的独居生活感到厌倦。他们低声下气地接近生活，得到一种庸俗的爱情便心满意足。他们觉得忍让，卑躬屈节，与世无争也自有其乐趣。奴隶把主人的炭火也引以为荣。

“哎，拿着。”有时主人对俘虏说。

由于种种疲劳消除了，种种热气散失了，由于并肩走入了阴影，这时主人对奴隶是宽宏大量的。主人赐给他一杯茶。俘虏感激涕零，为了这杯茶去吻主人的膝盖。奴隶不总是戴上镣铐的。他并不需要啊！他多么忠诚！他驯顺地否认自己是个被剥夺的黑国王，他不是别的，只是一个幸福的俘虏。

可是，有一天，主人把他放了。当他过于年老抵不上他的衣食时，主人让他享受无边的自由。三天来，他徒然挨着一个个帐篷荐身谋活，他一天比一天衰弱，到了第三天晚上，他依然驯顺地卧倒在沙地上。在朱比角，我就看到过一些人这样赤条条的死去。摩尔人在这些长期间的弥留者身边侧目而过，但是并不是冷酷成性；摩尔小孩在奄奄一息的人形旁边游戏，每天清晨好奇地跑来看他是否还在抽动，但是并不嘲笑年老的奴隶。这是自然规律。不亚于人们对他说：“你工作得不少啦，你可以去睡了，你去睡吧。”他始终躺着，感到的只是阵阵晕眩似

的饥饿，但是并不感到唯一折磨人的人间不平。他渐渐与大地溶为一体。受烈日的曝晒，归尘土的吸收。三十年的辛劳，然后是这个长眠的权利，入土的权利。

我遇到的第一个弥留者，我没听到他呻吟一声，这是他没有可以对之呻吟的人。我猜他内心隐约有一种俯首听命的思想，象一个迷路的山里人，精疲力尽，躺倒在雪地上，沉浸在梦幻和雪堆中。令我难受的不是他的痛苦。我不信有什么痛苦，而是随着一个人的死亡，一个未为人知的世界也消逝了；我在想，在他心头消失的是些什么样的景象。渐渐湮没在遗忘中的是塞内加尔的哪些种植园，南摩洛哥的哪些白色城市。我也没法知道，在这个黑色的躯体中，隐灭的是否仅是些日常的忧虑：焙茶，把牲畜牵至井边……得到安息的是一个奴隶的灵魂，还是往事蓦然叫他清醒，怀着昔日的荣耀死去的。坚硬的脑壳对我说来，好象年代久远的百宝箱。我不知道里面装了哪些彩色丝绸，哪些节日美景，哪些在此不合时宜、在沙漠中又如此无用的遗物，居然在沉船后幸留了下来。这只箱子在那里，锁得严严的，分量沉沉的。我不知道，在悠悠长眠前的最后几天，在这个人心中分解，在这个心灵、这个肉体中分解的是世界的哪一部分；这个心灵、这个肉体自身也逐渐分解为黑夜和根。

“我以前是牛羊群的放牧人，我那时叫穆罕默德……”

巴克是我认识的黑奴中第一个奋起反抗的。摩尔人损害了他的自由，一天之间把他抢得身无一物，胜过初生的婴儿，他不在乎。有时上帝的风暴不就是这样，在一小时内把一个人的庄稼全部毁坏。但是要比威胁财物更严重的，是摩尔人威胁到他的人身。巴克不愿苟且偷安，其他许多奴隶早把做过可怜的

放牧人这段往事忘得干干净净了！放牧人不也得长年辛勤才换来每日的粮食！

巴克不象其他人久等生厌而乐天安命，他不甘心过奴隶生活。他不愿意乞求奴隶主的善意而感到做奴隶的喜悦。他心中还把穆罕默德居住过的房子，给离家外出的穆罕默德留着。这所房子空无一人而显得破败衰落，但是外人仍然不得擅自入内。巴克象一个白发苍苍的看家，在花径野草和寂寞无聊中，忠心耿耿地死去。

他不说："我是穆罕默德·本·拉乌辛。"而说："我那时叫穆罕默德。"梦想有一天，这位被人忘却的人物重新出现在人间，凭他自己的复活使这个奴隶面目一新。有时更深夜静，他所有的回忆联翩而至，若童年的歌声那样充沛。"到了半夜，"我们的摩尔翻译对我们说，"到了半夜，他谈到马拉喀什哭了起来。"在孤独中，没有人能够不走这条怀故忆旧的道路。那个人在他心中悄悄醒来，舒展肢体，在这个从来没有女人光临的沙漠中找他身边睡着的妻子；巴克在这个从来没有泉水流过的地方倾听泉水的潺流声。巴克在这个人人都寄身帐篷、漂泊无定的地方，每夜坐在同一颗星星底下，闭上双目，以为居住在一所白色的房子里。巴克走到我这里满怀激情——这些旧日的激情又神秘地复苏了，仿佛受到磁极的吸力。他要对我说，他已作好准备，他的所有感情也已作好准备，为了发泄他的感情只能回到自己的家里。而这取决于我一声令下。巴克面带笑容，把他的诡计告诉了我，这确是我还没有想到的。

"明天有邮件要送……你把我藏在飞机里，送到阿加迪尔……"

"可怜的老巴克！"

因为，我们身在抵抗区，怎么能帮助他潜逃呢？摩尔人在第二天，不知会进行什么样的屠杀来为这次劫持和侮辱报仇雪恨。我曾试图在机场的机械师洛贝尔格、马夏尔、阿布格拉尔的协助下，把他赎买回来。但是摩尔人不是天天遇得到觅求奴隶的欧洲人。他们大敲竹杠。

"两万法郎。"

"你在取笑我们吧？"

"瞧瞧他两条结实的胳膊……"

几个月来就是这样过去的。

最后摩尔人的要价降低了。我事前写信给法国一些朋友，在他们帮助下我已有能力把老巴克买下来。

这是一些颇有意思的谈判。谈判持续了一星期。十五个摩尔人和我，团团坐在沙地上，度过这一个星期。奴隶主的一个朋友，也是我的朋友，赞·乌·拉塔里，一个土匪，暗中帮着我。

跟我商量后，他对他说："把他卖了吧，你总是要失去他的。他有病，这病不是一眼看得出来的，但是它长在里面。有一天会突然爆发。快把他卖给法国人吧。"

我曾经答应给另一个强盗拉吉一笔佣金，要是他帮我做成这笔买卖。拉吉劝诱奴隶主说：

"有了这笔钱，你可以买骆驼、枪支、弹药。你可以带上一帮抢劫队去跟法国人打仗。这样你也可以从阿塔尔带回来三四个年轻力壮的奴隶。把这个老的处理了吧。"

他把巴克卖给了我。我把巴克倒锁在木屋里关了六天，因为要是飞机到达以前让他在外面溜达的话，摩尔人又会把他抓

走，卖到更远的地方。

我给他解除了奴隶的身份。这也是一个颇有意思的仪式。马拉布特[①]来了，还有原来的主人，朱比角的卡伊德伊勃拉因。这三个海盗若在离要塞二十米的地方，单是为了跟我恶作剧，也乐意把巴克的脑袋砍掉；这时他们热烈地拥抱了他，签下了一张正式契约。

“现在，你是我们的孩子。”

依照法律，他也是我的孩子。

于是，巴克拥抱了他所有的父亲。

他在我们的小屋里度过甜蜜的软禁生活，直到动身。他一天不止二十次，要人描述这次简单的旅程：他在阿加迪尔下飞机，在这个中途站有人交给他一张去马拉喀什的汽车票。巴克扮一个自由人，好比一个孩子扮一个探险家：这次走向生命，这辆公共汽车，这些人群，这些他将见到的城市……

洛贝尔格受马夏尔和阿布格拉尔的委托来找我。不应该让巴克在下飞机后过挨饿的生活。他们要我把一千法郎交给他；这样巴克可以找寻工作。

这叫我想到慈善机关内那些“乐善好施”的老太太，捐献二十法郎，要求人家感恩戴德。飞机机械师洛贝尔格、马夏尔、阿布格拉尔拿出一千法郎，不是在乐善好施，更不要求人家感恩戴德。他们也不象这几个做梦也在追求幸福的老太太、出于怜悯而干这件事。他们只是促成把人的尊严归还给那一个人而已。他们跟我一样，对此是太清楚了：归家的陶醉心情一

① 马拉布特，伊斯兰教中过修行和沉思生活而被称为圣者的人。这些人曾领导北非人民反对某些王朝和欧洲征服者的斗争。这里系指修行的圣者。

旦消除后，巴克迎面碰上的第一个忠实朋友是贫困，不到三个月他就会在某一段铁路线上，辛辛苦苦地在挖枕木。他不见得会比在沙漠跟我们一起的时候更幸运。但是他有权利回到自己的老家，恢复原来的身份。

"好啦，老巴克，去吧，做一个自由人了。"

飞机颤动了，准备起飞。巴克最后一次俯身朝向朱比角这大片萧索的荒地。在飞机前早已围了两百个摩尔人，为了看看一个奴隶走上生命的道路时，将是什么样的一副面目。假使飞机遇上故障，他们还可在远一点的地方把他抓回来。

我们向我们的五十岁的新生婴儿挥手告别，把他送到世界上去碰运气，心里忐忑不安。

"别了，巴克！"

"不。"

"怎么！不？"

"不。我是穆罕默德·本·拉乌辛。"

阿拉伯人阿勃达拉受我们委托，在阿加迪尔帮助巴克；我们从他那里得知巴克的最后消息。

公共汽车要到晚上才开，这样巴克有一整天的时间。他首先在小镇上，默默无言地徘徊，阿勃达拉猜到他局促不安，不由甚为感动。

"怎么啦？"

"没什么……"

巴克突然摆脱了束缚，可以为所欲为，简直不知所措，还没有体会到他的新生。他隐隐然感到幸福，但是，除了这点幸福外，昨天的巴克和今天的巴克之间没有多大差别。然而，从此

以后，他可以和其他人处于同等的地位，分享阳光的煦照和坐在这个阿拉伯咖啡馆的凉棚下的权利。他在咖啡馆坐下来。给阿勃达拉和自己要了茶。这是他第一个趾高气扬的姿态，他的权力可能已使他换了一个人，但是跑堂给他冲茶时并不表示惊讶，好象这种姿态是很平常的。他没有领会到冲茶时，是在对一个自由人表示敬意。

“到其他地方走走。”巴克说。

他们朝着俯视阿加迪尔的卡斯巴山走去。

娇小玲珑的柏柏尔舞蹈女郎向他们走来。她们显得毕恭毕敬，温良恭顺，巴克这下子相信他要重生了；这是她们不知不觉地把他迎入了生活。她们搀着他的手，温柔地把茶献给他，就象给任何其他人一样。巴克愿意谈他的新生。她们轻轻地笑了。既然他很满意，她们也为他感到满意。为了叫她们惊异，他又加了一句：“我是穆罕默德·本·拉乌辛。”但是这并没有叫她们惊异。每个人都有一个名字，许多人又是从那么远的地方回来的……

他又挟了阿勃达拉到城里去。他在犹太人开的铺子前踯躅，朝着海水凝视，心想可以凭自己的心意朝任何哪个方向走去，他是自由了……但是这种自由对他来说是痛苦的；尤其他发现自己与世界多么缺乏联系。

这时，过来了一个小孩，巴克轻轻地抚摸他的脸颊。小孩笑了。这不是在讨好一个主人的孩子。巴克抚摸的是一个娇弱的孩子。而他笑了。这个孩子唤醒了巴克。巴克觉得他在这个世界不是无足轻重的，就因为一个娇弱的孩子向他笑了一笑。他开始琢磨到某些东西，现在大踏步走了起来。

“你找什么？”阿勃达拉问道。

"没什么。"巴克回答说。

但是路角来了一群嬉闹的孩子把他挡住了，他停步不走。就在这里。他瞧着他们，一声不出。然后抽身朝犹太人的铺子走去，回来时抱了一大堆礼物。阿勃达拉生气了：

"笨蛋，把你的钱留着！"

但是巴克听不进去了。他郑重地向每个孩子做手势。这些小手纷纷伸出来抓玩具、手镯、镶金线的拖鞋。每个孩子在抓到他的宝物后，粗鲁无礼地逃跑了。

阿加迪尔的其他孩子听到这个消息，都朝着他飞奔而来，巴克给他们穿镶金线的拖鞋。阿加迪尔郊区的孩子风闻此事，蹬脚而起，尖声怪叫朝着这位黑色的上帝跑来，拽着他做奴隶时的旧衣服，索取他们的礼物。巴克破产了。

阿勃达拉相信他"乐疯了"。但是我相信，巴克并不是要人家分享他满心压抑不住的喜悦。

既然他自由了，他就占有了基本的财富：被人爱，走向天南地北和干活谋生的权利。这钱还有什么用呢……就象人们感到极度饥饿一样，他感到需要做一个处在人群中，与其他人打成一片的人。阿加迪尔的舞蹈女郎对老巴克表示了温柔，但是他象来时一样毫不费力地离开了她们；她们不需要他。阿拉伯咖啡馆的那个跑堂，街头的这些行人，都尊重他是个自由人，跟他平等分享他们的阳光，但是也没有哪一个表示需要他。他是自由的，而且无限的自由，直至他在地球上感觉不到一点分量。他缺少的是人与人关系中这种叫人趑趄不前的重量，这些眼泪，这些告别，这些责备，这些欢乐，这些一个人的行动不是带来安慰便是造成痛苦的东西，这些与其他人千丝万缕、得失相关的联系。但是巴克心上已压着千百种希望……

在阿加迪尔的落日余辉和清新气息中开始了巴克的王朝，多年以来，这种清新气息是巴克唯一等待的慰藉，唯一栖身的地方。出发的时刻来临了，巴克好象当年在羊群，而今在孩子群的前簇后拥下，悠悠前往，在地球上留下他第一道足迹。明天他回到亲人中间，艰难度日，维持全家的生计，恐怕也不是他衰老的双臂能够担当的，但是他在这里已经显示了真正的分量。仿佛一个天使，轻盈飘逸，过不了人间的生活，但是他可以掩人耳目，在他的腰间系上一只铅锤，巴克在千百个那么需要镶金线拖鞋的孩童拉拽下，跌跌撞撞地在大地上走着。

七

这就是沙漠。一部《古兰经》只不过是游戏的准则，而把沙漠变成了帝国。在原本空无一物的撒哈拉深处，搬演着一出秘密的戏剧，煽动着人们的热情。沙漠中真正的人生，并不是赶了一群牛羊到处去找寻牧草，而是生生不息的行动。不屈的沙漠与一般的沙漠这两者的本质是多么不同！难道所有的人不都是这样吗？面对着这个面貌迥然不同的沙漠，我不由想起儿童时代的游戏，金黄色幽暗的花园，在我们的想象中住满了天神，我们从来不曾完全认识、彻底探索过的这一平方公里，则成了无边无际的王国。我们创造了一种秘密的文明，一举一动都有其风味，一事一物都有其意义，不见容于其他文明。长大成人后，在其他法则下生活过以后，这个充满童年回忆、神奇、阴冷、灼热的花园又剩下些什么呢？现在，人们归来时，怀着失望的心情，在花园外边沿着灰石砌的矮墙走去，诧异地发现从前认为无边无际的天地，竟束缚在这么一个狭小的花园

中，从而明白人们永远回不到这块无边无际的天地中去了，因而，应该回去找的不是这个花园，而是当时的游戏。

但是今天抵抗区已不复存在。朱比角，锡兹内罗斯，康萨杜港，拉萨盖·艾·海拉，多拉，斯马拉，都毫无神秘可言。我们曾经朝之直奔而去的地平线一个接着一个消失了，好比那些昆虫一经落入温暖的掌心，便失去原有的色彩。但是追逐这些地平线的人不是幻想的玩物。当我们闯进这些新天地里，我们没有眼花缭乱。一千零一夜的苏丹也没有，他追求的物质是那么精致，以致他的美丽的女奴一经接触便失去羽翼上的金粉后，在黎明时一个接一个在他的怀抱中香消玉殒。我们赖沙碛的魔力而成长，后来其他人可能在此发现油井和靠着油井的产物发财。但是他们来晚了。因为森严的棕榈园或原始的贝壳粉已把它们的精华献给了我们，它们只呈献一小时的热诚，而度过这一小时的是我们。

• • •

沙漠？有一天让我接触到了它的中心。一九三五年，在向印度支那的一次袭击途中，我在埃及，靠近利比亚的边境，陷困在沙里象陷困在胶里一样。我以为这回要死在那里了，下面是这件事的始末。

（七） 沙漠中心

一

到达地中海上空，我遇到低压云。我降至二十米。阵雨猛击座舱风挡，海面上好象在喷烟吐雾。为了辨清周围和不撞上船的桅杆，我作了极大的努力。

我的机械师安德莱·普雷沃，给我点了几支烟。

“咖啡……”

他消失在飞机后舱，带了一个热水瓶回来。我喝了。我不时用手指弹油门杆，以便保持在二千一百转。我朝仪表盘扫了一眼：我的臣民安分守己，每根针都在正常的位置上。我向海望了望，大雨下的海面烟雾腾腾，仿佛一只巨大的热水盆。假若我驾驶的是一架水上飞机，我将会惋惜海面太“虚”。但是我驾驶的是一架陆上飞机。不论虚与不虚，我没法降落。我也说不出所以然，这给我一种虚妄的安全感。海洋不是我的世界的一部分。在这里发生故障与我无关，甚至不使我感到威胁，我的装备不是用于海上飞行的。

飞行了一小时三十分后，雨势小了。云层始终很低，但是亮光已经透过云层，象欢乐的笑容。我欣赏这种慢慢转晴的天气。我猜知在我头上有一层薄薄的白色轻云。为了避开雷飑，我斜着飞，因为这里已出现了第一道云隙，没有必要在飑线中心穿越过去。

我不用看已预感到这道云隙，因为我一眼瞥见正对着我的海面上，有一长溜青烟，绿洲似的颜色又深又亮，很象南摩洛哥的大麦地；当我从塞内加尔横越三千公里沙漠后，看到这些大麦地总不由心头一阵激动。这时也是一样，我感觉进入了一个可以居住的地区，心情轻松愉快。我转身向普雷沃说：

“过了，这下子好啦！”

“对，这下子好啦！”

突尼斯。上油时候，我签了几张文件。但是，在我离开办公室时，听到“扑通”好象物件跌入水里的声音。这是一种闷哑的音响，没有回声的。我立刻记起以前也听到过类似的声音，这是汽车库的爆炸声。那声嘶哑的咳嗽声中死了两个人。我转身朝着沿跑道的公路看去：半空中灰尘微扬，两辆快速行驶的汽车相撞，霎时间一动不动，象陷进了冰堆。有人往车辆奔去，有人朝我们跑来：

“打电话……叫个医生……头……”

我感到一阵揪心。命运之神在宁静的薄暮时刻又完成了一次袭击。毁了一个美人，一个聪明的头脑，还是一个生命……。海盗就是这样在沙漠中蹑行，没有人听到他们在沙地上有弹性的脚步声。在营地上一时流传着劫掠的谣闻。过后一切又隐没在金黄色的寂静中。同样的和平，同样的寂静……我身边一个人说脑壳破裂了。我一点也不想打听这个毫无生气、鲜血淋漓的前额。我转身避开公路，走上我的飞机。但是我心中仍感到一种威胁。这个声音我不一会儿又听出来了。当我以时速二百七十公里擦过黑色高原时，听出这声同样嘶哑的咳嗽声，命运之神的这声“吭”将在约会的地点等着我。

往班加西飞吧。

二

飞吧。白天还有两个小时。当我抵达的黎波里塔尼亚时，我已经摘下了墨镜。沙漠上金光闪闪，上帝，这个星球是多么荒凉！又一次，在我眼中，只是种种幸运的巧合，才产生了河流、树荫和人的居地。岩石、沙碛占了多大的部分！

但是这一切都与我漠不相关，我生活在腾云驾雾中。我感到黑夜在向我逼近，人象关在庙堂中似的。人关在中间，陷入孤立无助的沉思，接触到基本礼仪的秘密。这个世俗的天地已经退居一旁，即将消失了。全部景物还闪映着一片金光，但是某些东西已经开始挥发了。我说，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这个时刻更珍贵。那些对飞行怀有难言的依恋之情的人，是非常理解我的。

我渐渐放弃了太阳。我放弃了发生故障时可以接待我的广袤的金色土地……我放弃了可以指引我道路的标志。我放弃了可以让我避免触礁的横空兀立的山影。我进入了黑夜。我凌空飞翔。我身边仅有的是那些星星……

这个世界是慢慢死去的。日光逐渐黯淡。土地与天空逐渐混沌不清。这块土地往上升腾，好象蒸汽似的弥漫飘浮。最初出现的星辰象在绿水中一般闪烁不定。要等好久才会变成光芒明亮的钻石。我还要等好久才能看到流星悄然无声的行迹。有几次夜色深沉，我眼见那么多的星火划过夜空，以为在星群中掀起了大风。

普雷沃试了试固定灯和救急灯。我们在灯泡外罩上红纸。

“再加一层……”

他又加上一层，按一下开关。光线还是太亮。象在照相馆里，光线太亮会把外部世界苍白的形象遮住。有时在夜里，万物都蒙上了薄薄的白絮，光线又会把它摧毁。已是一片这样的黑夜。但是这还不是真正的人生。一钩新月还悬在空中。普雷沃又钻进后舱，带了一客三明治回来。我嚼着一串葡萄。我不饿。我不饿也不渴。我也不感觉疲劳，好象还可以这样驾驶十年。

月亮死了。

班加西在黑夜中响了起来。班加西安卧在如此深邃的黑暗中，周围看不到一点光晕。我在抵达上空时看到了这个城市。我在找寻机场，这时候红色的跑道灯亮了。灯光勾划出一块黑色的梯形。我盘旋而飞。翘首仰望的一只探照灯的灯光，象火柱似的直冲天空，旋转一下，在机场上铺出一条金色的道路。我仍在盘旋，要仔细认清障碍。这个中途站的照明设备非常出色。我减低速度，开始往黑色的水池里钻下去。

我着陆时，当地时间二十三点。我向探照灯滚过去。彬彬有礼的官员和士兵，从暗影中进入探照灯强烈的光照内忽隐忽现。他们收了我的证件，开始给我上油。按规定我停留二十分钟。

“盘旋一圈，再在我们上空飞过，否则我们不知道起飞是否顺利结束。”

飞吧。

我在这条金色的道路上，朝着一无障碍的豁口滚过去。我驾驶的是西摩型飞机，还没有滚到跑道尽头，庞大的机身已凌空而起。探照灯尾随着我，使我难于盘旋。后来，灯抛开了我，他们猜到灯光迷乱了我的眼睛。我垂直转弯，这时探照灯

又打在我的脸上，但是稍微触及便一掠而过，把金色长笛指向别处。这些照应教我感到莫大的礼遇。现在我朝着沙漠盘旋而去。

巴黎、突尼斯、斑加西的气象员都向我报告说，顺风时速三十到四十公里。我打算飞航时速三百公里。我对准联结亚历山大港和开罗的直线中心点飞去。这样可以避开海岸上的禁区，尽管会遭遇到难以逆料的漂移，我还是可以在右边或左边得到某个城市的灯光的指引，或者更笼统地说，得到尼罗河河谷区灯光的指引。假若风速不变，我将航行三小时二十分钟。假若风力减弱，三小时四十五分钟。于是我开始鲸吞一千零五十公里的大沙漠。

月亮不见了。星光以外，云雾弥漫。我将看不到一点火光，将找不到一个标志，在到达尼罗河以前也将收不到人的一个信号，因为无线电已经中断了。除了我的圆规和斯贝雷陀螺仪以外，我也别想观察到任何其他东西。我对一切不感兴趣，除了那根细细的镭针在朦胧的仪表盘上缓慢的呼吸。当普雷沃走开时，我轻轻地校正重心的位移。我爬升到两千米上空，根据收到的信号，在那个高度上刮的是顺风。每次飞上一大段路，我把灯扭亮，观察发动机的刻度盘，因为这些仪表盘并不都是夜光的；但是大部分时间我沉浸在黑暗中，跟我的渺小的星座为伍；这些小星座与窗外的星座放出同样的矿物的光泽，同样不可磨灭，同样神秘莫测，也讲同样的语言。我也好比天文学家，在阅读一本天体力学的书籍。我也觉得自己勤奋和专心致志。外部世界是漆黑一团。那边普雷沃熬了一阵后睡着了。我更可享受我的孤独。周围是发动机柔和的嗡嗡声，我眼前的仪表盘上则出现这些安静的星星。

我可是在沉思。我们照不到一点月光，也用不上无线电。在投身扑入尼罗河的光网以前，我们跟地球之间没有一丝一缕的联系。我们远离一切，唯有我们的发动机把我们悬于这片云雾中而不致坠落。我们在横越童话中的黑色大峡谷，考验的大峡谷。在这里孤立无援。在这里一失足成千古恨。我们全凭上帝的安排了。

从电报室的缝隙中泄出一道光。我唤醒普雷沃去把光熄灭。普雷沃在黑影中象头熊似的翻身，伸伸懒腰，走到前面。他专心地用手绢和黑纸不知怎么一凑，我的那道光消失了。那道光把整个世界划了一道裂口。它跟苍白飘忽的镭针的光色不同。这是夜总会的灯光，不是星星的光芒。尤其它迷惑我的眼睛，也把其他的光抹去了。

飞行了三个小时。一道光从我的右翼射来，显得很强烈。我望了一眼。在此以前我一直看不见翼尖上的那个小灯，这时挂上了长长的一道光线。这道光闪烁不定，一会儿隐一会儿现，因为这时候我飞进了一个乌云堆里。是这堆乌云把我的灯光折射过来的。附近若有我的标志，我宁愿有一个清朗的天空。机翼在光晕下发亮。光线透入云堆，照住了不动，发亮后，在那里形成一团玫瑰色的花束。激烈的涡流把我摇晃不停。我在一堆厚度不明的积云的风口中飞行。我爬升至二千五百米，还是没有钻出云堆。我又降至二千米。那团花束依然如故，岿然不动，愈来愈明亮。好。行。得啦。我不去理会它了。等我钻出云堆时再说吧。但是我可不喜欢这种黑店里透露出来的灯光。

我在计算："我在这里颠簸折腾，这还是正常的，因为尽管天空清朗和纬度高，我一路上都遇到了涡流。风一刻也没有停息过。我的时速应该超过了三百公里。"总之，我没有掌握一点

确切的情况，飞出云堆后再设法定位吧。

我还是飞出了云堆。花束突然无影无踪。花束的消失使我觉得事情不妙。我朝前方凝视，若能窥见什么的话，我就窥见一线狭窄的天空和劈面一道积云屏障。花束又滚成一团。

我再也不可能摆脱这堆粘胶，就是摆脱也只能是几秒钟时间。经过三小时三十分钟的飞行，这堆云开始令我不安，因为我若飞得象我想象那样快的话，我正在接近尼罗河。只要稍为有点运气，我穿过空中走廊后就可以望见尼罗河了，而且空中走廊为数也是不多的。我还不敢往下滑，万一我没有飞得我想象那样快，就还有几块高地要飞越。

我在这以前没有感到丝毫不安，只是怕耽误了时间。但是我在清醒时确定了一个限度：飞行四小时十五分。超过这个时间，即使无风——无风实际是不可能的——我也越过了尼罗河河谷。

当我到达乌云边缘，花束中火星四迸，愈来愈急速，然后一下子熄灭了。我可不喜欢跟黑夜的魔鬼进行这种密码通讯。

有一颗绿色的星出现在我面前，象一座灯塔似的光芒四射。这是一颗星还是一座灯塔？我也不喜欢这种超自然的光，这颗报喜的星辰，这种包藏祸心的邀请。

普雷沃醒来了，把光打在发动机刻度盘上。我把他连同他的灯光一起推开。我刚飞入这两堆云之间的缝隙，要利用这个机会瞧一瞧下界。普雷沃又去睡了。

然而没有什么可瞧的。

飞行四小时零五分。普雷沃过来坐在我的身边：

“应该到开罗了……”

“我想也是……”

“这是一颗星还是一座灯塔？”

我稍稍减低了发动机的转速，无疑是这个把普雷沃闹醒的。他对飞行噪音的任何变化都是敏感的。我开始缓慢下降，想钻到云堆底下。

我刚才查了查航空图。不管怎样，我到达过零度标高，因而不会有任何危险。我依然下降，向正北方向盘旋。这样，我窗前会出现城市的灯光。我可能已经超越城市，那灯光就会出现在我的左翼。此刻我飞在积云下面。但是我沿着另一堆乌云，它降到我左翼底下。为了不致坠人它的罗网，我盘旋一下，朝着北一北东方向飞去。

这堆乌云无疑更加下沉了，把我的视线完全切断。我不敢再往下滑。我的纬度计达到四百度标高，但是我不知道这时的气压。普雷沃弯下腰。我向他叫道：“我要一直往海面滑；为了不跟地面相撞，最终也是要落到海里去的……”

然而也没有东西可以证明我还没有漂移到海面上空。这堆云下面的黑暗实在无法穿透。我紧贴在窗前。我试图看到飞机下有些什么。我试图发现灯光、信号。我是一个在灰堆中扒拉的人。我是一个努力在炉底寻觅生命的余烬的人。

“有个水上航标！”

我们同时看到了这个时隐时现的陷阱！真是疯了！这个幽灵似的航标，这个黑夜的创造物，究竟在哪儿啊？因为正在这同一秒钟，普雷沃和我俯身要在我们机翼下三百米处找回这个航标时，突然……

“啊！”

我相信我没有说别的话。我相信我也没有别的感觉，除了感到一声惊人的崩裂，把我们地球的基座也撼动了。我们以每

小时二百七十公里的速度撞在地面上了。

我相信接着百分之一秒的时间内，我不等待什么，除了爆炸引起的紫红色的巨星，把我们烧得彼此不分。普雷沃和我都不感到丝毫的激动。我内心只是在无尽的等待，等待这颗星发出光芒，也在那一秒钟内我们在星的光芒中昏过去。但是没有紫红色的星星。只是一阵地震，毁坏了我们的机舱，打落了机舱的窗子，把机壳板抛到百公尺以外，使我们的五脏六腑充满了隆隆的响声。飞机象从远处扔过来插在硬木上的一把小刀，颤动不已。我们被这场怒火搅作一团。一秒钟、两秒钟……飞机始终在哆嗦，我怀着恶魔般的迫切心情等着，恨不得它内在的能量使它象炸弹似的爆炸开来。但是地心的震颤延续不断，却没有引起最终的喷发。但是我对这种无形的功一无所知。我不理解这次地震，我不理解这场怒火，也不理解这种无穷无尽的等待……五秒钟、十秒钟……突然，我们感到一阵天旋地转，一个撞击，把我们的香烟抛往窗外，把右机翼震得粉碎，然后一切停止了。一切，除了令人心寒的静止不动以外。我向普雷沃叫道：

“快跳！”

他也在同时叫了起来：

“火！”

我们已经从空洞洞的窗口翻滚出来。在二十米远的地方站起来。我对普雷沃说：

“没有伤着吧？”

他回答我说：

“没有伤！”

但是他在抚摸膝盖。

我对他说：

“你拍拍，动动，然后再跟我发誓说，你没有伤着什么……”

他回答说：

“没什么，这是灭火机……”

而我在想，他马上会滚倒地上，从头到肚脐裂成两爿，但是他两眼愣愣的又对我说了一遍：

“这是灭火机！”

而我在想，他疯了，他要乱蹦乱跳了……

但是，看到已没有着火的危险，他的眼睛终于从飞机上移开，对我望着，又说：

“没什么，这是灭火机，把我的膝盖擦伤了。”

四

令人费解的是我们居然活了下来。我手里提着电气灯，滑着飞机留在地面上的痕迹回溯。在离飞机撞击点二百五十米的地方，已经发现卷曲的金属架和钢板，在飞机滑过的道路上黄沙四溅。后来天破晓后，我们才看清一块荒芜的高原顶上有一条平缓的斜坡，我们差不多以切入的角度猛撞在上面。沙地上撞出一个深坑，好象用犁犁过的一样。飞机没有仰翻，却象一条怀着怒火的蟒蛇，胸腹贴地，尾巴直晃，以每小时二百七十公里的速度向前滑过去。我们无疑亏得这些黑色的圆卵石才保全了生命。这些石子在沙地上自由滚动，这次作了我们的滚珠台架。

为了避免短路引起以后的燃烧，普雷沃把蓄电池拆了下

来。我靠在发动机上思考：我飞行了四小时十五分钟，在高空中遇到的风速可能是每小时五十公里，我确实感到颠簸。但是，要是在这些预报后风有所变化，那我就完全不知道它吹的是什么方向。我估计自己落在每边有四百公里的正方形地带。

普雷沃走来坐在旁边，跟我说：

“能活下来真是意外……”

我没有回答他，一点也不感到高兴。我脑海中已浮起那么一种想法，并已叫我有点儿焦躁不安。

我请普雷沃把他的灯点亮作为标志。我手里拿了我的电气灯直往前走。我仔细观察地面，缓步向前，绕了一个圈子，换了几次方向。我一直搜索地面，好象在寻找一个遗落的戒指。不久前我也是这样在寻找火光。我一直在黑暗中向前走着，弯身对着我手拎的一团白光。就是这么回事……就是这么回事……我慢慢沿着原路朝飞机走去。我坐在机舱旁边，又沉思起来。我在搜寻希望的根据，然而没有找到。我在搜寻生命提供的信号，然而生命不给我提供信号。

“普雷沃，我连一根草都没有看到……”

普雷沃不言不语，我不知道他是否听懂了我的意思。当天空破晓，夜幕拉开时，我们再谈这件事吧。我只是觉得疲惫不堪，我想：“落在离周围四百公里的沙漠中……”突然我跳了起来：

“水！”

汽油箱和滑润油箱都砸破了。我们的水箱也破了。沙把一切都吸干了。我们在一只打成碎片的热水瓶底找到半升咖啡，在另一只瓶底找到四分之一升葡萄酒。我们把这些饮料过滤，又掺在一起。我们又找到一些葡萄和一只桔子。但是我计算，

"在沙漠里，在阳光下，走上五个小时，这些就完了……"

我们躺在机舱内等待天明。我伸直身子，要睡了，一边入睡乡，一边总结我们的冒险经历：我们一点也不知道自己的位置。我们的饮料还不到一升。如果我们大致处在一根直线上，他们要八天才能找到我们，我们不可能有更好的指望，但是这已经太晚了。假使我们已经向横侧漂移，要六个月才能找到我们。不应该对飞机抱着希望，因为他们要在三千公里的地带上寻找我们哩。

"啊！可惜……"普雷沃对我说。

"可惜什么？"

"本来可以一下子了结的！……"

但是不应该这么早就甘认失败。普雷沃和我振作一下。不管如何渺茫，还是不应该失去从空中获得神灵救助的机会，也不应该留在原地不动，可能错过附近的绿洲。我们今天走一个白天，然后回到飞机旁边。出发之前，在沙地上用大写字体写上我们的计划。

于是我蜷作一团，准备一直睡到天亮。我很幸运居然还能睡着。疲劳使我觉得四周围着许多人。我不是孤零零的在沙漠里，迷迷糊糊中充满了声音、回忆和喊喊喳喳的知心话。我还不曾感到口渴，心境很佳，信步就走入了睡乡。在梦幻前，现实也要退避。

啊！天破晓时，事情又是多么不同！

四

我深深爱上了撒哈拉。我曾经在抵抗区度过几个夜晚。我

曾经在这片莽莽黄沙中醒来，大风吹过的地方象海面留下一道道波纹。我曾经在沙漠中卧在机翼下等待营救。但是那时的事情不一样。

我们步行在起伏不平的丘陵的斜坡上。地下是沙子，表面盖了密密一层发亮的黑砾石。可以说是金属的鳞片，我们四周所有的隆丘都象盔甲似的闪闪发光。我们落在一个矿物世界。我们陷于一个钢铁田野。

越过第一座山头，远处又出现一座相似的山头，又乌又亮。我们走路时，脚底擦着地面，为了留下一根导线，以便等会儿走回来。我们面对着太阳前进。朝正东方向走是违反任何逻辑的，因为气象预报、飞行时间这一切都叫我相信，我已越过了尼罗河。但是我曾经朝西方作过一次短暂的尝试，我感觉不舒服，自己也说不出原因。我于是把西方留到第二天再说。我一时也把北方抛在脑后，虽则北方的路倒是通向海洋的。三天后，我们已经处于半谵妄状态，正式决定舍弃我们的飞机，往前一直走到跌倒为止，我们走的仍然是朝东的方向。说得更确切些，是东北东方向。这既违反情理，也毫无希望。后来得救后，我们发现走哪一个方向都没法使我们回去；若往北走，我们已经精疲力尽，也决然到达不了海边的。不管表面看来多么荒诞不经，今天我还是觉得，既然没有什么可以作为取舍的依据，我选择了这个方向，唯一的理由是我那时在安第斯山到处搜寻我的朋友吉约梅时，也是这个方向救了他。对我来说，东方隐隐约约地变成了生命的方向。

经过五小时的步行后，景物变了。有一条流沙河好象涌向一条峡谷，我们就走上了谷底这条路。我们大踏步走着，我们应该尽量走得远一点，如果什么都没有发现的话，还要在天黑

以前回去。突然我停了下来：

“普雷沃。”

“什么？”

“脚印……”

从什么时候起，我们忘记在身后留下一条踪迹？要是找不到自己的踪迹，那就是死亡。

我们转身回头，但是向着偏右方走去，相当一段路后，又朝原来的方向斜插过去，这样就可以交叉穿过我们留下踪迹的地方。

接上这条线后，我们又出发了。气温升高了；随着气温升高，出现了海市蜃楼。但是这仅仅是些最初的海市蜃楼。一些大湖形成了，当我们往前走，它们又消失了。我们决定越过沙谷，爬上最高的沙丘，可以环顾四方。我们已经走了六个小时。跨着大步走的，总该有三十五公里吧。我们登上了这个黑色圆丘的顶点，在一片静默中坐了下来。我们的沙谷静卧脚下，通向一块没有石头的沙漠。沙面上白光亮得耀眼。目光能及的远处空无一物。但是在地平线上，由于光线的折射，已经造成更加眼花缭乱的海市蜃楼。城堡、尖塔、线条笔直的几何图形。我也观察到一条黑影，宛若一片农田，但是上面压着最后一堆乌云；这些云都是白天消散，傍晚又会复现的。这只是积云的影子。

再往前走是没有意义的，这种企图不会得到效果。应该回到我们的飞机旁边，这个红白相间的航标可能会被我们的同志认出来。虽然我对这类搜寻不抱希望，看来这还是唯一得救的机会。尤其那里还留着我们最后几滴饮料，我们早就应该把它喝下去了。为了活下去也应该回到那里。我们是勒在铁箍儿

里面的俘虏，这个铁箍儿就是我们短促的耐渴力。

但是半途而废也是不容易的，因为很可能我们现在走的正是生命之路！在这些海市蜃楼的背后，地平线上可能布满了真正的城市，淡水河和草原。我知道回头走是对的，但是当我狠心封步不前时，我可是有往下沉的感觉。

我们躺在飞机旁。我们走了六十多公里。我们喝完了我们的饮料。在东方一无所获，也没有一位同志在这块领土上空飞过。我们还能坚持多久呢？已经那么渴……

我们在七零八落的机翼上抽出几块残片，堆得高高的。我们准备了汽油和镁板，镁板可以反射出强烈的白光。我们等到深夜才点起我们的大火……但是人又在哪儿呢？

现在火焰蹿上来了。我们虔诚地望着我们的明灯在沙漠中升起。望着我们静默的辉煌的信号把夜空照得通亮。我想，如果说信号带走一个已够凄楚的呼唤，它也带走寄托一片深情。我们要求喝水，但是也要求与人取得联系。但愿在黑夜中升起另一团火光，只有人才支配着火，让他们来回答我们啊！

我又看到妻子的眼睛。除了她的眼睛，我没看见别的。这双眼睛在询问。我还看到所有可能对我表示关心的人的眼睛。这些眼睛也在询问。这一双双眼睛都在责备我默不出声。我回答！我回答！我竭尽全力回答，我已不可能在黑夜中燃起更加熊熊的烈火啦！

我已经尽了我的力量。我们已经尽了我们的力量，因为走了六十公里几乎没有喝水。现在我们也不会再喝了。如果我们不能久等，难道是我们的过错吗？我们留在这里，那么老老实实地在吮吸我们的水壶。但是从我把水壶底吸干的那一秒钟

起 有一只时钟开始摆动了。从我把最后一滴水咽下肚去的那一秒钟起，我开始走下坡路了。如果时间象河流似的把我冲走，我又能怎么样呢？普雷沃哭了。我拍拍他的肩膀。我安慰他说：

“要完的话，那就完吧……”

他回答我说：

“要是你以为我为自己在哭……”

唉！不错，这件事的迹象我早已看在眼里了。没有什么是不可忍受的。我明天，要不就是后天就会知道，肯定没有什么是不可忍受的。我对苦刑只是半信半疑。我对此也曾经作过一番深思。有一天我关在一个机舱里脱不出身，以为要溺死在水里了，我并不感到极大的痛苦。有几次，我以为自己要砸破脑袋，这在我看来也不是一件值得大惊小怪的事。在这里我也不会过于悲恸。明天，我将从中得知更加新奇的事情。尽管我生了那堆大火，我是否已经放弃让人们听到我的呼声，只有上帝知道了！……

“要是你以为我为自己在哭……”是的，是的，这才是难以忍受的。我每次看到这些期待的眼睛，象受到火炙一样。我奋然而起，勇往直前地奔去。那边有人在呼救，有人在沉下去了！

这是一种奇怪的角色的颠倒。但是我一直在想，事情的确是这样的。可是我需要普雷沃才能完全肯定我的想法。人们在我们耳边喋喋不休的这种临终前的悲痛，普雷沃也决不会感到。但是有些东西是他支持不了的，在我也是一样。

啊！睡着在我真是求之不得，不管睡过今夜，还是睡上几

个世纪。要是我睡熟了，我不会有所区别。接着，多么安宁啊！但是，这些即将在那边响起的哭声，这些失望的浓焰……那种景象教我无法自主。我不能对着这些遇难的船只袖手旁观，一秒钟的沉默，就会杀害我所爱的人的一点生命。怒火在我心中燃烧：为什么这些锁链要束缚我不能及时去搭救那些沉下去的人呢？为什么我们的烈火不能把我们的喊声传到世界的尽头呢？别着急！……我们来啦！……我们来啦！……我们是营救者！

镁板烧完了，我们的火发红了，只剩下一堆炭火，我们弯着腰在火堆上取暖。我们冲天的烽火灭了。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东西受到了推动呢？唉，我很清楚，什么都没有受到推动。这是一声没能上达天国的祈祷。

好吧，我就要睡着了。

五

黎明时，我们用布抹机翼，收集了浅浅一杯掺有油漆和机油的露水，气味令人恶心，我们还是把它喝了下去。谈不上别的，总算润了润嘴唇。这顿盛宴以后，普雷沃对我说：

“幸而还有那把手枪。”

我猛地变得气势汹汹，怀着邪恶的敌意转过身去对着他。在这个时刻，我最痛恨的莫过于感情的流露。我有一种迫切的需要，认为一切都是无所谓的。生是无所谓的。活着是无所谓的。死于干渴也是无所谓的。

我斜眼打量着普雷沃，若有必要准备把他痛殴一顿，教他不

要多嘴。但是普雷沃对我说这话时镇静自若。他在谈论一个卫生问题。他提到这件事，就象对我在说，"应该把我们的手洗洗干净。"那是我们一致同意的。昨天我看到那只皮壳子已经在转念头了。我的想法合情合理，一点也不凄怆。只有人情那一条是凄怆的。还有我们没能使我们负有责任的人安心。手枪却不是这样。

他们总是不会来找我们的，或者更确切地说，可能总是在其他地方找我们。可能在阿拉伯沙漠。明天以前是不可能听到任何飞机声的，而那时我们已经放弃了我们的飞机。这种独一无二的飞渡，又在那么辽阔的天空，我们对之无动于衷。我们是混杂在沙漠里千万颗黑点中的两颗黑点，不要妄想会被人认出来。人们以后说到我在此受苦刑的想法，没有一个会符合事实的。我不会受任何苦刑。在我们眼中，营救者飞翔在另一个宇宙里。

要找到落在相隔三千公里的沙漠中一架情况不明的飞机，需要进行十五天的搜寻，因为可能要从的黎波里塔尼亚搜至波斯湾。可是在今天，我还拖着这个渺茫的希望，既然除此以外没有其他可盼的了。我改变了战术，决定一个人去探索。普雷沃准备了火种，有人访问时点起来，但是我们不会有客人来的。

我于是走了，甚至不知道是否还有走回来的气力。我所知道的利比亚沙漠的情况，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撒哈拉的湿度是百分之四十，而这里降至百分之十八。生命象蒸汽似的挥发。据贝杜因人①、旅客、殖民地军官的报导，可以坚持十九个小

① "贝杜因"，阿拉伯语意为住帐篷的游牧民，以别于定居务农和住在城市的阿拉伯人。

时不喝水，二十小时后，眼冒金星，最后阶段开始了，渴魔的步伐象迅雷疾电。

但是，这阵东北风，这阵使我们受骗的怪风，超出所有人的预料把我们困在这个高原上，现在却让我们苟延残喘。但是，在眼睛冒出金星以前，它准许我们有多少时间的宽限期呢？

我于是走了，仿佛登上小船漂洋过海。

可是，在晨光下，四周景色似乎不那么凄惨。我先是两手插在裤袋里，象个流浪汉似的往前走去。昨天傍晚，我们在几个神秘的洞穴前张了几个罗网；我心中的那个偷猎者醒了。我首先去查看那些陷阱，里面是空的。

血喝不成了。说实在的，我也没存那个心。

我并不十分失望，但却感到莫大的好奇。那些动物在沙漠里靠什么活下来的？毫无疑问，这是些犬耳狐，或称为沙狐，个儿象兔子那么大，长着两只大耳朵的小食肉兽。我抑不住自己的欲望，循着其中一条踪迹找去。足迹把我引到一条狭窄的沙谷旁边，在这里所有的足迹清晰可辨。我欣赏那三趾外伸，象棕榈叶似的美丽的足印。我想象我的朋友在黎明时颠足轻跑，舔石头上的露水。这里足迹稀疏了，我的沙狐奔跑起来。这里有一个伴侣来找它了，它们俩并头齐进。我就这样，怀着奇怪的兴奋心情，参加这次清晨的散步。我喜欢这些生命的迹象。我也有点忘了我口还渴着……

终于，我走到了我的沙狐的食品柜。每隔一百米，沙面上冒出一种又细又硬的灌木，形状象只汤盆，枝条上长满金色的小蜗牛。沙狐在天亮时到这里取食。我无意中闯见了自然界的一大奥秘。

我的沙狐并不在每棵灌木前停留。有的枝条上尽管长满了蜗牛，它还是不屑一顾。有的枝条它在旁边绕上一圈，显然非常小心翼翼。有的它光顾一下，但并不损坏，啄了两三个蜗牛后便去另找一个酒家。

难道是为了更长久地享受清晨散步的乐趣，才存心不一下子吃得饱饱的吗？我不这样认为。沙狐的作法密切配合一种必要的策略。要是遇见第一棵灌木，就拿树上的产物来饱餐一顿，两三次后，枝条上的蜗牛就会吃得精光。这样，一个灌木接着一个灌木，就会破坏蜗牛的繁殖。但是沙狐知道克制自己，不去妨害蜗牛的生长。不但一顿只吃百来个这种棕色的从生物，而且从来不在同一根枝条上啄食相邻的两只蜗牛。这样做说明沙狐是理解这种危险的。如果它不顾后果的吃饱为止，蜗牛就会绝种。如果不存在蜗牛，也不存在沙狐。

足迹又把我引向洞穴。沙狐在里面，肯定在屏息倾听，我隆隆的步声叫它心惊胆战。我对它说："我的小狐狸，我是没救啦，但是奇怪的是我并不因此而对你的生活习性失去兴趣。……"

我站在那里胡思乱想，看来人们能适应一切环境。一个人可能在三十年后死去，想到这一点并不败坏他的兴致。三十年，三天……这是从哪个前景来考虑的问题。

但是，某些情景还是应该忘记……

现在我继续走我的路，而随着疲劳，内心某些东西起了变化。海市蜃楼就是不存在，我也会创造的……

"喂！"

我举起胳臂高呼，但是那个打手势的人只是一块乌黑的岩

石。沙漠中的一切都已蠢蠢而动。我要唤醒那个熟睡的贝杜因人，而他变成了一根黑色树干。树干？树干的出现叫我大为惊异，我弯下身去。我要捡起一根折断的树枝，它却是大理石做的！我又仰起身子，环顾四周；看到其他的黑色大理石。洪水前的森林留下它的断枝残躯狼藉满地。十万年前它遭到一次创世纪的风暴，象教堂似的崩坍了。这些庞大的躯干，经过一世纪又一世纪的滚动，直至我来到的那一天，磨得象钢块一样光溜溜的，石化晶化以后，带着墨汁的颜色。我辨认树枝的突结，察看生命的扭曲，计算树干的年轮。这座森林，那时鸟声啾啾，受到上天的诅咒后，变成了一堆碱土。我感到这样的景物对我充满了敌意。这些凛凛然的遗物要比那些铁甲似的丘陵更为险恶，与我格格不入。我这个活生生的人，在这一堆不会枯烂的石头中间干什么呢？我这个不堪一击，不久便会腐朽的肉身，到这个千古长存的地方来干什么呢？

从昨天以来，我走了差不多八十公里。肯定是口渴才引起这样晕眩。要不然就是太阳。阳光照耀着这些树干，象涂了油似的发亮。阳光照耀着这块触目皆是的地壳。这里没有沙子，没有狐狸。只是一块硕大无朋的铁砧板。我走在这块铁砧板上，觉得太阳在我脑袋里当当的响。啊！那边……

"喂！喂！"

"那边什么都没有，不要激动，这是精神错乱。"

我对自己这么说，因为我需要向我的理智呼吁。要我拒不承认眼前看到的东西有多么困难。要我不奔向这个络绎前进的骆驼队怎么行呢……那边……你看！

"傻瓜，你也知道，这是你自己创造的……"

"那世界上还有什么是真实的呢……"

没有什么是真实的，除了离我二十公里外山岗上的那个十字架。这是个十字架，还是个灯塔……

但是这不是去大海的方向。那么这是个十字架。我整夜研究了地图。我的工作是徒劳无益的，既然我对自己的位置也不清楚。但是我还是弯下腰把所有表示有人迹的标志看了一遍。在某个地方，我发现一个小圈，上面画有一个类似的十字架。我查了查图例，上面写道："宗教建筑"。在十字架旁边，我看到一个黑点，我又查了查图例，上面写道："自流井"。我心头猛的一震，高声念道："自流井……自流井……自流井！"阿里巴巴和他的宝藏，与这口自流井相比又值得什么呢？再远一点我又看到两个白圈。我看图例："间歇井"。这就不那么激动人心了。然后周围一无所有。一无所有。

我的宗教建筑在这里啦！教士已经在山岗上竖起了十字架，召唤沉船的人！我只要向那个十字架走去。我只要向那些多米尼加修士[1]奔去……

"但是在利比亚只有科普特修道院[2]。"

"……朝这些勤勉的多米尼加修士奔去。他们有一个漂亮，空气流畅，铺红色方砖的厨房，在院子里，还有一个奇妙的长锈的水泵。在长锈的水泵底下，在长锈的水泵底下，你猜也猜着了……在长锈的水泵底下，就是那口自流井！啊！当我去敲门，当我去拉那口大钟的缆绳，那里就要欢庆一番啦……"

---

① 也有译为多明我会，为基督教的一个教派。

② 古埃及人信奉基督教的科普特会。七世纪，伊斯兰教传入埃及。今科普特修士系指埃及、利比亚的基督徒。

“傻瓜，你描述的是普罗旺斯①的房子，那里面是没有钟的。”

“……我就是要去拉那口大钟的缆绳！看门僧向空中高举双臂，对我叫道：‘你是上帝的使者！’他叫来了全院的修士。他们争先恐后地赶来。他们把我当作一个穷孩子那样热情款待。他们把我推向厨房。他们对我说：‘等一秒钟，等一秒钟；我的孩子……我们一起跑到自流井旁边。’”

而我，幸福得全身发颤。

但是不，我不愿意哭出来，唯一的原因是山岗上根本没有十字架。

指望西方只会落得一场空。我旋踵朝正北方向走去。

北方，至少充满了大海的歌声。

啊！越过这个山头，地平线便展现在眼前，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就在这里啦。

“你明明知道这是海市蜃楼。”

我知道得很清楚，这是海市蜃楼。别想骗我啦！但是，假若我心甘情愿地陷入海市蜃楼呢？假若我心甘情愿地抱着希望呢？假若我心甘情愿地爱上这座筑有雉堞、阳光灿烂的城市呢？假若我心甘情愿地跨着轻快的步子直往前走，因为我不再感到疲劳，因为我幸福……普雷沃和他的手枪，只会叫我好笑！我宁愿自我陶醉。我醉了。我可渴死啦！

黄昏使我清醒过来。我骤然止步不走了，看到自己走出那

① 法国东南部的一个地区，为作者童年度过的地方。

么远感到骇怕。黄昏时，海市蜃楼消失了。水泵、宫殿、司铎的黑袍，都在地平线上倏忽不见了。这是一个沙漠的地平线。

“你走得好远啊！黑夜将把你攫住，你不得不等待天亮，而明天你的脚印将会湮没，你就哪儿都不在啦。”

“那还不如继续往前走……走回头路有什么用呢？我不愿再停了，这时可能我正要举起——这时我正在举起双臂迎着大海……”

“你看到哪儿有海啦？就是有你也走不到的。你与海之间肯定隔了三百公里，而普雷沃在飞机旁边窥探呢！他可能已经被一支骆驼队发现了……”

对，我要回去，但是我先要喊一喊人：

“喂！”

这个星球，善良的上帝，可不是有人住着吗……

“喂！人！”

我的喉咙咽住了。发不出声音了。我对这样大喊大叫感到好笑……我再喊一遍：

“人！”

这使声音听起来显得夸张和自负。

我回头走了。

走了两个小时，我窥见了火光；普雷沃以为把我丢了，大为恐慌，向天空举起了火把。啊！……这竟使我那么无动于衷……

又走了一个小时……。还有五百米。还有一百米。还有五十米。

“啊！”

我收住脚步，惊呆了。我心头的欢乐快要溢出来了，我抑制内心的冲动。普雷沃映在火光中，跟两个靠在发动机上的阿拉伯人讲话。他还没有发现我。他自己也快乐得无暇他顾。啊！假若我象他那样等待，我早已解放了！我高兴地叫道：

“喂！”

这两个贝杜因人①一跳，朝我瞧着。普雷沃撂下他们，一个人走到我面前。我举起双臂。普雷沃抓住我的胳膊，是我要跌倒了吗？我对他说：

“终于，好了。”

“什么好了？”

“阿拉伯人！”

“什么阿拉伯人？”

“在那里，跟你在一起的阿拉伯人！……”

普雷沃诧异地瞧着我，我的印象是，在他也是不得已才悄悄告诉我一个沉重的秘密：

“没有什么阿拉伯人……”

当然，这一次，是我要哭出来了。

六

在这里没有水的度过了十九个小时，从昨晚开始，我们喝过些什么呢？几滴黎明时的露水！但是东北风始终不息，稍为延长了我们的蒸发。这块云幕在空中还可促成云的高层结构。啊！但愿云朵飘到我们这里，但愿能够下起雨来！但是沙漠中

① 作者此刻已神思恍惚，故时称阿拉伯人，时称贝杜因人，实系同样两个人。

从来见不到雨下来的。

“普雷沃，把一个降落伞上的三角布拆下来。我们用几块石头把这些布压在地上。要是风向不变，天亮时我们把三角布拧一拧，可以在汽油箱内收集一些露水。”

我们把六块白色三角布，排成一条直线铺在星空下。普雷沃打破了一只油箱。我们只有等待天亮了。

普雷沃在飞机的残骸中，发现一只奇迹似的桔子。我们拿它对分。我不由异常激动；可是需要二十升水的时候，这一点点是太不足道了。

躺在我们的篝火旁边，我凝视着这只发光的水果对自己说：“世上的人未必知道什么叫一只桔子。”我又对自己说：“我们这下是完了，又一次，尽管对这点深信不疑，还是没有剥夺我的乐趣。我抓在手里的这半只桔子，是我平生一大乐事……”我躺着，吮吸我的桔子，计算天上的流星。有一分钟，我在这里感到无比幸福。我对自己说：“我们按照其规律生活的世界，如果不身陷绝境，也是无法知晓其奥秘的。”今天我才懂得死刑犯的香烟和朗姆酒的意义。我以前不理解他会接受这种悲惨的境遇。①但是他感到其乐无穷。人们总是认为，他笑说明他是个勇敢的人。但是他笑的是能够喝上朗姆酒。人们不知道他换了一个前景，他把这最后一个小时作为人的一生。

我们收集了大量的水，可能有两升。这下子不会渴啦！我们得救了，我们要喝水啦！

我在我的油箱里舀了一锡壶的水，但是这水呈鲜艳的黄绿

---

① 根据法国监狱惯例，死刑犯在执行前，都赐给香烟和朗姆酒。

色，第一口送进嘴里，就觉得味道十分可怕，尽管干渴折磨着我，在我把这一口水咽下去前，还是要换一换气。就是泥浆水我也会喝下去的，但是这股掺毒的金属味却比我的口渴更难于忍受。

我瞧见普雷沃两眼盯着地面直打转，好象专心地在找寻什么东西。突然他弯下腰呕吐了。始终不停地打转。三十秒钟后，轮到了我。我抽搐得这么厉害，以致跪了下来，手指插在沙里。我们相互不说一句话，有一刻钟时间，我们就是这样颤抖不止，除了胃液以外，吐不出一点别的。

现在完了。我只是依稀还有一点恶心的感觉。但是我们丧失了最后的希望。我不知道我们这次失败，是由于降落伞的涂料，还是垢积在油箱内的四氯化碳。我们那时应该用另外一种容器或另外一些布。

那么，快啊，天亮了。上路吧！我们要逃离这个该死的高原，大踏步往前走，直到跌倒为止。我要追随吉约梅在安第斯山的榜样，从昨天以来我老是惦念着他。我违反了要留在残机旁边的正式规定。人们来这里找不到我们了。

我们又一次发现，我们不是在沉船上，在沉船上的是那些等待着的人们！那些被我们的沉默威胁着的人，那些为一个可憎的错误而心碎肠断的人。我们不能不奔向他们。吉约梅也是这样，从安第斯山归来后，告诉我说，他是朝着沉船上的人奔过来的！这是一个普遍真理。

"如果我一个人在世界上，"普雷沃对我说，"我就躺下了。"

我们笔直朝着东北东方向走去。如果已经越过了尼罗河，我们每走一步都是更深地陷入阿拉伯沙漠。

这一天的事我一点也记不起来了。我只记得我匆匆地赶路。匆匆地赶向任何地方，赶向我的死亡。我也记得，一边赶路一边望着大地，海市蜃楼迷得我恶心。我们几次三番用指南针改正我们的方向。我们有时也躺下来喘一口气。我把留着过夜的橡胶雨衣扔在半途了。其余我都忘了。就我记忆所及的是那天晚上的凉意。那时我也象沙一样，把内心的一切都吸得无影无踪了。

日落时我们决定露宿。我很明白，我们应该继续赶路，因为这夜再没有水，我们就完了。但是我们随身带了降落伞布。如果不是涂料有毒，明天早晨我们或许可能喝上水。我们又一次在星空下撒网捕露水。

但是这天晚上，北方的天空清澈无云。但是风已换了味道，也换了方向。我们脸上已经吹袭到沙漠的热气。这是猛兽醒来了！我感到它在舔我们的手和脸孔……

但是，就是再走，也走不了十公里。三天来，滴水不进，我已经奔波了一百八十多公里……

但是，在歇脚的时候：

“我向你发誓，这是一条湖。”普雷沃对我说。

“你疯了！”

“现在这个时刻，已是黄昏，还会有海市蜃楼吗？”

我不回答。长久以来，我早已不信任自己的眼睛。这不是海市蜃楼，当然可能，但是，也会是我们疯狂的创造物。普雷沃怎么还信以为真呢？

普雷沃固执己见：

“离这儿二十分钟，我就是要去看看……”

这样顽固不化叫我恼火：

“你去看吧，你去散散心吧……这对健康大有好处。你的那条湖即使存在，也是咸的，这点你要明白。不管咸与不咸，路可远着呢。最主要还是这条湖根本不存在。”

普雷沃两眼发直，已经走远了。我遇到过这种勾魂摄魄的吸引力！而我在想：“也有一些梦游者，直接扑到火车轮子底下去的。”我知道普雷沃一去不再回来了。他会被迷住心窍，不可能再走回头路了。他走不多远，就会倒下。他死在他的一边，我死在我的一边。这一切又有什么要紧的呢！……

我对一切无动于衷，我认为这可不是一个吉兆。濒临淹死的时候，我内心也感到过同样的和平。但是我可趁此机会，伏卧在石块上写一封遗书。我把遗书写得非常优美。不失尊严。频频写上明智的忠告。我重读时不免感到自负。他们会说：“这封遗书写得多么出色！他死得真可惜！”

我也愿意知道自己的处境。我试图泌出一点唾沫，我有多少时间没有吐口水了？我已经没有口水了。我要是闭上嘴，就有一种黏糊把我的嘴唇粘住。干了后在嘴唇外边形成一个硬的扣坏。可是有几次，我居然咽了下去。我的眼睛里还没有金星乱迸。当这种大放光明的景象在我眼前出现时，这就是说我还有两个小时。

天黑了。从那夜以来，月亮渐趋丰满。普雷沃没有回来。我挺身仰卧在地上。我在深思熟虑这些事。我心中又出现一个从前的印象。我设法要把这个印象明确表示出来。我是……我是……我是在船上！我在去南美洲的途中，我在上甲板上这样直挺挺地躺着。桅顶在星群中非常缓慢地来回晃动。这里就是少了一根桅杆，但是我还是乘在船上，朝着一个我力莫能及的目的地驶去。黑奴贩子把我双手反缚，扔到一条船上来的。

我想念普雷沃，他没有回来。我不曾听到他出过一声怨言。这太好了。听到呻吟声我会受不了。普雷沃是个人。

啊！在离我五百米的地方，他挥动着他的灯！他失去了自己的踪迹！我没有灯来回答他，我站起来，我呼叫，但是他听不见……

离他的灯两百米的地方，另一盏灯亮了起来，又有第三盏灯。善良的上帝，这是在行围狩猎，他们在找我呢！

我叫了起来：

"喂！"

但是他们听不见我。

第三盏灯继续打出呼唤的信号。

这个晚上。我没有疯。我感觉良好。我心平气和。我仔细地观察。五百米外有三盏灯。

"喂！"

但是他们总是听不见我的声音。

于是我有一阵子感到恐慌。这是我唯一的一次。啊！我还能跑上去："等等……等等……"他们要转身了！他们要走远了，到其他地方去找我，而我就要摔倒了！当人们张臂迎接我的时候，我却在生命的门槛上摔倒了！……

"喂！喂！"

"喂！"

他们听到我了。我气咽了，气咽了，但是我还是跑个不停。我朝着声音的方向奔去："喂！"我瞧见了普雷沃，我摔倒了。

"啊！当我看到所有这些灯！……"

"什么灯？"

他确实是孤零零一个人。

这一次我感不到一点失望，只是心中压抑着怒火。

“你的湖呢？”

“我走近去时它离开了。我朝着它走了半个钟点。半个钟点后它太远了。我就回来了。但是我现在还是肯定，这是一条湖……”

“你疯了，完全疯了。啊！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呢？”

他做了什么？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我气得想哭，但是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气。普雷沃声音咿咿哑哑的对我解释说：

“我多么想找到水喝……你的嘴唇是那么苍白！”

啊！我的怒气顿时消释……我用手抚一抚前额，好象刚醒来的样子，我不胜凄然。我轻轻告诉他：

“我看见，就象此刻我看见你一样，我看得清清楚楚，决不会错的，有三盏灯光……我对你说，这三盏灯光我看到的，普雷沃！”

普雷沃起初不说什么。

“是吗，”他终于承认说，“这下可糟了。”

在这种不存在水汽的大气中，大地很快就亮了。天气已经很冷。我站了起来，迈动步子。但是不一会人颤得难以忍受。我的失去水分的血液循环不爽，寒气彻肌刺骨，这不仅是夜晚的寒气。我的牙床格格作响，全身颤蹶，连电气灯也没法使用了，因为拿在我手里直晃。我对冷从来是不敏感的，可是我将死于寒冻，人渴了有多么奇怪的反应！

由于懒得在大热天提着，我把橡胶雨衣扔在途中了。风愈

吹愈烈。我发现沙漠中没有躲身之地。沙漠象大理石一样光滑。白天阳光下见不着一片阴影，黑夜寒风中找不到半点遮拦。没有一棵树，一块篱笆，一块石头可以给我挡风蔽日。风象平川上的骑兵向我冲过来，我团团打转躲避它的锋芒。我躺下了又站起来。不论躺倒还是站着，我总是挨寒风的鞭挞。我跑不动了，气力不济了，已无法躲避这些杀人犯，我只能两手捧头，屈膝跪倒在屠刀之下！

过了一会，我恢复了意识；我站了起来，往前直走，身子老是打战！我在哪儿啦！啊，我刚走几步，听到了普雷沃的声音！这是他的呼唤把我叫醒的……

我朝他走去，全身始终发抖，抽搐不止。我对自己说："这不是冷。是其他原因。最后阶段来了。"我已经失水过多。前天，还有昨天我一个人，总共走了那么多路。

在寒冷中结束一生，这使我难受。我宁愿死于内心的海市蜃楼。这个十字架，这些阿拉伯人，这些灯。不管怎么样，这些开始引起了我的兴趣。我不喜欢象奴隶那样遭人鞭打……

我还跪在地上。

我们随身带了些药品。一百克纯乙醚，一百克九十度酒精和一瓶碘酒。我试喝了两三口纯乙醚，无异于吞进去几把刀子。后来是一点九十度酒精，但是把我的咽喉封住了。

我在沙里掏了一个坑，躺倒后用沙盖住身体。只有我的脸孔露在外面。普雷沃发现一些小树枝，升起一堆火，火很快灭了。普雷沃不愿埋在沙里。他宁可跺脚取暖。他错了。

我的咽喉还是感到压迫，这是个不祥之兆，可是我的感觉好了一点。我感觉平静。我是因为不抱任何希望而感觉到的平静。我还是绑在奴隶船的甲板上，身不由己地在星空下漂流。

但是我可能还不算非常不幸。

我不再感到寒冷，只要我不牵动一条肌肉。于是，我忘了沉睡在沙堆里的肉体。我木然不动，因而也不感到痛苦。说来也是的，人并不感到那么痛苦……在所有这些折磨后面，交织着疲劳和精神错乱。一切都变成未免有点残酷的画册和童话故事……刚才，风在我身后追逐，为了避其锋芒，我象头野兽似的团团打转。后来我呼吸艰难，有一个膝盖抵住我的胸脯。有一个膝盖。我在天使的重压下挣扎。我在沙漠中不是孤零零一个人。此刻，我对周围的一切失去信任，我潜心敛神，闭上眼睛，连眼睫毛也不动一根。我感觉到，这股图像的洪流把我带往一个安静的梦境——流入大海深处，江河也不起水波。

永别了，我爱过的人们。如果人体经不住三天不喝水，这决不是我的过错。以前我从不以为我那么离不开水井。我也没有猜疑过耐渴力是这么短促。大家以为人可以勇往直前，以为人是自由的……没有看到把人拴在水井上，把人拴在大地腹部仿佛脐带似的那根绳索。若越雷池一步，他就要灭亡。

除了你们的痛苦以外，我毫无憾事。瞻前顾后，我这一生委实不错。我若获得重生的机会，依然会这样做的。我需要生活。在城市里已没有人的生活可言。

这里不仅指航空说的。飞机，这不是一个目的，而是一个手段。并不是为了飞机而去冒生命的危险。也不是为了他的铁犁，农民才去耕地的。但是，通过飞机，可以离开城市和城市的会计师，又可获得农民的真理。

我们做的是人的工作，也知道人的忧患。我们接触的是风，是星星，是黑夜，是沙漠，是海洋。我们与大自然的力量钩心斗角。我们期待黎明，不亚于园丁期待春天；我们想望中

途站，无异于想望一块福地。我们还在星群中找寻自己的真理。

我决不会埋怨。三天来，我四处奔走，忍受口渴，寻觅沙上的踪迹，把希望寄托于露水。我努力去寻找我的同类，我早已忘了他们住在这个星球的什么地方。还有那些活着的人们的忧患。我不能不把这些忧患看得比在晚上选择去哪一家音乐厅更为重要。

我不理解那些要乘郊区火车的居民，这些人自以为在过人的生活，却因循坐误，象蚂蚁似的忙忙碌碌而不自知。当他们空闲时，做什么来消磨他们荒谬的小小星期天呢？

有一次，在俄罗斯，我在一家工厂听到演奏莫扎特的乐曲。我写了报道。我接到两百封兴师问罪的信。我并不责怪那些喜欢喧嚣的舞厅的人。他们没有听到过别的音乐。我只是责怪那些开舞厅的人。我憎恨把人引入歧途。

我在工作中很幸福。自比为中途站的农民。在郊区火车里，我感到弥留的痛苦，与这里迥然不同！在这里，瞻前顾后，多么丰富的生活！……

我并不遗憾。我尽了努力，我失败了。干我们这一行，这也是份内的事。不管怎样，我呼吸到了大海的风。

尝过一回的人，永远忘不了这种养料。不是吗，我的同志？这不是说要过冒险的生活。这种说法未免浮夸。斗牛士我不喜爱。我喜爱的不是冒险。我所喜爱的我自己知道。那是生活。

在我看来天快要亮了。我从沙里伸出一条胳臂。有一块三

角布就在手边，我摸了一摸，依然干的。等一等吧。黎明时才降露水哩。但是天大亮了，并没有润一润我的布。这时我有点神思恍惚，我听到自己在说："这里有一颗干硬的心……一颗干硬的心……一颗干硬的心，它流不出一滴眼泪！……"

"上路吧，普雷沃！我们的喉咙还没有咽住，就应该走下去。"

七

刮起了西风，这种风可以在十九小时内把人吹干。我的食道还没有封住，但是又硬又痛。我感到有什么东西在刮在磨。不久就会开始那种咳嗽，这也是人家跟我说过的，我也等着。我的舌头也不灵活，但是最严重的还是我眼前已出现金星。当这些金星变成火焰时，我就要躺下了。

我们走得很快。我们趁着拂晓的凉爽赶路。我们知道得很清楚，在烈阳下，象人们所说的，我们就走不了啦。在烈阳下……

我们没有出汗的权利，也没有等待的权利。所谓凉爽，也只是湿度百分之十八的那种凉爽。刮的风又都是从沙漠来的风。在这种虚情假意的吹拂下，我们的血液在蒸发。

我们第一天吃过几颗葡萄。三天以来，半只桔子，后来又是半只桔子。我们哪里还有唾沫来咀嚼我们的食物？但是我一点也不感到饿，只感到口渴。从这时开始，比渴更叫我难受的是渴的反应。这个干硬的咽喉。这条石板似的舌头。嘴巴里这种刮磨和这股恶臭。这种种感觉在我也是新的。水无疑会把它们治愈，但是我实在记不起这种药会跟那些感觉联系在一

起。干渴愈来愈成为一种病，愈来愈不是一种欲望。

想到喷泉和水果，似乎也不及原先那样令我心碎。我已忘了桔子橙黄的色彩，如同我忘了自己的温情。可能我已把一切都忘了。

我们坐了下来，但是又该出发了。我们放弃了走长路。走上五百米，便累得滚倒在地上。我躺下后感到莫大的欢乐。但是又该出发了。

景色变了。石子稀少了。我们现在走在沙子上。面前两公里的地方有几个沙丘。沙丘上有几团低矮的植物影子。跟铠甲相比，我宁可要沙子了。这是金黄色的沙漠。这是撒哈拉。我以为把它认出来了……

现在我们走上两百米就精疲力竭。

"我们还是要走，至少走到这些灌木旁边。"

这是一个极限。八天以后，我们循着我们的踪迹去找寻那架"西摩"飞机，在汽车上证实这个最后的企图是八十公里。我们已经跋涉了四百公里。如何还能走下去呢？

昨天，我毫无希望地走着。今天，这样的话已失去原来的意义。今天我们是为走而走着。地里的耕牛一定也是这样的。昨天我还梦想种满桔子树的天堂。但是今天，对我来说已经不存在天堂。我也不相信桔子的存在。

我在身体内也发现不了什么，除了一颗干枯的心。我要跌倒了，感觉不到一点绝望，连痛苦也没有。我感到遗憾的是忧伤对我却象水那样甜蜜。怜悯自己的人，会象对着朋友似的自思自叹，但是我在世上已没有一个朋友。

后来，他们找到我时，看到我两眼通红，相信我曾经大声高呼，历尽苦楚。但是激情，但是悔恨，但是内心的痛苦，这

些也可以算得是财富。而我已没有一点财富。天真纯洁的少女，在她们初恋之夜，感到伤心而哭了。伤心与生命的颤动是相互依附的。而我已不再伤心……

沙漠就是我。我吐不出一点口水，然而我也想不出值得留恋的情景可以对之呻吟的。太阳已把我内心的泪泉晒干了。

可是，我又窥见了什么啦？希望的清风又袭上我的心头，象阵风吹过海面。刚才触动我的本能，后来又唤醒我的知觉的是什么样的信号呢？什么都没有变化，但是一切显得异样。这片荒漠，这些沙丘，这些淡淡的绿影凑在一起，不再是一种景色，而是一个舞台。这个舞台还是空的，但是一切已准备就绪。我望着普雷沃。他同我一样，对眼前景物的变迁感到惊奇。他也不理解自己的感触。

我向你发誓，即将发生什么事了……

我向你发誓，沙漠动了。我向你发誓，这个空旷冷寂的沙漠顷刻间，变得比嘈杂的广场更加沸沸扬扬。

我们有救了，沙地上出现了踪迹！……

啊！我们早已失去了通往人类的道路，我们跟部落两地隔绝，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孤苦伶仃，已被熙来攘往的万众遗忘了，正在这时，我们发现人的神奇的脚印赫然印在沙地上。

"这里，普雷沃，两个人分手了……"

"这里，一匹骆驼跪过……"

"这里……"

可是，我们还没有得救。翘首以待是不够的。几小时以后，他们再也不能拯救我们了。咳嗽一开始，渴魔的步伐是太快了。而我们的咽喉……

但是我把希望寄托在沙漠某地悠悠晃晃的这支骆驼队身上。

我们还是在走，突然我听到一声鸡叫。吉约梅以前对我说过："在最后阶段，我听到安第斯山中有鸡叫的声音。我也听到火车的路轨声……"

就在听到鸡叫时，我想起了他对我讲的事，我对自己说："首先是我的眼睛迷惑不清。这一定是干渴的结果。我的耳朵还能坚持……"但是普雷沃抓住我的手臂：

"你听到了吗？"

"听到什么？"

"鸡叫！"

"那……那……"

那，当然啰，傻瓜，这是人生……

我还有一个最后的幻觉：三条狗相互追逐。普雷沃也环顾四周，什么都没有看到。但是我们两人朝着那个贝杜因人高举双臂。我们两人朝着他，把我们肺腹中的气都吐尽了。我们两人幸福地哈哈大笑！……

但是，我们的声音传不到三十米远。我们的声带已经干了。我们两人说话一直低声细气的，而我们一直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但是，这个贝杜因人和他的骆驼刚从沙丘后面映现出来，此刻又慢慢地，慢慢地走远了。可能他也是单身只影。一个残酷的魔鬼把他放在我们眼前晃一下又召回去了……

而我们不能再跑了！

在沙丘上露出了另一个阿拉伯人的侧影。我们吼叫，但是

声音幽幽的。于是我们挥动双臂，我们的印象是巨大的信号遮满了整个天空。但是这个贝杜因人始终凝视右方……

他在那里不慌不忙地绕了四分之一圈。就在他正面对着我们的那一秒钟，大功就告成了。就在他朝我们凝视的那一秒钟，他就可以把口渴、死亡和海市蜃楼从我们心中驱走了。他在那里又绕上四分之一圈，这已经够改天换地的了。他只要身子一移，只要眼珠一转，就创造了生命，他在我的眼里，不亚于一位天神……

这是一个奇迹……他在沙地上，仿佛神在海面上，朝着我们走来。

阿拉伯人只是对我们随便看了一眼。他两手紧紧压在我们的肩膀上，我们俯首听命。我们伸直身子伏在地上。这时已没有种族、语言、分歧……。只有这个贫穷的牧民 用他 天使的双手按住我们肩膀。

我们额头贴在沙上等待着。此刻我们腹部贴在地面上，头伸在盆里，象小牛似的狂饮。贝杜因人大为惊恐，好几次逼我们停一停。但是他一松手，我们又把整个脸孔浸在水里了。

水！

水呀，你既没有味道，又没有色彩，也不芬芳；人们没法说你是什么；大家喝你，却不认识你。你不是生命的必需，你就是生命。你使我们内心渗透一种没法用官感形容的乐趣。随着你，我们原先放弃的所有能力，又在我们心中滋生了。靠了你的恩惠，我们内心所有干涸的源泉又涓流不绝了。

你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财富，也是最娇弱的财富，你在大地的腹部是那么纯洁。人们可以在一个含镁的泉水前死去，也

可在离盐湖两步远的地方毙命。两升的露水内只要浮着几颗盐粒，就会教人失去生的机会。你不能容忍外物的掺杂，你也不允许任何变质，你是一个难于侍候的神……

但是有了你，我们心中洋溢着一种无比纯朴的幸福。

至于你，利比亚的贝杜因人，你救了我们，以后又在我的记忆中永远消失了。我再也想不起你的脸孔。你是人，你同时又代表所有的人出现在我面前。你从来没有对我们凝视过，但已把我们认出来了。你是亲爱的兄弟。现在我又在所有人的身上把你认了出来。

你在我眼里高贵善良，是伟大的主，有沐人雨露的权力。我所有的朋友，我所有的敌人都通过你向我走来，这个世界上还有谁还是我的敌人呢。

（八）人

一

又一次，我面临一条我不曾理解的真理。我以为自己必死无疑，以为自己接触到了绝望的深渊，而一旦接受命运的安排，便得到了和平。仿佛在这些时刻，人对自身有了了解，变成了自己的朋友。没有什么东西胜过这一种丰富的感情，它能满足我们内心一种我说不出，以前我们也没有意识到的本质需要。我想象中，博纳富在追风逐尘的劳顿生活中，经历过这种恬静

的境界。吉约梅在冰天雪地中也经历过。我又何能忘记，全身埋在沙里，喉咙慢慢紧掐在渴魔手里，在星空的笼罩下，内心却是那么沸腾？

如何在我们心中促成这种解放呢？人的一切违情悖理，人们知道得很清楚。保证他的衣食，使他有创造的机会，他却沉睡不醒；凯旋而归的征服者意志消沉；慷慨的人在发财以后，会变得爱钱如命。所有的政治学说都奢称可以解放人类，如果我们首先不了解要解放什么样的人，那又有什么用呢？生下的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我们不是饱食终日的牲畜，出现一个贫穷的帕斯卡[①]要比多了几个富裕的庸才意义重大得多。

本质的东西我们没法预见。我们中间每个人都曾在人生的逆境中感受过最热烈的欢乐之情。这些欢乐令我们如此缅怀不忘，以致我们对自己的苦恼也会眷恋，如果是这些苦恼带来了这些欢乐的话。在跟同志重逢时，提起不愉快的往事也会使我们陶醉。

有一些还不被人认识的条件却在培育我们，除此以外我们还知道什么呢？何处是人的真理？

真理不是可以自我检验的。如果在这块地，而不是在另一块地，桔树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这块地就代表桔树的真理。如果这个宗教，这种文化，这个价值标准，这些行动方式，而不是其他种种，可以丰富我们的内心世界，发挥我们潜在的高贵品质，这个价值标准，这种文化，这些行动方式就代表人的真理。逻辑呢？只能由它自己应付着去向人生负责了。

---

① 帕斯卡（1623—1662），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

在这本书的各个章节，我列举了这么一些人，他们似乎顺从一种最高的天职，选择了荒漠或航空，就象另一些人选择了修道院；但是要是显得我在鼓励大家首先去赞美人，我还是背离了我的宗旨。首先应该赞美的是培育人的土壤。

天职当然也起一种作用。有的人终身埋没在商店里。有的人朝着一个必要的方向奋勇前进；我们在他们的童年故事中看到处于胚芽状态的这种激情，便用来解释他们整个的生涯。但是历史在事后读来，总是使人产生幻觉。这种激情我们几乎可以在任何人身上找到。我们大家也遇到过一些掌柜的，在某一个沉船或失火的夜晚，显得比平时伟大。他们对自己丰富的内心是不会误解的，这场火灾成为他一生中最值得纪念的一夜。但是，缺乏新的机会，缺乏肥沃的土壤，缺乏激励的宗教，他们会沉睡一辈子，根本不知道自己也有慷慨的感情。天职固然促成人的解放，但是天职本身同样需要解放。

航空之夜，沙漠之夜……都是些难逢的机会，并不是人人可以遇到的。可是，在环境逼迫下，他们都表现出同样的需要。如果我在这里叙述我在西班牙度过的一个夜晚，那也不算离题，那个夜晚在这一点上给了我教育。我对某些人谈得太多了，我喜欢谈谈所有的人。

这是在西班牙的前线，我作为记者去访问的。那一个晚上，在一个地下室的角落里，我与一个年轻的上尉同桌吃饭。

二

我们正在闲谈，这时电话铃响了。进行了长时间的对话；指挥部传来命令在当地出击，这是一次荒谬、绝望的进攻，要

在这个工人区攻下几幢已改成水泥碉堡的房屋。上尉耸耸肩膀，回到我们身边说："我们中间打头阵的，站出来……"然后他把两杯干邑酒推到我和一位恰在这里的中士面前，对中士说：

"你第一个跟我去，喝了去睡吧。"

中士去睡了。我们总共十二个人，围坐在桌旁守夜。在这间油灰密封得不透一点光的地下室内，强烈的灯光照得我不停地眨眼睛。五分钟前，我透过枪眼往外面看过一看。把枪眼前的遮布掀去后，我窥见笼罩在幽暗弥漫的月光下，一堆堆似有幽灵出没的断垣残壁。我盖上遮布，仿佛把月光象一条油渍似的抹去了。我现在眼前还保留了海蓝色碉堡的印象。

这些士兵肯定不会回来了，但是他们知趣地一声不提。这次进攻势在必行。从人的仓库调拨几个人，就象在种子房抓了一把种子，撒向田野，以待收获。

我们喝我们的干邑酒。我右边的人在下象棋。我左边的人在说笑话。我在哪儿呢？一个喝得醉醺醺的人进来了，他手抚长须，温柔的眼光在我们身上游移。他的目光停在干邑酒上，移开后又落在干邑酒上，带着哀求的神情转向上尉。上尉低声笑了。那个人满怀希望，也笑了起来。旁观的人也发出了低低的笑声。上尉慢慢地把瓶子往后推，那个人的眼睛里表示出失望。这样展开了一场天真的游戏，满屋子烟雾腾腾，不眠之夜的困顿，黎明出击的前景，使这一幕悄无声息的芭蕾舞，象梦境那样渺远。

我们关在我们这条大船的底舱，暖洋洋的在进行游戏，而在外面，爆炸声象海风似的轰隆不断。

这些人过一会儿，也将在战争之夜的王水中，洗清他们的

汗水，消除他们的酒气，摆脱他们等待的腻烦。我感到他们的灵魂那么接近涤罪的时刻。但是他们还是尽情地跳这场醉汉与酒瓶的对舞。他们还是尽情地下完这盘棋。他们还是尽情地活下去。但是他们早已把搁板上的闹钟拨准了。铃声将响。于是这些人应声而起，伸伸懒腰，扣上他们的腰带。那时上尉解下他的手枪。这时醉汉也将醒来，他们不慌不忙地取道走廊，沿着小斜坡上去，走到一扇月白色的矩形门前。他们随口说几句这类简单的话："哼，冲就冲吧……"或者"天好冷哪！"然后他们钻入黑夜。

时间到了，我看见中士醒来。他本来直挺挺地睡在一张铁床上，在地下室的废物堆中间。我一直望着他沉睡不醒。我好象也有过这种无忧无虑，又是那么幸福的夜晚。这使我想起我在利比亚的第一个夜晚，那次普雷沃和我坠落在沙地上，没有水，也没有生还的希望，我们在还没有感到极度口渴以前，总算还睡过一次，也仅仅这一次，睡了两个小时。我觉得在熟睡中可以使用一种令人赞美的权力，那就是逃避现实世界的权力。我还控制着这个身躯，它还没有搅乱我的内心，只要我把脸孔伏在胳臂上，我的这一夜跟另一个幸福之夜没有任何差别。

中士就是这样睡着的，蜷作一团，失去了人的模样，来唤醒他的人点燃了一枝蜡烛，插在长颈瓶口，我起初没法分辨这堆不成形的东西，除了两只大军靴外。打上铁钉铁掌的大军靴，短工或者码头工穿的大军靴。

这个人脚上穿的是工具，全身上下也无一不是些工具：弹药包、手枪、皮背带、腰带。他戴上了驮鞍、颈围、以及耕马的全套马具。在摩洛哥的地窖角落里，可以看到推磨的都是些瞎马。在这里摇曳不定、发红的烛光下，为了要推动磨盘，唤醒

的也是一匹瞎马。

“嗨！中士！”

他慢慢转动身子，抬起睡意朦胧的脸孔，嘴里嗫嚅不清。可是他又朝着墙壁睡着了，不愿醒来，钻入沉醉的睡乡，就象钻入宁静的母胎，就象钻入深邃的水底，手掌一张一翕，宛若在抓什么黑色的海藻。应该把他的手指掰开。我们坐在他的床边，有一个人轻轻地把手臂伸入他的颈后，把这颗微笑的沉重的头颅托住。这是暖和的马厩里马匹交颈厮磨表现出来的温情。“嗳，老弟！”我生平还没有见过比这更温柔的情景。中士作最后一番挣扎，想回到他幸福的梦境，拒绝我们这个动乱、折磨人、寒冷黑暗的世界；但是太晚了。外界事物来强制他就范了。好比星期日的中学钟声，慢慢地惊醒了受罚的学生。他早忘了书桌、黑板、罚做的作业。他梦见田野里的游戏，但是无济于事。钟声当当响个不停，不可抗拒地把他送到不平的人间。中士象那个中学生，渐渐意识到这个疲惫的躯体，这个他乐于舍弃的躯体，这个醒后不久在寒气中忍受关节隐隐作痛，然后是马具的重压，然后是沉重的奔跑，然后是死亡的躯体。就是死，也胜过手浸在粘污的血堆里挣扎着爬起来，粗声大气地喘息和四周寒心的沉寂；就是死，也胜过死的难受。我望着他时，片刻也没忘记自己那次醒后的失望心情，又要忍受口渴、烈阳、沙土，又要承载生命的重担，——我不会选择去做这个梦的。

但是他已经站在那里，直盯着我的眼睛：

“时间到了？”

这时候，人出现了。这时候，人违反了逻辑的种种推测：中

士在微笑！是什么诱使他笑了起来？我记得在巴黎，有一个晚上，梅尔莫兹和我，还有其他朋友庆祝不知哪一个纪念日，拂晓时我们聚在一家酒吧门口，由于唠叨了那么多的话，灌下了那么多的酒，没干正事而感到那么累，心里正烦得要吐。但是天空已经蒙蒙发亮，梅尔莫兹突然抓住我的手臂，抓得那么紧，以致我感到他的指甲："你看，这时候在达喀尔……"这时候机械师在揉眼睛，取下螺旋桨套，这时候飞行员去查气象报告，这时候大地上来来往往的都是我们的同志。天空已经泛起朝霞，人们已经在准备节日，但是为了他人准备节日；人们已经铺上宴会的台布，但是我们不是宾客。有的人将冒生命的危险……

"这里多么乌烟瘴气……"梅尔莫兹说。

你，中士，你应邀去赴什么样的宴会，竟值得你去死？

我以前听到过你的知心话。你把自己的故事告诉了我：你是巴塞罗那城里的一个小会计员，你以前是跟数字打交道的，并不关心自己国家的分歧。但是一个朋友参军了，然后第二个，后来第三个，你也奇怪自己有了异常的变化，你的工作渐渐的对你变得毫无意义。你的欢乐，你的忧虑，你的小小的享受，这一切都是上一个时代的事了。这里的事已无足轻重了。最后，终于传来了你的一个朋友的死讯，他在马拉加附近被杀害的。这不一定是你急于要复仇的一个朋友。至于政治也从来不曾打扰过你。这条消息却象海风，吹到你的身边，闯入你的狭窄的天地。一位朋友那天早晨望着你说：

"我们走？"

"我们走。"

你们两人就这样"走"了。

我心中产生了几个形象，来给自己解释你没能用语言表达，但是它的存在却指导了你的行动的这条真理。

在迁徙季节，飞来了一群群野鸭子，沿途飞经的地方引起阵阵好奇的骚动。家鸭好象受到了长空雁行的吸引，不寻常的跃跃欲试。野性的嘎叫声唤醒了它们心中我无从知道的残余野性。于是农庄驯养的鸭子一度也要成为候鸟。在这个小而懵懂的脑袋里，以前萦绕的是野塘、蛆虫、饲养房这些简朴的形象，而今向往千里沃野、高空长风、汪洋大海。家禽原来不知道它的脑袋，也足以容纳各种各样神思遐想，于是现在鼓翅欲飞，看不起谷粒，看不起蛆虫，一心想做个野鸭子。

我尤其想到我的小羚羊，在朱比角我养了几头羚羊。在那里大家都抚养羚羊。我们把它们关在旷场上的棚子里，因为羚羊需要风的吹拂，比什么都娇弱。幼小时加以驯养，还会到你手里觅食。它们听任抚摸，把湿腻的鼻子伸到你的掌心上。我们以为它们已经驯服。我们以为无形中使它们避免了无声无息地消亡、抑抑郁郁地死去的痛苦。但是终于这一天来了，你看到它们朝着沙漠方向，用初生的小角顶触围墙。它们受到了磁性的吸力。它们不知道是在离弃你。你带给它们的牛奶，它们还是喝下去，还是听人抚摸，把鼻子更温柔地伸进你的掌心……但是你一放松，就会发现它们象是在一阵幸福的跳跃后，又回到木棚旁边。如果你任其自然，它们会留在那里，倒并不企图突破藩篱，而只是低垂着头，用小角相抵，一直到死为止。这是发情的季节，还是只想蹓蹓蹄，奔驰得气喘吁吁而已？它们也说不上来。当人们捕获后送给你的时候，它们的眼睛还没有睁开。它们对沙漠的自由，就象对雄性的气息，都毫无所知。但是你要比它们聪明得多。它们追求的东西，你是

知道的，那是供它们充分发挥的原野。它们愿意做羚羊，跳自己的舞蹈。愿意以每小时一百三十公里的速度朝前奔驰，途中突然停蹄收步，好象沙土到处会迸出火星似的。要是羚羊的真理是追求恐惧的乐趣，只有恐惧能促使它们超越，能激发它们跳得最高最欢，那豺狼又算得什么呢？要是羚羊的真理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受利爪的撕裂，那狮子又算得什么呢？你望着它们，你想，它们得了怀乡病。怀乡病就是莫名的渴望……这种渴望的对象是存在的，但是没法用言辞表达。

而我们，缺少的又是什么呢？

中士，你在这里又能得到什么，教你丝毫不想背叛你的命运？可能是这条友谊的手臂？它把你沉睡的头颅托了起来；可能是这声温柔的微笑？它从不埋怨，但分担忧患。"嗳！同志……"埋怨，这也需要两个人。这仍不能一人独占。但是人的关系中有一种境界，到了那种境界，感激与怜悯一样失去了原有的意义。这时，人可以象获得解放的囚犯一样呼吸。

我们两架飞机比翼并航，飞越那时还没有降服的里奥德奥罗的时候，就经历过这种团结的关系。我从来不曾听说沉船者向营救者道谢的。经常的是在把邮包从一架飞机卸运至另一架飞机而精疲力尽时，我们相互对骂："混蛋！我这次出故障，是你的过错，顶着逆风，还拼命的要在两千米高度飞。如果你在低空跟着我，我们早到了艾蒂安港！"另一个冒着生命的危险，反显得羞于做一个混蛋。然而我们该用什么来感谢他呢？我们的生命也有赖于他。我们是同一棵树上的枝条。你救了我，我为你感到骄傲！

中士，把你往死路上送的那个人，又为什么要惋惜你呢？你们大家彼此担当这个风险。人们在这一分钟发现了这种不需

用言辞表达的团结。我理解你为什么背井离乡。假若你在巴塞罗那是个穷人，工作后可能孑然一身，假若你的躯体无处栖息，在这里你感觉到了充分发挥的满足，你找到了普遍精神；在这里，你一个贱民，也受到了爱情的收容。

政客们的乖言壮语，可能把你的生命洒在田野；他们说这些话是否出于诚意，合乎逻辑，我不想了解。要是这些话在你身上生根，象种子会发芽一样，那是这些话迎合了你的需要。你是唯一的评判者。品评麦子的是土地。

三

一个共同的、眼前还达不到的目标，把我们和我们的兄弟联系在一起，我们是为此活着的；经验告诉我们，爱不是相互望着对方，而是共同展望一个方向。只有团结一致攀在同一根绳索上，登上同一个顶峰去集合的，才算得是同志。要不然为什么就在这个富饶的世纪，我们在沙漠中分享最后一点粮食时会这样心满意足？在这件事上，社会学家的预言又值得什么？我们曾经在撒哈拉排除故障，对经历过这种欢乐的人来说，其他的乐趣都显得那么平淡。

可能这就是今日世界开始在我们周围崩溃的原因。每个人慷慨激昂，为了维护使他本人感情丰富的宗教。我们大家用相互矛盾的语言，表现同样的激情。我们在方法上——方法只是我们推理的结果——而不是在目的上有所分歧；目的都没有什么不同。

因而，我们不要惊讶。有的人原先不觉得心中有一个熟睡的陌生人，但是一旦在巴塞罗那无政府主义者的地窖里，

听到牺牲、互助、法律的严峻，感到这个陌生人苏醒了，那个人只知道一个真理：无政府主义者的真理。有的人去站岗一次，保护西班牙修道院内一群跪在地上惊慌失措的修女，这个人就是在为教廷效命。

当梅尔莫兹抱着必胜的信心，驾机深入智利境内安第斯山区，你若指摘他说他错了，一个商人的函件可能不值得他去冒生命的危险，梅尔莫兹听了只会付之一笑。真理是：他越过安第斯山时，心中感到自己是个人。

如果你企图用战争的恐怖来说服一个不惜一战的人，不要把他当作野蛮人看待，在评论他之前首先设法了解他。

举个例说，在里弗战争[1]期间，南方有个军官指挥一个前沿哨所，哨所夹在抵抗部落占据的两座山头中间。有一个晚上，他接待西山上派来的使者。他们正在按照礼节喝茶时，枪声响了。东山上的部落向哨所发动了进攻。上尉要把这些人送走，准备战斗。敌人的使者回答他说："今天我们是你的客人，上帝不允许我们抛弃你……"他们和上尉的士兵并肩作战，保卫了哨所，之后又登上他们的鹰巢。

但是轮到他们进攻的前夕，他们派了使者对上尉说：

"那一天晚上，我们帮助了你……"

"不错。"

"我们为你打掉了三百发子弹……"

"不错。"

"把那些子弹还我们才是道理。"

上尉是个光明磊落的人，决不肯利用他们高尚的心地而占

① 指一九二五到一九二六年摩洛哥境内里弗地区的部落与法国西班牙联军之间发生的一场战争。

便宜。他把后来用于对付他的弹药还给了他们。

人的真理，在于使人成为一个人。有的人理解人与人关系中的这种尊严，处世耿直，推己及人，崇尚信义；还有一种人哗众取宠，对同样的阿拉伯人亲热地拍拍肩膀，表示友善，吹捧他们同时又侮弄他们；如果前者认为自己这种崇高的心灵与后者的庸俗好意不能相提并论，而你又表示异议的话，他只会对你报以稍带轻蔑的怜悯。而有理由的是他。

但是，你也有同样的理由憎恶战争。

为了理解人和他的需要，为了认清人的本质，不应该因为你的真理有了明证而攻击对方的真理。不错，你是对的。你们都是对的。逻辑可以检验一切。就是那个把人间的痛苦都归咎于驼背的人，也是对的。如果我们向驼背开战，不久就会学得慷慨激昂。我们一定要报复驼背犯下的罪恶。当然，驼背也是会犯罪的。

为了设法突出本质的东西，应该一时把分歧撇开；这些分歧一经确认，就会写成一部通篇是不可动摇的真理的"圣书"，以及由此引起的狂热。可以把人分作右派和左派，驼背和非驼背，法西斯分子和民主分子；这些区分是无懈可击的。但是你知道，真理是简化世界，而不是制造混沌。真理是突出普遍精神的语言。牛顿并不是用解答谜语的办法，"发现"了一条长期隐蔽的规律，牛顿进行了一次创造性的演算。他创立了一种人的语言，既能解释苹果跌落在草地，也能解释太阳的升起。真理，不是自我检验的东西，而是简化的东西。

讨论各种意识形态有什么好处呢？要是说所有的意识形态都可自我检验，所有的意识形态也都在相互攻讦，这样的讨论只

会使人的解放遥遥无期。而人，不论在这里，还是在别处，都表示出同样的需要。

我们要摆脱桎梏。一个人用镐刨地，就要知道用镐刨地的意义。囚犯的一镐与勘探者的一镐，不能等量齐观。囚犯的一镐是对囚犯的惩罚，勘探者的一镐是给勘探者的荣誉。需要用镐刨的地方并不就是监狱，并不存在物质的恐怖。毫无意义地用镐去刨地，又不能教抡镐的人融合在人类大家庭内的，这种地方才算得是监狱。

我们要冲破牢笼。

在欧洲，有两亿人生活缺乏意义，他们要求生的权利。工业使他们失去了农民世代相传的语言，把他们关闭在巨大的贫民窟内；那些贫民窟就象塞满黑色车厢的调车场。他们在工人区的角落里要求觉醒。

另有一些人，卷入了各种各样职业的齿轮，谈不上享受拓荒者的乐趣，宗教的乐趣，学者的乐趣。人们以为，为了他们成长，只要给他们蔽体果腹，满足他们所有的需求。渐渐地把他们养成为库特林①式的小布尔乔亚，乡村的政客，内心闭塞的技术员。如果说对他们传授了知识，可是并没有对他们进行过教育。有的人认为教育就在于背诵几个公式，这是对教育的一种谬见。理科班的一个普通学生在自然和自然规律方面的知识，要比笛卡儿②和帕斯卡来得丰富。但是在智慧上，他能进行同样的演算和推导吗？

---

① 乔治·库特林(1861—1929)，法国戏剧家，是法国现代喜剧的中坚人物，善写法国社会中的小人物，富有社会意义。

② 笛卡儿（1596—1650），法国哲学家、数学家。

每个人，隐隐约约，都有生的欲望。但是有的办法欺世惑众。当然可以给某些人套上军装来鼓励他们。于是他们高唱军歌，与同志们分享他们的面包。他们也会找到追求的东西——对普遍精神的爱好。但是他们会死于献给他们的面包。

人们可以从土里挖出木头偶像，给多少风行过一时的古老神话招魂，让泛日耳曼主义或者罗马帝国的神秘主义卷土重来。人们也可以说作为德国人，作为贝多芬的同胞是桩令人陶醉的事，而把德国人说得飘飘然。就是把船上的火伕也可奉承得忘乎所以。当然，这要比把火伕培养成一个贝多芬容易得多了。

但是这一类的偶像崇拜是食肉动物的偶像崇拜。为知识的进步和疾病的医治而牺牲的人，在他衰亡的同时，就是在为生命服务。可能为开疆拓土而牺牲也是壮美的，但是今日的战争摧毁了它本身妄称要促进的东西。今天已谈不上牺牲一些鲜血来救活整个民族。自从对阵的是飞机和芥子气以后，战争只是一个大流血的外科手术。每个人都躲在水泥墙后，每个人都无计可施，只是日以继夜地派出成批飞机捣毁对方的心脏，炸断对方的命脉，瘫痪对方的生产和贸易。胜利属于最后烂掉的人。结果两个敌手会同时烂掉。

在一个变成沙漠的世界上，我们渴望找到同志，在同志间分享面包的乐趣，曾使我们接受了战争的价值。但是我们并不需要战争来获得奔向同一个目标时摩肩蹭臂的温暖。战争欺骗我们。憎恨并不会在奔跑的激昂情绪外增加些什么。

我们为什么要彼此憎恨呢？我们载在同一个星球上，是同一条船上的水手，我们风雨同舟。如果说文明的冲突可以促进

新的综合，这点还有可取的话，文明的相互残杀则是丑恶的。

为了我们的解放，既然只要帮助我们意识到有一个目标可以使我们联在一起，那就应该在把我们联在一起的地方去找寻那个目标。治病的外科医生决不去听他所诊断的病人的诉苦，而是通过病人去设法治愈那个人。外科医生说的是一个普遍语言。物理学家也是如此，当他在思考那些几乎是神圣的方程式，并通过方程式既掌握原子又掌握星云的时候。直至最质朴的牧羊人也莫不如此。因为在星空下平平凡凡地放牧着几头羊的那个人，他若意识到了自己的任务，就会觉得自己不是一个走仆。他是一个哨兵。每个哨兵都身系一个王国的安危。

你以为那个牧羊人不希望有所意识吗？我在马德里前线参观了一所学校，离战壕五百米，在山岗上的一堵矮石墙后面。一个二等兵在教植物课。他用手把一朵罂粟花上嫩弱的器官一片片撕下来，招来了几个长胡子的香客，他们掸去身上的尘土，不顾炮火，到他那里朝圣。他们围住二等兵盘腿而坐，一手托腮，立刻专心地听他解释。他们蹙眉咬牙，对讲的课不甚了了，但是人们对他们说过："你们是些无知之徒，才从兽洞里爬出来的，还不赶快追上人类！"于是他们迈动笨重的步子急起直追。

只有当我们意识到我们的任务，即使是最无足轻重的任务，才会感到幸福。才会心安理得的生，心安理得的死。因为生有了意义，死也有了意义。

当死作为一个自然的结局，当普罗旺斯的老农享尽天年，把他的一份山羊和橄榄树遗留给他的孩子，为了以后由他们传至他们的子子孙孙时，死乃是这样的甜蜜。在农民的世系中，

人是不会完全死去的。每个生命都会轮到象豆荚似的开裂，落出果实。

有一次，我和三个农民坐在一起，面对着他们母亲的灵床。当然这是悲痛的。这是第二次割断脐带。这是第二次一个绳结松了——这个把各个世代串联一起的绳结。这三个孩子成为孤儿，一切从头学起，失去了逢年过节团聚的桌子，剥夺了天伦的磁极。但是，我也发现，世裔的中断也是生命的再现。这些孩子，轮到他们做一家之主，众望所归的人物，年高德劭的长者，直到那一天，轮到他们把家计交给在院子里游戏的这群孩子。

我望着那个母亲，这个面貌恬静严峻，嘴唇紧闭的老农妇，这个已变成石头面具的脸孔。我从中也辨认出儿子的面貌。这个面具曾用来拓刻了他们的面貌。这个肉体也曾用来铸造了这些肉体，这些美丽的人的模具。现在，她毫无生气地躺在那里，好象宝石取出后留下的矿碴。以后轮到她的儿女，以他们的肉体来铸造他们的后代。在农村，人的生命延续不断。母亲故世了，母亲万岁！

悲痛，是的，但是如此纯朴，这个生生不息的景象：把美丽的满头银丝的遗体，一具具抛落在沿途，通过脱胎换骨，走向我无从揣测的真理。

这就是为什么那天晚上，乡村小镇上的丧钟在我听来并不哀伤，而是一阵阵含蓄温柔的欢乐声。钟以同样的抑扬来庆贺葬仪和洗礼，又一次宣布了世代的递嬗。在听到这位老妇人与大地的婚礼曲时，心头只是感到一片恬静。

生息繁衍，若树木的徐徐成长，这就是生命，这也是心

灵。多么神秘的升华！一堆岩浆，一块陨石，一个神奇生殖的活细胞，我们就是从这些演化而来的，逐渐成长培育，直至今天能谱写清唱剧和探索银河。

母亲不但传种接代，她还把一种语言教授给她的后裔，她托付给他们这些世世代代涓涓滴滴积累的知识，这份她也受之于上代的精神遗产，这一脉相承的传统、观念和神话，就是这些形成牛顿或莎士比亚所以与穴居人不同的全部区别。

西班牙士兵在子弹呼啸下学习植物课，梅尔莫兹飞往南大西洋，另一个人献身于诗歌；当我们饥渴的时候所以会感到他们这种饥渴，这是因为人类的创造还没有完成，我们对自己和宇宙必须有所意识。我们在黑夜中必须架起桥梁。只有那些把独善其身、漠不关心作为金科玉律的人才不理解这一条；但是这种金科玉律只是理智的毁灭！同志们，我的同志们，你们可以给我作证，我们在什么时候才感到了幸福？

四

在这本书的最后一章，我又记起了那些垂老的公务员，当我们终于得到任用的机会，准备蜕化成人的时候，他们在初航的黎明把我们伴送到机场。他们可是跟我们一样的人，但是从来不知道自己有过饥渴。

沉睡不醒的人真是比比皆是。

几年前，在一次铁路长途旅行中，我有心观察了这块行进中的国土；三天来，我幽闭在车厢里，三天来两耳离不开海水卷动卵石的轱辘声，我站了起来。半夜一点钟光景，我跑遍整

列火车。卧铺车厢是空的。头等车厢是空的。

但是三等车厢装满了几百个波兰工人，从法国解雇回到他们的波兰去。

我跨过他们的身子在过道上走回来。我停下来望着。这个车厢没有隔板，好象一个通铺房间，有一股兵营或警察局的气味。我站在宵灯下，看着这一群东横西倒的人，随着快车的摆动摇晃。这一群人沉溺在恶梦里，回到他们的贫困中去。有几个剃光的脑袋在木椅靠背上晃动。男人，女人，小孩都自右向左侧转着，好象受到这些噪声、这些颠簸的攻击；他们忘情时，这些噪声和颠簸也在进行威胁。他们在睡眠中也得不到安逸。

在我看来，他们已经一半失去作为人的品质，受到经济浪潮的冲击，从欧洲的一个角落飘流到另一个角落，抛却了北方的小屋子、小花园，以及我在波兰矿工的窗前看到过的三盆天竺葵。他们只收拾了一些厨房炊具、被褥和窗帘，塞进了针粗线疏、鼓鼓囊囊的包裹内。但是他们以前抚摸过或喜爱过的一切，他们居留法国四五年间驯养的猫、狗和天竺葵，却不得不割爱了，他们随身只带了这些厨房的什物。

一个婴孩在吮吸一个困倦得昏昏欲睡的母亲的乳房。在这荒谬凌乱的旅途上，生命也在传递。我瞧了瞧父亲。头颅象石头一样沉重和光秃。在不舒服的睡眠中身子折成两段，蜷缩在工作服内的是一身瘦骨。那个人简直是堆泥。好象夜半更深，一些鸠形鹄面的游民沉睡在菜市场的板凳上。可是我想，问题不在这种贫困，这种污秽，这种丑陋。因为同样这个男人和这个女人，以前在某一天见面，男的必然对女的微笑，他在工作之余无疑也曾带给她鲜花。他胆怯笨拙，看到自己遭到拒绝而会发抖。女的天性爱俏，自恃姣美，可能逗得他不安。那一个在

今天已只是一架挖土或敲钉的机器，那时在他心中也曾有过柔情和苦恼。令人不解的是他们竟然变成了两堆泥。他们曾经在哪一个可怕的模子里呆过，竟象经过冲床的冲压？一个年老的动物还能保持体态的优美。为什么这个有风采的人到头来这么龙钟衰颓？

我在这群人中间继续我的旅程，他们的睡眠也象妓院那样恶浊。粗鲁的鼾声，含糊的怨声，半身压麻后翻身时的大靴子摩擦声，交织成一种暧昧的声响，在空气中飘荡。始终幽幽伴随着的，是卵石在海水冲涌下无休无止的轱辘声。

我面对着一对夫妇坐下。在丈夫与妻子之间，给那个孩子挤出来一个位子，他睡着。但是他在睡梦中转过身来，在宵灯下露出了他的脸孔。啊！多可爱的脸蛋！这对夫妇生下了一枚金果。这对行动蹒跚的丑人儿居然养出了这么一个娇媚的小孩。我俯身注视着这个光洁的前额，这两片可爱的微撅的嘴唇，于是我对自己说：这是一张音乐家的脸，这是童年莫扎特，这是有锦绣前程的生命。传奇中的王子跟他没有两样：得到保护、关心和培育，以后他做什么不成呢！花园里培养出一种新品种玫瑰，所有的园丁大为激动。人们把玫瑰隔离，培栽，促其生长。但是没有培养人的园丁。在冲床中，童年莫扎特和其他孩子会打上同样的烙印。在夜总会的污泥浊水中，莫扎特也会把堕落的音乐视作最高的享受。莫扎特被判了死刑。

我回到我的车厢。我心想：这些人并不为他们的命运感到难受。在这里教我痛心的不是慈善事业。问题也不在于对着一个永不收口的创伤表示一番同情。那些身受创伤的人并不感到创伤的痛苦。损伤的不是个人，不妨说是整个人类。我不相信怜悯。令我痛心的是园丁的这种观点。令我痛心的不是这种贫

困，人在贫困中，日久也会象在懒惰中一样安之若素。东方人在赤贫中生活，几世纪来处之泰然。令我痛心的事，不是靠慈善机关的菜汤能够医治的。令我痛心的，也不是这堆瘦骨，这个偻身，这种丑陋。而是在所有这些人身上，多多少少都有一个被扼杀的莫扎特。

· · ·

唯经智慧的吹拂，泥胎才会变成人。

（完）



空军飞行员





(一)

我肯定做上了梦。我在一所中学。十五岁。耐心解答我的几何题。两肘撑在黑色书桌上，斯斯文文地用圆规、尺、量角器。我好学，安静。有几位同学在旁边低声说话。其中一位在黑板上排出一串数字。另外几位贪玩的，在打桥牌。我时时在梦境中愈陷愈深，向窗外望上一眼。一根树枝在阳光中缓缓摆动。我望了很久。成了一个分心的学生……享受这份阳光，如同感到书桌、粉笔、黑板散发的这种童年气息，我都觉得高兴。我躲在受人关怀的童年中是多么快活！我知道，首先是童年、中学、同学，然后有一天接受考试。领取文凭。惴然不安地跨过某一道门廊；过了这道门廊，一下子成人了。那时，踩在地上的脚步重了。走上了自己的人生道路。跨出了人生道路上的最初几步。终于要在真正的对手面前试身手。尺、量角器、圆规，用来建设世界，也用来战胜敌人。再见了，游戏！

我知道，中学生一般不怕面对人生。中学生跃跃欲试。成人生活中的苦恼、危难、辛酸吓不倒一位中学生。

我却是一位奇怪的中学生。我这个中学生，知道自己生活在幸福中，不那么急于去面对人生……

杜泰特走来。我留住他。

“你坐这里，我给你玩一套扑克戏法……”

我把黑桃A给他找了出来，挺开心。

杜泰特在我对面，坐一张跟我一样的黑色书桌，晃着两

条腿。他笑了。我谦虚地微微一笑。贝尼珂也上我们这里来了，手臂围住我的肩膀：

“怎么啦，小伙子？”

我的上帝，这一切多么亲切！

一位学监（是学监吗？……）打开门，召去两位同学。他们放下尺、圆规，站起身，往外走。我们目送他们出去。对他们来说，中学时代完了。人家把他们抛入了人生。他们的科学知识将有用武之地。他们将象成人，在对手身上试验自己的聪明才智。中学是个怪地方，每个人都要先后离开的。没有依依惜别。那两位同学看也没看我们。可是人生的机缘很可能把他们送往比中国还远的地方。甚至要远得多！中学以后，生活驱使大家四方奔波，他们敢说后会有期吗？

我们这些还留在温暖平安的孵化器中的人，低下了头……

“听着，杜泰特，今天晚上……”

但是，同一扇门第二次又开了。我象听到了判决书。

“圣埃克苏佩里上尉和杜泰特中尉，少校有请。”

完了，中学时代。这是人生。

“你早就知道要轮到咱们啦？”

“贝尼珂今天早晨飞过了。”

我们肯定是去执行任务的，既然他们召我们去。五月底，我们正全面撤退、一败涂地的时候。他们牺牲机组，就象朝森林大火里浇几杯水。一切都在分崩离析，怎么还计较风险不风险呢？我们还算是法国全境空军侦察部门的五十个机组。五十个三人一组的机组，其中二十三个机组属于我们第三十三联队第二大队。三星期中，我们二十三个机组损失了十七个。我

们象蜡似的熔化了。昨天，我跟加瓦勒中尉说：

“这件事我们到战后再看。”

加瓦勒中尉回答我说：

“我的上尉，您总不见得妄想战后还活着吧？”

加瓦勒不是在说笑话。我们知道，他们除了拿我们往火堆扔，不可能做别的，即使扔了也没有用。我们是全法国仅有的五十个机组。肩负法国军队的全部战略任务！大森林在燃烧，灭火的才只几杯水，都拿来往上浇吧。

这没错。谁想到埋怨啦？哪一个听到我们的人有过别的回答，除了：“好的，我的少校。是的，我的少校。谢谢，我的少校。明白，我的少校。”这场战争后期①，有一个印象盖过其他印象。那就是荒谬的印象。一切都在我们身边崩溃。一切都在覆灭。无一幸免，使死亡本身也显得荒谬。在这场天翻地覆中，死亡也缺乏严肃性。……

我们走进阿利亚斯少校屋内。(他今天还在突尼斯指挥同一个第三十三联队第二大队。)

“你好，圣埃克苏佩里。你好，杜泰特。请坐吧。”

我们坐。少校把一张地图摊在桌上，转身对值勤士兵说：

“给我把气象报告找来。”

然后他用铅笔轻轻敲桌子。我观察他。他满脸倦容。他没有睡过。他坐车来回找寻一个幽灵参谋部——师参谋部、军分区参谋部……他企图跟一个不发零配件的军需库斗争。公路上

---

① 一九三九年九月三日，法国向德国宣战。一九四〇年六月十四日德军进入巴黎，两天后，法国贝当政府请求停战，不久与德国签订屈辱性协定。本书出版于一九四二年，“这场战争”系指停战协定前的战争。

陷进了不可开交的交通阻塞。也组织了最近一次迁移，最近一次驻扎，因为我们变换驻地，象批穷光蛋，背后老有不徇情面的执达员紧追不舍。阿利亚斯每次也总能把飞机、卡车、十吨器材平安转移。但是我们猜他累得精疲力尽，气性子很大。

"嗯，事情是这样……"

他不停地轻轻敲桌子，眼睛不朝我们看。

"这不大好办……"

接着他耸肩。

"这是个不好办的任务。但是参谋部他们坚持要办。他们非要办不可……我表示了自己看法，他们还是要办……就是这么回事。"

杜泰特和我望着窗外静静的天空。我听到母鸡咕咕声，少校办公室设在一家农庄，就象情报室搬进了一所学校。我不会用夏天、成熟的果子、长肉的小鸡、茁壮的小麦去排斥眼前的死亡。也看不出夏天的宁静在哪方面可以否定死亡，事物的温情又在哪方面是一种讽刺。但有一个模糊的念头："这是一个七零八落的夏天。一个出了故障的夏天……"我见过遗弃的打谷机。遗弃的割捆机。路沟内遗弃的坏车辆。遗弃的村子。逃亡一空的村里有口井漏水。人用了多少心力才得到的清水，而今淌成了水塘。突然眼前出现一个荒谬的印象。钟停了的形象。普天下的钟都停了。乡村教堂的钟。车站的钟。空屋内壁炉上的钟。这家店主逃走的钟表铺前，这满满一架钟的骷髅。战争……没有人再给钟上弦。没有人再收甜菜。没有人再修车厢。水是解渴的，是洗村女礼拜天穿的美丽花衫的，而今在教堂前泛滥成一片沼泽。人竟然死在夏天……

我象生了病。医生刚才跟我说："这不大好办……"就该想

到公证人，想到遗留的人。杜泰特和我两人实际也明白，这次是去执行一项敢死队任务：

“鉴于目前的形势，”少校最后说，“大家不能过分考虑风险……”

当然。大家“不能过分”。谁也没错。我们感到郁郁不乐——没错。少校感到为难——没错。参谋部下命令——也没错。少校面露不悦，是因为这些命令下得荒谬。这我们知道，参谋部本身也清楚。参谋部下命令，是因为它必须下命令。战争期间，参谋部的工作就是下命令。它把命令下给英俊的骑兵，在现时代下给摩托兵。哪里有混乱与绝望，哪里就有一个英俊的骑兵翻身跳下冒着热气的马背，他指示未来，象三博士的星光①。他带来真理。命令可以重建世界。

这，就是战争的图像。战争色彩的画片。各人都费尽心机要使战争进行得象战争。诚心诚意。各人都努力按照规则玩。这样去做，或许还有可能使得这场战争真的象一场战争。

为了使战争象战争，他们并没明确的目的就拿机组去牺牲。没有人承认：这场战争什么也不象，一切都无意义，哪个图象也对不上号，大家一本正经牵动的是一些已与木偶断了联系的线绳。参谋部信心十足地发出一些哪儿都到达不了的命令。他们要我们提供一些不可能搜集的情报。飞机没有能力担当向参谋部说清战争的任务。飞机通过空中观察，可以核实某些假设。但是，现在连假设也没有。事实上，他们在敦促五十个机组，给一场没有面目的战争描绘一副面目。他们找上我们，就象找上用纸牌算命的相士。我看看我的相士——观察员杜

① 耶稣在犹太的伯利恒出生时，东方有三博士循着他的星光寻访他。事见《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二章。

泰特。他昨天向师部的一位上校提出异议："离地十米，时速五百三十公里，我怎么给您确定敌人的阵地？""喔，哪里向您开炮，您总看得见吧！要是有人向您开炮，说明这阵地是敌人的阵地。"

"争过以后我真笑坏了，"杜泰特最后说。

因为法国士兵还没见过法国飞机。从敦刻尔克到阿尔萨斯，分布着一千架法国飞机。说得明白些，是沧海一粟。因而在前线，有飞机疾驰而过，肯定是德国的。趁飞机没扔炸弹以前要努力把它打下来。飞机呼隆一响，应声而起的是急速的机枪和高射炮。

"靠这种方法，"杜泰特说，"可见他们的情报有多么可贵！……"

他们会重视的，因为按照战争的图象，应该重视情报！……

本该如此，但是战争也是七零八落的。

幸而——我们知道——我们的情报一点不会受到重视。我们没法把情报往上送。公路堵塞。电话不通。参谋部早已紧急迁移了。敌人阵地的重要情报竟是敌人自己提供的。几天前，我们在拉昂附近谈论战线的可能位置。我们派了一名上尉联络官去找将军。在我们的基地与将军所在地的半路上，中尉的汽车撞见了横在公路上的一辆压路机，压路机后面掩藏着两辆装甲车。中尉转身就走。但是一梭子机关枪子弹把他当场打死，司机受伤。装甲车是德国人的。

实质上，参谋部象一名桥牌手，有人在邻室问他："我这张黑桃Q怎么打？"

这位受隔离的人耸耸肩，不知道这副牌的前前后后，他回答什么？

但是参谋部没有权利耸肩。它若掌握人力物力，只要战争不止，就要把人与物投入行动，指指点点，尝试一切机会。虽然是盲目的，参谋部必须行动与指挥行动。

但是，不顾前后的分配黑桃Q一个角色，这事难。我们已经看到——最初惊奇地，后来又见怪不怪地——山崩地裂开始时找不到事可做了。人们以为失败者淹没在问题的急流中，要解决这些问题，把他们的步兵、炮兵、坦克、飞机折腾得死去活来。……但是，失败首先是掩盖了问题。他们对这副牌一无所知。不知道把飞机、坦克、黑桃Q用到什么地方去……

他们绞尽脑汁给它找了一个有效的角色，然后随便往桌上一摊。这引起周围一阵尴尬，不是兴奋。只有胜利才洋溢兴奋情绪。胜利组织力量，胜利建设世界。人人都会气吁吁地把自己的石头搬来。

但是失败却使人沉浸在一种支离破碎、厌烦、尤其是徒劳无益的气氛中。

因为首先，要求我们完成的任务是徒劳无益的。一天比一天更徒劳无益。更血腥，更徒劳无益。那些下命令的人，没法拦住山坡往下滑，只得把最后几张王牌摊到桌面上。

杜泰特和我是王牌，我们听少校的。他向我们披露下午的计划。他派我们作一万米高空飞行，返回时在七百米低空飞越阿拉斯地区的坦克屯留地，说话口气象在跟我们说：

“你们给我沿右边第二条路，走到第一座广场角落上；那里有一家烟铺，你们给我买几包火柴……”

“行，我的少校。”

这个任务，既不比别的有用，也不比别的无用。交代任务的语言，既不更有情，也不更无情。

我心里说："敢死队任务。"我想……我想起许多事。我等到夜里——要是还活着——再来思考。但是活……任务好办时，三个机组可以回来一个。任务有点"不好办"时，显然回来更难了。但是，在这里，少校办公室内，死亡在我看来并不威严、壮观、英勇、摧人肝肠。死亡只是混乱的一个迹象。混乱的一个结果。大队要失去我们，就象人家在铁路上仓皇换车时失去几件行李。

这不是说我对战争、死亡、牺牲、法国没有一套想法，我是缺乏主导的观念、明确的语言。我的思想充满矛盾。我的真理是一片片碎的，我也只能一片片碎的去看。要是还活着，我等到夜里再思考。可爱的夜。夜里理智睡觉了，只有事物还存在。真正重要的事物会恢复原形，经过白天分析的摧残依然幸存下来。人拼合了碎片，又成了风吹不动的树。

白天是用于闹家庭纠纷的，但是夜里，吵吵嚷嚷的人又找回了爱。因为爱比口角更伟大。人倚窗前，在星空下，又要为熟睡的孩子、日后的面包、妻子的安眠负责——她躺在那里，多么不耐风霜、娇弱、难以久留。爱，是不容讨论的。它存在。黑夜来吧，让我见见某些值得爱的明证！让我思索文明，人的命运、本国人的友情。让我愿为某种迫切、虽则可能还未显现的真理服务。……

此刻，我完全象个六神无主的基督徒。我偕同杜泰特，老老实实扮演我的角色——这是肯定的——但是象在拯救已不具有内容的仪式。因为神已走了。我将等到黑夜，要是还活着，漫步走上那条横贯村庄的大路，如我喜爱的独来独往，弄明白为什

么我应该去死。

（二）

我梦醒了。少校提出一条奇妙的建议，出我意外：

“这任务您嫌太麻烦……您觉得身体状况不佳，我可以……”

“哪儿的话，我的少校！”

少校也知道，这一条建议是荒谬的。但是，机组不回来时，大家就会回想起出发时脸上的严肃神情。大家把这种严肃神情看成一种预兆。责备自己没把它当回事。

少校的顾虑使我想起了伊斯拉埃尔。前天，我在情报室窗前抽烟。我从窗口窥见他时，他正匆匆走路。他的鼻子通红。一只标准犹太人的红鼻子。伊斯拉埃尔的红鼻子突然令我一震。

这位正被我盯着鼻子看的伊斯拉埃尔，我对他情谊很深。他是队上最勇敢的飞行员之一。最勇敢之一，也是最谦虚之一。人家对他说犹太人谨慎小心，老说老说，使他把自己的勇敢也误以为是谨慎小心了。要做胜利者确实要谨慎小心。

是的，我注意到他的大红鼻子，红光只是闪了一闪，因为把伊斯拉埃尔和他的鼻子带走的脚步动得太快了。我转身对加瓦勒说，决没一点开玩笑的意思：

“他怎么生了这么一个鼻子？”

“是他妈给他生的，”加瓦勒回答。

但是他又说：

“奇怪的低空任务。他要走了。”

“啊!”

这天晚上，我们再也不等待伊斯拉埃尔返航时，我自然而然想起了这个鼻子，耸立在一张没有表情的脸孔中央，独个儿灵巧地表示出最沉重的心情。命令伊斯拉埃尔出发的要是我，这个鼻子的形象会在我的心头萦绕不去，象一声谴责。伊斯拉埃尔听到出发的命令，当然不会有其他回答，除了:“是的，我的少校。好的，我的少校。明白，我的少校。”伊斯拉埃尔当然不会让脸上肌肉有一丝抖动。但是，慢慢地，隐隐地，偷偷地，鼻子亮了。伊斯拉埃尔可以控制脸部的表情，但是控制不了鼻子的颜色。鼻子在静默中没规没矩地代他打抱不平。鼻子瞒过伊斯拉埃尔，向少校表示强烈不满。

可能就是这个原因，少校不喜欢派他认为因预感而沮丧的人出去。预感几乎没有准的，但是确使军事命令带有一种判刑的意味。阿利亚斯是一位领导，不是一位法官。

那天，T军士就是这样。伊斯拉埃尔有多么勇敢，T也就有多么胆小。我认识的人中间，他是唯一真正感到害怕的人。他们向T下达一条军事命令，会在他心中引起一阵奇异的、自下而上的晕眩。这是一种简单的、压不住的、缓慢的东西。T的身子从脚到头慢慢发僵。脸上不沾任何表情。眼睛开始发光。

伊斯拉埃尔的鼻子依我看是大大发愣——对伊斯拉埃尔可能会死这事发愣——同时又愤愤不平。T与他相反，没有一点内心活动。他不作反应，他是在蜕变。他们把话跟T讲完，发现的只是把他心中的焦虑点着了。焦虑开始在他脸上映出一层均匀的光亮。T从那时开始，象是什么也奈何他不得了。大家觉得宇宙与他之间，有一片冷漠的沙漠在逐渐扩大。我在谁的

身上也没见过这种形式的灵魂出窍。

“那天我不应该让他走的，”少校后来说。

那天，少校向他宣布上飞机的命令，后者不但脸色没有变白，反而笑笑。只是笑笑。刽子手实在太放肆的时候，受刑的人可能也是这样做的。

“您不舒服。我代您去……”

“不，我的少校。既然轮到我，我就该去。”

T立正在少校面前，直盯着他，没有一点动作。

“要是您感觉对自己没把握……”

“轮到我了，我的少校，轮到我了。”

“别那么说，T……”

“我的少校……”

那个人象一整块墩子。

阿利亚斯说：

“那时我就让他走了。”

后来的事得不到任何解释。T在机上是机枪手，遭到一架敌歼击机的袭击。但是，歼击机上机枪卡住了，只好往回飞。飞行员和T两人一直谈到基地附近，飞行员没有注意到任何异常迹象。但是离目的地还有五分钟，他问的话没有人回答。

晚上，大家发现T的脑壳被飞机尾翼撞裂。他在危急条件下快速跳伞，这事发生在我方上空，当时已无危险的威胁。歼击机的来临如同一声不可抗拒的召唤。

“穿衣服去吧，”少校对我们说，“五时三十分进入上空。”

“再见，我的少校。”

少校做了个含糊的动作表示回答。是迷信吗？看到我的烟

熄了，我又在口袋里空搜时：

“您怎么总不带火柴？”

这，倒说得不错。我在这声道别中跨出门，问自己：

“我怎么总不带火柴？”

“这任务叫他也为难，”杜泰特表示自己的看法。

我则想：他才不在乎呢！但是我这句不公正的赌气话，不是针对阿利亚斯说的。令我反感的是有件事很明显，然而谁都不承认：智慧的生命时断时续。唯有聪明的生命贯穿始终，或差不多贯穿始终。我的各种分析机能变化不大。智慧考虑的不是事物，而是事物内在联系的意义。是深入观察到的面目。智慧从形的观察发展到神的观察。爱自己产业的人会经历这一时刻：发现产业只是一堆错落不齐的物件的凑合。爱妻子的人会经历这一时刻：看到爱情只是操劳、嫌隙和束缚。欣赏某乐曲的人会经历这一时刻：体验不到其中的情趣。比如说现在，我经历这一时刻：不再理解自己的国家。国家不是山河、风俗、财富的总和，这些是我的聪明所能领会的。国家是一个本质。我经历这一时刻：发现自己对本质是盲目的。

阿利亚斯在将军那里讨论了一整夜的纯逻辑。纯逻辑会毁掉智慧的生命。接着，他在公路上对付没完没了的交通阻塞耗尽了力气。接着，回到大队遇到千百桩具体困难，这些困难如同无法阻挡的滑坡，产生千万种影响，一点一点消蚀你的身心。最后，他召我们去，要把我们抛出去执行一项办不到的任务。我们是一场大混乱中的物件。我们，不论是圣埃克苏佩里还是杜泰特，对他来说，不是生来对事物就有独特的看法，就有独特的思想、走路、饮酒、笑的方式。我们是一座大建筑物上的砖瓦。大建筑物的整体必须借以时日、静下心来、后退几步才能

看到。我若染上一种癖好，阿利亚斯看到的只是癖好本身。他派往阿拉斯的只是一种癖好的形象。在这成堆的问题中，在这场山崩地裂中，我们自己也四分五裂。这个声音。这个鼻子。这个癖好。零星碎片是不会令人动心的。

这里谈的不是阿利亚斯，谈的是所有的人。在殡葬这类苦事中，我们爱的是死者。我们接触不到死亡。死是件大事。死是人与死者的观念、物件、习惯建立的一个新关系网。是世界的一种新安排。表面没有变化，实际一切不同了。书的页码还是相同，但是内容全非。为了体会死，必须想象我们需要死者的时刻。那时，他令人怀念。想象他可能需要你的时刻。但是他已不再需要我们了。想象朋友来访的时刻。发现这个时刻是空洞的。我们应该从远景来看待生命。但是殡葬那天，既没有远景，也没有空间。死者还是四分五裂的片断。殡葬那天，我们忙于奔波，跟真朋友、假朋友握手，操心物质问题。只是到第二天，死者才在静默中死去。他将向我们显示出完整的形象，然后形象完整地从我们的实体中消失。这时，我们才为这个远走而又未能挽留的人号啕大哭。

我不喜欢把战争作漫画式处理。久经沙场的老兵不流一滴眼泪，感情压在心里，说几句尖刻的牢骚话。这是不真实的。老兵不会作假。他若说一句牢骚话，是因为他想到的就是一句牢骚话。

决不是人的品质出了问题。阿利亚斯少校非常重感情。我们不回来，他可能比谁都难受。只要涉及的是我们，不是一大堆纷乱烦杂的琐事。只要让他静下心回忆往事。倘若今夜尾随我们不舍的执达员逼我们搬家，纷如雪片的问题中一辆卡车轮子出了故障，就会把我们的死期往后推。阿利亚斯也会忘了

难受。

因而，我出发执行任务，想的不是西方与纳粹主义的斗争。想的是眼前琐事。想到七百米低空飞越阿拉斯这件事荒谬。想到要我们去弄到的情报一无用处。想到我慢吞吞穿上飞行服，象打扮了去见刽子手。还想到我的手套。我去哪个鬼地方找我的手套？我把自己的手套丢了。

我再也见不着我居住的大教堂了。

我穿上衣服去侍奉一位死去的神。

（三）

“你快一点……我的手套在哪儿？……不……不是这一副……在我的包里找……”

“没找着，我的上尉。”

“你是个笨蛋！”

他们都是笨蛋。这个人，找不到我的手套。还有那个，参谋部的，死心眼儿的要人去低空侦察。

“我向你要支铅笔。我向你要支铅笔要了十分钟啦……你没铅笔？”

“有，我的上尉。”

聪明人在这里。

“在铅笔上系一根线。把这根线挂在这个钮孔上……您怎么啦，机枪手，您好象一点不着急……”

“这是因为我准备好了，我的上尉。”

“啊！好。”

那个观察员，我转身找到了他：

“行了吧，杜泰特？没缺什么？航向算好了吗？”

“算好了，我的上尉……”

好。航向他算好了。一个敢死队任务……请问：为了搜集谁也不需要、即使有人活着带回来也没人接的情报去牺牲一个机组，是不是头脑清楚……

“参谋部大概征募了会招魂的人……”

“怎么啦？”

“今天晚上，我们可以把他们要的情报放在一张转台上传达给他们。”

我对自己的牢骚并不太自豪，但是我还要嘟囔，

“参谋部，参谋部，让他们参谋部自己来执行吧，这些敢死队任务！”

因为，穿衣的仪式很磨蹭，当任务不象有生还的希望，全身周密披挂是去活活烧死的时候。穿上这些重重叠叠里外三层的飞行服，佩带零七八碎货郎担似的全套附件，理顺氧气管道、热空气管道、机内人员通话线路，也很费手脚。至于呼吸，我是在这个氧气面罩内进行的。一根橡皮管把我与飞机连在一起，象脐带一样生命攸关。飞机在我的血液温度中运转了。飞机在我与人的沟通中运转了。他们给我加了几个器官，有点象插在我与我的心之间。我一分钟比一分钟笨重、庞大、不利落。我全身要一起转动，倘若弯腰收紧皮带或者扳动不灵活的搭扣，所有的关节会叫。我的老伤使我疼痛难忍。

“给我换一顶面罩。跟你说过二十五遍啦，我不要自己那顶。太紧。”

因为上帝知道什么道理，脑袋到了高空要发胀。在地上戴

着好好的帽子，在一万米空中象钳子一样夹骨头。

“但是您的是那一顶，我的上尉。我已经给您换了……”

“啊！好。”

因为我就是要嘟囔，但是心里没怨气。我是有道理的！然而这一切都不重要。这个时刻，大家都处在我说过的内心的沙漠中心。沙漠中心只有断片残石。我甚至不感到难为情，去希望发生奇迹，改变这天下午的进程。比如说，喉头送话器出故障。喉头送话器没有不出故障的！这是些次等货！喉头送话器出了故障，我们就可以不去做敢死队了……

韦赞上尉向我们走来，脸色阴郁。我们哪个执行任务起飞前，韦赞上尉走过来总是脸色阴郁。韦赞上尉在我们这里负责与监视敌机机构的联络工作。他的任务是向我们报告敌机的行动。韦赞是我很喜欢的一位朋友，但他是个扫帚星。我看到他感到遗憾。

“老弟，”韦赞对我说，“这不好办，这不好办，这不好办啊！”

他从口袋里取出几份材料。然后疑虑重重地望着我：

“你从哪儿飞？”

“从阿尔贝。”

“是啊。是啊。这就不好办了。”

“别装疯卖傻的；到底有什么事？”

“你不能走！”

我不能走！……好极了，韦赞！就请天父上帝给我的喉头送话器出点故障吧！

“你过不去。”

"为什么我过不去？"

"有三个队的德国歼击机，在阿尔贝上空日夜轮流值勤。一队在六千米，一队在七千五百米，一队在一万米。在换岗的飞机到来前，哪一队也不离开天空。他们事前设了防。你等于自投罗网。还有，嘿，你瞧吧！……"

他给我看一份材料，上面他画了些看不懂的鬼画符似的飞行图解。

韦赞，你还是别跟我唠叨了。"事前设防"这句话很触动我。我想到红灯和违反交通。但是，这里违反交通就是死亡。我特别讨厌"事前"这两个字，觉得是针对我个人来的。

我大大动了一番脑筋。敌人总是"事前"保护自己的阵地。那两个字，还不是废话……还有，歼击机不干我的事。我降至七百米时，防空部队早把我打下来啦。防空部队不会让我溜过去的！我突然变得气势汹汹：

"这么说来，你急急忙忙要跟我说的，无非是那里有德国飞机，我要去很不保险！跑去向将军报告吧……"

韦赞又何必呢，提到他说的那些飞机时，原可轻描淡写地叫我心不要乱：

"有几架歼击机在阿尔贝那边慢慢飞……"

意思不是照样一点没变！

（四）

一切准备就绪。我们坐在飞机里。只待检验喉头送话器……

“您听见我的话了吗，杜泰特？”
“听得很清楚，我的上尉。”
“您呢，机枪手，听得清楚吗？”
“我……是的……很清楚。”
“杜泰特，您听得见机枪手说的话吗？”
“我听得很清楚，我的上尉。”
“机枪手，您听得到杜泰特中尉吗？”
“我……是的……很清楚。”
“您为什么总说‘我……是的……很清楚’？”
“我在找我的铅笔，我的上尉。”

喉头送话器没有出故障。
“机枪手，瓶里的气压正常吗？”
“我……是的……正常。”
“三瓶都正常？”
“三瓶都正常。”
“掩护好了，杜泰特？”
“掩护好了。”
“掩护好了吗，机枪手？”
“掩护好了。”
“那么走喽。”
我起飞了。

（五）

焦虑来自失去真正的身份。在我等候一条消息，决定我幸

福或是绝望时，我象被推入了虚空。只要事情没有着落，我的心悬着，我的感情、我的态度都只是临时的伪装。一秒秒的时间可使树木成长，但不会培育出那个一小时后在我身上出现的真正人物。这位陌生的我，是从外面 向 我 走 来的，象一个幽灵。这时候我有一种焦虑的感情。坏消息引起的不是焦虑，而是苦恼；这是另一码事了。

现在，时间不再空流了。我终于坐上了我的位子。不再把自己抛向一个没有面目的未来。不再是那个在冲天火柱中或许会飘荡的人。未来不再象个奇异的鬼魂缠绕我。我的行动从今以后，一个接一个，组成我的未来。我是这么个人，他把航向控制在三百一十三度。他调整螺旋桨螺距、油 热 量。这 是 些迫在眉睫、有益身心的操劳。这是家庭间的操劳，白天的小家务，可使人不感到老。白天变成了明亮 的房 屋、光滑的地板、畅通的氧气。我确实也在调节氧气流量，因为 我们 爬升很快：七千七百米。

“氧气行吗，杜泰特？您感觉好吗？”

“行，我的上尉。”

“哎！机枪手，氧气行吗？”

“我……是的……行，我的上尉……”

“您的铅笔还没找到吗？”

我也变成这么个人：他按一下按钮A、按钮B，试验自己的各门机枪。还有……

“哎！机枪手，您后面射程内不是个大城市吧？”

“哦……不，我的上尉。”

“放吧，试试您的机枪。”

我听到他的几阵枪响。

“好使吧？”

“好使。”

“所有的都好使？”

“哦……是的……都好使。”

我也放枪。我问自己，在我方乡村上空，毫无顾忌乱放一通，子弹会落到哪儿呢。子弹从来不会打死人。地球很大。

每分钟使我有每分钟的内容。我是某个东西，象果子一样会自然成熟，不用焦虑。当然，我周围的飞行条件会起变化。条件和问题。但是我参预了这个未来的创造。时间一点一点地在雕塑我。小孩毫不担忧常年累月会变成一个老头儿。他是孩子，玩孩子的游戏。我也在玩，我在数我的王国中的表盘、手柄、按钮、操纵杆。我在数一百零三个要核对、要拉、要转或要推的物件。(我差点弄虚作假，把我机枪上一个操纵装置算作了两个；它带有一个安全销。)今天晚上，我要逗我的房东农庄主。我要跟他说：

“您知道吗，今天的一位飞行员要监视多少个仪表？”

“您要我怎么知道？”

“那没关系。您说个数目。”

“您要我说个什么数目呢？”

因为我的那位农庄主一点不会凑趣。

“说个随便什么数目吧！”

“七个。”

“一百零三！”

我满意了。

所有这些叫我碍手碍脚的仪表各就各位，有呼必应，我才会安心。这些盘肠团麻似的管道线路变成了循环系统。我是飞

机延伸的一个机体。当我转动某个旋钮，我的衣服和氧气徐徐转暖，飞机使我身心舒爽。可是氧气太热，烫了我的鼻子。氧气自身由一个复杂的仪表控制，随着高度上升，流量就增大。是飞机哺养了我。飞机在起飞以前，在我看来没有人性，现在我得到它的喂养，对它油然产生一种孝心，一种吃奶孩子的孝



没有回答。

“哎，机枪手。”

没有回答。

“杜泰特，您听到机枪手说话了吗？”

“听不到，我的上尉……”

“叫他一声！”

“机枪手，哎！机枪手！”

没有回答。

在俯冲以前，我猛力摇晃飞机，要是他睡了，可把他摇醒。

“我的上尉？”

“是您吗，机枪手？”

“我……瞅……是的……”

“您弄不清自己是谁？”

“弄得清！”

“您刚才怎么没回答？”

“我在试验无线电。我把插头拔了！”

“您是个混蛋！关照一声！我差点俯冲了，我以为您死了呢！”

“我……没有。”

“我相信您说的。别再给我开这样的玩笑！插头拔掉以前关照一声，嘿！”

“对不起，我的上尉。明白，我的上尉。以后关照。”

因为，氧气出了故障，人的机体感觉不出来。反而隐隐感到舒坦，几秒钟内导致昏迷，几分钟内导致死亡。因而，随时检查氧气流量是必不可少的，就象飞行员必须检查机上人员

情况。

我把面罩上的输氧管轻轻捏了又捏，体味鼻子上一阵阵热气，是它带来了生命。

总之，我在干自己的工作。感到的只是行动时的生理乐趣，这些行动都含有意义，这就够了。我感不到在冒巨大的危险（穿衣时我着实心神不定），也感不到在履行伟大的职责。西方与纳粹主义的斗争，这一回就我个人行动范围来说，只是拨弄手柄、操纵杆和开关。就是这么一回事。管圣器的人对上帝的爱，表现为点圣烛的爱。管圣器的人步履平稳，走在他看不见的教堂里，使烛台一支接一支开花，心满意足。烛台都点燃了，他搓搓手。他感到自豪。

我也出色地调整了螺旋桨螺距，保持航向正负误差一度以内。杜泰特一定赞佩，要是看一眼罗盘……

"杜泰特……我……罗盘航向……行吗？"

"不，我的上尉。漂移太大。您要向右斜。"

好吧！

"我的上尉，我们过了前线。我开始拍照。您的高度表上指示多少？"

"一万。"

（六）

"上尉……罗盘！"

不错。我向左斜了。这绝不是偶然的……是阿尔贝这个城

市在推我。我猜它在我前面还很远。但是它的“事前设防”这几个字的全部重量已压到我的身上。在四肢的深处隐藏了什么样的记忆力！我的身体记起了我曾遭受过的重跌、头颅骨折、糖浆似的粘性昏迷和在医院度过夜晚的滋味。我的身体怕吃苦头。它企图避开阿尔贝。我不监视它，它就往左斜。它往左挣扎，象一匹老马，一次叫障碍吓着了，一生不忘提防。我说的是我的身体，不是我的精神……这是我走神的时候，身体阴险地乘机回避阿尔贝。

因为，我并不感到什么事令人难受。我不再盼望逃避任务。我刚才相信有过这样的盼望。我对自己说过：“喉头送话器要出故障了。我很困。我要去睡了。”把这张偷懒的床想得美不可言。可是心底知道，逃避任务除了使我感到灼心的难堪，不会有其他的结果。仿佛一次必要的蜕变过程失败了。

这使我记起中学……我的少年时代……

“……上尉！”

“什么？”

“没什么……我以为看见……”

我可不喜欢他以为看见的东西。

是的……在少年时代，在中学，起床太早了。早晨六点起床。天冷。擦擦眼睛，还没到时间就为可悲的语法课发愁。于是梦想生病，醒来躺在病房里，戴翘角白帽子的修女把糖浆送到床前。大家对这么个天堂想入非非。那时，我若患了感冒，当然也故意咳得厉害一些。我在病房醒来，听到钟为别人在敲。我若瞒得过份，这口钟会严厉惩罚我：它使我变成一具行尸走肉。室外的钟敲出的是真正的钟点：这些钟点是在课堂的严肃中，课间休息的喧闹中，饭厅的温暖中度过的。钟给在外

面的活人创造一种紧张丰富的生活，有苦难，有渴求，有欢欣，有悔恨。而我，无人理睬，无人提及，对乏味的糖浆、湿热的床、没有面目的钟点感到恶心。

逃避任务是得不到结果的。

（七）

当然有时，象今天，任务不能使人满意。我们在玩一种摹仿战争的游戏，这点太明显了。我们在玩警察与小偷。我们一字不错地遵照我们历史书中的伦理道德，我们教科书中的定律规则。昨夜就是，我开了车子在营地行驶。哨兵按照命令对这辆车举起刺刀，不管它是不是辆坦克！我们就是在玩举刺刀抵挡坦克的游戏。

在这类有点残酷的捉迷藏中，我们显而易见在扮演一个跑龙套的角色，而又要把这个角色扮演到死，这叫我们如何热血奔腾呢？死，太严肃了，哪能为捉迷藏去死？

谁穿衣时热血奔腾呢？没人。就是奥什台也不，他赛过一位圣人，时刻准备肝脑涂地，这无疑是人的完善境界，就是奥什台他也缄口不谈。同志们穿衣时谁都不说话，面有愠色，这不是不好意思做英雄。满脸愠色不是掩饰激情。它表示什么就是什么。我认得出来。这是一位当差的愠色，他一点也不明白一位外出的主人向他发出的指令。然而他还是忠心耿耿。这些同志向往安静的房间，但是在我们这里，还没有一个人会真正选择到房里去睡的。

因为，重要的不是热血奔腾。在失败中决不能指望热血奔

腾。重要的是穿好衣服，登上飞机，起飞。至于本人怎么想，毫不重要。一个想到语法课热血奔腾的孩子，在我看来未免自负和可疑。重要的是确立目标，好自为之——目标不是一时能看到的。这种目标决不是为聪明而立的，是为智慧而立的。智慧懂得爱，但是它睡了。我象教会圣师一样明白，诱惑是怎么一回事。受诱惑，也就是在智慧睡觉的时候对聪明提出的理由让步。

在这场山崩地裂中，我把自己的命舍进去有什么用？我不知道。他们向我重复了一百遍："叫人给您安排这里或那里。这才是您的位置。您在这里比在空军更能发挥作用。飞行员，可以成千成百地培训……"论证是不容置疑的。所有的论证都是不容置疑的。我的聪明表示同意，但是我的本能胜过聪明。

既然我提不出论点反驳，为什么又认为这种推理是虚幻的呢？我对自己说："知识分子留在后备役，象糖果罐放在宣传部的壁柜上，到了战争后再拿来吃……"这算不得是个回答！

就在今天，我象其他同志一样，起飞了，违反当时的所有推理、所有的明证、所有的反应。我终会认识到，我违反自己的理智是很有理智的。我答应自己，要是活下来，夜里步行穿过自己的村子。那时，可能，我终于适应了。我看清了。

也可能，我对自己看到的东西没什么要说的。有个女人在我看来很美，我对她的美没什么要说的。我看到她微笑，就是这么回事。知识分子则把脸孔拆散，分成一块一块解释，但是他们看不到她的微笑了。

认识，绝不是拆散，也不是解释。要诉之于视觉。但是，要看，首先要身历其境。这是艰苦的学徒生涯……

白天，我的村子在我是看不见的。在接受任务以前，村子

只是几堵泥墙和一些灰头土脸儿的农民。现在只是离我脚下十公里的几堆砾石。

但是，今夜可能，有一条看家狗会醒，吠上几声。皓月当空，一条看家狗吠叫，我一直欣赏这种小村庄的梦幻迷境。

我没有一点希望使人理解我，但是我对此毫不在乎。只要在我面前是我的村子，沉入睡乡，井然有序，家家门户紧闭，门后是粮食、牲畜和古风习俗！

农民从田间回来，吃过晚饭，安排好孩子上床，吹灭灯，溶化在村子的静默中。什么都不存在了，除了又硬又美的乡村床被下缓慢的呼吸，象暴风雨后的海面余波。

上帝夜间结帐时停止财富的流通。人们安息时，战无不胜的睡眠使他们手掌张开、手指松弛，直到天明，我对掌握的财产看得更清楚。

那时候，我可能要对那些没有名字的东西凝神沉思。我将象个盲人，靠掌心的引导向着火走去。盲人不会描述火，可是他找到了火。那样，那些需要保护的东西，那些看不见、然而不灭的东西，象村上黑夜埋在灰堆里的火种，可能也会显现出来。

我逃避任务就没有什么可以期望了。就是了解一个普通的村庄，首先也需要……

“上尉！”

“什么？”

“六架歼击机，六架，左前方！”

这简直是一声霹雳。

需要……需要……可是我要及时得到报答。我要有爱的权利。我要认清我为谁在死……

（八）

“机枪手！”

“上尉？”

“您听见了吗？六架歼击机，六架，左前方！”

“听见了，上尉！”

“杜泰特，他们看见我们了吗？”

“看见我们了。向我们转过来。我们飞在他们上空五百米。”

“机枪手，听见了吗？我们飞在他们上空五百米。杜泰特！还远吗？”

“……几秒钟。”

“机枪手，听见了吗？几秒钟后他们就追上了。”

他们在那里，我看见了！小小的。一群有毒刺的胡蜂。

“机枪手！他们斜飞过来了。您一秒钟内就可看到。那里！”

“我……我什么也看不见。啊！我看见了！我又看不见了！”

“他们在追我们？”

“他们在追我们。”

“升得快吗？”

“我不知道……我想不会……不会！”

“您怎么决定，我的上尉？”

说话的是杜泰特。

"您要我怎么决定!"

大家都不说了。

没什么要决定的。这纯粹要看上帝了。我盘旋，会缩短我与他们之间的距离。由于我们正对着太阳直飞，由于高空中爬升五百米，要让猎物窜出几公里，可能他们达到我们的高度、恢复速度以前，我们已经在阳光中找不见了。

"机枪手，还在追?"

"还在追。"

"咱们比他们快?"

"啾……不……是的!"

这要看上帝和太阳了。

料到可能有战斗（虽然一群歼击机与其说在战斗，不如说在谋杀），我竭力蹬开上冻的脚蹬，每条肌肉都在向它奋斗。我有一种奇异的感觉，但是眼睛还是甩不掉歼击机。我全身压在僵硬的操纵杆上。

再一次，我观察到，我在行动中远远没有穿衣时那么激动，虽然所谓行动也仅限于荒谬的等待罢了。我也有一种怒气。一种有益身心的怒气。

但不是那种牺牲的陶醉。我要咬。

"机枪手，甩开了吗?"

"甩开了，我的上尉。"

这下可好了。

"杜泰特……杜泰特……"

"我的上尉?"

"不……没什么。"

"刚才有什么啦，我的上尉？"

"没什么……我以为……没什么……"

我什么也不会向他们说的。这可不是该向他们开的一个玩笑。我若螺旋下坠，他们会看到。他们会看到我开始螺旋下坠。

零下五十度我还是汗流不止，这是不正常的，不正常的。喔！我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在慢慢地昏迷。非常慢地……

我看见仪表盘。我看不见仪表盘。我的双手在方向盘上发软。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了。我瘫了。瘫了……

我捏橡皮管。一股生命的气流扑鼻而来。氧气管没出故障。这是……是的，肯定。我真笨。这是脚蹬。我在脚蹬上用足了装卸工、卡车司机的力气。在一万米高空，我却象个卖艺大力士那么火爆。氧气有限。我应该珍惜使用。大手大脚会毁了我……

我呼吸急促。心跳得很快。象一只小铃。我不会向我的机组说什么的。我若开始螺旋下坠，他们立刻就知道！我看见仪表盘……我看不见仪表盘……满身汗水中我感觉悲哀……

生命又慢慢地回到我的体内。

"杜泰特！……"

"我的上尉？"

我想跟他说刚才发生的事。

"我……相信……这……"

但是我不想往下说。说话太费氧气，才说几个字已吁吁发喘。我是一个衰弱的、衰弱的康复病人……

"刚才怎么啦，我的上尉？"

“不……没什么。”

“我的上尉，您说话真吞吞吐吐！”

我吞吞吐吐。但是我活着。

“……没……追上……我们……”

“喔！我的上尉，这是暂时的！”

这是暂时的：还要去阿拉斯呢。

这样，有几分钟，我相信回不来了，可是心里没有感到这种灼心的焦虑，据说这种焦虑会熬白头发的。我想起了萨冈。想起了萨冈的亲身经历。两个月前，一番战斗后，他被打落在法国区，几天后我们去看望他。他被歼击机团团围住——可以说已钉在死刑架上——自忖十秒钟后必死无疑时，他萨冈感到的是什么？

（九）

我清清楚楚地记起他躺在医院病床的情景。跳伞时，他的膝盖磕在飞机尾翼上，骨折了。但是萨冈没有感到震动。他的脸和双手严重烧伤，但是总的来说，他没受到令人担心的创伤。他向我们慢慢地叙述自己的事，声音平淡，象在报告一件苦差使。

“……我知道，他们看到我被照明弹照上了就会射击。我的仪表盘被炸了。接着我看到一股烟，喔！不多，象是前面来的。我想这是……你们知道那里有根连接管……喔！那个火烧得不旺……”

萨冈撅嘴。他在斟酌这个问题。对我们说明烧得旺还是不旺，他认为很重要。他犹豫：

“反正……着火了……那时我要他们跳伞……”

因为，火会在十秒钟后，使飞机变成一团火炬！

“那时我打开跳伞舱。我错了。空气引来了……火……我为难了。”

一个火车头锅炉，在七千米高空，对着你的肚子喷射烈焰，你仅是为难！我夸耀萨冈英勇或是腼腆，也不算是对他的出卖。他则不会承认这是英勇，这是腼腆。他会说：“是的！是的！我是为难了……”他显然竭力做到实话实说。

我知道，思维的区域微乎其微，一个时候只能容纳一个问题。假使你们揪住衣领动拳头，一心考虑斗争的战略问题，你们就感不到拳头落在身上。一次我驾驶水上飞机出了事，以为要淹死，冰凉的水给我的感觉是温暖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我的思维不再考虑水的温度。它被其他急事吸引了。水的温度在我记忆中留不下一点痕迹。因而萨冈的思维也被跳伞技术占领了。萨冈的天地仅限于控制活动座舱罩的那个手柄，落点令他担心的降落伞的某个活扣，他的机组人员的技术命运。“你们跳了吗？”没有回答。“机上没人吗？”没有回答。

“我相信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我相信我可以跳了……（他的脸和手已经烧伤。）我站起来，跨过座舱，先在机翼上站稳。一到上面，我向前俯身：我没有看到观察员……”

观察员被歼击机当场射死，躺在座舱角落里。

“我就向后退……我没有看见机枪手……”

机枪手也滚倒在地上。

“我相信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他想了想：

"要是我知道……我原可回进机舱……烧得并不很旺……我就是这样，在机翼上站了很久……离开座舱前，我把飞机调整在爬升状态。飞行没有偏，风力也可忍受，我感到很自在。喔！是的，我在机翼上站了很久……我不知道该做什么……"

萨冈不提出错综复杂的问题：他相信机上只剩下他一个人，飞机在燃烧，歼击机去而复来，向他扫射子弹。萨冈向我们表示的是，他不感到任何欲望。他什么也感觉不到。他的时间绰绰有余。他处在无尽的闲暇中。逐渐逐渐地，我也体会到死在眼前时有时会产生这种奇特感觉：意料不到的闲暇……那些想象中的气急败坏，都被现实生活否定了！萨冈站在他的机翼上，象被抛出了时间！

"后来我跳了，"他说，"跳得不好。我看到自己旋转。我怕伞打开太早，身子缠在里面。我等待身体稳住。喔！我等了好久……"

萨冈就是这样，这场历险自始至终记得的只是等待。等待烧得更旺。后来在机翼上等待谁也不知道什么。后来直朝地面自由降落时，还在等待。

这就是所谓萨冈，一个少不更事、比平时更平凡的萨冈，一个有点发愣、站在深渊前无聊得跺脚的萨冈。

（十）

周围压力只有正常大气压力的三分之二，我们沉浸于其中已经两个钟点了。机组在慢慢消耗。我们很少说话。我还小心

翼翼地试过一两次，在脚蹬上踩。我没有坚持。每次心里钻进同样的感觉，又累又舒服。

拍照需要盘旋，杜泰特事前很早关照我。我尽自己力量利用还可一用的方向盘对付着。把飞机又摁又拉。盘旋了几圈，给杜泰特取了二十个镜头。

“什么高度？”

“一万零二百米……”

我还在想萨冈。……人总是人。我们是人。我在自己心中遇到的只是我自己。萨冈认识的只是萨冈。要死的人，也象一贯的那样死去。一名普通矿工死了，死去的是一名普通矿工。小说家为了引人入胜，编造的这种惊慌失措、精神错乱，又在哪儿呢？

我在西班牙看到，几天挖掘后，从一幢遭航空鱼雷摧毁的房屋的地下室，钻出一个人。人群一声不出——我还觉得——一种突如其来的胆怯围着他，那个人几乎从地狱回来，身上还盖满泥灰，被窒息和饥饿折磨得半痴半呆的，活象一头濒临灭绝的怪兽。有人大着胆子向他提出问题，他专心地听着，浑身显得青绿，人群由胆怯变得毛骨悚然。

大家在他身上试用一些笨拙的钥匙，因为没有人知道怎样提出真正的问题。有人对他说：“您那时感到什么……想什么……做什么。”他们就这样，在深渊前把吊桥胡乱往前抛。就象企图帮助一个又聋又哑的瞎子，他耳不聪目不明，你却随便用一种信号去接近他。

但是当那个人能够回答我们时，他回答说：

“啊！是的，我听到很长的爆裂声……”

还有呢……

"我担忧得很。时间很长……啊！时间真长……"

还有呢……

"我腰痛，很痛……"

这位老实人跟我们谈的不外是老实人的事。他尤其谈起他遗失的表……

"我找过……老挂在心上……但是在黑暗里……"

当然，生活教导他珍惜流逝的时间，爱护日常的物件。他以自己这样的人来感受自己的宇宙，即使这个宇宙在黑夜中崩裂了。

但是，"你那时是个什么样的人？你心中出现的是谁？"这才是基本问题，指导着一个人的一切尝试，然而没有人懂得向他提；就是提了，他的回答无非是："我自己……"

任何环境在我们心中唤醒的，决不会是一个我们素未谋面的陌生人。人生，是渐渐的诞生过程。借用现成的灵魂未免过于轻松了吧！

有时，顿悟好象使人的命运走上岔道。但是顿悟，只是智慧慢慢铺设的道路突然呈现在眼前而已。我慢慢学习语法。他们对我进行句法训练。我的感情被唤醒了。忽地，诗句在我心中油然而生。

当然，此刻我感觉不到一点爱。但是，如果今晚有什么向我显示，那是因为我曾经步履沉重地背了我的石块，添加在那座看不见的建筑物上。我在准备一个节日。我将没有权利说，我心中突然出现了一个非我的人，既然这个非我的人是我自己造成的。

我对这场战争历险不期望什么，除了这个缓慢的准备过程。如同语法课，以后会开花结果的……

这种慢性磨蚀把我们心中的任何生命都消耗了。我们老了。任务老了。上高空要付什么代价？一万米高空生活一小时，不是相当于心、肺、血管等器官一星期、三星期、一个月的生活和活动？可是，我把此事置之脑后。我的多次半昏迷已使我增老了几百岁，我象老人一样泰然自若。穿衣时的激动已显得无限遥远，恍若隔世。而阿拉斯也在无限遥远的未来。

战争历险呢？哪儿有什么战争历险？

十分钟前，我差点儿连人都找不见了，我并没什么可说，除了看见一群小胡蜂飞过三秒钟。真正的历险只持续了十分之一秒。在我们队里，有人回来，有人回不来从不议论这种事。

“蹬一下左脚，我的上尉。”

我的脚蹬冻住了，杜泰特竟忘了！我想起童年时代令我入迷的一幅画。背景是北方的黎明，中央是一座离奇的沉船坟地，船在南方的海洋中凝住不动。类似长夜灰濛濛的光线中，船张开水晶状的手臂。它们在死的气氛中帆樯高耸，帆上保留了风的遗迹，象一张床保留了温柔的肩膀的窝形。但是令人感觉到船帆僵硬，还咯咯作响。

这里的一切无不上冻。我的操纵杆冻住了。我的机枪冻住了。我问机枪手：

“您的机枪呢？……”

“没事了。”

“啊！好。”

我吐在面罩氧气管中的是冰针。软橡皮管内结了冷霜，堵得我窒息，我不时要捏碎。捏的时候感到霜块在我掌心吱吱出声。

“机枪手，氧气行吗？”

“行的……”

“瓶里压力多少？”

“唿……七十。”

“啊！好。”

时间对我们来说也上冻了。我们是三位长大白胡子的老头儿。无物是流动的，无物是紧迫的，无物是残酷的。

战争历险？阿利亚斯少校有一天认为有必要跟我说：

“尽量小心！”

小心什么，阿利亚斯少校？歼击机闪电似的从你头上扑过来。歼击机群凌越你上面一千五百米，发现你在底下，有的是时间。它们迂回飞行，定方向，定高度。你还完全蒙在鼓里。你是老鹰身影笼罩下的老鼠。老鼠想象中自己是活的。在麦田里钻。但是已经是老鹰视网膜中的囚犯，逃出捕鼠器易，逃出视网膜难，因为老鹰那里会放过它。

你呢，也是，你继续飞行、梦想、观察地面，而落入人的视网膜上那颗难辨的黑点子已把你判处死刑。

九架歼击机可以随心所欲垂直一线挡住去路。他们有的是时间。他们射出那种神奇的箭叉，时速九百公里，百发百中。轰炸机队具备强大火力，有机会防御，但是侦察机在高空中孤立无援，绝对胜不了七十二支机枪，何况机组看到的只是一阵眼花缭乱的弹雨光束。

你认识到将有战斗时，歼击机已象眼镜蛇，把毒液一口喷出，自己高高在上，让你伤也伤不着，够也够不到。眼镜蛇就是这样，摇摇摆摆，喷出火光，又摇摇摆摆。

因而，歼击机群隐遁而去时，什么也还没变。甚至面目也没变。现在天空空了，和平恢复了，面目变了起来。歼击机也

已成了一个不偏不倚的旁观者，这时从观察员切断的颈动脉流出第一道血，从右发动机悠悠忽忽闪出第一团火。眼镜蛇身子已往回缩，毒液却向心脏钻，脸上肌肉开始痉挛。歼击机不杀人。它们散播死亡。它们过去后，死亡长芽了。

小心什么，阿利亚斯少校？我们遇上歼击机时，我已没有决定可做了。我也可能没认出来。它们要是在我上面，我根本认不出来的！

小心什么？天空是空的。

大地也是空的。

从十公里外观察，人就不见了。隔了这段距离，无法看清人的行动。我们的远焦距照相机在飞机上是当作显微镜使用的。显微镜下看到的不是人——人在这个仪器下显示不出来——而是人存在的踪迹：公路、运河、车辆、船队。人是载玻片培养基中的微生物。我是一位铁石心肠的学者，他们的战争对我只是一个实验室课题。

“他们放枪了吗，杜泰特？”

“我相信他们放了。”

杜泰特什么也不知道。子弹开花声离得太远了，烟与土的颜色混淆不清。他们别想乱放一通把我们打下来。我们在一万米高空，实际上谁也动不了一根毫毛。他们放枪是为了指出我们的位置，也可能指导其他飞机追我们。长空中一架歼击机象一粒看不见的灰尘。

地上的人看出我们，是因为飞机飞在高空，身后拖了一根珠白色的长带子，象新娘的纱裙。这颗流星划过天空，震动大气，使其中的水气结成冰晶。我们往身后放出一圈圈冰针的卷

云。如果外界条件适宜云的形成，这条卷云变厚，到了晚上成为云层，横在原野上。

歼击机凭机上的无线电，枪弹开花，烟阳，还有我们富丽堂皇的白纱裙，追赶我们。可是我们翱翔在几乎是空的九霄云外。

我们航行的时速——我知道——是五百三十公里……可是一切都是停滞不动的。体育场上表现出速度。这里一切浸在空中。因而，地球尽管每秒钟四十二公里，绕着太阳旋转却很慢。要耗上一年。我们也是，在地心作用中，给人追上也可能很慢。空战的密度呢？何异是大教堂中的几颗灰尘！灰尘，我们可能要招来几十颗或几百颗。这蓬灰，象从抖动的地毯上慢慢飘向太阳。

小心什么，阿利亚斯少校？我垂直往下看，只见到另一个时代的小摆件，罩在清澈不动的水晶底下。我朝博物馆的玻璃罩俯下身。但是玻璃罩处于逆光下。我们前面很远的地方，无疑是敦刻尔克和海。但是我辨不清侧面有些什么。现在太阳太低，我在一块巨大的反光板上飞。

“杜泰特，透过这块鬼东西您看到什么了吗？”

“往下能看到，我的上尉……”

“哎！机枪手，歼击机没消息吗？”

“没消息……”

实际上，有没有人跟踪我们，从地面看不看到我们后面飘舞的一大把童贞女纱裙，我压根儿就是不知道。

“童贞女的纱裙”使我浮想联翩。心头骤然出现一个形象，我立即认为美妙动人：“……我们如大美人高不可攀，同时又紧紧追随自己的命运，身后慢慢拖曳着冰雪的长裙……”

“左脚踩一下！”

这才是现实。但是我没忘记吟我的打油诗：

“……我一盘旋，满天的追求者跟着打转……”

左脚踩一下……左脚踩一下……踩！

大美人身子旋不动啦。

“要是您唱歌……就翻眼睛……我的上尉。”

我真的唱歌了吗？

可是，我要有一点哼曲子的雅兴，也叫他杜泰特给赶跑了：

“我的照片差不多拍完了。您可以马上朝阿拉斯方向下降。”

我可以……我可以……我当然可以！大好机会不容放过。

嗨！气门杆也冻上了。

我对自己说：

“上星期，三次任务回来一次。战争的危险性真不小。可是，我们倘若属于那些回来的人，我们也不会有话说的。我有过冒险生活：邮政航线开创工作、撒哈拉抵抗区生活、南美飞行……但是战争不是一场真正的历险，它只是历险的一种代用品。历险具有丰富的内容：建立联系、提出问题、创造新事物。并不能因为押注是生与死，就可把一场猜正反面的赌博说成是历险。战争不是一种历险。战争是一种病。象伤寒症。”

可能以后会明白，我在奥贡特房间的经历才是一场真正的战争历险。

（十一）

一九三九年冬天酷寒，大队驻扎在圣迪齐埃。我住在郊区奥贡特村一家用土墙砌成的农庄。夜间温度大大下降，我的土罐子里的水能结成冰。穿衣前第一件事，不用说是点上我的火。在被窝里乐融融卷作一团，要点火就得离床。

这间房又冷又空，这张修士用的普通床就比什么都令我迷恋。经过几天的辛劳，我在床上体验到休息的乐趣。也体验到安全感。床上没有东西威胁我。我的身体在白天经受了高空的严酷，锋利的炮弹的袭击。我的身体在白天可能变成痛苦的温床，受到不公正的折磨。我的身体在白天不属于我。不再属于我。他们可以宰割我的四肢，抽走我的一部分血。还有一种战争行为，就是这个身体成了一个零件仓库，业主却不是你。执达员来领眼睛。你就把天赋的视觉交给他。执达员来领腿。你就把天赋的步行功能交给他。执达员提了火炬来领你满脸的肉。在他的勒索下，你交出天赋的微笑和对人的友好表示，自己成了一个妖物。也是这个身体在白天可能对我露出敌人的面目，伤害我，可能成为呻吟的工厂；此刻，它还是我的朋友，听话亲昵，半睡不醒地在被窝里滚，向我的知觉诉说生的乐趣，发出幸福的鼾声。但是我应该叫它起床，用冰水洗脸，刮胡子，穿衣服，整整齐齐的扑入火药的爆炸中。这次离床犹如被人从母亲的双臂，从母亲的怀抱，从童年的爱、抚摸和保护中夺走。

对我的决定仔细斟酌、慎重思考和长久拖延后，我咬咬牙

一跃而起，跑到炉边，堆上一堆乱柴、浇上汽油。接着，木柴一着火，我再一次横越自己的房间，钻入被窝，又感到浑身暖洋洋，把鸭绒被拉到左眼下，窥视着我的壁炉。起初火没着，接着窜起短促的火苗，照亮了炉顶。接着火头在炉内稳定了，象一个节庆筹备完毕。接着响起劈啪声、呼隆声、歌声。象乡村婚礼上，宾主开始酒酣耳热，你推我搡时那么高高兴兴。

我的火温厚慈祥，象一头活泼忠实、勤劳守职的牧羊犬守着我。我凝视它，心底感到喜欢。当天花板上黑影的舞蹈、金光中温暖的音乐、角落里火焰搭成的建筑，使喜庆进入高潮，当屋内充满烟和树脂的神奇气味，我跳起身，离开一位朋友去找另一位朋友，我从床奔向火，向那个更慷慨的人走去，不知是去烤热我的肚子还是温暖我的心。处于两种诱惑之间，我怯懦地屈从了更有力、更鲜艳夺目、更能以喧声和闪光夸耀自己的那种诱惑。

这样，我有三次——先点火，后躺下，最后回去收割我的火焰庄稼——我有三次牙齿咯咯响，横越室内荒凉寒冷的草原，体验到一鳞半爪的极地探险。我穿过沙漠走向幸福的中途站，犒赏我的是这团大火，它在我面前为我跳起了牧羊犬的舞蹈。

表面上这个故事平淡无奇。然而这是一场大历险。要是那天我以旅游者身份参观这家农庄，这个房间决不能让我发现我如今一目了然的东西。它能让我看到的只是它的平凡空荡，全部陈设仅是一张床、一只水罐、一只坏壁炉。我会在里面打上几分钟哈欠。我怎么会分辨它的三个领域，它的三种文明——睡眠的文明、火的文明和沙漠的文明。我怎么会感到身体的历险？——首先是母亲怀中备受爱护的孩子的身体，然后是吃苦耐

劳的士兵的身体，最后又是有了火的文明而满心喜悦的人的身体；火是部落的中心，火使主人增光，使同伴增光。他们若去拜访一位朋友，参加他的宴席，拉过椅子围着他的椅子坐，跟他谈论白天的问题、担心和劳累，一边谈，一边又搓手又在烟斗里加烟："火，不管怎样叫人高兴！"

但是，现在已没有火令我想起温情。没有冰冷的房间令我想起历险。我梦中醒来。有的只是一片绝对的空。有的只是极度的老。有的只是一个声音——那是杜泰特的声音，他还在痴心妄想对我说：

"左脚踩一下，我的上尉……"

（十二）

我一丝不苟尽我的本职。还是不免做个吃败仗的机组。我浸沉在失败中。失败从各处往外渗，就是我手中也有失败的痕迹。

气门杆上冻了。我没有其他生路，只有开足全速。现在我的两截废铜烂铁向我制造错综复杂的问题。

我驾驶的这架飞机，螺旋桨螺距增大限度太低。要是我全速俯冲，没法指望时速不接近八百公里，发动机不超过负荷运行。发动机超负荷运行会带来烧毁的危险。

万不得已可以关车。但是这样飞机肯定发生故障。故障发生，任务失败，飞机也可能坠毁。一小时一百八十公里速度与地面接触的飞机，并不是在所有的场地都能着陆的。

主要是扳动气门杆。我一用力就把左边那根制服了。但右

边那根还在抵抗。

我现在可能做到在容许的飞行速度内降落，倘若我减低我还能操纵的那个发动机——左边那个——的转速。但是要控制左发动机转速，必须补偿右发动机的侧面坠力，这种坠力显然会使飞机往左旋转。我必须防止这种旋转。可是，关系到这项操作的脚蹬也完全冻住了。我不可能进行任何补偿。我若限制左发动机，就会螺旋下坠。

没有别的途径，除了下降时冒一冒险，超过理论断裂转速。三千五百转：断裂危险。

这一切都是荒谬的。什么都不对劲。我们的世界就是一些互不啮合的齿轮装配成的。该追查的不是机器，是钟表匠。但是钟表匠不在了。

战争已有九个月了。我们还是没能责成有关工业部门，制造机枪和操纵杆要适应高空气候。令我们碰壁的不是人的粗心大意。大多数人还是诚恳自觉的。他们的惰性几乎总是他们缺少效率的一个结果，而不是一个原因。

缺少效率象一种天命压在我们大家身上。压在用刺刀对付坦克的士兵身上。压在以一当十的机组身上。甚至压在那些负有机枪、操纵杆改进任务的人身上。

我们生活在一个行政机构的密不透风的肚子里。行政机构是架机器。行政机构愈是完善，愈是排斥人的随意性。在一个完美无缺的行政机构内，人起一种齿轮作用，懒惰、狡猾、不公正都找不到泛滥的机会。

机器制成后，是为了控制一系列设计后一成不变的操作，

同样，行政机构也没有一点创造性。它是管理。它对某种错误处以某种惩罚，对某个问题给予某个解决办法。行政机构不是为了解决新问题而建立的。若把木材送进冲床，出来的决不是家具。为了改进机器，就需要有人有权把机器拆散。但是行政机构的建立本来就是防范人的随意性的祸害，那些齿轮排斥人的干预。排斥钟表匠。

从十一月起，我属于第三十三联队第二大队。同志见我一到就关照我：

"你去德国人上空蹓跶不用带机枪和操纵装置。"

接着安慰我说：

"你放心。不带你也不吃亏。你还没发现歼击机前，人家就把你打下来啦。"

现在是五月，六个月了，机枪和操纵装置还是上冻。

我想起我国自古以来的一句老话："疑是走投无路时，必有奇迹救法国。"我明白这是为什么。有时这台漂亮的行政机器遭到一场灾难，坏得无法修复，万不得已用普通人来代替。是人挽救了一切。

一枚航空鱼雷把空军部捣成粉碎，他们紧急中召来一名下士，对他说：

"您的职责是不让操纵装置上冻。您拥有一切权利。看着办吧。不过两个星期后，如果操纵装置还是上冻，您就给我进班房。"

那样，操纵装置可能不会上冻。

我能举出一百个例子说明这个毛病。北方某省的征调委员会，比如说，征调了怀胎的母牛，屠宰场也就成了胎牛的坟场。机器的哪一个齿轮，征调委员会的哪一个上校都只有权利象齿轮那样行动。他们都受另一个齿轮的制约，象钟表一样。任何反抗都是无用的。这说明为什么这台机器一旦出毛病，会轻松愉快地把怀胎的母牛宰了。这可能还是不幸中之大幸。毛病出得更大，还会把上校宰了呢。

到处乱七八糟的，使我骨髓也发冷。就是把其中一只发动机马上弄炸了也不会有用，就对左气门杆又压一下。满腹怨气中我用力过度。接着我放弃了。这次力量使我的心又感到一次新的刺扎。不用说，人的身体生来不是在万米高空中做体育活动的。这次刺扎是一种隐痛，类似器官在安眠中某部分知觉奇异地醒了。

发动机爱炸就炸吧。我不在乎。我竭力呼吸。觉得要是分心，就会呼吸不成。想起了从前用来吹火的风箱。我也在吹我的火。我就是要叫它“着起来”。

我损坏了什么不可修复的东西？万米高空中，用力稍猛会引起心脏肌肉撕裂。心，是非常脆弱的。它要用上许多年。干这么笨重的活儿把心弄坏了才荒谬呢。就象把金刚钻当柴火来煮一个苹果。

（十三）

就象把北方的村子烧光，变成焦土，也没能挡住德国人的挺进，哪怕半天也不能。可是，这些错错落落的村子，这些年

深日久的教堂和房屋，屋里成堆的纪念物，漂亮的胡桃木油漆地板，柜中美丽的衣衫，窗前花边窗帘，用到今天还是好好的。眼下我看见它们在敦刻尔克到阿尔萨斯的一路上，熊熊燃烧。

从一万米高空看下来说“燃烧”，这是夸大其辞。因为村子上空，象森林上空一样，看到的只是一团不动的烟，一种白色的奶液。火只是在暗中蠕动而已。在一万米高空，时间也象停滞了，既然看不到运动。看不到劈劈啪啪响的火焰，折裂的柱梁，翻滚的浓烟。看到的只是琥珀色中凝结的灰白奶汁。

这座森林有人治疗吗？这个村子有人治疗吗？从我这个地方观察，火象病似的慢慢销蚀。

在这件事上要说的话也很多。我听到过这样的话：“我们不要舍不得小村庄。”说这话是必要的。战争期间，一个村庄不是传统的一个纽结。在敌人手里只是个老鼠窝。一切都会改变意义。就象这几棵树，三百多年了，给你的老家遮风挡雨。但是也妨碍一位二十二岁中尉的枪炮瞄准。他派十五来个士兵到你家砍掉这个时间的杰作。三百年的耐心和阳光，三百年的家庭圣物和花园庇荫的结晶，他化十分钟功夫就捣毁了。

“这些树是我的！”

他不听你的。他在进行战争。他是对的。

现在为了玩战争的游戏，他们也焚烧村庄，也拆毁营地，也牺牲机组，也投入步兵去对付坦克。自有一种说不出的难堪。因为一切都无济于事。

敌人看到了这个事实，在利用这个事实。无边无际的土地上，人占很小的位子。需要一亿士兵才能联成一条绵延不断的墙。因而，部队与部队之间总有缺口。这些缺口原则上说，可由部队的流动性弥补，但是从装甲武器的观点看，机械化程度

不高的敌军可以说是不动的。这些缺口就成了真正的漏洞。从而产生这条简单的战术规则："装甲师的行动应该象水。在敌人壁垒上轻轻施加压力，只是遇到没有阻力的地方往前猛冲。"坦克就是这样压在壁垒上。缺口总是存在的。坦克也总是能冲过去的。

这些坦克进行袭击后，遇不到坦克的阻挡，横冲直撞，带来不可挽回的后果，虽然它造成的损伤表面不深（如俘虏了地方参谋部，切断了电话线，火烧了村庄）。它们却起了化学剂的作用，摧毁的不是机体，而是神经和淋巴结。它们以闪电速度横扫过的土地上，任何军队即使表面几乎毫无损伤，也都不成为军队了。它变成了分散的凝块。原来是一个有机体，现在剩了一堆互不关联的器官。在这些凝块之间，不管士兵多么骁勇善战，敌人可以随心所欲推进。士兵成了乌合之众，部队作战就不会有效。

十五天造不出一种新材料。甚至……军备竞赛也是输的。我们是四千万种田的人，面对的则是八千万做工的人！

我们以一个人对付三个敌人。一架飞机对付十架或二十架敌机，从敦刻尔克以后，一辆坦克对付一百辆敌坦克。我们没有闲暇默想过去。我们从事的是现在。现在就是这个样。任何一种牺牲，不管在什么时候，不管在什么地方，都无法推迟德国人的挺进。

因而，在民政军事各部门，从上到下，从管子工到部长，从士兵到将军，无不有一种既不知也不敢明确表示的内疚。牺牲只是一种学样或者自杀时，就失去了任何崇高的意义。自我牺牲是美的：某些人为了别人活而自己死了。救火要拆除火场四周的建筑。等援兵要在兵营中战斗到死。这都是对的，但

是，不论做什么，火还是向四处蔓延。可躲身的兵营不存在了。援兵也是盼望不到的。这时再说为那些人战斗，为那些人企图战斗，那好象干脆叫他们去送死，因为飞机摧毁军队后方的城市，改变了战争打法。

我后来听到一些外国人指责法国，没有把某几座桥炸掉，没有把某几个村庄烧毁，没有把某几个人处死。但是令我深感震惊的却是做了相反的事，绝对相反的事。这是一片诚意遮住了我们的耳目。这是我们不顾事实在作绝望的斗争。虽然一切无济于事，但为了按照规则游戏，我们还是把桥炸了。为了按照规则游戏，我们还是烧毁了真正的村庄。为了按照规则游戏，我们的人在死去。

当然，也有忘了的：有的桥忘了炸，有的村庄忘了烧毁，有的人让活了下来。但是这场溃退的悲剧在于使一切行动失去了意义。不论谁炸桥，没一个不对这事厌恶的。这个士兵拦不住敌人，倒制造了一座桥的废墟。他损害自己的国家，是为了装模作样的战争！

要使行动有热诚，就要使行动有意义。烧毁庄稼是要把敌人埋在灰堆里，是美事。但是敌人依仗一百六十个师，对我们的火和我们的死只会嗤之以鼻。

村庄烧毁的意义应该与村庄的意义是相等的。而今，村庄烧毁的作用只是装模作样的作用。

死的意义应该与死是相等的。这些士兵打得好还是不好？这个问题本身没有一点意思！大家知道从理论上，一座小镇可以防守三个小时！可是士兵接到坚守的命令。没法进行战斗，他们自己要求敌人摧毁村子，为了战争游戏规则得到遵

守。象可爱的对手下棋时说："你忘了把这只小卒子吃掉……"

他们向敌人挑战：

"我们是这村子的守方。你们是攻方。来吧！"

问题听明白了。一个中队用脚跟一踩，把村子夷为平地。

"好棋！"

当然，死气沉沉的人也是有的，但是死气沉沉是绝望的一种粗糙形式。当然逃兵也是有的。阿利亚斯少校本人就有两三次拔出手枪，威吓那些满脸灰气的散兵游勇；他们在公路上撞见的，对他提的问题期期艾艾答不上来。谁都想把罪魁祸首逮住，干掉他扭转乾坤！逃兵要对溃逃负责，既然没有逃兵就没有溃逃。只要拔出手枪瞄准了，一切都会好的……但是这好比消灭疾病，不惜把病人埋掉。阿利亚斯到后来还是把手枪放回口袋，这把手枪在他本人眼里突然显得过于招摇，象喜歌剧中的指挥刀。阿利亚斯感到这些满脸灰气的士兵是灾难的结果，不是原因。

阿利亚斯知道，这些士兵跟今天还在接受死的士兵没有两样，没有丝毫两样。十五天来，十五万人接受了死。但是也有一些头脑顽固的人要求说明死的理由。

理由可是不好找。

赛跑员将要和他同一级别的赛跑员进行一生中最重大的比赛。但是他一开始发现脚上锁了一个囚犯的铁球。竞赛者象长了翅膀那么轻飘。这种争斗不说明什么。他弃权……

"这次不算……"

"算的！算的！"

在一场已算不得是比赛的比赛中，能编些什么理由才可使人主动贡献一切？

阿利亚斯知道这些士兵在想什么。他们也在想："这次不算……"

阿利亚斯收回手枪，找一个合理的回答。

合理的回答只有一个。唯一的。我打赌谁也找不出第二个：

"你们死了也不会改变什么。失败是铁定了的。但是失败最好用死人来表示。这样会哀痛。辛苦你们，扮演这个角色吧。"

"好的，我的少校。"

阿利亚斯不轻视逃兵。他太清楚了，他合理的回答够说明问题了。他自己就接受死。他手下的机组都接受死。对我们来说也是，这个合理的回答虽有点躲躲闪闪，也够了：

"这很不好办……但是参谋部他们坚持要办。他们非要办不可……就是这么回事。"

"好的，我的少校。"

我也只是相信，死者是给生者做担保的。

(十四)

我老得很了，把一切都撇在后面了。我望窗上的反光镜。底下是人。显微镜载玻片上的纤毛虫。纤毛虫的家庭纠纷能叫

人感兴趣吗？

要不是心头的疼痛象活了似的，我会象一个垂老的暴君胡思乱想。十分钟前，我杜撰了这个龙套的故事。虚假得令人作呕。我窥见歼击机时，想到的是低声哀叹吗？想到的是尖尾巴的胡蜂。是啊。这些脏点子，真是微乎其微。

我竟能毫不厌恶地胡编长纱裙。我不会想什么长纱裙，是因为我根本看不到自己的航迹！在座舱里，我象烟斗卡在烟斗盒里动弹不得，不可能看到背后的事。我通过机枪手的眼睛往后看。这不够的！还得喉头送话器不出故障！我的机枪手从没对我说过："那里有几个求婚者跟在我们的长纱裙后面……"

现在有的只是怀疑主义和耍花招。我当然愿意相信，愿意斗争，愿意赢得胜利。但是焚毁自己的村庄没法叫人装出相信、斗争、赢得胜利的样子，很难使人热血奔腾。也很难存在。人只是关系中的一个纽结，现在我的联系已无多大价值了。

我心里什么东西出了故障？这些变换的秘密在哪里？我现在看来抽象遥远的东西，怎么会在其他环境令我心绪不宁？一句话、一件事怎么会在人的命运中反复不已？我要是巴斯德[①]，纤毛虫的生态活动会叫我牵肠挂肚，以致载玻片在我眼中象原始森林那么辽阔，我俯望载玻片是在经历最高形式的历险，这又是怎么会的呢？

这怎么会的，下边，这个小黑点，那幢住人的房子……

---

① 巴斯德（1822—1895），法国微生物家、化学家。

它引起了我的一个回忆。

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我远溯到我的童年了。童年——人人都是从中而来的这片广袤土地！我从哪里来的？我从我的童年来的。我生来就有我的童年，犹如我生来就有一个故乡。把话说回来，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有一天晚上经历了一件奇异的事。

我那时五岁或是六岁。晚上八点。八点是孩子该睡觉的时间。尤其冬天，天黑得很。可是，大家把我忘了。

这幢乡村大宅第的底楼，有一个门厅，在我的印象中巨大无比，通往一间暖屋，那是我们孩子吃饭的房间。我一直害怕这间门厅，原因可能是那盏小灯，挂在房间中央，晦暗昏沉，不象在照明，象在打信号。也可能是高高的护壁板，静默中咯咯出声，也可能是冷。因为，从明亮温暖的房间出来，到了里面象进了地窖。

但是那天晚上，看到人家把我忘了，我向恶魔让了步，踮起脚尖抓到门柄，慢慢把门推开，走进门厅，非法勘探这个世界。

护壁板的响声在我看来象天怒的一种预示。我隐约看到暗影中那些高大抱敌意的木板。虽不敢再往前走，还是勉强爬上了一张蜗形腿桌子。我坐在上面，背靠着墙，腿悬在半空，心怦怦地跳，象大海的沉船者坐在他们的礁石上。

那时，一个客厅的门开了，两位叔叔——令我胆战心惊的两位——进来带上门，把闹声和灯光关在外面，开始在门厅里踱来踱去。

我怕被发现，抖个不停。其中一位叫于贝尔，对我更是威

产的化身，神的执法者。这人不用对孩子指指戳戳，我每犯一次罪，他皱起狰狞可怕的眉毛反复对我说："下次我去美国，我要带回一台揍孩子的机器。美国什么都做得精巧。所以那里的孩子才乖呢。做父母的可省心了……"

我那时就是不喜欢美国。

他们在这间冰冷走不到头的门厅来回逛，没窥见我。我眼睛盯着他们，耳朵听着他们，屏住呼吸，头直发昏。"如今这个时代，"他们说……他们带着大人的秘密走远了，我也重复说："如今这个时代……"接着他们回来了，象一阵潮水，带着不可知的财富又向我卷来。"荒唐，"其中一个对另一个说，"荒唐到家了……"我象拣珍宝似的把这句话也拣了起来。为了试验这句话对我五岁的心灵产生什么力量，我慢慢重复说："荒唐，荒唐到家了……"

潮水把叔叔冲走了。潮水把叔叔冲回来了。这种现象使我看到了人生一些还不明确的前途，它象星辰那样有规则地反复出现，如万有引力现象。我钉在墙桌上，千年万年下不来，当了一场密谈的偷听者，密谈中两位无所不知的叔叔同心协力创造世界。这幢房子还可能矗立一千年，两位叔叔也会一千年象钟摆慢悠悠地在门厅里晃，继续给它一种永恒的味道。

我正望着的那个黑点子，无疑是一幢住人的房屋，在飞机下十公里。我见了毫无感受。可是，也可能就是一幢乡村大宅第，也有两位叔叔在散步，在一个孩子的心灵中慢慢创造象无边大海那样神奇的东西。

我从我的一万米高空发现的这块天地，有一个省份那么大，可是一切缩得令我窒息。我在这里占的空间，还不及我在

这个黑点子里的多，

我失去了对内在天地的感觉。我对内在天地是盲目的。然而我对它很渴望。我在这里仿佛遇到了任何人的任何愿望的一种共同尺度。

当一次机缘唤醒了爱，人心中的一切都围绕这爱作安排，爱使他意识到内在天地。我住在撒哈拉时，要是阿拉伯人半夜突然来到我们篝火旁，警告我们说远处有危险，沙漠就有了内容，有了意义。这些信使开拓了沙漠的内在天地。音乐也有内在天地，当它美的时候。旧衣柜的气味也复如此，当它唤醒和引起回忆的时候。动感情，就是感到了内在天地。

但是我也明白，人的一切不可以数计，不可以度量。真正的内在天地不能用目观察，只能诉之于心。它与语言的价值完全相等，因为连结事物的毕竟是语言。

我觉得从那以后，更看出什么是文明。文明是包括了信仰、习俗、知识的一笔遗产；信仰、习俗、知识随着世纪缓慢累积而成的，有时很难用逻辑解释；既然它们可以开拓人的内在天地，比如道路总是通往某地的，这本身就可说明它们存在的理由。

低劣的文学向我们宣扬逃避的需要。当然，踏上旅途也是去找寻内在天地。但是内在天地是无法到外界去找的。它是建立成的。逃避从不会使人找到道路。

人需要东奔西走、齐声高唱，或者进行战争才感到自己是人，这也可算使自己跟他人和世界相结合而强加于自身的联系。但是这种联系多么贫乏！一个文明若是强有力的，它使人充实，即使这人在那里一动不动。

在某个宁静的小城里，天灰濛濛地下着雨，我窥见一位闭门不出的残废女人在窗前默想。她是谁？大家对她怎么样？我就是以这个人的分量来判断这个小城的文明。我们一动不动时有多大价值？

这位祈祷的多明我修士身上有一种分量。这人在匍匐不动时更体现人。巴斯德在显微镜上屏息敛气时，是个有分量的人。巴斯德在观察时更体现人。那时，他前进。那时，他急急忙忙。那时，他跨着巨人的步伐前进，虽然一动不动，他发现了内在天地。塞尚[①]也是如此，面对他的素描，一动不动，一声不出，是一个不可估量的人。只是在不说话、专注于感受和判断时，他更体现人。那时，他的画对他变得比大海还浩渺辽阔。

童年房屋造成的内在天地，我的奥贡特房间造成的内在天地，显微镜视野给巴斯德造成的内在天地，诗歌开拓的内在天地，这许许多多脆弱美妙的财富，只有一个文明才能让人分享，因为内在天地是为精神的，不是为眼睛的，没有语言便没有内在天地。

但是，怎样恢复我的语言的意义，当此一切混淆不清的时候？当此花园的树既是一个家庭世代乘载的船，又是炮兵目标的障碍的时候？当此轰炸机象压榨机重重压在城市上空，迫使居民象黑色液汁沿着公路流动的时候？当此法国象捅破的蚂蚁窝乱作一团的时候？当此战斗对象不是具体可见的敌人，而是

① 塞尚（1839—1906），法国画家，后期印象派代表人物。

要上冻的脚蹬、卡住的手柄、滑牙的螺栓……

"可以下降！"

我可以下降了。我会下降的。我将低空飞过阿拉斯。我身后有千年文明帮着我。但是这千年文明一点不帮我忙。显然，还不是要求报答的时候。

我以每小时八百公里、每分钟三千五百三十转的速度失去我的高度。

旋转时，我离开了红得过分的极地太阳。在我前方底下五六公里，窥见一堆正面平直的大片浮云。一部分法国埋在它的阴影里。阿拉斯在它的阴影里。我想象这块浮云下一切是发黑的。这只大汤碗中央正酝酿战争。公路堵塞、火灾、物资狼藉满地、村庄十室九空、混乱……到处混乱。他们在荒谬中、在乌云下纷纷扰扰，象石头底下的鼠妇。

这种下降象是破产的过程。我们将不得不在他们的泥泞中趑趄。我们回到破败野蛮的状态。在那底下，一切都在瓦解！我们象富有的游子，长期生活在珊瑚和棕榈的国家，一旦破了产，回到家乡重过清苦庸俗的生活：吝啬的家庭的油腥饭菜，剧烈的兄弟相争，法院执达员，存心不良觊觎钱财，不现实的希望，身败名裂搬家，救济人员傲慢无礼，医院中贫病而死。在这里，至少死是干净的！在冰与火中死。在阳光、天空、冰与火中死。在那底下，是被泥土消化的！

（十五）

"航向南，上尉！我们的高度到了法国区内再调整吧！"

我已能看到黑色公路；望着这些公路，我懂得什么是和平。和平时期，一切都有条不紊收在里面。晚上，村民回进村里。庄稼收进粮仓。衣衫整整齐齐摺好放进衣柜。和平时期，每件东西都知道往哪儿去找。每个朋友都知道到哪儿去相会。到晚上也知道上哪儿去睡。啊！生活的底布撕碎时，世界上没有人的立身之地时，心爱的人不知往哪儿去找时，出海的丈夫再也不回来时，和平也死了。

事物有了自己的意义、有了自己的位置时，还有事物成为更大事物的一个组成部分时（就象土地中分散的矿物质，一起集中在树木中），事物就会展示一个面目，而和平就可观察这个面目。

但是现在是战争。

我在公路上空飞，公路黑压压的，看不到头的液汁在不停地流。据说，他们在疏散人口。这话已不能这么说。人口自动在疏散。逃难有传染性，使人精神错乱。这些流浪者要往哪儿去？他们向南方移动，仿佛南方有吃有住，仿佛南方热情欢迎他们去。但是在南方，有的只是人满为患的村子，支宿仓库，食物日益减少。在那里最慷慨好客的人也渐渐没有好声气，因为大批人涌入太没有道理了，人潮象挟着泥沙的河流，慢慢地把他们也吞没了。单单一个省怎样供应得起全法国的吃和住！

他们往哪儿去？他们不知道！他们朝着幽灵中途站前进，因为这批难民抵达一块绿洲，这块绿洲已不成为绿洲了。每块绿洲先后跟着崩溃，跟着加入难民群中。如果到达一座看光景还在很好地生活着的真正村庄，第一晚难民就把村内食物一

扫而光。他们吃空村庄，象虫子蛀空骨头一样。

敌人比难民跑得还快。

装甲车在某些地方速度超过这条人流，人流倒是会淤积和倒灌的。有些德国部队陷在这堆泥泞中步履艰难，人们会见到这种荒诞不经的奇事：这些人在别处杀人，人到了某些地方竟供喝水。

我们一路撤退时，驻扎过十来个紧挨的村庄。我们也曾浸在这堆缓慢的淤泥中，淤泥慢慢穿过村庄。

"你们去哪儿？"

"不知道。"

他们从来什么也不知道。没有人知道什么。他们在疏散。没有一个避难所可以安身。没有一条公路可以走通。他们还是疏散。有人在北方对蚂蚁窝狠狠踩了一脚，蚂蚁往四处奔跑。艰苦地。不慌张。不希望。不绝望。象在履行一项职责。

"谁命令你们疏散的？"

总是镇长、教师或镇长助理。一声口号在某个清晨三点钟，骤然震动了村庄：

"全体疏散。"

他们料到会有这声命令。十五天来，他们看着难民经过，他们不再相信自己的家会天长地久存在。可是人到底很久没过游牧生活了。他们给自己建造的村庄，可以矗立几个世纪。他们做家具精工细作，要传给子孙后代。老屋接他出世，又见他度过一生，然后象一艘结实的船，把儿子从此岸送到了彼岸。但是住不下去了！他们弃家而走，甚至不知道为什么！

（十六）

沉重啊，我们路上的经历！我们的任务有时是在同一天早晨对阿尔萨斯、比利时、荷兰、法国北部和大海看上一眼。但是我们大部分问题还是地上的问题，我们的视野常常是狭隘的，集中在一条十字路口的交通阻塞上！就是这样，才三天前，杜泰特和我看到了自己居住的村庄的崩溃。

我肯定永远摆脱不了这个记忆的萦绕。将近早晨六时，杜泰特和我一出门口，就闯入了不可言状的混乱。所有的车库、货栈、粮仓把五花八门的车辆——新汽车和旧大车（躺在灰堆里五十年不用的），运粮车和卡车，马车和板车——统统吐在狭窄的路上。找得仔细，可能在这个市场上发现古代驿车！凡有车轮的箱子都出土了。屋里的宝藏都挖掘了。都包在撑裂的褒布里，七零八落装上小车往大车运。无法形容。

家庭的面目是这些物件构成的。它们是各人虔诚崇拜的对象。每件珍宝有自己的位子，在习惯中必不可少，在回忆中完美无缺，并以其建立的感情王国而有价值。但是大家错以为它们本身如何珍贵，从壁炉、桌子、墙头取了下来，乱放乱堆，成了旧货市场的破烂，显出一副败相。肃穆的圣物堆在一起，叫人翻胃恶心！

在我们面前，什么东西已经开始瓦解。

“你们这里的人疯了！发生什么啦？”

我们进去的那家咖啡馆女主人耸耸肩。

“疏散呗。”

"为什么疏散？见鬼！"

"不知道。镇长说的。"

她非常忙。旋风似的走回楼梯口。杜泰特和我默默望着路。在卡车、汽车、大车、载客马车里面，孩童、床垫、炊具混杂相处。

尤其可怜的是那些旧汽车。一匹马挺立在大车辕木之间，给人一种健康的感觉。马不需要零件。大车用三根钉子就可修复。但是这些机械时代的遗迹！这些活塞、阀门、磁电机、齿轮拼凑而成的玩意儿能用上几时？

"……上尉……能不能帮个忙？"

"当然。帮什么？"

"把我的汽车开出车库……"

我望着她发呆：

"您……您不会开车？"

"喔！……到了路上就会开了……就没那么难了。……"

她，小姑，还有七个孩子……

到了路上！到了路上，她每天前进二十公里，每二百米停一停！在这混乱不可开交的道路阻塞中，每二百米她要刹闸、停车、熄火、挂档、换档。她把一切弄坏为止！汽油没了！润滑油！还有水也会忘的。

"小心水。您的散热器象竹篮子那样漏水。"

"是啊！车子不新了……"

"您要开上八天……您怎么能做到？"

"我不知道……"

开不了十公里，她就会撞上三辆车，弄得离合器卡住，轮胎爆炸。那时候，她、小姑和七个孩子开始掉眼泪吧。那时

候，她、小姑和七个孩子面对力不能及的问题，一筹莫展，心灰意懒，坐在路边等待牧羊人。但是牧羊人……

牧羊人……奇怪，就是不见带头的牧羊人！杜泰特和我，亲眼见到过羊群的创举。这些羊群在器械的叮呤鸣啷声中弃家而走。三千只活塞，六千个阀门。这些器械吱吱喳喳，东碰西撞。有的散热器中水都煮沸了。就是这样，这个毫无生路的队伍开始艰苦跋涉！这个没有零件、没有轮胎、没有汽油、没有机械师的队伍。疯狂！

“你们不能留在家里吗？”

“啊！是的，我们愿意留在家里！”

“那为什么要走？”

“他们跟我们说走……”

“谁跟你们说走？”

“镇长……”

又是镇长。

“当然。我们大家都愿意留在家里。”

确实如此。我们在这里感觉到的不是恐慌的气氛，而是盲目受苦的气氛。杜泰特和我趁机去开导几个人：

“你们不如把这些都卸下来。至少可以喝上自己家乡的水。……”

“这样肯定好！……”

“你们可以自己决定啊！”

我们说服工作见效了。围了一群人。他们听我们说。他们点头同意。

“……上尉说得还真有道理！”

有几位信徒接替我们宣传。我劝化了一位养路工，他比我

兴头更高：

"我早说嘛！到了路上还不是啃石头。"

他们讨论。他们一致同意，留下来。有几人走开去向别人宣传。但是垂头丧气回来了：

"不行。我们只好也走。"

"为什么？"

"面包师走了。谁来做面包？"

村子乱了套。不是这里便是那里出现破绽。一切会从同一个漏洞流走的。没了希望。

杜泰特有自己的看法：

"糟的是大家听了相信战争是不正常的。从前，他们都留在家里。战争与生活交织一起……"

女主人又出现了。她拽了一只包裹。

"三刻钟后我们起飞……您可以供点咖啡吗？"

"啊！可怜的年轻人……"

她擦眼睛。喔！她不是哭我们。也不是哭自己。她已累得掉眼泪了。她已感到陷入庞杂的队伍脱身不得；这个队伍一公里比一公里乱得厉害。

远处，田野上空，不时有几架敌歼击机飞过，飞得很低，对这个可怜的羊群扫上一梭子机枪。但是最令人惊讶的是他们一般也不多放。几辆车着火了，但火势不大。死亡也不多。有点多此一举，类似一声警告。或者象狗的行为，咬羊的腿弯催羊群快走。在这里散布了混乱。但是为什么采取这些局部、零星、压力不大的行动呢？敌人不用出大力气打乱这群队伍。事实也是，队伍不用敌人也会自乱。机器自动坏的。机器是为一个和平稳定、有充分时间支配的社会设计的。机器没有人维

修、调节、上油，衰老只在朝夕。这些车辆今晚看来，已有千年高寿了。

我象在给机器送终。

那一个人鞭打自己的马，威严象个国王。他高高坐在自己座位上，满脸春风。我猜他喝多了。

“您挺高兴，嗯！”

“世界末日到了！”

我对自己说这话，心底感到难受：这些劳动者，这些有一技之长、多才多艺、品质高尚的小人物，今晚只是些寄生虫、蠹虫。

他们扩散到乡野，把一切吃光。

“谁给你们吃？”

“不知道……”

几百万流民在公路上逶迤，不知所从，每天走上五到二十公里，用什么供应他们？即使有供应，也没法往前运！

这个人与铁的混合体令我想起利比亚的沙漠。普雷沃和我住在一片不可住人的荒野，地上尽是黑石头，在阳光中发亮——这是铁板铺地的荒野。……

我望着这种情景，有一种绝望心理：一群蝗虫落在石头地上，活得长吗？

“你们等天下雨喝水？”

“不知道……”

他们的村子六天来不停地走过北方的难民。他们六天来目睹这股川流不息的人潮。轮到他们自己了。也挤进队伍占个位子。喔！却不抱信心：

“我宁可死在家里。”

“谁都宁可死在家里。”

这是确实的。整个村子还是象沙堆的城堡崩溃了，虽然没有人愿意离开。

法国就是有储粮，储粮的运输也会被公路阻塞完全挡住。尽管抛锚的车辆满坑满谷，挤在十字路口动弹不得，人还是可以勉强顺着人潮南下，但是往回怎么走呢？

“没有储粮，”杜泰特对我说，“这下好办了……”

谣传说，从昨天开始，政府禁止农村疏散。但是命令如何传播的，只有天知道，因为公路上已不可能有交通。至于电话线不是接不通，便是切断了，或者令人怀疑。问题不在于下达命令。在于重新创造一种道德。一千年以来都是对男人说，妇女和儿童应该置身于战争之外。战争是男人的事。镇长知道这条规则，他们的助理、他们的教师也知道。突然，他们接到命令禁止疏散，这就是强迫妇女儿童在轰炸时留在原地。需要一个月时间才能使他们的思想适应新时代。思维方法不可能一下子转过来。可是，敌人在推进。镇长、助理、教师把他们的老百姓都赶到大路上了。应该怎么办？真理在哪里？这些没有牧羊人的羊群四处走散。

“这里没医生吗？”

“您不是这个村的？”

“不是。我们从北方来。”

“找医生干吗？”

“我的妻子要在大车上生产了……”

在这些厨房炊具之间，到处是废铜烂铁的荒漠中，无异是坐在荆棘堆上。

"您事前没有估计到?"

"我们在路上已经走了四天。"

因为公路成了一条汹涌的河流。哪儿停靠?村庄在激流冲击下,也都一座座空了,仿佛轮到它们淹死在大水沟里。

"不,没医生。大队的医生在二十公里外哩。"

"啊!好。"

那人抹去脸上的水。一切都摇摇欲坠。他的妻子要在路中央炊具堆里生孩子。一切的一切都说不上残酷。主要还是邪了门儿,非人性所能理解了。没有人埋怨,埋怨也不再有意义。妻子快死了,他不埋怨。就是这么回事。当作一场噩梦吧。

"至少可以找个地方停一停……"

到某个地方找一座真正的村庄,一家真正的客店,一家真正的医院……但是医院也疏散了,道理只有上帝知道!这是一条游戏规则。大家没有时间创造新规则。到某个地方找一个真正的死!但是真正的死也是没有的。有的是散了架的身体,象汽车一样。

我到处感到一种疲沓的迫切感,一种已不思迫切行事的迫切感。每天走上五公里去逃避日行一百多公里穿林越野的坦克,飞行时速六百公里的飞机。瓶子掀翻了,液汁就是这样流的。那人的妻子要临盆了,但是他有没法计算的时间。这是急事,也不是急事。悬在急事与永恒之间不稳定的平衡中。

一切都来得很慢,象临终的人的思想。这是一大群羊疲惫不堪,在屠宰场前踩脚。放出去啃石头的有五六百万吧?这批人在永恒的门槛前踩脚,又倦又困。

我实在无法想象他们靠什么活下来,人不吃树皮草根。他们自己也隐约感到这点,但并不恐慌。离了自己的环境、自己

的工作、自己的职责，他们就失去了任何意义。身份也磨没了。几乎不再是自己。也几乎不存在。随后又无中生有地苦恼，但是主要苦恼的还是腰痛，因为搬运的包裹太多了，断裂的结扣太多了，使衣物滚了一地，要推了才走的车辆也太多了。

对失败一字不提。这个不说也明白。形成自己实体的事物，你不需要说三道四。他们本身“就是”失败。

我眼前突然出现一个刺目的图象：五脏六腑往外流的法国。赶快缝合。一秒钟也不能耽误，他们没治了……

这开始了。他们已经在那里窒息，象出了水面的鱼：

“这里没牛奶吗？……”

这问题真要笑死人！

“我的孩子昨天来什么也没喝……”

这是个六个月的婴儿，哭闹得厉害。但哭闹不会很久：出了水面的鱼……这里没有牛奶。只有废铜烂铁。只有一大堆无用的废铜烂铁，走一公里坏一点，掉了螺母，掉了螺钉，掉了面板，在一次出奇无用的撤离中，推动这群人走向虚无。

谣传说，飞机用机枪扫射靠南几公里的大路。甚至还说有炸弹。我们确实也听到沉闷的爆炸声。谣传肯定是确实的。

人群并不惊慌。我觉得反使他们有了生气。冒这种具体的风险比陷入废铜烂铁，好象更有益于他们的健康。

啊！以后的历史学家会写出什么样的大纲？会编出什么样的主题，给这一锅粥找到一个意义！他们会援引一位部长的话、一位将军的决定、一个委员会的讨论，把幽灵作为装饰，杜撰几段认真负责、高瞻远瞩的历史性谈话。杜撰一些承诺、抵

制、慷慨激昂的辩辞、卑劣的言行。而我，知道疏散的部是怎么一回事。一次偶然的机会使我访问了一个疏散的部。我立即懂得，一个政府一旦换了地点，就不是一个政府。如同一个人体。要是你也开始把它拆散——胃在那里，肝在这里，肠子又在另外地方——这样凑不成一个机体。我在空军部呆了二十分钟。看吧，一位部长对他的传达员施加影响：一种神奇的影响。是因为部长与他的传达员之间还有一根电铃线相通。一根安全无恙的电话铃。部长揿一下按钮，传达员来了。

这，已相当不错。

"给我备车，"部长提出。

他的权威到此为止。他要传达员去跑腿。但是传达员并不知道地球上是否还有一辆供部长的汽车。传达员没有一根线跟一个汽车司机相通。司机消失在宇宙的某个角落里。这些执政者对战争知道些什么？就是我们，从现在起，由于联络工作千难万难，要等上一星期才能执行任务，去轰炸一个我们侦察到的装甲师。一位执政者从一个内脏掏空的国家听得到什么样的搏动声？消息每天行进二十公里。电话不是串线，便是切断了，没有能力完整地传达此刻正在瓦解的主体。政府周围是空的，象南北极那样空空如也。时而传来呼吁声，紧急绝望，但是三言两语，说得不明不白。这些负责人怎么知道一千万法国人是否已经饿死？一千万人的这声呼吁包含在一句话内。一句话只能表示简单的意思：

"您四点钟到某某人家里去。"

或者：

"据说死了一千万人。"

或者：

“布卢瓦着火了。”

或者：

“您的司机找到了。”

话是这么说的。没头没脑的：一千万人。车辆。东方部队。西方文明。司机找着了。英国。面包。几点啦？

我给你七个字母。七个字母都是圣经上的。你给我用这些字母编出一部圣经来！

历史学家会忘记真实。他们杜撰一些思想博大的人物，通过几条神秘的神经与一个可以表达的宇宙相连，胸怀全局，看法有根有据，按照笛卡儿[1]的四则逻辑权衡重大的决定。他们会分辨善的力量与恶的力量。英雄与叛逆。但是容许我提一个简单的问题：

“做叛逆，就得负责某些事，管理某些事，推动某些事，认识某些事。这在今天也要有天才。为什么就不给叛逆发勋章？”

和平已经在四面八方显露端倪。这不是象历史上某些新阶段，紧随着战争结束缔结和约，白纸黑字写清楚的这类和平。这是一个说不出名堂的时期，标志一切的结束。一个永远不会结束的结束。这是一个泥淖，任何激情都会在其中徐徐消沉。结局不论是好是坏，都不象会来临。相反地，会逐渐陷进一种临时状态中烂去，而这种临时状态却又象永恒那样没完没了。什么都不会有结果，因为找不到纽结抓住这个国家，就象抓沉溺者要揪住他的头发。一切都已瓦解。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仅抓

① 笛卡儿（1596—1650），法国哲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

回一绺头发。目前的和平不是人的决断产生的果实。而象麻风病就地扩散。

那里，在我的飞机下，这些公路上，难民队伍正在崩溃，德国装甲兵或者杀人，或者给水喝。宛若一片泽国中泥水不分。和平已渗进战争，把战争也泡烂了。

我的朋友莱翁·韦特在路上听到一桩意义重大的事件，后来写在一本意义重大的书中。公路左边是德国人，右边是法国人。两者中间是缓慢汹涌的人流。几百名妇女儿童尽他们可能从着火的车里脱身。有一名炮兵中尉身不由己卷在交通阻塞中，试图把一门七十五毫米大炮拉上炮位，敌人对这门炮任意射击，没有打中，却杀伤了公路上的人；这位中尉满脸汗水，非要完成他这项不可理解的任务，试图保全一个坚持不了二十分钟的阵地（他们在这里是十二人！），几位做母亲的向中尉走去：

"你们走开！你们走开！你们是些懦夫！"

中尉和他的士兵走开了。他们到处遇到这类和平问题。当然不能让儿童在路上遭到杀害。然而每个打枪的士兵都会打在一个儿童背上。每辆往前开或者试图往前开的卡车，都有可能撞死一群人。因为，逆流而行，不可避免地会堵死整条道路。

"你们疯啦！让我们过去！孩子快死啦！"

"我们是在打仗……"

"打什么仗？你们打到哪儿去啦？往这个方向去，你们三天只能走上六公里！"

这些乘在卡车上迷失方向的士兵，他们正赶去集合——这种集合几小时来肯定已无目的可言。但是他们在自己的基本义务中钻不出来；

“我们是在打仗……”

“……还是来照管我们吧！这不人道！”

一个孩子高声号叫。

“那一个……”

那一个不再叫了。没有奶。没有叫声。

“我们是在打仗……”

他们反复背诵他们这句公式，笨得没治。

“但是你们永远打不上仗！会跟我们一起死在这里！”

“我们是在打仗……”

他们已不大明白自己在说些什么。已不大明白自己是不是在打仗。他们还没见过敌人。乘了卡车追逐的目标比海市蜃楼还飘忽不定。他们遇到的只是这种污坑中的和平。

因为混乱粘住了一切，他们下了卡车。大家围住他们：

“你们有水吗？……”

他们把自己的水分了。

“有面包吗？……”

他们把自己的面包分了。

“你们由她去死活吗？”

在这辆抛锚后推入沟中的汽车里，一位妇女在喘着粗气。大家把她从车里搬出来，抬进卡车里。

“那个孩子呢？”

他们又把孩子放进卡车。

“快生产的那个女人呢？”

又把那个女人抬进了卡车。

还有一个，她哭了。

经过一小时的努力，大家给卡车开了一条路。把它拨转身

向南方开去。它被流亡的人群挟着，随着民众的人流流动。军人信奉了和平。因为他们遇不到战争。

因为战争的肌肉组织看不见。因为你打出去一拳，挨到的是儿童。因为去集合出战的路上，你给生产的妇女挡住了。因为传达情报或接受命令，就象要跟天狼星讨论问题——痴想。没有军队，有的只是人。

他们信奉了和平。他们迫于形势做上了机械师、医生、牧羊人、担架队员。他们给这些对着废铜烂铁傻了眼的小百姓修理汽车。这些士兵仗义不惜力气，却不知道自己算是英雄还是该上军事法庭受审。他们得到勋章不奇怪。并排站在墙前脑袋吃上十二颗子弹也不奇怪。复员也不奇怪。什么都不叫他们奇怪。他们早对一切见怪不怪了。

这是一大池浑水，不管什么东西的命令、行动、消息、电波都没能在浑水中传出三公里。村庄可不是一座接一座倒坍在这条东沟中，军用卡车可不是一辆接一辆受到和平的吸引，信奉了和平。这一批批士兵接受死决无二话，但是没向他们提出死的问题，只好去接受遇到的义务，修理这辆旧车的车辕。有三位修女在车里塞了十二位受死亡威胁的孩子，进行上帝才知道的朝圣，送往上帝才知道的仙人洞窟。

阿利亚斯把手枪放进了口袋，我也不评判那些失责士兵的行为。吹什么样的风能使他们振奋？哪儿来的波能使他们心动？他们一致的面目又在哪里？他们对世界其余部分一无所知，除了听到这些老是颠三倒四的谣言；谣言每隔三四公里便会滋生，起初是希奇古怪的假设，浑水中慢慢传播三公里，成了千真万确的消息："美国参战了。教皇已经自杀。俄国飞机炸得

柏林满城起火。停战协定签订三天了。希特勒在英国登陆。”

妇女儿童没有牧羊人，男子照样没有牧羊人。将军指挥他的传令兵。部长指挥他的传达员。或许还可凭他的口才说得他面容变色。阿利亚斯指挥他的机组。他可以要求他们牺牲生命。军用卡车的中士指挥十二个士兵，他们一切听他的。但除此以外，他跟什么都沾不上边了。假定有一位天才领袖，神机妙算，知天下大事，藏救国韬略，这位领袖也只有一根二十米长的电铃线供他表达自己的意图。他可用于征服的全部兵力仅是一位传达员，如果在电铃线的那头还有一位候着的话。

这些游兵散勇在路上加入互不通气的人群，走到哪里算哪里的时候，这些人只是战争失业者，表示不出人们认为爱国败兵应有的那种失望。他们模模糊糊盼望和平，这是确实的。但是和平在他们眼里不表示别的，只是这种不可名状的混乱的结束，一种身份——即便是最普通的身份——的恢复。象老鞋匠缅怀从前敲钉子的时代。敲钉子对他也就是创造世界。

如果他们径自一直往前走，这是这场大动乱使人与人分裂的结果，不是他们对死的恐惧。他们什么也不恐惧，他们是空的。

（十七）

一条基本定律：失败者不会在原地变成胜利者。人们说一支军队，起初退却，后来抵抗，这只是一种省略的说法，因为退却的军队与现在在战斗的军队不是同一支军队。退却的军队不再是军队。不是说这些人没有资格争取胜利，而是因为退却中

人与人合作协调的物质联系和精神联系都切断了。把这批向后方撤退的士兵换下来，补充上具有组织特征的生力军。挡住敌人的是这些人。溃退的人要重新集结，锤炼成军队。没有后备力量投入行动，一撤退便不可收拾。

只有胜利使人同心协力。失败不但使个人与众人分裂，并使个人自己分裂。溃退的人没有为崩溃的法国哭泣，因为他们是失败者。因为法国不是在他们周围失败，而是在他们心里失败。能为法国哭的已经是胜利者了。

对几乎所有的人——那些还在抵抗的人和那些不再抵抗的人——被征服的法国的面目要到以后静默的时刻才会显露。今天，为了一个正要出现或者正要消失的细节问题，为了一辆抛锚的卡车，为了一条阻塞的道路，为了一项荒谬的任务，人人弄得身心交瘁。崩溃的标志表现在任务的荒谬上。就是反对崩溃的行动本身也荒谬。因为一切都在自我分裂。人不会为普遍的灾难哭泣，但是会为自身负责的事物的垮台哭泣——到底这事是唯一能触及的。崩溃的法国只是一条碎片充塞的洪流，没有一个碎片是有面目的；这次任务没有，这辆卡车没有，这条路没有，这根混蛋气门杆也没有。

覆灭景象确是惨不忍睹。小人显出是小人，强盗暴露是强盗。组织机构七零八落。部队受尽了气，使尽了力，在荒谬中四分五裂。凡此种种反应，一场失败都包含了，象一场鼠疫包含了淋巴结炎。但是你爱的那个人叫一辆卡车撞坏了，你会嫌她丑吗？

失败使人看来有罪的反是那些受害者，这就是失败的不公正。失败怎么让人看清牺牲、忍辱负重、严于律己，以及决定战斗

命运的那位上帝没有体谅到的警惕心？怎么让人看清爱？失败让人看到的是无能的领袖、一盘散沙的人、无所作为的群众。有时确是真正的匮乏，但是这种匮乏说明什么呢？只要风闻俄国转变或美国参战的消息，人的面容就不一样。使他们在共同期望中团结一致。这样的谣言象阵海风，每次可把一切净化。不应该以打垮的反应来评论法国。

应该从同意作出牺牲这点来评论法国。法国违受逻辑学家的真理接受了战争。逻辑学家对我们说："德国人有八千万。我们没法一年内生产出差额的四千万法国人。我们没法把麦地变成煤矿。我们不能盼望美国援助。德国人要求但泽自由市，为什么我们救不成就得自杀去遮羞呢？我们的土地产麦子多于产机器，人口只及人家一半，这有什么可耻呢？为什么这份耻辱要压在我们身上，不是压在全世界身上？"他们说得有道理。战争对我们意味灾难。但是法国为了避免失败应该拒绝战争吗？我不认为如此。法国本能也这样认为，既然上述警告并没使它回避战争。在我国是智慧压倒了聪明。

生活总是打破公式的框框。失败尽管有种种丑相，还是显出是走向新生的唯一途径。我知道，为了使树木破土而出，就要让种子在土里烂掉。第一个抵抗行动若来得太慢，总要失败的。但是它是抵抗的觉醒。觉醒如同种子，可能从中长出一棵树来。

法国扮演了自己的角色。它的角色是自告奋勇让人压垮——既然世界既不合作也不战斗，只是仲裁——是由着人家把自己在沉默中埋葬一段时期。要冲锋就要有人打头阵。打头阵的人几乎都要死。但是，为了冲得起来，死几个打头阵的人也是应该的。

这个角色当时是压倒一切的角色，既然我们不抱幻想接受了用一个士兵对付三个士兵，用农民对付工人！人家以失败的丑相来评论我们，我不同意！那个人接受在飞行中烧伤，大家能以他焦头烂额来评论他吗？他虽是会变丑的。

（十八）

然而，这场战争除了对我们有不可或缺的精神意义外，实际进行时在我们看来确象一场奇怪的战争①。这个词从不叫我难为情。我们一宣布战争，因没有进攻能力，就开始等人家随时来把我们打垮。

这个实现了。

我们准备了麦捆去战胜坦克。麦捆一无用处。今天是垮到底了。没有军队，没有后备，没有联络，没有物资。

我还是以雷打不动的严肃态度继续飞行。一小时八百公里、一分钟三千五百三十转朝德国军队俯冲。为什么？咦！吓唬他们！要他们撤出国土！既然要我们搜集的情报没什么用，这项任务就不可能有其他目的。

奇怪的战争。

我说话也夸张了一点。飞机下降了许多。操纵杆与手柄也化冻了。我恢复了正常的平飞速度。现在朝德国军队冲过去的速度是每小时五百三十公里，每分钟二千二百转。可惜。我吓不

---

① 1939年9月1日，希特勒德国占领波兰，9月3日，英法两国向德宣战。但是双方都是虚张声势，当时没有力量发动有效进攻。德法前线不战不和，气氛平静，持续好几个月，史称“奇怪的战争”。

得他们那么怕了。

有人将责备我们把这场战争叫做奇怪的战争。

把这场战争叫做“奇怪的战争”的人，是我们！还是把它看作奇怪的好。我们有权利按照自己的心意开玩笑，因为一切牺牲都是我们自己承担的。我有权利对自己的死开玩笑，要是这玩笑开得我高兴。杜泰特也是。我有权利去体味这些反常现象。为什么这些村子还在燃烧？为什么这些人要四处逃亡、流落乡野？为什么我们怀着不可动摇的信念扑向一个自动屠宰场？

我有一切权利，因为在这一秒钟，我清楚自己在做什么。我接受死。我接受的不是风险。我接受的不是战斗。是死。我明白了一个伟大的真理。战争，并不是接受风险。也不是接受战斗。在某些时刻，战士接受的就是纯粹而干脆的死。

这些天，外国舆论认为我们牺牲不够的时刻，我望着机组起飞和毁灭，问自己：“我们还能献出什么比这个代价更大的东西吗？”

因为我们是在死。因为两星期来，法国死去十五万人。这些人死去可能并不表明是一场了不起的抵抗。我也不宣扬进行一场了不起的抵抗。这是不可能的。可是有几队士兵在一个无法防御的农庄遭到了屠杀。空军机组投入火中象蜡似的熔化了。

即使这样，我们第三十三联队第二大队为什么还接受死？为了让人尊重？但是尊重意味有一位裁判。我们中间哪个会把评判权力交给一个局外人。我们是以一个我们认为是共同事业的事业的名义在斗争。关系成败的不但是法国的自由，也是全

世界的自由；我们认为裁判的位子太舒服了。应该由我们来评判裁判。我们第三十三联队第二大队的人评判裁判。我们这些人，二话不说登上飞机，任务好办的时候也只有三分之一有希望回来；还有其他大队的人；还有这位给流弹毁了面容的朋友，他这辈子别想打动女人，躲在丑的护墙后面严守德操，象躲在监狱后面的人，从此丧失了一个基本权利——对我们这些人别说什么观众在评判我们！斗牛士生来是给观众看的，我们不是斗牛士。如果有人向奥什台说明："你应该出发，因为旁观者望着你。"奥什台会回答："错了吧。是我奥什台望着旁观者……"

因为，说到头，为什么我们还在战斗？为了民主？倘若我们在为民主死，我们与民主国家是团结的。让民主国家与我们一起战斗吧！但是最强大的民主国家——那个唯一可能拯救我们的——昨天拒绝承担责任，今天还在拒绝承担责任。行。这是它的权利。但是它这样是在向我们表明，我们在为自身的利益战斗。我们明白一切都完了。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去死呢？

出于绝望？但是绝望不存在啊！你若以为失败中会发现绝望，这是你对失败一无所知。

有一种真理比聪明的陈述更高。有的东西通过我，控制我，这东西我能感觉，但还不能掌握。树没有语言。我不是为了抵抗入侵而死，因为没有一个避难所，可供我与我爱的人躲身。我不是为了一种荣誉的存亡而死，因为我拒绝裁判。我也不是出于绝望而死。不过，杜泰特在查地图，算出了阿拉斯就在底下，约一百七十五度航向，我感觉到不出三十秒钟，他会跟我说：

"航向一百七十五，我的上尉……"

我会接受的。

（十九）

"一百七十二。"

"明白。一百七十二。"

一百七十二就一百七十二。蓦志铭说："他航向绝不偏离一百七十二度。"这个希奇的挑战可以维持多久？我在七百五十米飞，顶上是云层。我若升高三十米，杜泰特就两眼漆黑。我们只有呆在明处，让德国炮兵当小学生的靶子打。七百米是禁止高度。飞机会成为整个平原的注意目标。引起整个炮队的射击。什么口径的大炮都打得中。在任何武器的射界中天长地久呆着。这已不是射击，是棍棒捅。仿佛在诱使千根棍子来打一颗核桃。

我研究过这个问题，跳伞行不通。飞机中弹后往地面冲下来，单是打开跳伞舱门要三十多秒钟，已超过跌落的时间。打开舱门要把转动不灵的手柄转上七转。此外，全速时舱门要变形，移不动。

就是这样。这帖苦药，总有一天要吞下去！仪式并不复杂：航向保持一百七十二度。我错是错在人老了。是的。童年时代我多么幸福。我说这话，但真是这样吗？我在门厅里走已经保持航向一百七十二度了。由于那两位叔叔。

现在，童年变得甜蜜了。不但童年如此，从前的生活都如此。我看到它展现在面前，象一片田野……

我觉得我还是同一个人。我此刻感到的，以前也曾经体验过。我的欢乐或是我的悲哀，当然已经换了对象，但是感情还是依旧。我那时就是有时幸福，有时不幸。有时挨骂，有时得到原谅。有时工作好，有时工作差。这要看什么日子……

什么是我最远的回忆？我有一位奥地利蒂罗尔来的保姆，她的名字叫波拉。这算不得是个回忆：是个回忆的回忆。波拉在我五岁门厅那个时代，已经只剩下一个传说了。有好几年，新年来临时，妈妈对我们说："有封波拉来的信！"对我们孩子是桩大喜事。可是我们有什么高兴的呢？我们中间谁也记不起波拉。她早已回到她的蒂罗尔去了。也就是回到她的老家。一间埋在冰山雪谷里的小木屋。出太阳的日子，波拉出现在门前，住小木屋的人无不如此。

"波拉漂亮吗？"

"讨人喜欢得很。"

"蒂罗尔天气经常好吗？"

"长年是晴天。"

蒂罗尔长年是晴天。小木屋把波拉推出很远，在门外，在她的覆盖雪的青草地上。我会写字时，他们叫我给波拉写信。我对她说："我亲爱的波拉，我给您写信很开心……"这有点象祈祷，既然我从来没见过她……

"一百七十四。"

"明白。一百七十四。"

一百七十四就一百七十四。墓志铭又要改写了。这真怪，生活仿佛一下子都集中在一起。回忆一个个涌上我心头。这些回忆再也帮不了事，也帮不了人。我回忆到一种深深的爱。妈妈常对我们说："波拉信中叫我代她拥抱你们大家……"妈妈代

波拉拥抱我们大家。

“波拉知道我长大了吗？”

“当然。她知道。”

波拉什么都知道。

“我的上尉，他们打炮了。”

波拉，他们向我们打炮了！我朝高度表看了一眼：六百五十米。乌云在七百米。好吧。我也没办法。但是我的乌云底下，世界不象我预测的那样发黑，它发蓝。蓝得神了。这是黄昏时刻，平原是蓝的。有的地方在下雨。是下了雨才蓝的。……

“一百六十八。”

“明白。一百六十八。”

一百六十八就一百六十八。走向永恒的道路真够曲折的……但是，这条路显得多么平静！世界象座果园。刚才在图上是干巴巴的。我看不到一点人情味。我飞低了，有种亲切感。地上长树有孤独一支的，有小簇丛生的。到处可见。还有绿色田野。红瓦顶房屋，门前有个人站着。四周在下蓝色的阵雨。波拉遇上这种天气，肯定很快把我们赶回屋里了……

“一百七十五。”

我的墓志铭大大失去原有的浑朴高贵：“他航向不偏离一百七十二度、一百七十四度、一百六十八度、一百七十五度……”叫人看来我摇摆不定。咦！我的发动机咳嗽了。它冷下来了。我关上发动机罩。好。这是打开补充油箱的时候，我拉手柄。我什么也没忘吧？我看油压表。一切正常。

“事情开始不妙了，我的上尉……”

你听见吗，波拉？事情开始不妙了。可是我没法不对黄昏的这种蓝表示惊讶。真是蓝得出奇！这种颜色非常深邃。这些

果树，可能是李树，列队而行。我进入了这个田园。中间连块玻璃也不隔！我是个偷庄稼的，跳进了围墙。在温湿的苜蓿地上大步走，我去偷李子。波拉，这是场奇怪的战争。这是场忧郁和蓝极了的战争。我有点迷了路。我进入暮年时发现了这个奇异的国家……喔！不，我不怕。有点悲哀，如此而已。

“曲折飞行，上尉！”

这是一种新游戏，波拉！右脚踩一下，左脚踩一下，使炮火迷路。我跌下去，身上要鼓大包。你一定会用浸山金车的纱布敷我。你知道，可是……黄昏的蓝色真是神！

我看到那边前面三柄散射形叉子。三根垂直发光的长杆。小口径的发亮炮弹或曳光弹的弹迹。金光锃亮。我突然看见黄昏的蓝色中这盏三枝烛灯喷火光……

“上尉！左边炮火很密！斜飞！”

踩脚。

“啊！这下糟了……”

可能……

这下糟了，但是我在事物的内部。我自有我的全部回忆、我的全部宝藏、我的全部爱。还有我的童年，象树根似的深深埋在黑暗里。我在一个回忆的忧郁中开始了生命……这下糟了，可是面临这些流星向我伸出爪子，我以为会感到的东西还是没在我的心中产生。

我在一个令我深受感动的国家。这是白天的最后时刻。在暴雨之间偏左的地方有大片亮光，形成一块块方形的玻璃。我几乎可用手触及两步外一切美好的东西。这些结李子的李树。这块散发土地气息的土地。走着穿过这块潮湿的土地一定很有趣。你知道，波拉，我慢慢往前走，左右颠簸，象一辆装满粮

食的车。你相信这个速度，一架飞机嘛……当然，你想吧！不过，若把飞机忘掉，东张西望，你不就是在田间散步吗……

"阿拉斯……"

是的。在前方很远。但是阿拉斯不是一座城市。阿拉斯只是一抹红光，背后是蓝色的夜。背后是暴风雨。没错，在左边，靠前方，正酝酿着一场暴风雨，黄昏并不说明天色这般朦胧。一定是满天乌云，才使透过的火光这么暗淡……

阿拉斯的火往上长了。这不是火灾的火光。火灾象下疳一样四下扩散，周围是一圈好肉。但是这抹红光不乏源源不断的燃料，象冒轻烟的油灯灯光。不窜不急，凝炼持久，好似在油锅中烧个不歇的一团火焰。我觉得这团火焰得以维持不灭，是烧着了紧密、重量很足的肉。有时风一吹，它象大树摇曳。那是一棵树。阿拉斯就困在树的蟠根曲须中。阿拉斯的全部精华，阿拉斯的全部库存，阿拉斯的全部珍藏，都转化成了液汁，使这棵树滋润荣发。

我看到这团火焰有时不胜重负，失去平衡，向左向右倾斜，喷出更黑的烟，接着又恢复原状。但是城市我总看不清。全部战争都凝聚在这团火中。杜泰特说这下糟了。他从前面看得比我清楚，首先令我吃惊的还是他话说得不够重。这片有毒的原野上星光寥落。

是的，不过……

你知道，波拉，在小时候的童话书中，骑士经历千辛万苦，走向一座神秘迷人的城堡。他攀登冰川，跨越深渊，揭穿阴谋诡计。终于远远出现了那座城堡，在一片平原中央，平原上绿草如茵，软绵绵的适宜马蹄驰骋。他相信自己已是个胜利者……啊！波拉，童话中的老套式没人违背！这时刻总是最困

难……

我就是这样，在蓝色黄昏中朝我的火城堡跑去，象从前一样……你离开太早了，不知道我们的游戏，你错过了“阿克林骑士”。这是我们发明的一种游戏，因为别人的游戏我们瞧不起。这是在雷雨天玩的，第一阵闪电过后，我们从花园的气息和树叶的突然颤动，感到乌云快要滴水了。粗实的树梢有一时也变成了嗞嗞响、轻飘飘的青苔。这是信号……再也没有东西拉得住我们！

我们从花园最偏僻的角落奔进草地，朝房屋跑得上气不接下气。最初几滴雷雨重而稀疏。第一个挨到雨点的认输。然后第二个、第三个。然后其他人。最后的幸存者表明受到神的保佑，刀枪不近身！他有资格晋封为“阿克林骑士”，直到下次雷雨为止。

每次玩时，只几秒钟时间，大量儿童遭到屠杀……

我此刻还是在玩阿克林骑士。朝着我的火城堡慢慢跑去，上气不接下气……

但是这时候：

“啊！上尉。我还从没见过这个……”

我也从没见过这个。我再不是刀枪近不了身的了。啊！我原来不知道自己还是在希望……

（二十）

不管七百米，我还是在希望。不管坦克屯留地，不管阿拉斯的火焰，我还是在希望。我绝望地希望着。我一直回忆到童

年时代，让自己觉得有人威风凛凛保护着我。大人就没有人保护了。一旦做了大人，人家由你自生自灭……但是有一个万能的波拉紧紧握着一个孩子的手，谁还能对这个孩子怎么样呢？波拉，我借用你的影子作为我的盾牌……

我借用一切诡计。当杜泰特对我说："这下糟了……"我就是借用这声威胁本身在希望。我们是在战争；战争应该露出战争的面目。战争露面时，只不过是几道白光："这就是所谓阿拉斯上空死亡的风险？叫我好笑……"

死刑犯一直想象刽子手是个脸色青灰的机器人。然而眼前却是个一般的老实人，会打喷嚏，甚至微笑。死刑犯抓住这丝微笑象抓住救生稻草……这只是一根虚幻的稻草。刽子手虽则打喷嚏，还是会把头砍下来的。但是希望怎么能放弃呢？

我本人对某一种接待怎么会不误解呢？既然一切变得亲昵朴实，雨淋过的板瓦屋顶发出柔光，没有东西再一刻不停的变，而且也不象再会变了。既然杜泰特、机枪手和我只是三个在田间散步的人，慢慢往家里走，也不用翻上衣领——说实在的，雨也不怎么下了。既然在德国防线中心地带，没有暴露什么真正值得一谈的东西，也没有绝对理由叫人相信往前走战争会是另一个样。既然敌人好象非常分散，如在广阔农村中溶化了，可能一幢房里一个士兵，可能一棵树上一个士兵，其中一个偶尔想起战争才放上几枪。上面对他三令五申："你要朝着飞机开枪……"军令与遐想难分难解。他放出三颗子弹，没当一回事。以前我在晚上就是这样打野鸭子；只要一路上称心，我不在乎鸭子。我边聊边打上几枪，鸭子一点不受惊扰……

存心看的东西是可以看清楚的：这个士兵瞄准我，但是没有信心，打偏了。其他人放过去了。那几位有能力盘腿绊倒我

的人，可能此刻愉快地呼吸夜晚空气，或者用火点烟，或者刚说完一则笑话——他们放过去了。其他驻扎在这村里的人，可能拿着饭盒去盛汤。“吭”的一声响了，又灭了。是友机还是敌机？他们没时间去认，他们盯着慢慢盛满的饭盒：他们放过去了。而我，手插在口袋里，嘴吹着口哨，尽量装得若无其事，试图通过这座游人止步的花园，然而花园的值班人员个个都想别人会管的——都放过去了……

我多么容易打下来！就是我的软弱对他们也是一口陷阱："你们忙什么？往前去他们自会把我打下来的……"那还用说！"你到别处找死去吧……！"他们把苦活推给别人干，自己不错过盛汤，不打断说笑话，或者继续呼吸夜晚空气。我就是这样利用他们的疏忽，我得救全靠这一分钟：战争使他们大家都累了，在同一时候，碰巧得很——又怎么会不累呢？我多少抱有这样打算：躲过一个个人，一个个小队，一座座村庄，跑完我的全程。说到头，我们只不过是架晚上路过的飞机……谁也懒得抬头！

当然，我希望回得去。同时又知道有的事情会来的。你被判了极刑，但是囚禁你的牢房还是哑然无声。你寄希望于这声静默上。每秒钟都象前一秒钟。没有绝对理由认为即将消逝的这一秒钟会变换一个世界。这工作太重大，一秒钟内完不成。每一秒钟接连不断来救应静默。静默好象已成终古不息的了……

但是，大家知道快要来的那个人，脚步声响了。

刚才，田野上有东西迸裂了。就象熄灭的木炭，突然劈啪

一声，放出一簇火星。是什么样的奥秘使这片原野在同一时刻发作了？树木遇上春天，花儿千朵万朵的开，怎么枪炮突然也有了春天？这条发光的洪流为什么一开始就满山遍野向我们涌上来？

我首先怪自己粗心大意。一切都给我砸了。平衡非常脆弱时，一眨眼、一举手都可破坏！登山者一声咳嗽，会引起雪崩。现在雪崩引起了，一切不可挽回。

这片蓝色沼泽地已经沉入黑夜，我们走在里面步子太重了。我们搅动了这潭死水，现在死水冲着我们浮起千万个金色水泡。

一群杂耍演员刚才进了场。一群杂耍演员先后向我们抛出千万颗炮弹。炮弹没有角度变化，起初显得是不动的，但是象技巧娴熟的杂耍演员慢送而不急抛的圆球，徐徐朝上升。我看到几颗发亮的眼泪在油光光的静空中向我滚来。杂耍演员玩出手时周围也这样屏息敛气。

机枪大炮一阵快速的连响，放出成百颗发磷光的大弹小弹，连续不断，象成串的念珠。千百串有弹性的念珠朝着我们方向延伸，拉得要绷断了，到了我们的高度爆炸开花。

事实上，那些没有打中我们的炮弹，从侧面看，切线上升时快得令人昏眩。眼泪变成了闪电。这时，我发现自己埋在黄如麦秆的弹道堆里。置身在长矛密林中央。受到流星般的千针万扎的威胁。整个原野跟我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我周围编织一个闪光的金线网罩。

啊！俯视地面时，我发现这些有高有低的发光水泡，象一片片雾悠悠往上飘。我发现这是一股挟着种子的慢旋风；脱落的麸皮就是这样飘的！但是我若平看，就成了一束束长矛！是

射击吗？不！我受到的是冷武器的进攻！我见到的是刀光剑影！我觉得……这不是危险的问题！我陷在珠光宝气中，眼睛也睁不开了！

“啊！”

我从座位上蹦起二十公分。飞机象给山羊角拱了一下。飞机要裂开了，要粉身碎骨了……但是不……但是不……我感到飞机还是听从使唤。这仅是无数次拱中的第一拱。可是我一点看不到爆炸。炮弹的硝烟肯定与深暗的土壤混同一色；我抬起头，望着。

这种情景看不到一线生机。

（二十一）

俯视地面时，我没有注意到云与我之间的空间在逐渐扩大。曳光弹放出麦子的光芒；我怎么会知道，曳光弹放到顶点，会射出一个个暗色物体，象打钉子一样？我发现这些物体堆积成令人晕眩的金字塔，如同一座浮冰向后面漂移，慢慢慢慢的。处在这样的位置，我觉得自己一动没动。

我知道这些金字塔刚筑成，就消耗尽了自己的能量。每团云絮只在百分之一秒的时间内握有生杀大权。但是它们趁我不知不觉把我围住了。它们的出现猛地压在我的后颈上，象一种可怕的谴责。

沉浊的爆炸声连续不断，被发动机的隆隆声盖没，更使我产生一种静得出奇的幻觉。我什么也感觉不到。等待的空虚在我内心扩大，仿佛人在踌躇不决的时候。

我想……我还是想："他们放得太高了！"仰起头看到一群苍鹰依依向后面飘荡。这些鹰舍我而去了。但还是没什么可希望的。

没有把我们打中的武器又在瞄准了。又在我们的高度上建筑铜墙铁壁。每门炮在几秒钟内，用炸药筑起一座金字塔，这塔一消失，立刻转移地点另筑一座。炮弹不是在追我们，是在包围我们。

"杜泰特，还差得多吗？"

"……再坚持三分钟就可结束……但是……"

"可能闯得过……"

"不行！"

这团灰黑影子，这群纵放在外的黑猎犬，来意不善。原野是蓝的。无边无际的蓝。海底一般的蓝。……

我可以盼望活上多久？十秒？二十秒？爆炸的震动不歇地摇晃我。近处的气浪打在飞机上，象岩石跌进了车厢。在此以后，飞机遍身发出一种几乎是悦耳的乐声。奇怪的叹息……但是有几下没有打中。听来却象几声霹雳。霹雳愈近，声音愈纯。有几声冲击纯得不能再纯，就是说弹片撞上我们机身了。兽群要杀一头牛，不是去撞翻它。而是用爪子笔直地插进肉里，也不撕拉。牛落在它们掌握之中。这样，机身就象肌体，上面留下累累伤痕。

"伤着了吗？"

"没有！"

"喂！机枪手，伤着了吗？"

"没有！"

这些值得大书特书的冲击不算什么。是在咚咚敲一个壳，擂一面鼓。虽不会打破我们的油箱，也可以剖开我们的肚子。但是肚子本身也只是一面鼓。身体，谁还管它？重要的不是身体……啊，这真出人意外！

对身体我有几句话要说。日常生活中，显而易见的事反而受到漠视。要暴露显而易见的事，必须某些情况紧急。必须这一阵阵火雨直喷，必须这一镞镞箭矢猛袭，总之，必须搭成了这座最后审判台。这时，人才懂。

穿衣时，我问自己："最后时刻会是什么样的？"生活总是否定我自己招来的魔影。这一次，真可说是一丝不挂走在路上，听任愚蠢的拳头乱打乱挥，甚至没有曲一曲肘臂去保护脸孔。

我确对我的皮肉做过一番试验。我想象试验是做在我的皮肉上。我采取的观点也必然是我肉体的观点。人对自己的肉体真是操心之至！多少次给它穿、洗、保养、刮胡子、喝水、吃饱。人把自己等同于这个家庭动物。人陪着它上理发店，看医生，受外科手术。人跟着它受苦。跟着它喊叫。跟着它爱。提到它时，总说这是我。而今一下子这个幻觉破灭了。人对身体并不关心！只把它归入奴仆一类的人物。只要脾气来了，爱情激动了，仇恨解不开了，这种所谓亲密关系宣告破裂。

你的儿子困在火里了？你就是要救他！没人拦得住你！你会烧着的！你悍然不顾。你这一身皮肉，谁要你就给谁当抵押。你发现你并不看重那么令你操心的东西。遇到障碍要用肩去顶，你舍得把肩压垮！你寓于你的行动中。你的行动，才是你。你不在其他地方！你的肉体是属于你的，然而不再代替你了。你要冲吗？没人能以肉体受威胁这条理由制止得了你。你是什么？是要置敌人于死地。你是什么？是要救儿子出险。你

转化了。你在转化中不感到失去什么。你的四肢呢？是工具。切切削削时，工具绷了，谁会在乎。你转化成为你敌人的死，你儿子的生，你病人的痊愈，你的发明创造——倘若你是科学家的话！大队的一位同志遭到重伤。嘉奖令说："那时他对他的观察员说：我完了。你走吧！抢救文件……"唯一重要的是抢救文件，或者抢救小孩，治愈病人，打死敌人，发明创造！你的意义照得人耀眼。这是你的责任、你的恨、你的爱、你的忠诚、你的发明创造。你身上找不出其他别的。

火不但把肉体，并把肉体的崇拜也撇到了一边。人再也不计较个人得失。唯一悬挂心头的是他的实质。倘若死了，他不是离去了，而是融合了。他不是失去自己，而是找到自己。这不是什么伦理学家的夙愿。这是常见的真理，每日的真理，只是给每日的幻觉密密层层遮住了。我穿飞行服，怕肉体吃苦而害怕，怎么能够想到我是为一些废话白操劳？要把这个肉体献出去时，大家——无一例外——才惊异地发现自己对肉体多么不在乎。当然，平时生活中，没有急事控制我，我的意义没有受到威胁时，我感到什么问题都不比我的肉体问题更重要。

我的肉体啊，我才看不起你呢。我已从你这里脱颖而出，我什么也不希望了，什么也不惦记了！我否认我在这秒钟以前的一切。那时想的不是我，那时害怕的不是我，是我的肉体。我总算拉拉扯扯把它领到了这里，在这里我发现它一点也不重要。

我的第一课是在十五岁时学到的。数天来，我的一位弟弟病势危殆。有一天清晨四点，他的护士叫醒我：

"您的兄弟请您去。"

"他不行啦？"

她没回答。我匆忙穿上衣，去找弟弟。

他对我说，声调跟平时一样：

“我要在死前跟你说几句话。我要死了。”

一阵痉挛使他全身抽搐，话也说不下去。发作时，他摇手表示“不”。我不懂这手势什么意思。我想弟弟不愿死。但是，一静止他就向我解释：

“你不要怕……我不难受。我不痛苦。我没法阻止自己这样做。这是我的身体。”

他的身体——这片异国土地，已分离了。

但是这位二十分钟后去世的弟弟要做得慎重其事。他迫切需要身后也能存在。对我说：“我要立一份遗嘱……”他脸红了，显然为自己做事象个成年人而自豪。如果他是大楼建筑师，会把大楼托付给我建造。如果他是个父亲，会把儿子托付给我抚养。如果他是军事飞机驾驶员，会把航程记录托付给我保管。但是他只是一个孩子。能托付的只是一台蒸汽机、一辆自行车和一把卡宾枪。

人不会死。人原来以为自己怕死，是因为人怕意外，怕爆炸，怕自己。死呢？不怕。遇到死的时候，死不存在了。弟弟对我说：“别忘了把这些都写下来……”当肉体瓦解时，本质显露了。人只是联系中的一个纽结。只有联系对人是重要的。

肉体——这匹老马，人会抛弃的。谁在死亡中还想到自己？那么一个人我还没见过呢……

“上尉？”

“什么？”

“不得了啦！”

“机枪手……”

“瞅……是的……”

“什么……”

我的问题在震动中跳过了。

“杜泰特！”

“……尉？”

“挨着了吗？”

“不。”

“机枪手……”

“是啊？”

“挨……”

我象撞上了一堵铜墙。我听到：

“啊！啦！啦！……”

我抬头看空中，测量乌云的距离。显然，我愈往横里看，黑色云絮愈象层层叠叠堆积一起。往直里看，好象没那么稠密。所以我发现这只黑色叶饰大皇冠正扣在我们额上。

臀部的肌肉威力惊人。我往脚蹬上一压，仿佛去推倒一堵墙。我把飞机往斜里抛。飞机突然滑向左边，发出格格的震颤声。皇冠溜在右边。我把皇冠从头上摇落了。我骗过了炮弹，它打在其他地方。我看见一团团无用的弹烟聚集一起。但是我还没用另半爿臀部做出相反的动作，皇冠已压在我头上。这是地上那些人摆正的。飞机吭吭几声，又滚到泥淖中。但是我全身再一次狠命压在脚蹬上。我把飞机往反方向盘旋，或者更确切说，往反方向侧滑（正确盘旋，没门！），皇冠往左面摇落。

继续玩吗？这种游戏是玩不久的！我徒然两脚大踩，炮火在前面洪水似的去了又来。皇冠又形成了。我肚子也感到震荡。若往下看，又看见慢得令人昏眩的水泡正朝我升上来。我

们还完整无缺，真不可思议。可是我发现自己是刀枪不近身的。我感到自己象个胜利者！我在每一秒中都是胜利者！

“挨着了吗？”

“没……”

他们没有挨着。他们是刀枪不近身的。他们是胜利者。我是一个胜利者机组的头儿……

从此，每声爆炸不象在威胁我们，是在磨练我们。每次，十分之一秒内，我想象我的飞机被炸得七零八落。但是，它始终听我使唤，我把它往上提，象勒马一样，紧紧拉住缰绳。那时，我心放松，并感到暗喜。我没有时间感到害怕，在我只是一声巨响引起我肌肉收缩，响声未了已经发出如释重负的唏嘘。我大约先是感到吃惊，接着是害怕，接着又是轻松。但不是那么回事！没有时间！我先是吃惊，接着是轻松。吃惊、轻松。少了害怕这一环节。我不是生活在等待下一秒钟的死亡中，我是生活在度过上一秒钟的重生中。我生活在一团喜气里。我生活在满路欢悦中。我开始感到一种意外的、妙不可言的乐趣。仿佛每一秒钟我的生命都会重生。仿佛每一秒钟我的生命会更敏感。我活着。我是活的。我还是活的。我永远是活的。我不是别的，我是生命的源泉。生命叫我陶醉了。有人说：“战斗的陶醉……”这是生命的陶醉！嗨！下面向我们开炮的人，知不知道他们是在锤炼我们？

滑油箱、汽油箱都破了。杜泰特说：“完了！往上飞吧！”又一次，我目测我与乌云的距离，我爬升了。又一次，我把飞机往左、然后往右倒飞。又一次，我向地面看一眼。那种景色我忘不了。满山遍野短短的火舌劈劈啪啪。肯定是快速炮。巨

大的蓝水池里不断浮起一串串水泡。阿拉斯的火焰发出深红色的光，象铁砧上的一块烙铁。阿拉斯的这团火焰靠着地下矿藏凝聚不动地烧着，人的汗水、人的发明、人的艺术、人的回忆和遗产，都集结在这束黑头发中，上升化为烟灰，随风飘去了。

我已经碰到最前面的几团烟雾。我们四周还有飞腾的金箭，从下面戳破乌云的肚子。云已经把我围住，最后一个景象就是通过最后一个洞看到的。有一秒钟，阿拉斯的火焰在我看来象是空旷深邃的殿堂中的一盏长明灯。用于祭祀，但是代价昂贵。到明天会把一切耗尽烧光。我把阿拉斯的火焰当作证据带走了。

“行了，杜泰特？”

“行了，我的上尉。二百四十。二十分钟后钻到云下。到了塞纳河上空再定方位……”

“行了，机枪手？”

“唦……是的……我的上尉……行了。”

“没吓坏吧？”

“嗽……不……是的。”

他说不清楚。他兴致很好。我想起加瓦勒的机枪手。一天夜里，在莱茵河上空，八十台探照灯把加瓦勒罩在罗网中。在他周围建起一座巨大的长方形教堂。这时炮弹纵横交叉。加瓦勒听到他的机枪手低声自言自语。（喉头送话器会泄露心事。）机枪手对自己在说知心话：“好哇！我的老弟……好哇！我的老弟……做老百姓哪儿去找这号事！”他兴致很好，这位机枪手。

我慢慢呼吸。胸膛吸得鼓鼓的。呼吸真是桩美事。有不少事我要明白了……但是我首先想到阿利亚斯。不。首先想到我

的农庄主。我要问他仪表的数目……哎！有什么法儿呢？我有了主意就是不肯放。一百零三。还有……油量表、油压表……油箱坏时，最好监视这些仪表！我监视它们。橡皮罩没事。这可是个了不起的改进啊！我还监视陀螺仪：这堆云可没法住人。带雷电的云。它狠狠摇我们。

"您认为可以下了吗？"

"十分钟……最好再等十分钟……"

我就再等十分钟吧。啊！是的，我刚才想的是阿利亚斯。他真打算再见我们吗？有一天我们迟了半个小时。半个小时，一般说来，是严重的……我跑去归队，他们正在吃饭。我推开门，跌倒在阿利亚斯旁边我的椅子上。恰在这个时刻，少校叉起一捆面条，往嘴里塞。可是他吓了一跳，唰的停住了，目瞪口呆地对着我。面条挂着，一动不动。

"啊！……好……见到你真高兴！"

他把面条放进嘴里。

按我的看法，少校有个严重缺点。他死乞白赖地要问飞行员搜集的情报。他对我也要问的。怀着可怕的耐心望着我，等待我向他口述第一手真实材料。他配备一张纸、一支钢笔，不让这份起死回生的仙露散落一点一滴。这使我想起我的青年时代："考生圣埃克苏佩里，您怎样求解伯努里① 方程式？"

"啾……"

伯努里……伯努里……我呆在那里，一动不动，在这样的目光盯视下，象一个昆虫身上穿了一根别针。

任务中搜集情报，这是杜泰特的事。杜泰特，他是从上往

---

① 伯努里（1700—1782），瑞士物理学家。

下直看的。看到许多东西。卡车、驳船、坦克、士兵、大炮、马、车站、停在站上的火车、车站长。我么，完全是斜看的。看到的是云、海、河流、高山、太阳。我看得非常粗略。我得到一个总的印象。

“您知道，我的少校，驾驶员……”

“别那么说，别那么说，东西总是看到一些吧。”

“我……啊！火灾！我看到了火灾。这，有意思……”

“不说这个。一切都烧了。别的呢？”

阿利亚斯的心为什么这么狠？

（二十二）

这次，他会问我吗？

我执行任务中带回来的东西，没法写在记事本上。我将象一名中学生“挂黑板”下不来了。我将显得很不幸，其实我不会不幸。不幸从此过去了……第一阵炮火发亮时，不幸已飞走了。若早一秒钟往回飞，我对自己还会一无所知。

我不会知道我心中产生的美好感情。我现在朝家里人走去。我是回家的心情。象一名主妇，跑完菜场，准备回家去了，默想做什么菜让家里人吃得高兴。拎了菜篮子左右晃动。不时翻开盖篮子的报纸：要买的都买了。一样也没忘。露一手叫他们吃惊，她笑了，多遛了一会。她向货架看一眼。

我也很乐意向货架看一眼，倘若杜泰特不逼我住进这座微白色的监狱。我会望着田野移动。说真的还是耐心一点吧，这里的风景是有毒的。一切都在搞鬼。就说这些外省的小城堡，

里面有一块有点好笑的草地，十二棵经过调理的树，在天真的少女看来象是个朴实无华的首饰盒，实际是战争的陷阱。飞得低，招来的不是友好的表示，而是炮弹的爆炸。

不管乌云的肚子，我还是从菜场回来了。少校的话颇有道理："你们到右边第一条路拐角，给我买几包火柴……"我心安了。火柴在我口袋里。或者说得更确切，在我的同事杜泰特的口袋里。看到的一切他怎么去回忆？这是他的事啰。我要想正经事。着陆以后，我们若不必为重新搬家混忙，我要向拉科代尔挑战，下棋赢他。他恨输棋。我也不爱。但是我会赢的。

拉科代尔昨天喝醉了。至少……有点儿；我不愿意阴损他。他是借酒消愁而醉的。他回来，忘了放起落架，着陆时机腹擦地。唉，阿利亚斯也在现场，神情忧郁地望着飞机，但是没有开口。老飞行员拉科代尔就象还在我眼前。他等待阿利亚斯责备。他盼望阿利亚斯责备。严厉的责备使他心里好受些。这顿脾气一发，可引起他发一顿脾气。反唇相讥时，也可解解恨。但是阿利亚斯只是摇头。阿利亚斯在想飞机；他才不想拉科代尔。这事故对少校只是一场无名的不幸，类似税务统计。只不过是最老资格的飞行员一时愚蠢和分心。现在不公正地犯在拉科代尔身上。除了今天这个差错外，拉科代尔在技术上无懈可击。所以阿利亚斯——他只对受害者感兴趣——自然而然地向拉科代尔本人询问他对损坏的意见。我感到拉科代尔闷在肚里的怒火又升了一级。你彬彬有礼地把手放在施刑者肩上，对他说："这个可怜的受刑人……嗯……他一定很难受……"人心活动变幻莫测。这只温柔的手想叫施刑者发善心，却使他暴跳如雷。他向受刑人恶毒地瞪一眼。只恨没有把他结果了事。

事情就是这样。我回自己的家去，第三十三联队第二大队是我的家。我理解家里的人。我不会看错拉科代尔，拉科代尔也不会看错我。我感情上毫不含糊觉得大家和衷共济："我们这些第三十三联队第二大队的人！"哎！在这里七零八落的材料组合一起了……

我想到加瓦勒和奥什台。我感到我与加瓦勒和奥什台和衷共济。我问自己，加瓦勒他从哪儿来的？他显出一种淳朴的农民本质。不由唤起我一个温馨的回忆，使我的心一下子充满芬芳。我们驻扎奥贡达时，加瓦勒和我一样住在一家农庄。

一天他对我说：

"女房东宰了一头猪。请咱们去吃烤肉肠。"

我们三个人：伊斯拉埃尔、加瓦勒和我，大嚼又黑又脆的美味肉肠。农妇给我们倒白葡萄酒。加瓦勒对我说："我买了这个送她，让她高兴高兴。应该签个名。"这是我写的一本书。我一点不感到窘。我高高兴兴签了名叫人高兴高兴。伊斯拉埃尔在装烟斗，加瓦勒在挠大腿，农妇显得很高兴接受了一本有作者签名的书。肉肠香气扑鼻。我喝了白葡萄酒有点醉了，不感到自己是个外人，尽管在一本书上签了名——以前我把这种事总看得有点可笑。我不感到自己没人理睬。尽管写了这本书，我不以作者，也不以旁观者自居。我不是从外界来的。伊斯拉埃尔亲切地望着我签名。加瓦勒不拘礼节地继续挠大腿。我从心底感激他们。这本书原可使我显得是个抽象的旁观者。可是，尽管写了这本书，我还是不以知识分子、不以见证人自居。我属于他们的。

见证人的工作一直使我讨厌。我算是什么，倘若我不身体力行？为了存在，我需要身体力行。我用同志的品质营养自

己。这种品质并不自知，因为它对本身是漠视的，这不是由于谦虚，加瓦勒从不自命不凡，伊斯拉埃尔也不。他们与自己的工作、职业、责任交织一起。与这块冒烟的肉肠交织一起。这些人内心充实令我陶醉。我可以默不作声。可以喝我的白葡萄酒。甚至可以在这本书上签名而不与他们疏隔。什么也破坏不了这种情谊。

我这样说不是在贬低聪明的步骤、意识的胜利。我钦佩明白事理的聪明，但是人还成什么呢，如果他缺少实体？如果他只是观察而不是本质？我在加瓦勒或伊斯拉埃尔身上就发现实体。在吉约梅身上也如此。

我从事写作可得到好处，比如说，可以享受这种自由：倘若第三十三联队第二大队的工作不称我心，我可以退出去找其他事做；这样的好处我怀着骇怕的心情去谴责。这不过是不思存在的自由。凡义务都使人得到成长。

在法国，我们差点给没有实体的聪明坑害了。加瓦勒是存在的。他爱，他恨，他追求快乐，他发牢骚。他与外界息息相关。如同我在他对面品味这种香脆的肉肠，我也品味使我们大家融为一体的工作义务。我爱第三十三联队第二大队。我不是作为发现了美景的欣赏者来爱的。我不在乎美景。我爱第三十三联队第二大队，因为我是其中一分子，因为它营养我，因为我也营养它。

现在我从阿拉斯回来了，比从前更属于我的大队。我与它多了一道联系。内心加强了和衷共济的感情，这感情要在静默中品味。伊斯拉埃尔和加瓦勒经历的风险，可能比我更艰苦。伊斯拉埃尔已不在人世。但是，今天这次散步，我也应该回不来的。它使我更有权利坐上他们的桌子，跟他们一样默不出声。得

到这份权利要付极大的代价。但是，这是“存在”的权利，确也值这么大的代价。这说明为什么我在书上签名不感到窘……它不损害什么。

可是，等会儿少校问我，我结结巴巴说不上来，我想到脸红。我为自己难为情。少校想我这人有点儿蠢。如果说书上签名这类事不使我窘，这是因为我即使写出一个图书馆的书，这样的能力也救不了我到时候难为情。难为情不是我要玩的一种游戏。我不是那种怀疑论者，苦心孤诣去迁就某个催人泪下的做法。我不是那种城里人，在假期装扮成农民。我在阿拉斯上空再一次为我的诚意寻求证据。我把我的肉体投入这场历险。我的整个肉体。我存心把它输掉的。我献出我能献出的一切，遵守这些游戏规则。目的使这些游戏规则不成其为游戏规则。我获得了等会儿少校问我我发呆的权利。也就是身体力行的权利。与人联系的权利。心灵相通的权利。收受与奉献的权利。超越自己的权利。达到内心充实的权利。体验我在同志身上体验到的爱的权利——这种爱不是受自外界的一种冲动，不要求表露于外——从不——除了有时在告别宴会上。那时，你有点醉了，乘着酒兴向同席的人弯下身去，象果枝太沉的树向一边倾斜。我对大队的爱不需要表露。它是千丝万缕织成的。它就是我的实体。我属于大队。这便是一切。

我想到大队，不能不想到奥什台。我可以说一说他在战争中的勇气，但是我会感到自己可笑。这不是勇气问题：奥什台把全部身心献给战争。可能比我们大家都做得好。奥什台自始至终处于这种状况，使我难于望其项背。我穿衣时骂娘，他不骂娘。奥什台到了我们要去的地方。我愿意去的地方。

奥什台是一位老士官，最近提升为少尉。当然，他的文化

程度不高。不会清楚表达自己思想。但他是个扎实的人，品格完整的人。对奥什台，责任这个词不含任何多余的意义。大家都愿意象奥什台承担责任那样去承担责任。对照奥什台，我责备自己出力不多，粗心大意，偷懒，尤其不该到时候冒出种种怀疑主义思想。这不是美德的标志，而是人所共知的嫉妒的标志。我愿意象奥什台存在那样存在。一棵树根正干直，美。奥什台始终不渝，也美。奥什台不会叫人失望。

奥什台的战斗任务，恕我一句不说。他自愿吗？我们这些人执行一切任务都是自愿的。这是模模糊糊地需要信任自己。这时人可微微超越自己。奥什台自然是自愿的。他"就是"这场战争。这件事那么自然，以致若要牺牲一个机组，少校马上想到奥什台："您说吧，奥什台……"奥什台在战争中就象修士在宗教中，都是修炼。他为什么战斗？他为自己战斗。奥什台融合在某种需要拯救、也具有自身意义的实体中。在这个阶段，生与死也有点难分难解。奥什台已经溶化了。他不怕死，可能自己并不知道。延续，使延续……对奥什台来说，死亡与生存融合为一体。

当初他令我迷惑不解的是他的焦虑，当加瓦勒想向他借用怀表测量地面速度时。

"我的中尉……不……叫我挺为难。"

"你真傻！借十分钟做个调整！"

"我的中尉……中队仓库里有一个。"

"是的。但是六星期来它停在两点零七分下不来了！"

"我的中尉……表这东西是不能借的……我的表，我没有义务借……您不能这样要求！"

军事纪律和等级制度可以要求一位奥什台，尽管他刚从一

团火焰中摔下来，奇迹似的没有损伤，立即再坐上另一架飞机，去执行另一项出生入死的任务……但是没法要求他把一只精致的表交给一只不知爱惜的手；这只表化了他三个月饷银，每晚他怀着一种母爱给它上弦。看到这些人双手乱舞，可以猜到他们对表一点不懂。

当胜利者奥什台争回了自己的权利，把表揣在胸前，离开中队办公室，余怒未消，我真想拥抱奥什台。我发现了奥什台珍爱的宝藏。他会为自己的表斗争。他的表就存在。他会为自己的国家去死。他的国家就存在。跟他们连在一起，奥什台就存在。他与世界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所以我爱奥什台，而不用对他这么说。平生最好的朋友吉约梅在飞行中死的，我失去他后避免去谈他。我们飞行在同样的航线上，参加过同样的开拓工作。我们属于同样的实体。我感到自己随同他有点儿死了。我把吉约梅看成我在沉默中的同伴。我属于吉约梅。

我属于吉约梅，我属于加瓦勒，我属于奥什台。我属于第三十三联队第二大队。我属于我的国家。大队的人都属于这个国家……

（二十三）

我变多了！这些天，阿利亚斯少校，我悲哀。这些天，入侵的坦克长驱直入，敢死队任务使第三十三联队第二大队二十三个机组牺牲了十七个。我觉得我们——您是第一个——为了群众场面的需要在接受扮演死亡的角色。啊！阿利亚斯少校，我

悲哀，我错了！

对一个精神实质模糊不清的责任，我们——您是第一个——死抠其中的一字一句。您从本能上推着我们不是去胜利——这是不可能的——是去成长。您跟我们一样知道，得到的情报没有谁可以交。但是您在拯救一些仪式，其力量是隐蔽的。您一本正经问我们坦克屯留地、驳船、卡车、车站、车站里的火车，仿佛我们的汇报能派用场。我甚至看您怀有恶意，叫人恼火：

"怎么会呢！怎么会呢！从驾驶座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可是，您说得也有道理，阿利亚斯少校。

飞机下的这群人，我就是在阿拉斯上空打入报告的。我只与我效过力的人连在一起。我只对我接近的人有了解。泉水滋润我的根苗时，我才存在。我属于这群人。这群人属于我。现在我从乌云中钻出来，以每小时五百三十公里速度，从二百米高度，在黄昏中接近他们，象一个牧羊人，眼睛一扫，把羊群点过数，赶拢来，合成一个集体。这群人不再是一群人，他们是人民。我怎么会没有希望呢？

尽管失败使人消沉没落，我心中却象领受圣事出来，感到这种庄严持久的喜悦。我沉浸在支离破碎中，可是我象个胜利者。哪个执行任务回来的同志不感到自己是个胜利者？贝尼珂上尉跟我谈到今天上午的飞行："我看出这些自动武器中有一支瞄得很准，拨转机头朝它全速擦地笔直冲过去，开上一梭子机枪，把这团红光一下子扑灭，象风扫残烛。十分之一秒钟后，我呼隆隆向敌军炮台扑去……象飞机炸了似的！那群炮兵给我冲得到处乱窜，地上打滚。我象玩上了九柱戏。"贝尼珂笑了。贝尼珂豪迈地笑了。贝尼珂，胜利的上尉！

我知道任务使加瓦勒的这位机枪手也面貌一新，他在夜里闯进了八十台探照灯组成的集交火束，象参加军人的婚礼，在剑的夹道中钻了过去。

“您可以飞九十四。”

杜泰特在塞纳河上空定了位。我朝一百米高度下降。大地以每小时五百三十公里速度，推着种上小麦、苜蓿的长方形田野，还有三角形森林，朝着我们过来。我瞧着我的艏柱不知疲劳地把平静的镜面纷纷震碎，感到一种奇怪的生理乐趣。塞纳河出现在我面前。我横越时，塞纳河往后躲，象在旋转。这个动作使我快乐，象在跳轻柔的芭蕾舞步。我稳稳坐着。我是飞机的主人。油箱经住了。我要与贝尼珂打扑克，赢他一杯酒，然后下象棋击败拉科代尔。我是胜利者的时候，就是这个样。

“我的上尉……他们打炮了……我们飞入了禁区①……”

是他计算的航线。要挨骂轮不着我。

“炮火猛吗？”

“他们拼命的打……”

“我们回去？”

“喔！不……”

声调是饱经风霜的人的声调。我们见识过洪水。防空炮火对我们只是一场春雨。

“杜泰特……要知道……在家门口叫人打下来才叫傻呢！”

“……什么也打不下来的……是给他们锻炼。”

---

① 1940年6月22日，法国政府与德国政府签订停战协定。后把法国本土划分为若干区域，有“自由”区（归法国维希政府管辖）、德国占领区、意大利占领区、禁区等。

杜泰特悲哀了。

我不悲哀。我幸福。我要跟自己家里的人说话。

“敞……是的……炮打得象个……”

噢，这个人还活着！我注意到我的机枪手从不自发地表明自己的存在。他把整个历险消化了，不感到需要与人交流思想。除了炮火最猛烈时发出“喔！啦！啦！”的声音。无论如何，这不是在翻箱倒柜说心里话。

但是，现在他的专业用上了：机枪。专家谈到自己的专业时，就口无遮栏。

我没法不把这两个领域进行对比。飞机领域和土地领域。我刚才挟着杜泰特和我的机枪手超过允许限度。我们看到法国熊熊燃烧。看到海洋闪闪发光。我们在高空中老了。俯身望着一片遥远的土地，象望着博物馆的玻璃柜。在阳光中跟敌人歼击机灰尘作游戏。然后我们又往下飞。朝火灾扑去。我们牺牲了一切。这时，我们对自身的了解比沉思十年学到的还多。我们最后走出这座修道院，确也过了十年。

此刻，在往阿拉斯飞时越过的这条公路上，我们可能又会遇到这群队伍，他们至多前进了五百米。

他们把一辆抛锚的汽车推到沟里的时间，替换一只轮胎的时间，为了等待岔路口清理漂流物而坐着不动，手指在方向盘上轻轻弹的时间，我们已经回到了机场。

我们跨过整个失败局面。我们象这些香客，他们历尽艰辛，但不以沙漠为苦，因为他们精神上已经进入了圣城。

逐渐下降的黑夜将把零乱的人群赶进痛苦的栅栏。人挤在

一块。他们朝着什么喊叫呢？而我们，朝着同志奔去，我觉得我们匆匆忙忙在赶一个节日。比如一间简陋的小屋，远远的灯光闪烁，会使最严酷的冬夜变成一个圣诞夜。我们到了那里，会受到欢迎。我们到了那里，会通过晚餐的面包达到感情相通。

今天，经历的事够多的了；我幸福和疲劳。我将把一架弹孔装点的飞机交给机械师去管。我将脱下沉重的飞行服，天太晚了，不能跟贝尼珂赌酒喝了，还是老老实实坐在同志中间吃晚饭……

我们迟到了。迟到的同志有的不会回来了。他们迟到了吗？太晚了。也无可奈何了！黑夜把他们翻在永恒中。晚饭时刻，大队计算死者人数。

死者在记忆中愈长愈美。人们总看到他们最悦目的笑容停留脸上。我们沾不上这份光了。我们将象邪恶的天使、非法的猎人偷偷摸摸出现。少校一口面包又会咽不下去。他望着我们。可能会说："啊！……你们回来了……"同志们不说话。他们几乎不看一眼。

我从前对大人的敬意不多。我错了。人是不会老的。阿利亚斯少校！人回来时也可以是纯洁的："你来了，你是属于我们的……"腼腆使人沉默。

阿利亚斯少校，阿利亚斯少校……你们之间的种种情谊我体验到了，象盲人体验到火。盲人坐下，伸出双手，他不知道他的欢乐从哪个方向来的。我们完成任务回来，准备接受一种滋味陌生的报答；这种报答说穿了就是爱。

我们认不出这就是爱。我们平时想到的爱，充满骚乱和激情。但是这里谈的是真正的爱：使人成长的千丝万缕的联系。

（二十四）

我问过农庄主仪表的数目。农庄主回答我："你那玩意儿里的东西我一点不懂。仪表准是少了几件——至少那些可让我们打赢仗的仪表少了……您跟我们一起用饭吗？"

"我用过了。"

但是他强迫我坐在侄女和女主人中间：

"你，侄女儿，往那边靠靠……给上尉让个位子。"

我发现我不仅与同志们连在一起。通过他们还与全国人连在一起。爱，一旦发芽，根须便会无尽地蔓延。

我的农庄主在静默中分面包。白天的操劳使他神情肃穆，气质高贵。他从事这项分配工作，象主持仪式似的，可能是最后一次了。

我想起四周的田野，生产了这个面包的原料。敌人明天要占领田野。武装人员的纷扰是看不到的！地球很大。占领，在这里，可能只表现在无垠乡野中一个孤独的哨兵，田埂上一颗灰点子。表面什么也没有变化。但是，关于人的事，一个标志可使一切改观。

吹过庄稼地的风与吹过海面的风，始终相象。但是吹过庄稼地的风在我们看来更加强劲有力，是因为它席卷时是在巡视一份祖业。它保证未来。它是对妻子的抚摩，头发上的轻拍。

麦子，明天会变了样。麦子不只是肉体养料。抚育人绝不同于喂养牲口。面包的作用数不胜数！由于一起分享面包，我们体会到面包是建立人类大家庭的一个工具。由于靠额上汗水

赚到面包，我们体会到面包是劳动的伟大形象。由于贫困时用面包赈济，我们体会到面包是怜悯的主要媒介。分享的面包的滋味无物可以比拟。而今，这块麦田生产的精神面包，也即这个粮食的精神力量，处境危险。我的农庄主明天分面包时，可能不是在主持同样的家庭宗教仪式。面包，可能在明天，不会在眼睛里燃起同样的光。有的面包象油灯的油。油会变成光的。

我看侄女，她很美，我对自己说：面包在她身上变成忧郁雅致。变成腼腆。变成静娴。可是同样的面包，只要麦海边岸出现一颗灰点子，明天就是点燃同样的灯，也恐怕发不出同样的光。面包的本质力量变了。

我进行斗争是为了保持光的质量，更先于拯救肉体养料。我进行斗争是为了一种特殊的光照，可使国内家家户户的面包改观。这位神秘少女身上，首先令我感动的是那种神态。我说不上一张脸上的线条是怎样连接的。这就象看书不是看书页，而是看书页中洋溢的诗意。

她感到有人瞧着自己。朝我抬起眼睛。好象向我笑了一笑……仿佛易碎的水波上吹过一阵清风。这表情使我惶惑。我感到属于这里——不属于他处——的特殊灵魂神秘地出现了。我体验到一种和平，我要说："这是静默王国的和平……"

我看到麦子的光亮了。

侄女的脸又变得光洁无纹，表情莫测。女主人叹口气，向四周望一下，没说话。农庄主默想未来的日子，知趣地一声不出。各人的静默中都有一种内心的财富，象一座村庄的祖产——同样受到威胁。

一个奇怪的道理，使我觉得自己要对这些看不见的宝藏负责。我离开我的农庄。我慢慢走。带着这份责任，虽沉重，但更亲密，象怀里睡着一个孩子。

我答应要跟我的村庄进行这次对话。但是我没有 话 要说。几小时前，焦虑的情绪平静时，我想起了树，现在我就象树上结的果子。我感到自己与家里的人连接一起，很自然地。我属于他们，就象他们属于我。当我的农庄主分面包时，他什么都没有给。他在分享，在交换。同样的麦子在我们体内流转。农庄主没有贫困。而是富裕了，因为面包由大家分享，他吃了更有营养。我今天下午起飞为那些人执行军事任务，我也什么没有给他们。我们大队的人也什么没有给他们。我们是他们战争牺牲的一部分。我理解奥什台参战为什么不发豪言壮语，只象一名村里打铁的铁匠。“您是谁?”——“我是村里 的 铁匠。”铁匠工作得很幸福。

如果说此刻他们失望而我希望，我跟他们也没有不同。我不过是他们希望的一部分。当然，我们已经输了。一切都在未定之天。一切都在崩溃。但是我依然感到胜利者的平静。这话不是矛盾吗？我才看不起话呢。我象贝尼珂、奥什台、阿利亚斯、加瓦勒。我们找不出语言说明我们胜利的感情。但是我们感到自己是负责的。没有人能够同时感到负责和失望。

失败……胜利……我不擅于运用这些公式。有的胜利令人振奋，也有的胜利令人堕落。有的失败令人毁灭，也有的失败令人清醒。生命不是以状态、而是以步骤来表明的。我唯一不表怀疑的胜利是孕育在种子繁殖力里的胜利。种子埋进了广阔的黑色沃土，已经可算是胜利的种子。但是看它茁壮成长为麦子，则需借以时日。

今天早晨，还只是一支溃败的部队、一群流散的人。但是一群流散的人若有一个思想集结他们，就不会再流散。工地上若有一个人，即使单枪匹马，想到建造教堂，工地的石头四处分散也仅是表面现象而已。零星的泥块沾上一粒种子，我就不用为它担心。种子会破土而出，成为栋梁之材。

谁进入沉思，会变成种子。谁发现一条明白的事理，会拉每人的袖子指给他看。谁有创造发明，会立刻宣讲。我不知道奥什台这样的人怎样表心意或行动。但是这我不在乎。他默默的信念会在周围扩散。我更看清各种胜利的共同原则：谁只想在建成的教堂内谋求做一个圣器保管人或椅子出租者，已是一个失败者。但是谁心中有建造教堂的宏图，已是一个胜利者。胜利是爱的果实。爱才认得清要塑造的面目。爱才催人朝那个面目走去。聪明为爱服务才有价值。

雕塑家心里掂着他的作品；他若不知道怎样去雕塑，这不重要。捏了又捏，错了又错，矛盾了又矛盾，他通过粘泥直向他的创造走去。聪明和判断都不是创造者。雕塑家只有技巧与聪明，他的双手便缺乏天才。

我们对聪明作用的误解由来已久。我们忽视了人的实体。以为卑劣的灵魂靠了手段巧妙，也能完成高尚的事业，八面玲珑的自私自利也能鼓动牺牲精神，干枯的心通过巧言厉色也能建立友谊或爱。我们忽视了本质。雪松的种子长成的总是雪松。荆棘的种子长成的只会是荆棘。从今以后，我判断一个人，决不根据他为自己的决定而作的申辩。言辞的保证犹如行动的方向，太容易令人上当。往家走的人，我不知道他去吵架还是去爱。我要问自己的是："他是什么样的人？"那时我才知道他倾向于做什么，会到哪里去。归根结蒂，人总是往他倾向的方

向走的。

阳光照射到的根芽，总会在地面的乱石堆里找到自己的道路。纯粹的逻辑学家若没有阳光照引，会淹死在纷乱的问题中。我不会忘记敌人本身给我的教育。装甲队应该选哪个方向去封锁敌人的后方？他回答不出。应该是什么样的装甲队？这个装甲队——既然遇到的是堤坝——应该有海的力量。

应该做什么？做这个。或做相反的事。或做其他的事。对未来的事用不上决定论的。应该是什么？这才是主要的问题，因为只有智慧才会使聪明受胎。使它孕育未来的作品。聪明则可使作品呱呱落地。要造出第一艘船，人该做什么？这个公式太复杂了。归根结蒂，通过千万次反复的摸索船才会问世。但是这个人应该是什么样的人？这里，我在探索创造的根本。他应该是个商人或士兵，因为那时，有必要，出于对遥远土地的爱，他鼓动有技术的人，招募做工的人，有朝一日，把他的船抛出去！要整座森林飞腾，应该做什么？啊！这太难了……应该是什么？应该是冲天的火！

我们明天将进入黑夜。白天重临时，希望我的国家依然存在！要救它应该做什么？如何提出一个简单的办法呢？必须做的事又是彼此矛盾的。重要的是拯救精神遗产，没有精神遗产，民族出不了天才。重要的是拯救民族，没有民族，精神遗产要湮没。逻辑学家缺乏一种语言去兼顾这两种拯救，不免要牺牲灵魂或牺牲肉体。但是我不理会逻辑学家。我要的是白天重临时，我的国家——在灵魂上和肉体上——依然存在。为了依照我的国家的利益行动，我应该每一时刻，怀着我全部的爱，朝着这个方向压。海往一个方向压，不会找不到水道。

我不可能对复兴存丝毫的怀疑。我更理解我的盲人找火的

故事。盲人若朝火走去，这是他内心需要火。火已经支配他的行动。盲人若去找火，可以说火已找到了。同样，雕塑家若去捏粘土，他已胸有成竹。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感到我们联系的温暖，这说明我们已经是胜利者。

我们对自己的大家庭深有感触。号召别人加入，我们当然要把这点说出来。这要在觉悟和语言上作出努力。但是，为了不使实体受损，我们也不应该跌入权宜的逻辑、哄吓诈骗、论战空谈的陷阱。我们必须首先不否认我们所属的一切。

所以，我执行阿拉斯任务回来，仿佛受了启示，在乡村的静夜里，靠在一堵墙上，开始给自己确定几条终生不背离的简单规则。

因为我属于他们的，我决不否认他们是自己人，不论他们做什么。我决不煽动别人攻击他们。若有可能为他们辩护，我为他们辩护。他们若使我蒙受耻辱，我把耻辱埋在心里，一声不出。不管我对他们有什么想法，我决不去做原告的证人。做丈夫的不会挨家挨户，亲口告诉邻居他的妻子是个荡妇，这样做不能挽回自己的名声。因为妻子是他家的人。他不能自命清高攻击她。回到家，他有权利表示愤怒。

因而，凡有失败我决不自卸责任——失败虽经常使我抬不起头。我属于法国。法国造就了雷诺阿、帕斯卡、巴斯德、吉约梅、奥什台这样的人。法国也培育了无能者、政客和骗子。但是我只承认与前者、而否认与后者的亲属关系，未免太轻松了吧。

失败造成分裂。失败会打败一切可以不败的东西。并会有死

亡的威胁；我不去加深这些分裂，把灾难的责任推在想法与我不同的人身上。这种没有法官的官司一无可取。我们大家都是失败者。我失败了。奥什台失败了。奥什台不把失败推在其他人身上。他对自己说："我，奥什台，我属于法国，我做了弱者。奥什台的法国做了弱者。我通过它做了弱者，它通过我做了弱者。"奥什台知道，他若与自己人不沾边，他只是在捧自己。从而，他不再是某一家、某一家族、某一大队、某一国家的奥什台。他只是一片荒漠中的奥什台。

我若接受我家的屈辱，我可以对我家做一番工作。它属于我的，就象我属于它的。但是，我若拒绝屈辱，家会离我而去，我可以做个光荣的孤家寡人，然而比死人还无用。

为了存在，首先要承担责任。才几小时前，我还看不见。我悲哀。但是现在，我看清了。自从觉得自己属于法国后，我拒绝埋怨其他法国人，同样我也不以为法国可以埋怨世界。每人对人人负责。法国对世界负责。法国原可向世界提出世界团结的共同尺度。法国原可作为世界的拱顶石。假使法国保持了法国的风貌、法国的光辉，全世界可通过法国成为抵抗力量。我今后否认我对世界的指责。如果世界缺少灵魂，法国不就有责任去充当灵魂。

法国原可号召别人。第三十三联队第二大队接连作为志愿军参加了挪威战争、芬兰战争。挪威和芬兰对我们的士兵与士官代表什么？我总觉得他们模模糊糊接受死，象去参加什么圣诞节庆。拯救世上的这种风貌，仿佛值得他们牺牲自己的生命。倘若我们那时是世界的圣诞节，世界会通过我们得到拯救。

世界人类精神大家庭并不倾向我们。但是，我们建成这个大家庭，就可拯救世界与我们自己。我们没有完成这项任务。每人对人人负责。每人单独负责。每人单独对人人负责。我第一次懂得了宗教的一个神秘，我自认我所从属的这个文明就是从宗教来的："承担人的一切罪恶……"，每人承担一切人的一切罪恶。

（二十五）

谁说这是一种弱者的学说？承担一切的人是领袖。他说，我给打败了。他不说：我的士兵给打败了。真正的人是这样说话的。奥什台会说，责任在我。

我理解屈辱的意义。屈辱不是贬低自己。屈辱是行动的原则。我欲宽恕自己，若把自己的不幸归咎于命运，我在向命运投降。若把自己的不幸归咎于众叛亲离，我在向众叛亲离投降。但是，我若承担错误的罪责，我是在行使做人的权力。我能对我所属的东西有所行动。我是人类大家庭的一名成员。

我心中有一个人，我把他打倒才可使自己成长。必须经过这个艰苦历程，我多少辨清我心中要打倒的那个人和要成长的那个人。我不知心中要出现的这个人到底什么形象，但是我对自己说，个人只是一条道路。借这条路走向人的境界，这是唯一重要的。

论战中的种种真理再也不能令我满足。责备个人有什么用。他们只是道路和途径。我的机枪上冻，我不再说是官员的

疏忽；友邦人民不来援助，我不再说是他们自私自利。失败当然通过个人的失责表现的。但是，塑造人的是文明。我若认为自己的这个文明是由于个人的缺陷而受到威胁，我有权利问自己，为什么这个文明塑造的不是另一种人。

一个文明如同一门宗教，埋怨信徒的怠惰也就是控诉自己无能。它应该鼓动他们的热情。埋怨非信徒的憎恨，也是如此。它应该感召他们。然而，我的文明从前经历了考验，激励了使徒，推翻了暴君，解放了受奴役的各国人民，今天却再也不会激励和感召。我若想找出我失败的种种原因的总根子，我若有复活的雄心，我首先应该找回我失去的热忱。

因为，文明说来也象麦子。麦子养活人，人又留下麦种拯救麦子。麦种的保存象祖业，一代接着一代，受到尊敬。

光知道盼望长什么样的麦子对我是不够的。我若要拯救某一类人——及其能力——必须同时拯救培育这类人的原则。

我保留了我认为是自己的这个文明的形象，却失去了传递这个文明的规则。我今晚发现我以前使用的词句接触不到事情的根本。我以前宣扬民主，没有察觉我在人的品质与命运上说的不是一整套规则，而是一连串祝愿。我祝愿人相亲相爱、自由和幸福。当然啰。谁会不同意？我知道摆道理说明人必须"怎样"——却不会说明人必须是"什么样"。

我说到人类大家庭，词义不明。我影射了那种气候，仿佛气候不算是某种具体社会结构的产物。我象在提起一条天然的事理。天然的事理是不存在的。法西斯队伍、奴隶市场也都产生于人类大家庭。

这个人类大家庭，我以前没有作为建设者住在里面。我托庇于它的和平、容忍和福利，我对它毫不了解，只知住在里

面，住在里面象个圣器保管人或椅子出租者。因而也象个寄生虫。因而也象个失败者。

如同船上的旅客。他们乘在船上，从不给船做什么。他们关在客厅里——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场合——进行他们的赌博。他们不知道船的肋骨不停地承受海水的重压。倘若风暴打得船粉身碎骨，他们有什么权利指责？

倘若各人一蹶不振，倘若我给打败了，我去指责什么？

确有一个共同尺度，衡量我愿我的文明的人具有的品质。确有一块拱顶石，支持他们应该建立的具体大家庭。确有一条原则，从前的一切赖以长根壮干，抽枝结实。那是什么呢？那是埋在人的沃土中强有力的种子。唯有它能使我成为胜利者。

我在村上这奇异的一夜里，好象懂得了许多事情。静也是静得与众不同。轻微的响声象钟声，充满整个空间。没有东西对我是陌生的。牲畜的呻吟、远处的呼唤、关门的声音，一切象在我心中穿过。一种即将消逝的感情，我应该赶快领悟其意义……

我对自己说："这是阿拉斯的炮火……"炮火打穿了一层外壳。整个白天，我无疑是在脱胎换骨。只是进行的时候嘟嘟囔囔。是呀，嘟嘟囔囔的是那个个人。但是，出现了人。他代替了我，如此而已。他望着流离四散的人群，看到了人民。他的人民。人，是人民与我的共同尺度。所以，我朝大队奔去时，象奔向一堆大火。人通过我的眼睛在看——人，是同志们的共同尺度。

这是一个征兆吗？我几乎相信起征兆来了……今晚，一切

都叫我心领神会。任何声响我听来都象是一个信息，又清楚又模糊。我倾听一个平静的步声响彻黑夜：

“嗨！你好，上尉……”

“你好！”

我不认识他。我们这声招呼，象两艘船对遇时船伕的一声“哨唷”。

又一次，我感到一种神奇的亲属感情。今晚，在我身旁的人，不停地清点自己的亲人。人，是人民和民族的共同尺度。

那一位他回家来，怀着他一份操心、想法与意象。搂着自己的货物，秘而不宣。我可以上去跟他讲话。我们可以在白色乡村路上交换一些回忆。象岛上回来的商贩，见了面交换宝贝。

在我的文明中，不同于我的人不会损害 ，只会丰富我。我们的团结局于我们之上，是为人建立的。在第三十三联队二大队，晚间讨论不会危害、只会加深我们的友谊，因为没有人希望听到自己的回声，瞧着镜子里的自己。

法国的法国人和挪威的挪威人同样也是为人而走到一起的。人使他们团结，同时又促进他们的不同习俗，而不引起抵触。树也是这样表达自己的思想，它长出的枝条，与根不是同样面貌。因而，倘若那里的人爱写雪的故事，荷兰人爱种郁金香，西班牙人爱跳即兴的佛拉芒戈舞，我们大家都在人面前得到丰富。可能这说明为什么我们大队的人愿意为挪威而战……

现在，我好似经过长途跋涉，到了朝圣的目的地。我没有发现什么，但象梦中醒来，只是又看见了自己没望着的东西。

我的文明是通过个人建立对人的崇拜。几世纪来，我的文明追求的就是要指出什么是人，就象它教导我们要辨清石头与教堂。它宣扬的是人比个人重要。

因为我的文明中，人不是以人作为标准。而是人以人作为标准。在人之中，象在任何本质之中，有些东西不是构成它的物体所能解释的。一座教堂与一堆石头毕竟不可同日而语。教堂中有几何学和建筑学。这不是由石头来确定教堂的特性，而是教堂以其本身的意义丰富了这些石头。这些石头成了教堂的石头而有了风光。五花八门的石头都服务于教堂的统一。甚至龇牙咧嘴的兽形排水管也被教堂吸收了，组成它的赞歌。

但是，渐渐地，我忘了自己的真理。我一度相信人概括了人，好象石头建筑概括了石头。我混淆了教堂与石头堆，渐渐地，遗产湮没无闻了。应该恢复人。人是我的文化的精华。是我的大家庭的钥匙。是我的胜利的原则。

（二十六）

强迫各人服从固定的规则，在这个基础上建立社会秩序，这是容易的。一个俯首忍受主人或古兰经约束的盲人，摆布他也是容易的。但是，成功要高尚得多，它要解放人，又要使人懂得自持。

但是，什么是解放？我把一个毫无感受的人解放到一片荒漠中去，他的自由意味什么？要走向某个地方去的“某个人”才谈得上自由。解放这个人，也就是教他什么是渴，向他指出水井的道路。那时，才向他提出步骤，这些步骤就不是没有意

义的了。如果不存在重力，解放一块石头是没有意义的，因为，石头就是自由，也哪儿都去不了。

我的文明追求的是：超越个人，在对人的崇拜上建立人与人的关系，目的使各人的行为不论对己还是对人，不是盲目遵从清规戒律，而是自由行使爱的权利。

重力的道路是看不见的，可解放石头。爱的斜坡是看不见的，可解放人。我的文明追求的是：每人都成为同一位王子的使节。它把个人看作是道路或使命，去达到更高一层境界。个人有上升的自由，它则给他指出磁引的方向。

我了解这种重力场的起源。几世纪来，我的文明通过人去景仰上帝。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大家尊重人心中的上帝。人在上帝面前是兄弟。上帝的这种反映赋予每人一种不可剥夺的尊严。人与上帝的各种关系，显然建立了各人对自己和对他人所负的各种义务。

我的文明是基督精神价值的继承人。我将对教堂的构造进行思索，以便更好理解它的建筑。

景仰上帝是建立人的平等，因为上帝面前人是平等的。这种平等关系有一个明确的意义。因为大家只能在某个事物面前实现平等。士兵和军官在国家面前是平等的。若不在某个事物面前去求这种平等，平等只落得是一句空话。

我很明白，这种平等——各人对上帝的权利的平等——为什么不允许限制个人的上升；上帝能够决定把他作为道路。但是，因为上帝"对"各人的权利也是平等的，我明白为什么各人——不管是谁——都要承担同样的责任，对法则表示同样的尊重。表达上帝的宗旨时，他们的权利是平等的。为上帝服务时，他们的义务是平等的。

我明白，为什么在上帝面前建立的平等不会引起矛盾与混乱。不确立共同尺度，蛊惑人心的宣传乘虚而入，平等原则会蜕化为同等原则。那时，士兵会拒绝向军官行礼，因为士兵向军官行礼，变成为向个人而不是向国家致敬了。

我的文明承袭了上帝，使人在人面前平等。

我明白人与人相互尊敬的起源。大学者向司炉工本人表示尊敬，因为他通过司炉工尊敬的是上帝——司炉工也是上帝的使节。不论这一个如何优秀，另一个如何平庸，谁也不能试图把另一个沦为奴隶。使节是不可侮辱的。但是对人的这种尊敬不是去俯就各人的平庸、愚蠢或无知，既然首先尊敬的是上帝使节这个身份。因而，上帝的爱建立了人与人之间的高尚关系，遇到事情都要超越各人的身份，而以使节身份去处理。

我的文明承袭了上帝，通过各人建立人与人的尊敬。

我明白博爱的根源。人在上帝面前是兄弟，人只能在某种事物面前是兄弟。不存在串联他们的纽结，人是并列的，不是相连的。人不可能是纯粹的兄弟。我的同志和我在第三十三联队第二大队"面前"是兄弟。法国人在法国"面前"是兄弟。

我的文明承袭了上帝，使人在人面前是兄弟。

我明白以前向我宣扬有义务做慈善工作的意义。慈善施之于个人，服务于上帝。不管个人如何平庸，慈善是对上帝的

偿还。这样的慈善不使受惠者屈辱，也不使他受图报的约束，因为这份礼物不是给他，是给上帝的。行善决不是向平庸、愚蠢或无知致意。最庸俗的人得了瘟疫，医生也应冒生命危险去给他治病。医生服务的是上帝。他不因在小偷病床边度过不眠之夜而有所贬低。

我的文明承袭了上帝，这样把慈善作为通过个人赠给人的礼物。

我明白各人要谦恭的深刻意义。谦恭不使人低下，它使人高尚。它向他阐明作为使节的任务。谦恭要求他通过别人尊敬上帝，同样自己内心尊敬上帝，做上帝的信使，为上帝奔波。谦恭要他了解忘私才会达到崇高。如果人自命不凡，道路立刻变成墙壁。

我的文明承袭了上帝，主张尊敬自己，也即是通过自己尊敬人。

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上帝的爱建立了人对人的责任观念，要他们把希望作为美德①。因为希望使每人做同一个上帝的使节，把世人的得救交于每人之手。无人有权利绝望，既然他是个普通的受命者。绝望即否认自己内心的上帝。希望的职责可作如下理解："你认为自己那么了不起？你绝望说明你多么自负！"

---

① 基督教教义中有三德：信德、爱德、望德。

我的文明承袭了上帝，使每人对人人负责，人人对每人负责。各人应该牺牲自己救助集体，但是这里说的不是一种愚蠢的算术关系。这是说通过各人尊敬人。我的文明的伟大在于：一百名矿工应该冒生命危险救一名埋在地底的矿工。他们救的是人。

我经过这样的启发，清楚明白了自由的意义。它是一棵树在其根植的土壤上生长的自由。它是朝着人的形象上升的环境气候。它象一种顺风，帆船靠了顺风才可在大海上自由行驶。

这样培育的人具有树的力量。哪块空间他不能用自己的根须去覆盖！哪根苗子他不能润泽，令其在阳光下茁壮成长！

（二十七）

但是一切都给我糟蹋了。我挥霍了遗产。我听任人的观念腐烂。

通过各人崇拜所景仰的一位王子，崇拜在人与人关系中建立高尚品质；为了拯救这种崇拜与高贵品质，我的文明还是化费了相当的精力，运用了非凡的才华。"人道主义"的一切努力就是要达到这个目的。人道主义担负的特殊使命是阐明和延续人高于人的观念。人道主义宣扬人。

但是谈到人，语言变得不敷应用。人不同于人。只谈石头，那就没有谈到教堂的要义。用人的品质去说明人，那就没有说清人的要义。人道主义就是这样朝着一条死胡同在工作。它力

求用一种逻辑的、伦理的论据去确定人的观念，然后把这个观念传播到人的思想中去。

没有一种语言解释可以代替心领神会。本质的一致没法用言词传播。有的人不懂祖国与产业，我欲教育他们爱祖国与产业，却找不到论点打动他们。组成产业的是田野、牧地和牲畜。这些东西，或个别的，或一起的，都可使人富。可是产业中也有东西没法用物资分析，既然有些业主出于对产业的爱，要保住它不惜倾家荡产。恰是这“东西”使物资有一个特殊的高尚品质。那时这些物资才称得上某一产业的牲畜、某一产业的牧地、某一产地的田野……

因而，我们也应成为某一祖国、某一职业、某一文明、某一宗教的人。但是要具备这样的本质，首先在于创立这样的本质。不存在祖国感情的地方，什么语言也传播不了祖国感情。如何创立所要具备的本质，唯有通过行动。本质不属于语言王国，但属于行动王国。我们的人道主义忽视了行动。它的试图失败了。

基本的行动在这里另有一个名字。叫做牺牲。

牺牲不意味割爱或苦修。主要是一个行动。把自己奉献给自己企图具备的本质。要懂得什么是产业，非要是为有它而舍身牺牲过，为救它而奋斗过、为美化它而劳苦过的人。那时他心中会泛起对产业的爱。产业不是利益的总和，那样看就错了。产业是心血的总和。

我的文明依靠上帝时，拯救了牺牲的观念，把上帝建立于人的心中。人道主义忽略了牺牲的根本作用。它企图用言词而不是用行动传播人的观念。

为了通过人不使人隐没，人道主义掌握的手段无非是一个

用大写字母美化的“人”字。我们很有可能在一个危险的斜坡往下滑，有一天会把人看作是人的平均数或全体的象征。我们很有可能把我们的教堂与一堆石头混淆不分。

渐渐地，我们失去了遗产。

我们不去肯定通过各人实施人的各种权利，却开始谈论集团的权利。我们看到不知不觉间引入了一种漠视人的集体伦理道德。这个道德后来明确解释为什么各人应该为大家庭牺牲自己。却不去直截了当地也解释为什么大家庭也应该为一个人作出牺牲。为什么把一人救出不正义的牢笼而死了一千人也是得失相抵的。这类事我们还记得，但是渐渐淡忘了。可是，我们的伟大首先富于这个原则，使我们与蚂蚁窝所以有如此明显差别。

我们——由于缺少有效方法——从以人为基础的人道主义滑向以人群为基础的蚂蚁窝。

我们有什么可与这类宣扬国家或群众的宗教相抗衡呢？来自上帝的人的伟大形象又怎么样了呢？通过一种已失去实体的词汇，这种形象已经面目难辨了。

渐渐地，忘了人，我们把我们的伦理道德局限于个人问题。我们要求各人不触及另一个人。各块石头不触及另一块石头。当然，石头散在地上时，是互不触及的。但是，它们相互触及才能造出教堂。教堂又使它们树立自己的意义。

我们继续宣扬人与人的平等。但是，忘了人，我们对自己说的事就一无所知。因为不知道在什么基础上建立平等，我们作出一个模糊的确认，也不知道如何实施。以人的问题来说，贤人与恶人、愚者与智者之间的平等怎样去确定呢？以物的问

题来说，平等也就是——如果我们妄图明确定义和付诸实施的话——要求每样东西占同等的位子，起同样的作用。这是荒谬的。平等原则会蜕变成同等原则。

我们继续宣扬人的自由。但是，忘了人，我们把自己的自由说成是一种模糊的为所欲为，仅限于不损害他人。这没有实际意义，因为没有一个行动不涉及他人。我做了士兵，若把自己弄成残缺，就要被枪毙。不存在单独的个人。谁退出，谁触及大家庭。谁悲伤，也使得别人悲伤。

我们行使这样理解的自由权利，没法不引起克服不了的矛盾。由于不知道确定什么情况下我们的权利可以实施，什么情况下我们的权利不可实施，我们假仁假义地闭上了眼睛，为了拯救一条含糊不清的原则，不去注意任何社会对我们各种自由会设置数不尽的障碍。

至于慈善，我们甚至不敢宣扬。确实，从前，创立本质的这个牺牲称为慈善，施之于人而荣归上帝。我们通过各人，给了上帝或人。但是，忘了上帝或人，我们只是给了个人。从此，慈善往往成了令人难以接受的工作。保证施舍公正的应该是社会，不是个人的好恶。个人的尊严要求本人不因另一人大方而低人一等。占有者除了占有自己的财物以外，还要求非占有者的感激，这是违情悖理的。

但是，尤有甚者，是我们受人误解的慈善背离了原来的目的。慈善纯粹建立在对个人的怜悯上，禁止我们去进行有教育意义的惩罚。真正的慈善是超越个人而履行对人的一种礼拜，强调要打垮个人而让人成长。

我们就这样失去了人。失去了人，我们的文明宣扬的博爱

也失去了温暖的内容，既然大家在某个事物面前是兄弟，不是纯粹的兄弟。分享不能保证博爱。只有牺牲中凝聚博爱。博爱凝聚在比自己更广大的共同献身中。但是，把这种真正的存在的根源混同为一种毫无报偿的退让，我们把我们的博爱贬低为一种相互容忍。

我们已经停止奉献。我若把一切只给自己，也得不到别人的酬答——因为我不能给自己增一物——就什么也成不了。若有人要求我为某些利益去死，我会拒绝。利益莫大于人之生。什么样的爱的冲动令我不惜去死呢？人为一幢房子死。不会为一些什物和几堵墙。人为一座教堂死。不会为几块石头。人为一个民族死。不会为一群人。他若是一个大家庭的柱石，会为人的爱去死。人只会为了自己赖以生的事物去死。

我们的词汇好象一如既往不见变化，但是我们的死已失去真正的实体，引导我们——倘若我们想达到什么结果——走向毫无出路的矛盾。我们没法不对这些争端闭目不看。因为不懂建筑术，没法不让这些石头散放在地上。谨小慎微地议论集体，又不敢明确我们议论的东西，因而我们的议论实际上也是空谈。集体不凝聚在某个事物上，集体这词是没有意义的。数量成不了本质。

若说我们的社会还有可取之处，人在社会中还保留些许威望，这是真正的文明——我们无知背叛的文明——留在我们身上的光辉没有完全泯灭，不顾我们自己还在拯救我们。

我们自己不再懂的东西，我们的对手怎么会懂呢？他们看到我们只是一堆散放的石头。既然我们由于忘了人不再知道什么叫集体，他们就给集体找一个意义。

一部分人一下子轻松愉快地得出逻辑的极端结论。并把这

些结论作为绝对的套子。石头与石头必须是同等的。每块石头都由自己支配。无政府主义没忘记人的崇拜，但是把人的崇拜一丝不苟用于个人。这种一丝不苟产生的矛盾，比我们自己的矛盾更要不得。

另一部分人把这些散放在地上的石头集合一起。他们宣扬群众的权利。这种公式难如人意。因为，个人虐待群众固然不可容忍，群众虐待个人同样不可容忍。

还有一部分人把这些没有力量的石头攫为己有，拼凑它们成一个国家。这样的国家也不会使人上进。它同样代表了乌合的一群。把集体的权力操于一人之手。是一块石头的统治，这块石头高踞于众块石头之上，还妄称自己与其他石头打成一片。这个国家明确宣扬一种集体的道德，我们至今加以拒绝。为了人而拒绝是很有道理的；但是由于忘了人，我们自己也在慢慢向这样的道德走去。

新宗教的信徒反对许多矿工冒生命危险去救一名埋在地下的矿工。因为那时这堆石头要受触及。如果一名重伤员拖住了部队的行进，他们会结果他。大家庭的利益他们是用算术计算的——指挥他们行动的也将是算术。上升到一个更高境界，他们会受损失。从而憎恨一切与己不同的东西，既然在更高境界中他们看不到什么与自己不分彼此。一切外来的习俗、民族、思想，对他们必然是一种冒犯。他们没有能力吸收。要把人的品质转化为自己的品质，适当的方法不是要他割爱，而是立定志向、确定目标、发挥潜力。转化人，不过是解放人而已。教堂可以吸收石头，石头在教堂中取得一种意义。但是一堆石头吸收不了什么，少了吸引能力，这堆石头只会重重压在他物身上。事实也是如此——但错的是谁呢？

集合的石头分量很沉，胜过散放的石头，我对此并不奇怪。

可是，最强的是我。

我是最强的，如果我不迷失道路。如果我们的人道主义恢复了人。如果我们懂得建立自己的大家庭，如果我们在建立中使用了唯一有效的工具：牺牲。我们的文明从前建立的大家庭，也不是我们利益的总和，是我们心血的总和。

我是最强的，因为树比土壤中的元素强。树把土壤中的元素吸收到自己身上。滋养自己成了树。教堂比石头堆辉煌。我是最强的，因为我的文明有唯一的能力，把不同的力量凝聚团结，而不使谁割爱。它使自己力量的源泉喷涌不止，同时又在其中汲取不尽。

出发时刻，我企图先接受后奉献。我的企图是空的。就象谈到可悲的语法课。应该是先接受后奉献——先盖屋后居住。

母亲献出她的奶，为她的亲人建立她的爱，我献出我的血，为我的亲人建立我的爱。这是神秘之所在。建立爱要从牺牲做起。然后，爱可以引来其他牺牲，无往而不胜。总是由人先走第一步。他必须先生而后存在。

我执行任务回来，建立了我与农庄主侄女的亲属关系。她的微笑在我是一目了然的，通过她的微笑，我看到了我的村子。通过我的村子，看到我的国家。通过我的国家，看到其他国家。因为我所属的文明，选择了人作为柱石。我所属的第三十三联队第二大队，愿意为挪威而战。

很可能，阿利亚斯明天又要我去执行另一项任务。我今天

穿上飞行服，向一位我看不见的神效劳。阿拉斯的炮火打破了外壳，我看见了。我这里的人同样也看见了。倘若我在黎明起飞，我会认识到我还在为什么战斗。

但是我极想回忆我看见的东西。为了今后容易记，我需要归纳成一个简单的信条。

我将为人高于个人——如普遍高于个别——而战斗。

我相信普遍精神的崇拜可激励和凝聚个别的财富，并建立唯一真正的秩序，也即生命的秩序。一棵树是合乎秩序的，尽管它的枝杈不同于它的根须。

我相信对个别的崇拜只会导致死亡，因为它把秩序建立在相似上。它混淆了本质的一致与部分的等同。把石头排列成行建筑不了教堂。谁妄图把个别的习俗强加于其他的习俗，个别的国民强加于其他的国民，个别的民族强加于其他的民族，个别的思想强加于其他的思想，我将与谁斗争。

我相信，人高于一切的原则可建立唯一有意义的平等和自由。我相信，每人在行使人的权利是平等的。我相信，自由是向上做人的自由。平等不是同等。自由不是鼓励个人去反对人。谁妄图把人的自由屈从于个人和一群个人，我将与谁斗争。

我相信，我的文明为了确立人的统治，把同意为人作出的牺牲称为慈善。慈善是通过个人的平庸给人的献礼。慈善塑造人。谁借口我的慈善是在鼓励平庸，从而否定人，并把个人囚禁在永远的平庸中，我将与谁斗争。

我将为人斗争。反对人的敌人。也要反对我自己。

（二十八）

我回到了我的同志身边。我们大家都在半夜集合，接受命令。第三十三联队第二大队困了。大炉子的火焰变成一团炭火。大队表面上还撑得住，这仅是一种幻觉。奥什台愁眉苦脸看他那只表。贝尼珂在角落里，后脑靠着墙，闭上了眼睛。加瓦勒坐在桌上，眼神茫茫的，两条腿往下挂，象个快要哭的孩子撅着嘴。阿赞勃望着书摇晃。只有少校一人精神抖擞，但苍白得怕人，拿着纸在一盏灯下低声跟杰莱商量。"商量"，也只是一种假象。少校讲话。杰莱点头，说："是的，当然。"杰莱死死念他的"是的，当然"不改口。他对少校的布置愈贴愈紧，象溺水者抱着救生者的颈脖不放。我要是阿利亚斯，语气不变地对他说："杰莱上尉……天一亮您要枪毙……"我看他也会这样回答。

大队三天来没有睡觉，象一座纸糊的城堡那样挺着。

少校站起身，走向拉科代尔，把他从梦中叫醒——在梦中，拉科代尔或许下棋把我赢了：

"拉科代尔……您一大早就走。超低空飞行任务。"

"好的，我的少校。"

"您应该睡觉……"

"是的，我的少校。"

拉科代尔又坐下。少校往外走，身后跟着杰莱，象钓竿上拖了一条死鱼。肯定，杰莱没有睡不是三天，而是一星期了。阿利亚斯也是如此，他不但驾驶飞机执行军事任务，还肩负大

队的责任。人的耐力是有限度的。杰莱的限度已经超过了。他们俩——救生者与他的溺水者——还是一起出发去追逐幽灵般的命令。

韦赞疑虑重重向我走来。韦赞也象个梦游者，在站着睡觉：

“你睡啦？”

“我……”

我把后脑勺靠在椅背上，因为我发现了一张椅子。我也是，睡着了，但是韦赞的声音在折磨我：

“这样下去是不行的！”

这样下去是不行的……事前设防……下去是不行的……

“你睡啦？”

“我……不……什么下去是不行的？”

“战争。”

这，倒是新鲜事儿！我又坠入睡乡。模模糊糊回答：

“……什么战争？”

“怎么！‘什么战争’？”

这样谈话是谈不深的。啊！波拉，倘若空军大队有几个蒂罗尔保姆，我们全体队员早就上床多时了！

少校一阵风似的打开门：

“上级决定。撤离。”

他背后站着杰莱，非常清醒。他可把他的“是的，当然”留到明天再说。今后剩多少天数他自己也不知道，今夜还可借用，去干那些累死累活的苦活。

我们大家站起身。说：“啊……好……”除此还能说什么呢？

我们什么也不会说。我们将保证撤离工作。只有拉科代尔一人等待黎明起飞，去执行他的任务。要能回来，直接上新基地集合。

明天，我们也是什么不会说的。明天，在证人看来，我们是失败者。失败者应该缄默。象种子。

（完）





小 王 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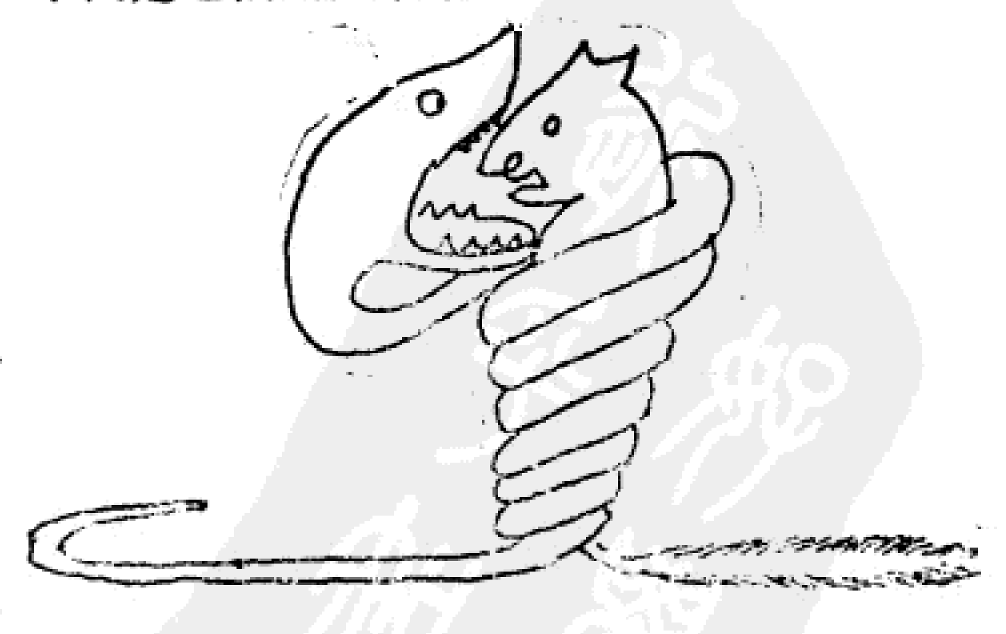
献给莱翁·维尔特

请孩子们原谅我把这本书献给了一个大人。我有一条正当的理由：这个大人是我在世界上最好的朋友。我另有一条理由：这个大人什么都懂，即使儿童读物也懂。我还有第三条理由：这个大人住在法国，忍冻挨饿。他很需要有人安慰。要是这些理由还不够充分，我就把这本书献给这个大人曾经做过的孩子。每个大人都是从做孩子开始的。（然而，记得这事的又有几个呢？）因此，我把我的献词改为：

献给童年时代的**莱翁·维尔特**。

（一）

我六岁的时候，有一回看到一幅壮丽的图画，登载在一本描写原始森林的书中，书名叫《亲身经历的故事》。画的是蟒蛇吞野兽。下面是这幅画的摹本：



书中说："蟒蛇捕到猎物，一口不嚼，囫囵吞下，然后不再游动，睡上六个月消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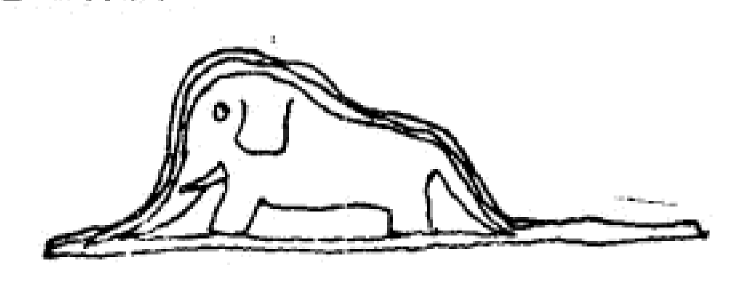
我于是对丛林中的种种猎奇反复思索，拿起一支彩色笔，也画成了我的第一张画。我的作品一号。原作如下：



我给大人看我的杰作，还问他们看了我的画怕不怕。

他们回答说："一顶帽子有什么可怕的？"

我画的不是一顶帽子。是一条正在消化大象的蟒蛇。为了让大人看懂，我又补画了蛇的内部。大人总要人给他们解释。我的作品二号是这样的：



大人劝我别画什么剖视的或不剖视的蟒蛇图，把心思用到地理、历史、算术和语法上去。我就是在六岁的时候，一个光辉的画家生涯中辍了。我的作品一号、作品二号没有获得成功，使我心灰意懒。大人自个儿什么都不懂，要一遍又一遍给他们解释，真够孩子们累的。

我不得不另选一个职业，学上了驾驶飞机。我在世界各地到处飞行。地理确实帮了我的大忙。我一眼就可区别中国和亚利桑那①。夜里迷了路，这是非常有用的。

---

① 美国的一个州。

我一生中跟许许多多的正经人有过许许多，多的接触。我在大人中间生活了很久，对他们进行过深入的观察。这并没有改进多少我对他们的看法。

我始终把作品一号留着，遇上一个我看来头脑略为清醒的大人，就用图画考验他。我要了解他是不是真的懂事。但是没一回他不是回答："这是一顶帽子。"于是我不跟他谈蟒蛇，谈原始森林，谈星星。我迁就他。我跟他谈桥牌、高尔夫球、政治和领带。大人很高兴，结交了一个如此明白事理的人。

（二）

我就是这样在生活中落落寡合，找不到一个说话投机的人，直到六年前遇到一次故障，落在撒哈拉沙漠。发动机里的什么出了毛病。身边没有机械师，没有乘客，我准备靠自己去完成一项困难的修理工作。这对我是桩生死攸关的事。我带的水，勉强够喝一个星期。

第一夜，我在沙地上睡着了，远离人烟一千里外，比大洋中乘小舟漂泊的遇难者还孤独。天蒙蒙亮，当一个奇怪的小声音把我唤醒时，你们想象我是多么惊奇。这个声音说：

"请你……给我画一只绵羊！"

"嗯！"

"给我画一只绵羊……"

我跳起身，象遭了雷轰。我把眼睛揉了又揉。以便瞧个仔细。我看到一个见所未见的孩子，神情严肃地望着我。下面是我后来给他画得最成功的一幅肖像。不过，我的作品，说实在

的，远远不及本人可爱。这不是我的错。我的画家生涯是在六岁的时候被大人断送的。我从来没有画过别的，除了那两张剖



视的和不剖视的蟒蛇图。

我两眼圆睁，望着这次显灵不胜惊讶。别忘了，我离人烟一千里远。我的小人儿既不象迷了路，也不象要累死、饿死、渴死、怕死。外表上决不是个走在沙漠中心、远离人烟一千里外的孩子。终于能够开口时，我对他说：

“不过……你在这里干什么？”

他慢悠悠地又说了一遍，仿佛这是桩非常正经的事情：

“请你……给我画一只绵羊……”

当奇迹过于动人心魄时，谁敢不照着办呢。尽管远离人烟一千里，处在死亡的威胁下，这件事看来有多么荒谬，我还是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一支钢笔。但是，我过去主要学地理、历史、算术和语法，想到这里，我（没好气地）对小人儿说我不会。他回答说：

“没关系。给我画一只绵羊。”

我从来不曾画过绵羊，只会画两张画，就把其中一张给他重画了一遍。就是那张不剖视的蟒蛇图。听了小人儿的回答，我傻了眼：

“不！不！我不要蟒蛇吞大象。一条蟒蛇，太危险。一头大象，又太占地方。我家才一丁点儿大。我要的是一只绵羊。给我画一只绵羊。”

我画了起来。

他仔细看了一眼，然后说：

“不！这一只病得很厉害。给我另画一头。”

我又画。

我的朋友露出善意的微笑，宽容地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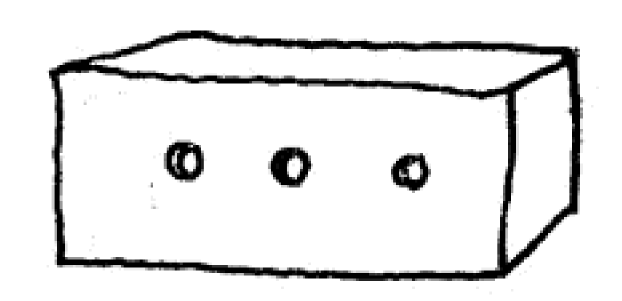
“你看……这不是一只小羊，是一只大公羊。它有角……”

我重新又画了一张。

象前几张一样遭到拒绝：

“这只太老了。我要一只绵羊，可以活很久。”

因为急于动手拆卸我的发动机，我不胜其烦，涂下了这一张。



然后嚷嚷说：

“这是箱子。你要的绵羊在里边。”

但是令我惊奇的是我的小法官居然笑逐颜开了：

“我要的正是这个！你说要给这只羊备很多草料吗？”

“问这个干吗？”

“因为我的家才一丁点儿大……”

“肯定够的。我给你的绵羊也一丁点儿大。”

他低下头看画：

“不那么小吧……咦！它睡熟了……”

我就这样认识了小王子。

（三）

我过了好久才明白他从哪儿来的。小王子向我提了许多问题，对我向他提的问题则象没听见似的。那些话都是在不经意时说的，三三两两，终于向我泄露了他的底细。比如说，他第

一次看见我的飞机（飞机我就不画了，那么复杂，不是我能胜任的），问我：

“这是什么东西？”

“这不是一样东西。它会飞。这是一架飞机。我的飞机。”

我自豪地告诉他我会飞。他叫了起来：

“怎么！你从天上掉下来的？”

“是的，”我谦虚地回答。

“啊！这真怪……”

小王子发出清脆动听的笑声，我听了老大不高兴。我希望人家不要拿我的不幸打哈哈。他接着又说：

“这么说来，你也是从天上来的啰！你住哪个星球？”

立刻，对他的神秘的降临，我看到了一点眉目。我冷不防地问他：

“你从另一颗星球来的吧？”

但是，他不回答我。他望着我的飞机，慢慢点头：

“说真的，乘着这个，你来的地方不会太远……”

他长久地陷入沉思。然后，从口袋里掏出我的绵羊，呆呆地望着他的宝物，出了神。

听了“其他星球”这句欲言又止的知心话，会引动我多大的好奇心，你们是可以想象的。我千方百计要探听虚实。

“你从哪儿来的，我的小朋友？‘你的家’在哪里？你要把我的绵羊牵到什么地方去？”

他默默想了一会，回答说：

“你给了我一只箱子，很好，到了夜里，可以给羊当屋子住。”

“当然，你要是乖，我还给你一根绳，白天把羊拴住。再给你一根木桩。”

这个建议好象触犯了小王子：

“把它拴住？你的想法真怪！”

“羊不拴住，会到处乱跑。会走丢的……”

我的朋友又发出清脆的笑声：

“你要羊往哪儿跑？”

“哪儿都行。一直往前……”

这时，小王子认真指出说：

“这没关系，我那个地方，一丁点儿大！”

可是也有点闷闷不乐的加上一句：

“一直往前，也走不了多远的……”

（四）

我就是这样了解到第二件大事：他出生的星球比一幢房子大不了多少！

这倒并不叫我惊奇。我知道，除了有名有姓的大星球：地球、木星、火星、金星等以外，还有成千上万的星球，小得连望远镜也很难观测。天文学家发现一颗星，编个号码作为名字。比如叫：“小行星3251号”。

我有根有据地相信，小王子来的那个星球是小行星B612号。这个小行星只是在一九〇九年，让一位土耳其天文学家在望远镜里窥见过一回。

在一次国际天文会议上，他把自己的发现论证了一番。但

是，由于他穿的那套衣服，没有人肯相信他。大人就是这个样。

幸而，为了维护小行星B 612号的声誉，一位土耳其独裁者强制他的老百姓改穿欧洲服装，否则按死罪论处。这位天文学家在一九二〇年，身穿一套雅致的西服，又做了一番论证。这次，大家附和了他的意见。

我所以说出小行星B 612号的来龙去脉，透露了它的编号，是为了那些大人。大人喜欢数字。你跟他们谈起一位新朋友，他们决不会问本质的东西。他们不会对你说："他的声音怎么样？他爱好什么游戏？他搜不搜集蝴蝶？"而是问："他岁数多大？几个兄弟？体重多少？他父亲挣多少钱？"这样问过以后，他们认为对他有所了解。如果你对大人说："我看到一幢漂亮的房子，红砖砌的，窗前有天竺葵，屋顶上有鸽子……"他们想象不出这幢房子是什么样的。要是说："我看到一幢房子，价值十万法郎。"他们会惊呼："多漂亮呀！"

因而，你对他们说："从前有过一位小王子，证据是他长得很可爱，喜欢笑，要一只绵羊。一个人要绵羊，就是他存在的明证。"他们会耸耸肩，把你当作孩子看待！但是，你对他们说："他来的那个星球是小行星B 612号。"他们就深信不疑，不会再用他们的问题跟你纠缠了。他们就是这个样。不应该怪他们。孩子对大人应该宽宏大量。

当然，我们这些理解生活的人，才不把数字放在眼里呢！我乐于把这个故事的开头写得象篇童话。我愿意说："从前，有一位小王子，住在一颗比自己大不了多少的星球上，需要一位朋友……"对于理解生活的人来说，这样会真实得多。

只是我不喜欢人家不当一回事地读我这本书。我提起这些

往事，感到非常忧伤。我的朋友领了他的绵羊离开已经六年了。我在这里描述他，是为了不忘记他。把朋友忘了是桩伤心事。朋友并不是人人都有过的。我也可能变得象个大人，除数字以外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就为了这个原因，我买了一盒颜料，几支铅笔。在我现在这个年龄重执画笔，可不容易，况且以前没有尝试过画别的，除了一张剖视的蟒蛇和一张不剖视的蟒蛇，还是在六岁的时候！当然，我会努力画几幅逼真的肖像。但是成功不成功，我没多大把握。有时一幅画得还可以，另一幅却不象了。我对他的身材也记不真切。这幅画上，小王子太高。那幅画上，又太矮。我对他的衣服颜色也说不准。于是我信手涂抹，摸索出个大概。我对某些较重要的细部也可能弄错。但是对这一切，大家应该谅解。我的朋友从来不作解释。他可能以为我和他一样。但是我，不幸得很，不会透过箱子看到里面的绵羊。我也许有点象大人了。我一定老了。

（五）

每天，我了解到一些关于他的星球，关于启程、游历的情况。这是逐渐思索来的，想到哪里说到哪里。就这样，在第三天，我听到了猴面包树的故事。

这次，也是由绵羊引起的，因为小王子突然问我，好象疑虑重重：

“绵羊吃灌木，这是真的吗？”

“是的。这是真的。”

“啊！我很高兴。”

我不明白，为什么绵羊吃灌木有这么重要。但是小王子又说：

"这样说来，绵羊也吃猴面包树啦？"

我提醒小王子，猴面包树不是灌木，而是教堂一样巍峨的大树，即使他带了一群大象，这群大象也啃不掉一棵猴面包树。

提到象群，小王子笑了：

"那得把它们一个个摞起来喽……"

但是他明智地指出：

"猴面包树在长大以前还是很小的。"

"这话不错！但是你为什么要你的绵羊去吃初生的猴面包树呢？"

他回答我说："哦！那还用说！"仿佛这事不说自明。要我自个儿去理解这个问题，着实动了一番脑筋。

是的，在小王子的星球上，象在任何星球上一样，有益草，也有毒草。从而，有长益草的好种，也有长毒草的孬种。但是种子是看不出来的。它们沉睡在土地的深处，直到其中一颗不知怎的要醒了……于是，它伸伸懒腰，羞答答地朝太阳钻出一枝玲珑可爱、与世无争的幼苗。若是萝卜或是玫瑰的枝条，可以任它茁长。若是一株有害的植物，一认出就得马上拔掉。小王子的星球上埋着可怕的种子……这是猴面包树的种子。星球的土壤内部到处都是。对猴面包树动手迟了，就永远别想剔除干净。枝叶布满星球表面，树根刺穿星球内脏。要是星球太小，猴面包树又太多，猴面包树会把星球撑破的。

"这是一个生活纪律问题，"小王子后来对我说。"一清早



自己梳妆打扮结束，也应该给星球梳妆打扮。猴面包树刚长出的时候，跟玫瑰树十分相象，一旦认出后就要定时强制自己把它们拔掉。这工作枯燥无味，但也很简单。”

一天，他劝我认真好好画一张，好让我们那里的孩子牢记不忘。他对我说：“他们今后外出旅行，就用得上。有时工作耽误一点不会引起后果。要是涉及到猴面包树，必然造成一场灾难。我知道有一颗星球上住着一个懒汉。他漏过了三株灌木……”

在小王子的指点下，我画成了这个星球。我不喜欢用伦理学家的口吻说话。可是，知道猴面包树危险性的人那么少，小行星上迷路人遇到的风险又那么大，我向来拘谨，这次一反常态，大声疾呼：“孩子们！当心猴面包树！”为了告诫朋友，提防象我一样长期面临而又木然不知的危险，我拿这张画画了很久很久。我公之于众的教训是值得我这般认真的。你们或许会纳闷：“这本书里其他几张画，为什么都不及猴面包树这张有气势？”回答很简单：我也想画好，但是没有成功。可是画猴面包树的时候，我感到忧心如焚。

（六）

啊！小王子！我就这样渐渐明白你过着忧郁的小日子。很长一段时期，你唯一的消遣是欣赏夕阳的清辉。我知道这件新鲜的小事，是在第四天早晨，那时你对我说：

“我喜欢看太阳下山。我们一起去看一次吧。”

“但是要等……”

“等什么？”

“等太阳下山。”

你起先显得非常惊讶，后来又自个儿笑了。你对我说：

“我一直以为在自己家里呢！”

不错。在美国时当正午，在法国——众所周知——恰值夕阳西下。要是能够在一分钟内赶到法国，当然可以观看日落。不幸，法国太远了。但是，在你那个一丁点儿大的星球上，你把椅子移动几步就可以了。你哪次想看，哪次可望见黄昏的余晖……

“有一天，我看了四十三次太阳下山！”

过了一会，你又说：

“你知道……人哀伤的时候喜欢看太阳下山……”

“四十三次的那天，你确是那么哀伤吗？”

但是小王子没有回答。

（七）

第五天，还是亏了那只绵羊，才泄露了小王子的生活秘密。他忽然直截了当地问我，象对一个问题默默思考了很久：

“绵羊吃灌木，当然也会吃花的啰？”

“绵羊遇上什么吃什么。”

“带刺的花也吃？”

“是的。带刺的花也吃。”

“那刺长了干什么用的？”

我不知道。我那时忙于把发动机上扣得紧紧的螺栓拧下来。

我十分担忧，故障看来非常严重，饮用水也日益耗尽，令我感到大难临头了。

“刺长了干什么用的？”

小王子一旦提出一个问题，从不放弃。我正被螺栓弄得心烦意乱，随口说：

“刺长了没什么用，完全是花的心眼儿坏！”

“哦！”

沉默了一会，他带点怨恨冲着我说：

“你的话我不信！花是娇弱的。她们天真。尽量给自己壮胆。她们长了刺以为可以把人家唬住。”

我没理会。这时，我对自己说：“螺栓要再拧不下来，我一锤子把它砸了。”又是小王子打断了我的思路：

“你相信花会……”

“别烦了！别烦了！我什么都不信！我是随口回答的。我要忙我的正经事！”

他望着我愣住了。

“正经事！”

他看见我手里攥个锤子，指头上沾满黑色油污，俯在一个在他看来丑陋不堪的玩意儿上。

“你说话象个大人！”

这句话说得我有点儿难为情。但是他无情地接着说：

“你就是说不清楚……你就是不会区分！”

他真的气坏啦。一头金发在风中乱摇：

“我到过一个星球，那里有一位红脸孔先生。他从来没有嗅过一朵花。从来没有望过一颗星星。从来没有爱过一个人。除了加法以外，从来没做过别的事。整天象你一样反复说：‘我

是个正经人！我是个正经人！'神气活现，自命不凡。但是他不是个人，是个蘑菇！"

"是个什么？"

"是个蘑菇！"

小王子这时气得面孔煞白。

"几百万年来，花身上长刺。几百万年来，羊还是吃花。花为什么费那么大功夫去长些没用的刺，弄明白这件事不正经吗？羊与花要打仗，这不重要吗？这不比红脸孔胖子的加法更正经、更重要？如果我认识世上独一无二的一朵花，哪儿都不长，只长在我的星球上，而一只小绵羊，一天早晨象这个样糊里糊涂的一下子把它毁了，这不重要吗？"

他的脸红了红，接着说：

"要是有个人爱上了亿万颗星星中仅有的一朵花，他望望星空就觉得幸福。他对自己说：'我的花在那儿……'但是羊若把花吃了，对他来说，所有的星星都象忽地熄灭了！这个还不重要！"

他说不下去了。突然抽抽噎噎哭了起来。天早黑了。我扔下工具。也顾不得锤子、螺栓、口渴、死亡。在一颗星上，在一个星球上，也就是在我的这个地球上，有一位小王子需要安慰！我把他搂在怀里，摇他。对他说："你爱的那朵花不会有危险……我给你的绵羊画一只嘴套……我给你的花画一副铠甲……我……"我自己也不知所云了。我感到十分笨拙。不知道怎样打动他，怎样接近他……眼泪的王国太神秘了。

（八）

我很快学会更好地去认识这朵花。在小王子的星球上，一直长一些非常朴素的花，花冠上只镶一轮花瓣，不占地方，不碍人。在草丛中朝开暮落。但是，不知从哪儿吹来的一颗种子，有一天抽出了芽，小王子密切注视这条与众不同的嫩枝。可能是一个新品种的猴面包树。但是枝条很快停止往上长，开始孕育花朵。小王子眼见它形成一只大花蕾，感到从中会出现奇迹。但是这朵花躲在绿屋内，梳妆打扮没有个完。她细心选择颜色。缓缓披上衣衫，把一枚枚花瓣整理舒齐。她不象虞美人形容憔悴的就往外走。她要仪态万方的来到世上。喔，是的。她非常爱俏！她躲着人梳妆了好多好多天。然后，一天早晨，恰在日出的时刻，她露面了。

她，精雕细琢了那么久，却打着呵欠说：

“啊！我刚醒哩……原谅我……还是蓬头散发的……”

小王子那时抑制不住内心的倾慕：

“您真美！”

“是吗，”花儿轻声细气地回答，“我和太阳同时诞生……”

小王子猜想她不很谦虚，可是它那么动人！

“我相信这是进早餐的时间了，”她马上接着说，“劳驾给我……”

小王子满脸羞惭，去找了一壶清水敬给她。

这朵花虚荣多疑，不久把小王子折磨得很苦恼。比如说，有一天，提到自己的四根刺，她对小王子说：

“那些老虎会张牙舞爪扑过来的！”

“我的星球上没有老虎，”小王子表示不以为然，“而且老虎也不吃草。”

“我可不是一棵草，”花儿低声回答。

“原谅我……”

“我才一点儿不怕老虎呢，可是风叫我讨厌。你没有屏风吗？”

“见了风讨厌……一株植物象这个样，那是没治了，”小王子早已看在眼里，“这朵花太鬼了……”

“晚上，您把我放在罩子底下。您这里太冷。住不惯。我来的那个地方……”

但她没说下去。她是从种子来的。不可能在其他世界有什么经历。她撒的谎那么幼稚，叫人抓住了又感到委屈，咳上两三声，反怪小王子的不是：

“屏风呢？……”

“我刚要去找，可是您跟我说上话了！”

这时，她故意咳得更响，存心要他不安。

小王子尽管满腔热情，很快对她产生了怀疑。他把这些琐言碎语看得过于认真，反招来许多烦恼。

“我不应该信她的话，”有一天他对我吐露，“花的话不应该信。花是供观赏和嗅闻的。我的星球有了这朵花芳香扑鼻，但我不懂得为这件事高兴。老虎爪子这号事惹得我非常恼火，原本可以打动我的心……”

他还对我说：

“我那时一点不懂事！应该根据她的行动、不是言辞来评论她。她对我散发香味，使我充满光明。我不应该一走了事！

应该揣摩到她小小诡计后面隐藏的一片柔情。花有多么矛盾！但我年纪太小，不懂得爱她。”

（九）

我相信他是乘候鸟的一次迁徙出走的。动身那天早晨，他把星球收拾整齐，将活火山口仔细疏通。他有两座活火山，清晨热早饭方便得很。他还有一座死火山。但是正如他说的：“以后的事很难说！”把死火山口也同样疏通一番。火山口保持畅通，火山燃烧缓慢均匀，就不会引起喷发。火山喷发如同烟囱冒火。当然，在我们地球上，我们太渺小了，没法打扫火山。所以火山给我们造成那么多麻烦。

小王子也怀着忧郁的心情拔掉最后几株猴面包树。他相信自己一走就不会回来了。但是这天早晨，这些日常工作在他看来极其亲切。最后一次浇花，准备盖上罩子的时候，他一阵心酸，发现自己想哭。

“分别啦，”他对花说。

但是她没有回答。

“分别啦，”他又说了一遍。

花咳嗽一声。不是因为她感冒。

“我以前真傻，”她终于对他说，“我请你原谅。努力做个幸福的人吧！”

没有一句责备的话，反使小王子感到意外。他站在那里，窘态毕露，罩子举在空中。他不懂这份脉脉温情。

“是的，我爱你，”花对他说，“你一点儿不知道，这是我的

错。再说也没用了。但是你那时跟我一样傻。努力做个幸福的人……把罩子放回去吧，我不需要。”

“但是风……”

“我不至于那么容易感冒……夜间清新空气对我有好处。我是一朵花。”

“但是动物……”

“我要是想跟蝴蝶交往，就应该让两三条毛虫在我身上爬。我觉得这很美。要不谁来看望我呢？你么，又远在天边。大动物我一点不怕。我有爪子。”

她天真地伸出她的四根刺。接着又说：

“别磨蹭啦，这挺恼人的。你下决心走，那就走吧。”

因为她不愿意小王子看到她哭。这是一朵骄傲的花儿……

（十）

他到过小行星325号、326号、327号、328号、329号和330号地区。首先访问这些星球，是找事做，丰富知识。

第一颗星球住着一位国王，穿白鼬皮紫缎长袍，端坐在十分简朴肃然而威严的宝座上。

“啊！来了一位小百姓。”国王看到小王子，高声大叫。

小王子心想：

“他从没见过我，怎么认出我来的？”

他不知道在国王的眼里，世界最简单不过了。所有的人莫不是他的臣民。

“过来，让我仔细瞧瞧，”国王对他说，他终于做了某一个

人的国王，神气十足。

小王子用目光扫射了一下周围，想找个座，可是星球表面被豪华的鼬皮长袍遮得不留一点空隙。他只好站着，累了打个呵欠。

“在国王驾前打呵欠，有违宫廷礼节。”国王对他说，“我禁止你这样做。”

“我控制不住，”小王子说时诚惶诚恐，“我从远道来的，没有睡……”

“那么，”国王对他说，“我命令你打呵欠。我已经几年没见人打呵欠了。我看打呵欠倒是桩新鲜事儿。行！再打。这是一道命令。”

“我紧张……我不能……”小王子脸憋得通红。

“嗯！嗯！”国王回答，“那么我……我命令你一会儿打，一会儿……”

他说话有点结巴，显得很气恼。

因为国王主要是关心他的权威能否受到尊重。他不容许违抗圣命。这是一个专制的君王。但是，他善良，下达一些合情合理的命令。

“我要是命令，”他讲得非常流畅，“我要是命令一位将军变成一只海鸟，将军不服从，这不是将军的错。这是我的错。”

“我可以坐下呢？”小王子胆怯地问。

“我命令你坐下，”国王回答，威严地撩了一下白鼬长袍的下摆。

但是小王子奇怪。这个星球又狭又小。国王能够统治什么？

“陛下……”他说，“原谅我向您提个问题……”

“我命令你向我提个问题，”国王急忙说。

“陛下，……您统治什么？”

“统治一切，”国王的回答干脆极了。

“一切？”

国王含蓄地指指自己的星球、其他星球、其他星辰。

“所有这一切？”小王子说。

“所有这一切……”国王回答。

他不但是个专制的君王，还是个宇宙的君王。

“星辰听从您吗？”

“当然，”国王对他说，“我命令它们立即照办。我不容许纪律松弛。”

这么一种权力叫小王子赞叹不止。他自己若有这种权力，可以在同一天内欣赏不是四十四次，而是七十二次，甚至一百次，甚至二百次太阳下山。而且不用移动椅子！他想起自己遗弃的小星球，感到有点伤心，大胆要求国王赐恩：

“我想看一次太阳下山……恳请王上……命令太阳落下去……”

“要是我命令一位将军摹仿蝴蝶在花丛中飞来飞去，或者写一部悲剧，或者变成一只海鸟，将军不受君命，错的是他还是我？”

“是您，”小王子肯定地说。

“不错。不能强人所难，”国王说，“权威首先要建立在理性上。要是你命令你的百姓去跳海，他们就会掀起革命。我的命令合情合理，才有权利要人家服从。”

“那么，我的太阳下山呢？”小王子重提了一句，他一旦提出一个问题，从来不会忘记追问到底的。

“你的太阳下山，你会看到的。我要求照办不误。但是我要领导有方，就必须等待条件成熟。”

“那什么时候呢？”小王子还问。

“嗯！嗯！”国王回答，“先查询一本大日历，嗯！嗯！那是，将近……将近……今晚七时四十分左右！你会看到我如何令出必行。”

小王子打个呵欠。他惋惜他的太阳下山要吹了。而且已感到有点无聊，他对国王说：

“我在这里没事可干。我要走了！”

“别走，”国王说，他有了一个臣民很自负，“别走，我封你做大臣！”

“什么大臣？”

“司……司法大臣！”

“但是没人可以……审判啊！”

“那也没准，”国王对他说，“我的王国我还没有巡视过哩。我很老了，也没有地方停马车，一走路我就累。”

“喔！我可是看过了，”小王子说。俯下身朝星球的另一边又窥上一眼。“那边也没人……”

“那你就审判你自己吧，”国王回答他说，“这最难。审判自己比审判别人难得多。你能审判自己，说明你是一个真正的贤人。”

“我，”小王子说，“我在哪儿都能审判自己。我不需要住在这里。”

“嗯！嗯！”国王说，“我相信在我星球某个地方有一只老耗子。我在夜里听到的。你可以审判这只老耗子。你隔一段时间判它死刑。这样它的生命取决于你的裁决。但是，你每次都赦

免它，把它省下来。因为只此一个。”

“判死刑，”小王子说，“这 不 是我 的 爱好。我想我还是走吧。”

“不行，”国王说。

但是，小王子已经整装待发，还不愿叫老国王难过：

“陛下希望令出必行，一刻不误，那就请下达一条合情合理的命令。命令我——比如说——在一分钟内离开。我觉得条件是成熟的……”

国王一言不发，小王子先迟疑了一下，接着叹口气，启程走了。

“我派你去当大使，”国王忙不迭地大叫。

他的外表威严堂堂。

“大人真是怪，”小王子一路上自言自语说。

（十一）

第二个星球住着一个爱虚荣的人。

“啊！啊！一位崇拜者来访啦！”爱虚荣的人一见小王子就远远喊了起来。

因为，在爱虚荣的人看来，其他人都是崇拜者。

“您好，”小王子说，“您的帽子真怪。”

“这是敬礼用的，”爱虚荣的人说，“人家向我欢呼时，我敬礼用的。可惜，这里没人来。”

“什么？”小王子没有听懂。

“拿你的两手对拍，”爱虚荣的人建议。

小王子拿两手对拍。爱虚荣的人举起帽子谦逊地敬礼。

“这比访问国王有趣。”小王子想。

他又开始拿两手对拍。爱虚荣的人又举帽子敬礼。鞠躬如仪五分钟后，小王子厌倦了这种单调的游戏。他说：

“要你放下帽子应该怎么样做？”

但是爱虚荣的人充耳不闻。爱虚荣的人听见的只是一片赞扬声。

“你对我真的崇拜之至吗？”他问小王子。

“什么叫‘崇拜’？”

“‘崇拜’就是承认我是星球上长相最俊、衣着最美、家财最富、头脑最灵的人。”

“但是你的星球上只你一个人啊！”

“请勿推辞。依然崇拜我吧！”

“我崇拜你，”小王子微微耸肩，“这在你又有什么可以乐的呢？”

小王子走了。

“大人真是怪得没治，”他一路上只是对自己这么说。

（十二）

下一个星球住着一个酒鬼。这次访问的时间很短，却使小王子久久闷闷不乐。

“你在这里做什么？”他看到酒鬼一声不吱地坐着，面前放着一堆空的瓶，一堆满的瓶。

“我喝酒。”酒鬼哭丧着脸回答。

“你为什么喝酒？”小王子问。

“为了忘记。”酒鬼回答。

“忘记什么？”小王子问，已经可怜他了。

“忘记自己难为情。”酒鬼低下头承认不讳。

“难为情什么？”小王子还问，想帮助他。

“难为情喝上了酒！”酒鬼说完，再也不吭声了。

小王子走开，困惑不解。

“大人真是怪得太没治了，”他一路上自言自语。

（十三）

第四个星球是一位商人的星球。在小王子到达时，这个人忙得没时间抬起头。

“您好，”小王子对他说，“您的香烟灭了。”

“二加三是五。五加七，十二。十二加三，十五。你好。十五加七，二十二。二十二加六，二十八。没时间点烟。二十六加五，三十一。喔唷！总数五亿零一百六十二万二千七百三十一。”

“五亿个什么？”

“嗯？你还没走？五亿零一百……我也弄不清了……我那么多工作！我是个正经人，我，不爱把说废话当玩儿！五加二，七……”

“五亿零一百万个什么？”小王子又问，他一旦提出一个问题，还从没不了了之的。

商人抬起头：

“我住在这个星球五十四年，只有三回遭到打扰。第一回是二十二年前，天知道从哪儿掉下一只金龟子。轰隆一声，我加法中出了四个错。第二回是十一年前，患关节炎。我缺乏锻炼。我没功夫闲逛。我是个 正 经人。第三回……就是这一回！我那时说的是五亿零一百万……”

“是什么？”

商人知道他别指望有安宁的日子了：

“有时在天空看到的东西。”

“苍蝇？”

“不，发亮的小东西。”

“蜜蜂？”

“不。叫闲人想入非非的金色小东 西。但 是 我 是个正经人！我没功夫想入非非。”

“啊！星星？”

“就是这个。星星。”

“你拿五亿颗星星做什么用？”

“五亿零一百六十二万二千七百三十一颗。我 是 个 正 经人，讲究精确不误。”

“你拿星星做什么用？”

“我做什么用？”

“是啊。”

“什么都不做。我就是占有。”

“你占有星星？”

“是的。”

“但是我见过一位国王，他……”

“国王不占有。他们‘统治’。大不相同。”

“你占有星星又怎么样呢？”

“我就富了。”

“富了又怎么样？”

“我买进别的星星，要是有人找到的话。”

“这个人，”小王子对自己说，“想问题有点象我的那个酒鬼。”

可是他还要提问题：

“怎样才能占有星星？”

“它们属于谁？”商人恶声恶气反问了一句。

“我不知道。它们不属于谁。”

“那就是属于我的，因为我是第一个想到的。”

“想到就可以啦？”

“当然。你发现一颗谁都不属于的钻石，这颗钻石就属于你的。你发现一座谁都不属于的岛屿，这座岛屿就属于你的。你有了一个想法，就可以申请专利：想法属于你的。我占有星星，因为在我以前没有人想到去占有它们。”

“这倒是真的，”小王子说，“你占有了做什么用？”

“我经营。我数上一遍，再数一遍，”商人说。“这是件难事。但我是个正经人！”

小王子还不罢休：

“我占有一条围巾，把它围在脖子上，带着走。我占有一朵花，能把它摘下，带着走。你总不能把星星也摘下来吧！”

“不能，但我可以把它们存入银行。”

“这是怎么一回事？”

“就是说，我把我的星星数目记在一张纸上。然后把这张纸锁在抽屉里。”

“没别的了？”

“齐啦！”

“这好玩，”小王子想，“挺有诗意。但算不上很正经。”

关于正经事，小王子跟大人的想法很不一样。

“我么，”他还这样说，“我占有一朵花，天天给它浇水。我占有三座火山，每星期给它们打扫。我也打扫那座死火山。以后的事难说。我占有了火山和花，对我的火山和花做有益的事。但是你对星星做不出有益的事。”

商人张口结舌，找不出话回答，小王子走了。

“大人真是太离谱了，”他一路上只是自言自语说这句话。

（十四）

第五个星球非常奇特。是群星中最小的一个。面积仅够容纳一盏路灯和一个点灯人。小王子无法解释，茫茫太空中，一个没有房屋、没有居民的星球上，一盏路灯和一个点灯人干什么用。可是他心里对自己说：“可能这个人的行为荒谬。可是决不会比国王、爱虚荣的人、商人、酒鬼更荒谬。至少他的工作有一种意义。他把灯点着，好比添上了一颗星或一朵花。他把灯熄灭，是让花朵或星星睡觉。这是一件很美的工作。这才是真正有益的，因为它美。”

走近星球时，他向点灯人恭恭敬敬施了个礼：

“你好。你刚才怎么把灯熄了？”

“这是规定，”点灯人回答，“早晨好。”

“什么规定？”

“熄灯的规定，晚上好，”他点上灯。

“但是你刚才怎么又把灯点着了？”

“这是规定，”点灯人回答。

“我不懂，”小王子说。

“没什么要懂的，”点灯人说。“规定就是规定。早晨好。”

他把他的路灯又熄了。

然后用一块红方格手绢擦额上的汗水。

“我的工作真是不堪忍受。从前，干这工作按部就班。早晨熄，晚上点。白天的其余时间我休息，晚上的其余时间我睡觉……”

“后来规定变了？”

“规定没变，”点灯人说。“问题就出在这里！星球一年比一年转得快，规定还是没变！”

“又怎么样呢？”小王子说。

“现在每分钟转一圈，我连一秒钟的休息也没有。每分钟要熄一次，点一次！”

“没这回事吧！你这里一天只有一分钟！”

“怎么没这回事，”点灯人说。“我们已经聊了一个月啦。”

“一个月？”

“一个月。三十分钟。三十天！晚上好。”

他点燃他的路灯。

小王子望了他一眼，爱上了这点灯人，他多么忠诚地执行规定。他想起，从前他移动椅子就可赶上太阳下山。他愿意帮助他的朋友。

“你知道……我有一个办法，能使你要休息就休息……”

“我正求之不得，”点灯人说。

因为人既可忠于职守，又可偷懒。

小王子接着说：

“你的星球那么小，跨三步就可绕一圈。你走得慢，太阳始终在你头上。你要休息你就走……你要白天多长就有多长。”

“我占不了便宜，”点灯人说，“生活中我爱的是睡觉。”

“那太不巧了，”小王子说。

“太不巧了，”点灯人说，“早晨好。”

他熄了他的路灯。

“这个人，”小王子赶了一段路，自言自语，“这个人会被其他人——国王、爱虚荣的人、酒鬼、商人——瞧不起。可是依我看，只有他还不可笑。可能是因为他顾到的不是他自己。”

他哀叹一声，还想：

“那人是唯一可以做我朋友的人。但是他的星球实在太小了。搁不下两个人……”

小王子不敢承认的是，这个得天独厚的星球他舍不得，主要是因为二十四小时内有一千四百四十次太阳下山！

（十五）

第六个星球要比上一个大十倍，住着一位写大部头著作的老先生。

“咦！来了一位探险家！”他看见小王子，叫了起来。

小王子坐到桌前，有点气喘。他赶了那么多路！

“你从哪儿来？”老先生对他说。

“这是一本什么大书？”小王子说，“您在这里做什么？”

“我是地理学家，”老先生说。

“什么叫‘地理学家’？”

“一位学者，知道哪里有海洋、河流、城市、山和沙漠。”

“很有意思，”小王子说。“这总算是一桩真正的工作！”他在地理学家的星球上东张西望。他还没见过那么气象峥嵘的星球呢。

“您的星球真美。这里有海吗？”

“我没法知道，”地理学家说。

“啊！”小王子扫了兴，“山呢？”

“我没法知道，”地理学家说。

“城市、河流、沙漠呢？”

“我都没法知道，”地理学家说。

“您还是个地理学家哩！”

“一点不错，”地理学家说，“但我不是勘探工作者。我就是需要勘探工作者。地理学家不计算城市、河流、山脉、海洋和沙漠的数目。地理学家太重要了，不能到处去逛。他离不开自己的办公室。但是他在办公室接待勘探工作者，询问他们，记述他们的回忆。要是其中一位的回忆引起他的兴趣，地理学家就叫人调查他的品德。”

“那干吗？”

“不说实话的勘探工作者会给地理书造成灾难。还有酒喝多了的也会。”

“怎么会？”小王子说。

“醉汉看到的东西是重叠的。那样，原本一座山的地方，地理学家会标上两座山。”

“我认识一个人，”小王子说，“他成不了合格的勘探工作

者。”

“这很可能。当勘探工作者的品德证实不错时，就调查他的发现。”

“到原地调查？”

“不。这太复杂了。但要勘探工作者提供证据。比如发现了一座山，就要求他带回几块大石头。”

地理学家突然兴奋起来：

“你从远方来的！你是勘探工作者！给我谈谈你的那个星球！”

地理学家打开地舆笔记，削尖他的铅笔。勘探工作者的口述先用铅笔记录。等待勘探工作者提供证据后，再用钢笔誊写。

“谈吧？”地理学家问。

“哦！我的家，”小王子说，“不怎么有趣，一丁点儿大。我有三座大山。两座活火山，一座死火山。但是以后的事难说。”

“以后的事难说，”地理学家说。

“我还有一朵花。”

“花我们不编录的，”地理学家说。

“为什么不编？它最美了！”

“因为花瞬息即逝。”

“什么叫‘瞬息即逝’？”

“地理书，”地理学家说，“是一切书籍中最珍贵的书籍。永远不会受时代的淘汰。山脉移位是极罕见的。海洋干涸也是极罕见的。我们只写千古不变的东西。”

“但是死火山可能会复苏，”小王子说。“什么叫‘瞬息即逝’？”

“火山不论死了还是复苏，对我们是一回事，”地理学家说。“对我们重要的是山。山不会变。”

“但是什么叫‘瞬息即逝’？”小王子又说了一句，他一旦提出一个问题，向来要追问到底。

“意思是‘濒临灭绝的威胁’。”

“我的花也濒临灭绝的威胁吗？”

“当然。”

“我的花会瞬息即逝，”小王子自言自语，“她只有四根刺保护自己对付世界！而我还把她撂在家里孤零零的！”

这是他头一回感到悔恨。但是他还是鼓起勇气问：

“您说我还可上哪儿访问？”

“地球，”地理学家回答，“地球是遐迩闻名。……”

小王子走了，惦念他的花。

（十六）

第七个星球才是地球。

地球可是个不同凡响的星球！地球上有一百一十一位国王（当然没有忘记算上黑人国王），七千位地理学家，九十万个商人，七百五十万个酒鬼，三亿一千一百万个爱虚荣的人，也就是说差不多二十亿个大人。

为了让你们对地球的面积有个概念，我对你们说，电发明以前，六大洲上需要维持一支四十六万二千五百一十一个点灯人组成的真正大军。

从远处眺望，雄伟壮丽。这支军队的动作象芭蕾舞剧一样

井然有序。首先上场的是新西兰、澳大利亚的点灯人。这些人点燃路灯以后就去睡觉了。于是，轮到中国和西伯利亚的点灯人加入行列，接着他们也潜入后台。于是，轮到俄罗斯和印度的点灯人。然后是非洲和欧洲的。然后是南美洲的。然后再是北美洲的。他们进场的顺序从来不乱。真是浩浩荡荡。

只有北极一盏路灯的点灯人和他在南极一盏路灯的同行，过着悠闲懒散的生活：他们一年工作两次。

（十七）

一个人想卖弄聪明，说话总掺点儿假。我跟你们谈到点灯人时，也不是很老实的。我担心给没见过我们星球的人造成一种假象。人在地球上占的位置很小。散居在地球上的二十亿居民，要是象在群众大会上挨在一块儿站着，可以松快地呆在二十英里见方的一片广场上。太平洋中最小的岛屿也堆得下全人类。

大人当然不会信你们的话。他们满以为自己占很多位置。把自己看成是猴面包树一样的庞然大物。那就劝他们算一算。他们崇拜数字，提到算他们就来劲了。但是，你们别把时间花在这种麻烦事上。纯属多余。你们要相信我。

小王子踏上地球，看不到一个人影，大为惊异。他正怕走错了星球，这时一个月白色圆环在沙地上蠕动。

“晚上好，”小王子冒叫一声。

“晚上好，”蛇说。

“我落在哪个星球上啦？”小王子问。

“地球。在非洲。”蛇回答。

“啊！……地球上不住人？”

“这里是沙漠。沙漠中没有人。地球很大。”蛇说。

小王子在一块石头上坐下，举目观望天空，说：

“我想，星星亮晶晶的，是不是让每个人有一天找到自己的那颗。瞧我的那个星球，正在我的头顶上……但是多远哪！”

“它美，”蛇说，“你来这里做什么？”

“我跟一朵花闹上了别扭，”小王子说。

“啊！”蛇说。

他们都不说话。

“人在哪里？”小王子终于又说，“在沙漠中有点孤独……”

“跟人一起也孤独。”蛇说。

小王子望了他半天，最后对他说：

“你是个奇异的动物，才手指那么粗……”

“但我比国王的手指还强大，”蛇说。

小王子笑了一笑：

“你并不强大……你脚掌也没有……你不能走远路。”

“我比船还能送你上远路，”蛇说。

他盘在小王子的踝骨上，象根金镯头。又说：

“我碰上谁，可把谁打发到来的路上去。但是你纯洁，你是从星上来的……”

小王子没有回答。

“你那么娇弱，来到这花岗岩的地球上，叫我动了恻隐之心。有一天你实在想念自己的星球，我可以帮助你。我可以……”

“哦！我全明白，”小王子说，“但是你说话怎么老象猜谜似

的？”

“谜底我个个能解。”蛇说。

他们都不说话了。

（十八）

小王子穿过沙漠，只遇到一朵花。一朵微不足道的花，只三枚花瓣。……

“你好。”小王子说。

“你好。”花说。

“人在哪里？”小王子彬彬有礼的问。

花有一天见到一群骆驼队走过：

“人？我相信有那么六七个。看见也有几个年头了。但是谁也不知往哪里去找。他们随风飘零。他们没根，这使他们受了不少苦。”

“别了。”小王子说。

“别了。”花说。

（十九）

小王子登上一座高山。他以前仅见过三座膝盖一般高的火山。把死火山当凳子使用。“站在这么一座高山上，”他自言自语，“我一眼可以看到整个星球和所有的人……”但是他看到的只是峻峭的山峰。

“你们好，”他随便喊了一声。

“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回声答应说。

“你们是谁？”小王子说。

“你们是谁……你们是谁……你们是谁……”回声答应说。

“做我的朋友吧，我是一个人。”他说。

“我是一个人……我是一个人……我是一个人……”回声答应说。

“多么奇怪的星球！”他接着想，“到处干巴巴的，峻峭的，带咸腥味儿的。人缺乏想象力。人家说什么，他们说什么……我家里的一朵花，她总是第一个开口……”

（二十）

小王子在沙漠、山岭、雪地中长途跋涉后，终于发现一条路。条条路都是通向人的。

“你们好。”他说。

这是一座盛开的玫瑰园。

“你好。”玫瑰花说。

小王子望了一眼。她们无一不跟他的那朵相象。他吃了一惊，问她们：

“你们是谁？”

“我们是玫瑰花。”玫瑰花说。

“啊！”小王子说……

他非常伤心。他的花对他说过，宇宙中仅她一朵。然而，

这里，单是一座花园里，就有五千来朵，朵朵相象！

“她要看到这个景象，”他自言自语，“又要光火了……又要咳个不停，寻死觅活的给自己遮羞。我又得假装体贴。因为，要不然，为了出我的丑，她真会让自己死去的……”

他还对自己说：“我以为有一朵独一无二的花，很满足，其实只是一朵普通的玫瑰花。这个，加上三座膝盖一般高的火山，其中一座很可能永远喷不出火，我成不了一位伟大的王子……”他伏在草地上呜呜哭了。

（二十一）

这时候，出现了一只狐狸。

“你好。”狐狸说。

“你好。”小王子彬彬有礼的回答。他转过身，但什么也没看见。

“我在这里。”声音说，“苹果树下……”

“你是谁？”小王子说，“你真漂亮……”

“我是狐狸。”狐狸说。

“来跟我玩吧。”小王子向他提出，“我很伤心……”

“我不能跟你玩，”狐狸说，“我没经过驯养。”

“啊！对不起，”小王子说。

但是，想了一想，又说：

“什么叫‘驯养’？”

“你不是本地人？”狐狸说，“你在找什么？”

“我在找人。”小王子说，“什么叫‘驯养’？”

“那些人，”狐狸说，“他们有枪，他们打猎。讨厌极了！他们也养鸡，这使他们还有点儿意思。你在找鸡吗？”

“不，”小王子说，“我在找朋友。什么叫‘驯养’？”

“这件事记得的人不多了，”狐狸说，“意思是：‘建立感情联系’……”

“建立感情联系？”

“不错，”狐狸说。“你对我不过是一个男孩子，跟成千上万个男孩子毫无两样。我不需要你。你也不需要我。我对你不过是一只狐狸，跟成千上万头狐狸毫无两样。但是，你要是驯养我，咱们俩就会相互需要。你对我是世上唯一的。我对你也是世上唯一的……”

“我开始懂了，”小王子说。“有一朵花……我相信她把我驯养了……”

“这可能，”狐狸说。“地球上形形色色的事都有……”

“喔！这不是在地球上。”小王子说。

狐狸不胜诧异：

“在另一个星球？”

“是的。”

“那个星球有猎人吗？”

“没有。”

“哈，这有意思！鸡呢？”

“没有。”

“天下没有十全十美的事。”狐狸叹口气。

但是狐狸又回到原来的想法：

“我的生活单调枯燥。我追鸡，人追我。所有的鸡都是相象的，所有的人也是相象的。我有点厌了。但是，你驯养我，

我的生活会充满阳光。我听得出某个脚步声跟别的脚步声不一样。别的脚步声叫我钻入地下。你的脚步声象音乐，引我走出洞穴。还有，你看！那边的麦田，你看见了吗？我不吃面包。麦子对我是没用的。麦田引不起我的遐想。这很不幸！但是你有金黄色头发。你驯养我后，事情就妙了！麦子，黄澄澄的，会使我想起你。我会喜欢风吹麦田的声音……”

狐狸没说下去，对小王子瞧了好久，又说：

“请你……驯养我吧！”

“我愿意，”小王子回答，“但是我的时间不多。我要找几个朋友，了解许多东西。”

“人只能了解自己驯养的东西，”狐狸说。“现在那些人再也没有时间去了解什么啦。他们要东西，都往商店去买现成的。可是供应朋友的商店哪儿也没有！人也就得不到朋友。你要朋友，就请驯养我吧！”

“怎样驯养呢？”小王子说。

“这要非常耐心，”狐狸回答，“你先离我远一点，象这样，在草地坐下。我用眼梢瞅你，你一句话也别说。语言是误会的源泉。但是，每天，你可以靠近一些坐……”

第二天，小王子又来了。

“最好在同一时间来，”狐狸说，“比如说，你在下午四点来，一到三点我就开始幸福了。时间愈近，我愈幸福。到了四点钟，我已坐立不安；我发现了幸福的代价，你要是想什么时间来就什么时间来，我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装扮我这颗心……仪式还是必要的。”

“什么叫‘仪式’？”小王子说。

“这件事记得的人也不多了，”狐狸说，“这就是使某一天不

同于其他日子，某一钟点不同于其他时间。比如说，猎人也有仪式。他们在星期四跟村里的姑娘跳舞。星期四就成为一个美妙的日子！我一直走到葡萄园。要是猎人任何时间都可能跳舞，日子天天差不多，我就终年没有闲了。"

就这样小王子驯养了狐狸。离别的时刻近了：

"啊！……"狐狸说，"我会哭的。"

"这是你的不是了，"小王子说，"我不想要你难受，但是你要我驯养你……"

"不错，"狐狸说。

"可是你又要哭！"小王子说。

"不错，"狐狸说。

"那又何苦来呢！"

"我不苦，"狐狸说，"有了麦子的颜色。"

接着又说：

"回去看玫瑰花。你会明白，你的那朵花是世上唯一的。你回来再跟我道别，我送你一个秘密作为礼物。"

小王子回去看玫瑰花。对她们说：

"你们跟我的玫瑰花一点不象，你们还什么都不是，谁还没有驯养过你们，你们也没有驯养过谁。你们跟我的狐狸以前一个样。那时，他不过是同成千上万头狐狸毫无两样的一头狐狸。但是，我跟他做了朋友，他现在是世上唯一的了。"

玫瑰花听了发怔。

"你们漂亮，但是空的，"他还对她们说，"别人不会为你们去死。当然，我的那朵玫瑰花，一个普通的过路人也会以为她和你们一样。但是，单是她一朵也比你们全体都宝贵，因为我给她浇过水。因为我给她盖过罩子。因为我给她竖过屏风。因

为我给她除过毛虫（留下两三条可羽化成为蝴蝶）。因为我听过她的埋怨、她的吹嘘、有时甚至她的沉默。因为这是我的玫瑰花。”

他又去找狐狸，说：

“分别了……”

“分别了，”狐狸说，“我的秘密是这样。很简单：用心才看得清楚。本质的东西眼睛是看不见的。”

“本质的东西眼睛是看不见的，”为了记住，小王子跟着念。

“你为你的玫瑰花花费了时间，才使你的玫瑰花变得那么重要。”

“你为你的玫瑰花花费了时间，才使你的玫瑰花变得那么重要。”

“这条真理已经被人忘了，”狐狸说，“但是你不应该忘。对你驯养的东西你要永远负责。你必须对你的玫瑰花负责……”

“我对我的玫瑰花负责……”为了记住，小王子跟着念。

（二十二）

“你好。”小王子说。

“你好。”扳道工说。

“你在这里做什么？”小王子说。

“我给旅客分类，一千人一拨，”扳道工说。“载旅客的火车由我调度，有时往右，有时往左。”

一列灯光明亮的快车开来，轰隆隆，震得扳道机舱直哆嗦。

“他们匆匆忙忙。在寻求什么？”小王子说。

“车头上的人自己也不知道，”扳道工说。

另一列灯光明亮的快车从相反的方向开来，轰隆隆。

“他们回来了？”小王子问。

“不是刚才那些人，”扳道工说。“这是对开的车。”

“他们对自己呆的地方不满意？”

“人对自己呆的地方永远不会满意。”扳道工说。

第三列灯光明亮的快车也轰隆隆响了。

“他们在追第一批旅客？”小王子说。

“他们什么也不追，”扳道工说。“他们在车厢里不是睡觉，便是打呵欠。只有孩子把鼻子贴在玻璃窗上张望。”

“只有孩子知道自己在寻找什么，”小王子说。“他们花时间跟一个布娃娃玩，布娃娃变得非常重要，给人抢走他们就哭……”

“他们是幸运儿。”扳道工说。

（二十三）

“你好。”小王子说。

“你好。”一位商贩说。

他贩卖改良的解渴药，每周吞服一丸，就不需要再喝水。

“你为什么卖这样的药？”小王子说。

“服了可节省大量时间，”商贩说，“专家做过统计，一星期可节省五十三分钟。”

“省下这五十三分钟干么用？”

"爱干什么干什么……"

小王子自言自语："要是我省下五十三分钟，我就悠闲自得地朝一口水井走去……"

(二十四)

我在沙漠中遇故障，到了第八天。我一边听关于商贩的故事，一边喝下我储存的最后一滴水。

"啊！"我对小王子说，"你的这些回忆很动人，但是我的飞机还没修好，我喝的东西也光了，我太幸福了，要是我能悠闲自得地朝一口水井走去！"

"我的狐狸朋友……"他对我说。

"小朋友，别谈你的狐狸啦！"

"为什么？"

"人都快渴死啦……"

他听不懂我讲的道理，回答说：

"人有过一位朋友，即使日子不远了，也值。我就很高兴交上了一位狐狸朋友……"

"他对危险心中无数，"我对自己说，"他一向不饿不渴。有点儿阳光就够了……"

但是他瞧了我一眼，针对我的思想回答：

"我也渴……咱们找井去吧……"

我有气无力地挥挥手，在没有边际的沙漠中漫无目的地找井，岂不是荒谬。不过，我们还是出发了。

我们默默地走了几个小时，天黑了，星星开始发光。我因

口渴，有点发烧，瞧见这些星星，恍若身在梦中。小王子的话在我的记忆中跳舞。

“你也渴，真的吗？”我问他。

但他不回答我的问题。只是说：

“水对心也是有用的……”

我不明白他的回答，但是我没说……我知道不应该向他提问题。

他累了。坐下。我在他身边坐下。一阵沉默后，他又说：

“星星美，是因为有了一朵看不见的花……”

我回答“当然”，便不声不响地望着月光下的沙涛。

“沙漠很美。”他又说。

这话不假。我一直爱沙漠。坐在沙丘上。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可是有东西在一片寂静中发光……

“沙漠所以美，”小王子说，“是因为在某个地方藏了口水井……”

我惊奇的是我一下子懂得了黄沙中这道神秘的光芒。在我小时候，住在一幢古宅里，传说地下埋着宝藏。当然，没人能够找到，也可能根本没人去找过。但是整幢房子有了一种魅力。我的房子在心灵深处藏了一个秘密……

“是的，”我对小王子说，“不论房子、星星或沙漠，使它们美的东西是看不见的！”

“我很高兴，”他说，“你和我的狐狸看法一样。”

小王子睡着了，我把他抱在怀里，又上路了。我很动感情。象抱着一件脆弱的宝物。仿佛地球上再也没有别的比他更脆弱了。我借月光望着这张苍白的前额，这双闭合的眼睛，这几绺在风中摇曳的头发，我对自己说：“我看到的只是一具外壳。最

主要的东西是看不见的……”

他微张的嘴唇露出一丝朦胧的微笑，我对自己说：“这位睡着的小王子所以那么使我感动，是他对一朵花的忠贞，即使他酣睡的时候，一朵玫瑰花的形象如一盏灯的火焰，在他心中闪光。”我把他想得更加脆弱了。灯需要周密保护，一阵风就可把它吹灭……

这样走着，黎明时，我发现了那口井。

（二十五）

“那些人，”小王子说，“他们蜷缩在快车车厢里，但是不知道寻求什么。于是焦躁不安，团团打转……”

他又说：

“这不值……”

我们找到的那口井不象撒哈拉的井。撒哈拉的井只是在沙地上凿个小洞。这口井象村子里的井。但是前后左右没有村子，我怀疑是在做梦。

“奇怪，”我对小王子说，“都是现成的：辘轳、水桶、绳子……”

他笑了，抓住绳子，转动辘轳。辘轳叫了，象风长睡醒来后一只老风信鸡的叫声。

“你听，”小王子说，“这口井给我们闹醒了，它唱啦……”

我不愿他使力气，对他说：

“还是我来吧，对你太沉了。”

我慢慢把水桶举到井口，再放到地上。耳边不停响着辘轳

的歌声，在摇晃的水中，我看到太阳在摇晃。

“我渴望的就是这个水，”小王子说，“给我喝一口……”

他寻求什么我明白了！

我把水桶提到他嘴边。他闭上眼睛喝。象节日一般甜蜜。这水不止是一种生命的养料。星光下的赶路，辘轳的歌声，我双臂的力量使它诞生的。它象一份礼物，使心感到温暖。在我小时候，圣诞树的灯光，子夜弥撒的乐声，微笑的甜蜜，才使我接受的圣诞礼物添上了光辉。

“你这里的人，”小王子说，“在一座花园里培植了五千朵玫瑰花……还找不到自己寻求的东西……”

“他们不会找到……”我回答。

“可是，他们寻求的东西可能就包含在一朵玫瑰花里、少量水中……”

“肯定是这样。”我回答。

小王子又说：

“但是眼睛是瞎的。应该用心去寻找。”

我喝过了。呼吸顺畅了。日出时，沙的颜色象蜜。这蜜的颜色也叫我幸福。我为什么还要难过呢……

“你应该遵守诺言，”小王子轻轻地对我说，他又坐在我的身边。

“什么诺言？”

“你知道……给我的绵羊画一只嘴套……我要对这朵花负责！”

我从口袋里取出画稿。小王子看见画稿，笑着说：

“你的猴面包树，有点象大白菜……”

“哦！”

我对自己画的猴面包树还正得意哩！

“你的狐狸……耳朵……有点象角……太长了！”

他又笑了。

“你不公平，小朋友，我以前什么也不会画，除了剖视的和不剖视的蟒蛇。”

“哦！满不错啦，”他说。“孩子们懂得。”

我用铅笔画了一只嘴套。给他时心情沉重：

“你什么打算我不知道……”

但是他不回答我。对我说：

“你知道，我落在地球上……明天是周年……”

然后，静了片刻，又说：

“我落在这里附近……”

他脸红了一红。

再一次，不知为什么，我感到一种奇异的忧伤。可是随即想起一个问题：

“这么说来，一星期前，我认识你的那天早晨，你象这个样，孤零零的，在远离人烟一千里的地方游荡，这不是偶然的？你是回你降落的地点？”

小王子的脸又红了。

我犹犹豫豫加上一句：

“是为了周年吧？……”

小王子的脸又红了红。他从不回答问题，但是，脸红表示默认，不是吗？

“啊！”我对他说，“我怕……”

可是他回答我：

“你现在应该工作。你应该带着你的飞机离开。我在这里

等你，明天晚上再来吧……”

但是我不放心。我想起狐狸。如果让人家驯养了，恐怕要落点儿眼泪……

（二十六）

井边，是一堵年代久远的残垣断壁。第二天晚上，工作后回到那里，远远望见我的小王子坐在墙上，晃着两条腿。我听到他在说话：

“你真的记不得吗？不完全是这里！”

无疑另有一个声音作了回答，因为他反驳说：

“没错！没错！日子是对的，但是地点不是这里……”

我继续朝墙走去。还是没瞧见也没听见有什么人。可是小王子又争辩：

“……当然。你会看到沙上脚印是从那儿开始的。你在那边等着我就行了。我今晚来。”

我离墙二十米，还是一无所见。

小王子停了半晌，又说：

“你的毒液灵验不灵验？我痛苦的时间肯定不会长吗？”

我站住了，心一揪，但是还没听懂意思。

“现在，走吧，”他说，“我要下地了。”

这时，我低下头往墙脚看，吓一跳！那里，朝着小王子竖起的是三十秒内致人死命的那种黄蛇。我一边搜口袋掏枪，一边飞奔过去。但是蛇听到我的脚步声，身子在沙里轻轻一滚，象颓然跌落的水柱，接着，发出一阵低微的金属声，从从容容

钻进了石缝。

我跑到墙前，恰好抱住我的宝贝王子，他象雪一样苍白。

"究竟怎么一回事！你居然跟蛇说话！"

我解开他从不离身的金色围巾，湿了湿他的太阳穴，给他喝了点水。现在我再也不敢向他问长问短了。他严肃地看我一眼，两臂环抱我的脖子。我感到他的心，象中弹濒死的小鸟的心一样，剧烈地跳动。他对我说：

"我很高兴，机器的毛病你找到了，你可以回家了……"

"你怎么知道的？"

我正是来告诉他，出乎一切预料，我的修理工作竟成功了！

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但是说：

"我也是，今天回家……"

然后，郁郁不乐地：

"要远得多……难得多……"

我感到不寻常的事要发生了。我把他当孩子似的搂在怀里，可是我觉得他直往深渊下坠，我没法拽住他……

他的目光严肃，落在很远的地方。

"我有你的绵羊。我有绵羊住的箱子。我有嘴套……"

他苦笑了笑。

我等了好久。感到他身上一点点回暖：

"小朋友，你那时害怕了……"

他当然害怕！但是他温柔地笑笑：

"今晚我更怕……"

又一次，这种天命难违的想法叫我周身冰冷。我明白，今后再也听不到这笑声会使我受不了。对我来说，他的笑声犹如

沙漠中的一口井。

“小朋友，我还要听你笑……”

但是他对我说：

“今夜，一周年了。我的那颗星正好对准我去年降落的地点……”

“小朋友，蛇、约会、星星的故事，是场恶梦吧……”

但是，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对我说：

“重要的东西是看不见的……”

“不错……”

“花，也是这么回事。你若爱上了某个星球上的一朵花，夜间凝望天空有多美。每颗星都开上了花。”

“不错……”

“水，也是这么回事。你给我喝的水，用辘轳和绳子提的，咕噜噜象首乐曲……你会记住的……甜在心里。”

“不错……”

“夜里，你望星星。我的那颗太小了，我没法指给你看在哪儿。还是这样好。我的星对你说来是群星中的一颗。那样，每颗星你都爱望……它们都是你的朋友。我要给你一件礼物……”

他又笑了。

“啊！小朋友，小朋友，我喜欢听的是这笑声！”

“这恰是我要送你的礼物……水，也将是这么回事……”

“你什么意思？”

“人人都有星星，但又不完全相同。对旅途中的人，星星指引道路。对另一些人，星星只是几团微光。对学者，星星是难题。对我的商人，星星是黄金。但所有这些星都是不出声的。

你有的星是别人没有的……”

“你什么意思？”

“你夜里望天空，因为其中一颗星上有了我，因为其中一颗星上有我在笑。对你来说，所有的星仿佛都在笑。你有会笑的星！”

他又笑了。

“当你平静了（人总会平静的），你会高兴交上了我。你永远是我的朋友。你会想跟我一起笑。你有时打开窗子，象这样，散散心……你的朋友看到你望着天空笑，会很奇怪。那时，你告诉他们：‘是的，我见了星星总是要笑！’他们以为你疯了。是我给你耍了个恶作剧……”

他又笑了。

“好比我给你的不是星星，是一串串会笑的小铃铛……”

他又笑了。接着，他正色说：

“今夜……你知道……你不要来。”

“我不离开你。”

“我的神色不会好看……有点儿要死的样子。象这个样。不要来看，没必要。”

“我不离开你。”

但是他上了心事。

“我对你说这话……也由于蛇。别把你给咬了……蛇，心眼儿不好。没事也会咬人……”

“我不离开你。”

但是又有什么使他放了心：

“可也是，蛇咬第二口就没毒了……”

这天夜里，他动身我没有看见。他悄没声地偷偷先走了。

我追上时，他步子又坚定又快。他只是淡淡地对我说：

“啊！你来了……”

他握住我的手。但是，他又苦恼了：

“你不应该来。你会难过的。我样子象死，这不是真的死……”

我不说话。

“你要明白。这太远了。我没法带了这个躯体走。这太沉了。”

我不说话。

“象蜕下一层旧的外壳。蜕皮，没什么好伤心的……”

我不说话。

他有点丧气。但他又作了一次努力：

“你知道，这样亲。我以后也望星星。每颗星都成了一口带锈辘轳的水井。每颗星都倒水给我喝……”

我不说话。

“太有趣了！你有五亿个小铃铛，我有五亿口井……”

他说不下去了，因为他哭了……

“就是这里。让我一个人往前走一步……”

他坐下，因为他害怕。

他又说：

“你知道……我的那朵花……我要负责的！她那么娇弱！那么幼稚。她只有四根小刺，保护自己对付全世界……”

我也坐下，因为我站不住了。他说：

“好……没别的要说了……”

他还有点迟疑，然后站起身。走上前一步，我一步也动不了。

他的踝骨旁边闪过一道黄光。霎时间他动也不动。没有呼喊。他象一棵树似的缓缓倒了下去。一点声息没有，因为遍地是沙。

（二十七）

现在，当然，已经六年过去了……我还没对人讲起过这件事。跟我会过面的朋友看到我活着回来，十分高兴。我很哀伤，但是我对他们说："是累了……"

现在，我多少平静下来了。也就是说……还不完全平静。不过我知道他回到了自己的星球，因为日出后我没有找到他的躯体。这不是一具很沉重的躯体……我喜欢在夜里听星星。好象五亿个小铃铛……

但还是发生了一件非同小可的事。给小王子画的那只嘴套，我忘了配一根皮带！他决不能把套子系上羊嘴。于是，我问自己："他的星球会发生什么呢？可能绵羊把花吃了……"

一会儿，我对自己说："肯定不会！小王子每夜把花放进玻璃罩，严密监视他的绵羊……"于是，我幸福了。所有的星星都轻轻笑了。

一会儿，我对自己说："人难免疏忽，一次就够了！或是一天晚上他忘了玻璃罩，或是绵羊趁黑夜不声不响溜出来……"于是，一个个小铃铛变成了一颗颗眼泪！……

真是个难解的谜。在某个虚无飘渺的地方，一朵玫瑰花给一头咱们没见过的绵羊吃了还是没吃，宇宙中的一切对于爱小王子的你们，如同对于我，都会不一样。

请仰望天空。问一声自己：绵羊把玫瑰花吃了还是没吃？你们会看到一切怎样起变化……

然而，竟没有一个大人明白这件事有多么重要！



这，在我看来，是世界上最美、也最凄凉的景色。这一页跟前一页的景色是一样的。我再画上一遍，是为了引起你们注意。这里，就是小王子在地球上出现，然后又消失的地方。有一天，你们若去非洲沙漠旅行，请仔细认一认这个景色，免得当面错过了。你们若有机会经过那里，我请求你们，不要匆匆离去，在这颗星下守候片刻。倘若有个孩子走到你们跟前，倘若他在笑，有一头金发，不回答人家提出的问题，你们就可猜到他是谁了。那时，劳驾你们！不要让我老是这么哀伤，赶快写信告诉我：他回来了……

（完）



